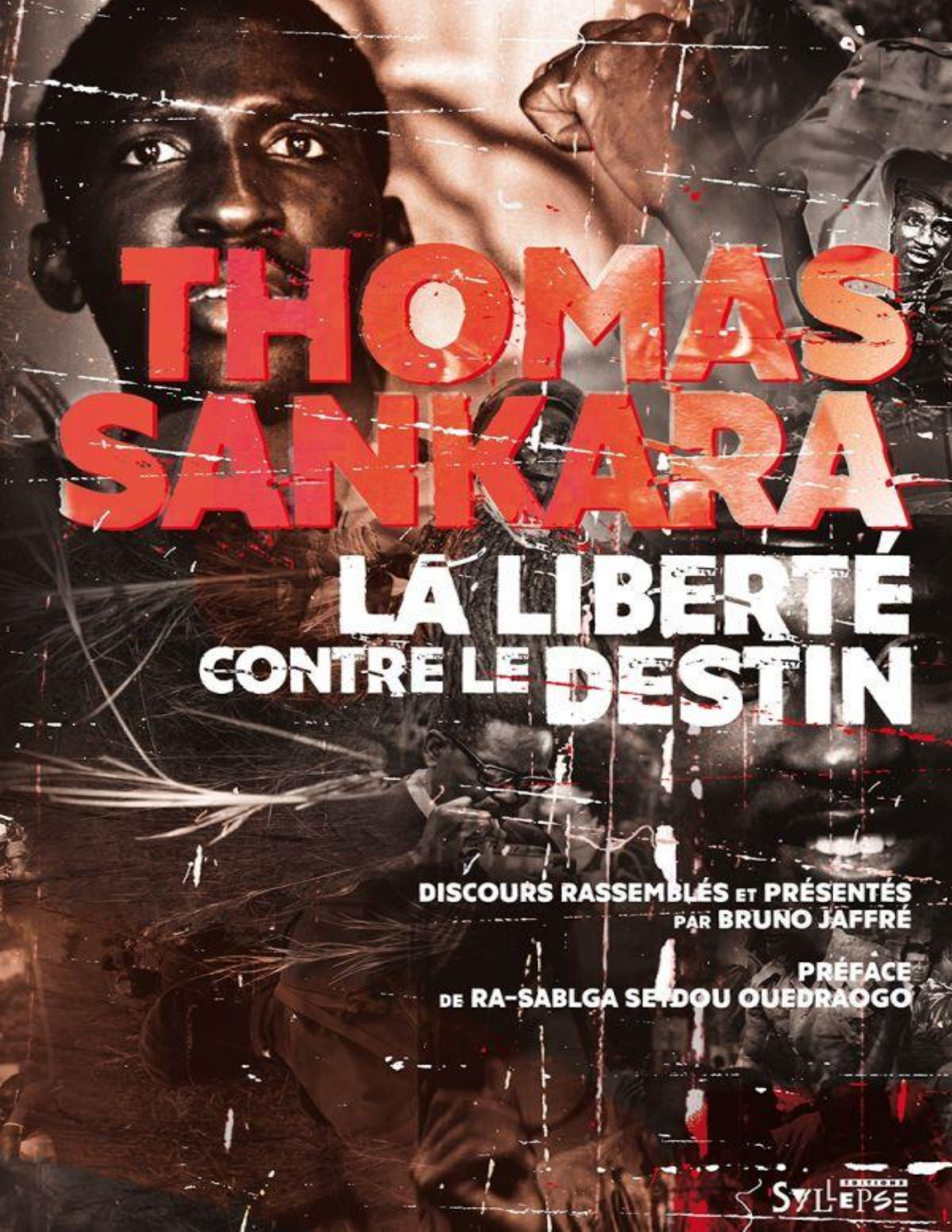




THOMAS SANKARA

LA LIBERTÉ CONTRE LE DESTIN

DISCOURS RASSEMBLÉS ET PRÉSENTÉS
PAR BRUNO JAFFRÉ

PRÉFACE
DE RA-SABLGA SEYDOU OUEDRAOGO

SYLÉPSE

目录

[前言](#)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的传记](#)

[当今斗争的先驱](#)

[不是尊重人民，而是保留对人民的一切尊重](#)

[阻挡所有有志于结盟其他民族的力量道路](#)

[谁是人民的敌人？](#)

[上沃尔特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吧！](#)

[政策导向演说](#)

[从现在开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做出他们的裁决](#)

[没有人能对动员起来的人民做任何事情](#)

[人们将了解他们的经济需求](#)

[自由被征服](#)

[1985 年，住房被宣布为免费](#)

[反对沙漠的斗争不能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分开](#)

[兴起自由之人对抗命运之人](#)

[不要陷入不必要的争吵](#)

[为了学校的彻底和彻底的转变](#)

[法语必须接受其他语言](#)

[当 CEO 的祖先拥有紧缩的单薄时，它就不可能拥有丰盛的丰盛](#)

[滥用权力必须与 RDC 无关](#)

[黑人人民必须承担自己的历史，并为宇宙文明做出贡献](#)

[成衣开发：没有！定制开发：是的！](#)

[Gaoua 对教育质量的呼吁](#)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向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致辞](#)

[我们想要一个幸福富足的布基纳法索](#)

[Thomas Sankara 的资产申报](#)

[妇女解放，未来的要求](#)

[反对债务的统一战线](#)

[我们宁愿与人共迈一步，也不愿与人共走十步](#)

[我们需要一个被说服的人民，而不是一个被征服的人民](#)

[不允许少数人与整个民族一起玩耍](#)

[迈向真相和正义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遇刺案？](#)

[年表](#)

[书目](#)

[首字母缩略词和组织索引](#)

对抗命运的自由

托马斯·桑卡拉

Bruno Jaffré 收集和呈现的演讲

序言 **Ra-Sablga Seydou Ouedraogo**

Syllepse 版本

谢谢

找到托马斯·桑卡拉的演讲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耐心和毅力。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遇刺后，将其从布基纳法索的记忆中抹去是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领导的新政府的基本目标。在这里感谢所有先驱者是恰当的。David Gakunzi 和 Pathfinder 版本团队于 1991 年与 Harmattan 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书，名为 **Thomas Sankara。敢于发明未来**，Pathfinder 于 2007 年出版了名为 Thomas Sankara parle 的改进版。

我特别要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这本书展示了许多未发表的演讲，就不会从如此丰富的内容中受益。他们是 Ulysse Perez 和 Daouda Coulibaly。其他人，分别是 Sidwaya 日报的记者和档案管理员 Sita Tarbagdo 和 Issiaka Dabéré，以及 Badini Zacharie，应我的要求，开始寻找其他演讲，特别是保卫革命委员会第二届全国会议的演讲，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版本中为您提供这些演讲。

几篇演讲必须转录，其中只有录音可用。这项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 Inoussa Ouedraogo 的参与，他组建了一个团队，这些年轻人都热衷于参与这项重建历史文献的工作：Abdu Wahad Zoungo、Joseph Sawadogo、Ludovic Yigo。

还要感谢帮助我收集照片的 Eric Van Grasdorff，以及 Augusta Conchiglia、Gaston Dabiré、Sophie Garcia、Fabrice Guyot、Ernest Harsch、Amidou Kabré、Claude Mahoudeau、Olivier Montel、Xavier Ricou 和 **Jeune Afrique** 的图像学团队，他们好心地接受了使用他们的照片来增强本书的阅读效果。

还要感谢 Ra-Sablga Seydou Ouedraogo，尽管他身兼数职，但仍抽出时间为本书撰写序言。

最后，如果我不提到我的妻子 Nivo 和我的马达加斯加公婆，这些感谢就不完整了，他们让我在 2016 年 9 月在马达加斯加逗留期间完全投入到这本书中。

© Éditions Syllepse 201769, Rue des Rigoles, 75020 巴黎
edition@syllepse.net www.syllepse.net

ISBN : 978-2-84950-557-1couverture : Helios Figuerola Garcia / h@putsh.one

前言

RA-SABLGA SEYDOU OUEDRAOGO¹

201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大批年轻的起义者涌上布基纳法索各城市的街头，撼动了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已执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权。198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正是此人悲剧性地终结了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历程。而如今，在一场荒诞闹剧般的剧情中，他不得不放弃修宪计划，即便如此也未能保住自己的权位。该修宪计划旨在让他能够继续掌权第三个十年，甚至开启第四个十年的统治。

次日下午早些时候，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这位推翻桑卡拉（Sankara）的人逃离。孔波雷由法国协助撤离，得到了科特迪瓦和多哥的接纳与帮助，27 年前那个黑色星期四，他正是依靠这两个盟友的宝贵援助，除掉了革命领袖及其殉难的同志们。在诺伯特·宗戈（Norbert Zongo）新闻中心的院子里——这个激进主义的圣地，一群年轻人高唱着胜利之歌。数月来推动这场强大起义运动兴起的口号，此刻适时地再次响起：“这个总统，必须下台，他已经走了！”“布莱斯，混蛋，人民要了你的命！”

2014 年 10 月的这些事件震撼了布基纳法索，其冲击波在非洲多个国家的首都都能感受到。在这些国家，一些国家元首沉醉于权力的甜蜜中，试图永久掌权。这些事件与托马斯·桑卡拉的形象紧密相连：他是起义者们最广泛认同的精神象征。桑卡拉的形象和言论是这些起义者（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最为共有的参照。他们随时随地高呼，就像在新闻中心庆祝胜利的这一天，“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这一革命口号原本是国歌的结束语，却在布莱斯·孔波雷政权统治下被修改，似乎是为了麻痹人们的意识。

在“政治与公民学校”稀缺，意识形态教育局限于与现实脱节的小团体的时代，桑卡拉的言论、形象和相关影片，通过互联网传播，在这些年轻人忠实的伙伴——手机上被分享，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政治养分和觉醒资源之一。在寻找指引的过程中，被那些道德败坏的统治者搞得晕头转向，被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折磨得困苦不堪，几乎不敢有梦想，这群年轻人在桑卡拉身上找到了行动与言论完美融合的榜样，找到了言传身教的典范。他在所有年轻人群体中都极受欢迎，无论是学生，还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艰难谋生、大多数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年轻人。他成为了一代人的凝聚力所在，这代人就是桑卡拉的孩子们，桑卡拉一代。

事实上，这场民众起义正是桑卡拉一代发起的。在他去世 30 年后，桑卡拉一代诞生了。起义者中，大多数年纪稍长的人在革命时期开始接受最初的学校教育，而年纪较小的则出生在孔波雷统治时期。起义队伍中的人员大多出生在布莱斯·孔波雷执政期间，而孔波雷在其掌权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从未充分考虑到人口翻倍的情况。

这场起义运动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自豪地宣称以桑卡拉为精神指引。艺术家桑斯·K·勒贾（Sams'K le Jah）和斯莫基（Smokey），他们代表了抵抗力量，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公民运动，其中大多数人此前并没有“政治上”的引导，他们自称是桑卡拉的追随者。对他们来说，提及桑卡拉是演讲和口号的灵感源泉，能激励年轻人。

甚至那些秘密意识形态团体的幸存成员，他们的组织在起义中并未站在前列，而且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对桑卡拉总统持极端批判甚至诋毁的观点，但实际上也被卷入了对这位 8 月 4 日（桑卡拉掌权日）伟人的推崇浪潮中。

在起义运动的政治倾向中，除了桑卡拉派，一些政治人物也不由自主地被这位英雄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所带动，甚至不惜说出与他们坚定的意识形态选择相悖的煽动性言论。因此，革命理念甚至影响到了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

布鲁诺·雅弗雷（Bruno Jaffré）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撰写传记。通过书籍、讲座以及出色的网站 thomassankara.net，他让布基纳法索的年轻人了解了桑卡拉，从而催生了桑卡拉这一代人。我属于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这位忠实传记作者的笔触认识了桑卡拉。我必须向他表达我这一代人对他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为保存布基纳法索人民历史上这位最伟大人物的记忆所做的努力。在他之前，在殖民统治之前、期间和之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国际舞台上如此高地提升这些谦逊而有尊严的人民的声誉。布鲁诺·雅弗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让我们每天都能更多地了解桑卡拉。他自己的生活也因与这位英雄的“相遇”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数百万年轻人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向他们展示了这位杰出革命者的部分言论、生活和事业。

在这本新的演讲集里，他展示自己在耐心研究中发现的桑卡拉总统未曾发表过的新言论。每篇演讲附带的简短介绍文字，阐述了演讲的背景，对于年轻读者，或者对于那些（其中大多数是布基纳法索人自己）不熟悉布基纳法索这段激动人心历史时期的人来说，内容丰富且富有启发性。因此，即使是那些已经为人熟知的文本，也因为这些介绍性的注释而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妙的是，有时一些关键信息为了解这位伟人的思想脉络提供了线索，稍稍揭开了这位革命者令人着迷的青年才学和前瞻性思想的面纱。

人们期待在布莱斯·孔波雷之后的时期能有关于桑卡拉的未公开文件问世，也许还能有他的亲笔手稿。显然，桑卡拉主要是通过他的演讲来传承其思想，因此研究这些演讲对于了解、保存和延续他的遗产至关重要。

如果说桑卡拉极大地激发了布基纳法索起义民众的意识，那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去研读他的文字，聆听他的话语，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要深入研究，领会他的革命教育理念。在当今，非洲年轻人的热情在很多情况下都集中在谴责统治者的不当行为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上，此时，向桑卡拉学习真诚地投身于构建替代方案至关重要，要在具体行动中去践行，而不是在无聊的空想或对人民日常生活现实避而不谈的安逸立场中徘徊。桑卡拉让民众参与到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中，并与他们并肩作战，他给我们上了

一堂永恒的关于增强责任感和承担责任的课，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当我阅读布鲁诺·雅弗雷传给我的手稿中 1984 年 2 月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发表的演讲中的以下段落时，就想到了这些：

“你们听说过苏鲁河谷（Sourou Valley）。我们决定开发苏鲁河谷，研究表明我们需要 13 亿资金。资金来源方拒绝提供这笔款项……我们说，没关系，不管有没有这些出资方，我们都要修建苏鲁河大坝。为此，我们呼吁大家做出牺牲：首先是削减我们的工资、津贴，这是正常的。还有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平民还是军人——所代表的劳动力。”

这段文字让我回想起 2012 年 3 月，在布基纳法索巴格雷（Bagré）农业城项目启动时，翻译将世界银行代表的讲话翻译成摩尔语（Moore）传达给大多数民众，内容是：“世界银行为了把巴格雷建成一个小巴黎，已经投入了无数资金。”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笔 620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 francs）的贷款，这些民众将不得不辛勤劳作来偿还。他们不仅在未经民众同意的情况下让民众承担合同责任，还把这些本是按时还款的客户描绘成乞丐，让他们去为所谓的慷慨之举鼓掌，这完全就是一场骗局。

桑卡拉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的“依靠自身力量”理念，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包括那些对西方最尖锐批评的人——一边嘴里念叨着桑卡拉，一边却依赖着国际援助的奶嘴。因此，非洲的事业，即使是最高尚的那些，也常常因为其捍卫者的可信度问题而受损。现在是时候向桑卡拉学习自我批评了，以便我们为自己渴望的变革承担起责任。

就像在重大历史动荡之后常见的那样，布基纳法索的年轻人群体中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他们曾经相信，整个非洲大陆的年轻人也一样相信，起义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迎来欢歌的新时代。他们从桑卡拉身上学到，并且通过民众起义证明了“没有人能阻挡一个动员起来的民族”，但他们还必须学会“敢于创造未来”，因为归根结底，除了我们自己，除了我们通过具体的个人和集体斗争已经实现和将要实现的梦想之外，并不存在什么未来的造物主。

1. 拉 - 萨布尔加·赛义杜·韦德拉奥果（Ra-Sablga Seydou Ouedraogo）是一位专门研究银行经济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布基纳法索创立的独立研究机构“自由非洲研究所”（Free Afrik）的执行主任。在过渡时期，他成为了布基纳法索民间社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2. 编者注：记者诺伯特·宗戈是布莱斯·孔波雷政权的反对者，1998 年 12 月 13 日在不明情况下被暗杀。

前言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

布鲁诺·雅弗雷

感谢我的朋友 André Nyamba，他过早地冤枉去世。

致 2014 年 10 月 30 日和 31 日的叛乱分子。

献给击败 2015 年 9 月政变的抵抗战士。

市面上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的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演讲集。而本书力求有所不同。首先，有几篇演讲并未出现在之前的著作中，其中一些甚至至今从未发表过，而且有几篇还非常重要。其次，本书旨在全面呈现托马斯·桑卡拉的思想，既展现其思想随时间的演变，也将他的言论与现实相对照。演讲毕竟只是演讲，是思想和计划的一种呈现形式。我们常听说托马斯·桑卡拉言出必行。将演讲中表达的思想与现实相对照，把计划和实际成果进行比较，是本书的主要目标。

本书的创意要归功于非洲未来基金会（Fondation Africavenir），这是一家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Fondation Rosa Luxemburg）关系密切的德国基金会。最初的想法是通过桑卡拉的演讲让德国民众了解他的思想。2016 年，相关著作问世。我们认为将这项成果呈现给法语读者是有益且适时的。相较于其他演讲集，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每篇演讲都置于特定背景中呈现，并且每篇都有专门的引言。这样的编排方式确实能让读者更好地领会演讲的深度，也能把握其思想脉络。之前的版本，即便有对革命的介绍，也都源自同一资料，且都局限于对革命的一般性描述。与德版相比，这个版本的内容大幅扩充。然而，我们距离托马斯·桑卡拉的全集版本仍有很大差距。一位年轻的布基纳法索人达乌达·库利巴利（Daouda Coulibaly）已发起了出版全集的计划。现在只需要找到一位出版商和一些资助，就能让这本书在经济上可及，让更多人能够读到！

2014 年布基纳法索的起义推翻了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开创了新局面。矛盾的是，虽然我们希望这次起义能让我们接触到新的文献资料，但它也给了一些理论家机会，试图将托马斯·桑卡拉的思想平庸化，削弱其反抗性和革命性。因此，回归他的原始文本，尽力领会其思想的深度和现实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演讲主题的多样性以及思想随时间的演变，是挑选这些演讲的依据。因此，本书首次收录了所有在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演讲，还有大部分新年致辞。在这些演讲中，托马斯·桑卡拉总结了已取得的成就、遇到的困难，以及为新的一年设定的目标。

我们还收集了涉及托马斯·桑卡拉关注的主要主题的重要演讲，比如妇女解放、抗击债务、法语的使用、环境保护、正义、不结盟运动、革命防御委员会（**Comités de défense de la révolution**，简称 **CDR**）、人民正义等。读者还能读到他在联合国的著名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以所有受压迫者代言人的身份发声。政治纲领性演讲也在本书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篇演讲是在掌权后不久发表的，宣布了全国革命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volution**，简称 **CNR**）的计划。它分析了社会及其矛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革命的关键问题。虽然不能确定托马斯·桑卡拉是这篇演讲的正式作者，但随着演讲内容的推进，他对其表示认可，因此这篇演讲也收录在本书中。1987 年底发表的演讲为本书内容做了补充，让我们得以理解革命末期的矛盾，以及托马斯·桑卡拉为克服这些矛盾所做的努力。

最后，三篇文章——一篇托马斯·桑卡拉的传记、一篇对他的计划的介绍，以及一篇关于他遇刺事件已知情况的综述，为读者提供了补充信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内容，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历程，以及其领袖托马斯·桑卡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的传记

布鲁诺·雅弗雷

托马斯·伊西多尔·诺埃尔·桑卡拉，1949年12月21日出生于上沃尔特的亚科，属于锡尔米莫塞族，也被称为“颇尔 - 莫西族”。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沦为战俘。正是在军队中，出身穆斯林家庭的他改信了天主教。托马斯·桑卡拉在加瓦上小学，同时也经常去教堂，在那里担任辅祭。在目睹法国人的种种特权后，他开始意识到殖民统治的不公。神父们和他的父母都期望他能进入神学院，但他却另有打算，前往该国第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的韦津·库利巴利中学继续深造。

中学毕业后，他原本想成为一名医生，但一次偶然的考试机会让他从二年级起进入了位于瓦加杜古的卡迪奥戈军事学院（PMK）。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能接受全面免费的优质教育，减轻父母养育众多子女的经济负担，也为自己的未来提供了保障。

高中毕业后，他在马达加斯加安齐拉贝的军事学院接受军官培训，这是一所由法国军官领导的泛非军官学校。当时，马达加斯加正处于一场革命之中，军队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又多留了一年，在驻马达加斯加军队的乡村服役期间，他了解到军人在承担教育和促进发展活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回到祖国后，他努力组织新一代在国外军事院校接受培训的年轻军官，这些人在由前殖民军队军官领导的军队中备受压抑。这些年轻军官最初聚集在一起，旨在改善自己和所指挥士兵的待遇。随后，他们逐渐建立起秘密组织，并与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平民激进分子组织靠拢。

1974年，在一场被称为“穷人战争”的冲突中，他因一次军事壮举在军队和国内声名大噪。马里和上沃尔特为争夺一条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狭长土地而发生冲突。然而，这场战争也给这位英雄留下了创伤。一位曾与他亲近并向他提供敌方阵地情报的老人，被马里士兵折磨致死。

1976年，在摩洛哥参加培训期间，他与布莱斯·孔波雷结为好友。尽管按照严格的程序，吸收新成员加入秘密组织需要循序渐进，但托马斯·桑卡拉请求同伴们直接接纳布莱斯·孔波雷，跳过相关步骤。其他一些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人，比如亨利·宗戈、布卡里·卡博雷、让 - 巴蒂斯特·林加尼和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等，早已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同年，他说服军队高层在距离首都以南150公里的纳胡里省波城成立了国家突击队训练中心，并担任负责人。

布莱斯·孔波雷是个孤儿，被托马斯·桑卡拉的父亲收为养子。每当他在瓦加杜古时，每天都会去桑卡拉家吃饭。1979年7月27日，托马斯·桑卡拉与玛丽亚姆·塞尔梅结婚，二人育有两个孩子，菲利普和奥古斯特。

1981年9月，托马斯·桑卡拉在巨大压力下，最终听从上级命令，出任萨耶·泽尔博上校政府的新闻国务秘书，泽尔博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此前桑卡拉曾长期拒绝这一任命。但正如他之前所宣称的，六个月后的1982年4月21日，他辞职了，并通过电台和电视直播宣称：“那些压制人民的人必将倒霉！”这一举动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国内的声望。

1982年11月7日，一场新的政变使军医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掌权。有些人认为这背后有托马斯·桑卡拉的影子。实际上，政变发起者是想借助他日益增长的声望。但桑卡拉认为，要实现真正变革的掌权条件尚未成熟。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他在198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此后，他多次出访国外，会见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他还邀请卡扎菲访问瓦加杜古，这加剧了国内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势力的关注。1983年5月1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非洲事务顾问居伊·佩内在瓦加杜古降落的同一天，桑卡拉被解职并逮捕。对桑卡拉来说，这两件事无疑是相关联的。布莱斯·孔波雷拒绝承认新政权，并成功投奔了波城的突击队。当初正是托马斯·桑卡拉担任国务秘书时提议让孔波雷指挥这支突击队。

在非洲独立党（PAI）和重建的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R）的发起下，大量年轻人在瓦加杜古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瓦希古亚的托马斯·桑卡拉。最终，他被带回首都，并被置于监视居住状态。然而，凭借在军队中的众多内应，他与军中好友联合民间秘密组织，策划夺取政权。他试图让上沃尔特革命共产党（PCR-V）参与革命进程，但该党拒绝与军人合作。

经过多次推迟，最终决定1983年8月4日为行动日。布莱斯·孔波雷率领波城的突击队向瓦加杜古进发，与此同时，一些平民，有的还携带武器，在城市入口为军人指引方向。他们参与情报收集任务，或者通过切断电话等方式协助军人进城。托马斯·桑卡拉成为上沃尔特总统，次年，上沃尔特更名为布基纳法索，这个名字由多种民族语言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正人君子之国”。掌权后，他号召民众组建革命保卫委员会（CDR），这些组织将成为城市街区和乡村的权力机构。

桑卡拉不遗余力地努力使国家摆脱欠发达状态，推动新型直接民主的发展，为国民谋福祉。他既是一位极具魅力的领袖、有远见卓识的人，也是一位能迅速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伟大思想家。他以极高的工作节奏要求自己精心挑选的合作者，这些人都是国内最优秀的人才，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都喜欢引用他的这句话：“人类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都能实现。”如今，他的正直和奉献精神很少受到质疑，但有时也有人批评他过

于激进。也有人说他之所以急切推进改革，是因为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国家实现了许多变革。但当他察觉到国家尚未准备好时，也懂得适时调整。据他的同事们说，在公开场合很难反驳他，但经过私下激烈的讨论，还是有可能让他改变想法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说服力。

1987 年，政治事件接连不断。内部斗争日益激烈。工会进行重组，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掌控其方向。1986 年，桑卡拉曾严厉批评革命保卫委员会的种种弊端，1987 年 8 月，他明确表示希望暂停改革进程。他希望稳定革命进程，建立持久的组织结构，并创建一个政治组织，将参与革命的不同派别以及那些不再参与革命进程的组织，如非洲独立党，团结在一起。但他遭到了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内部一些成员的反反对，这些人在布莱斯·孔波雷的暗中支持下结成同盟。1985 年，孔波雷与一位来自科特迪瓦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子结婚，该女子与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 - 博瓦尼关系密切。此后，在乌弗埃 - 博瓦尼的影响下（此人向这对夫妇赠送大量礼物）以及法非关系网络的作用下，孔波雷渴望掌权并终结革命。他需要平民激进分子的政治支持，于是与那些声称要反对托马斯·桑卡拉“改良主义”的人结盟。桑卡拉尤其因试图重新启用被解职的公务员，以及试图团结马克思主义左派激进分子而受到批评，而他的反对者则希望进行新一轮的清洗。

事实上，那些自诩为纯粹而坚定的革命者，大多追随布莱斯·孔波雷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道路，并与西方势力靠拢。少数意识到国家实际上正背离革命并试图反对的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暗杀。

托马斯·桑卡拉和布莱斯·孔波雷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托马斯·桑卡拉希望维护军人的团结，要求他们退出民间组织，在他掌控的革命军人组织（OMR）内重新集结。他希望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建立更集体化的运作模式。在这段艰难时期，他也曾陷入沮丧，但从未放弃为推动革命而奋斗。尽管身边的人不断提醒他注意针对他的阴谋，但他拒绝采取行动，也禁止朋友去对付布莱斯·孔波雷。

托马斯·桑卡拉明白，那些策划阴谋的人并非出于政治分歧，而是为了获取权力和从中谋取利益。他原本计划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清除革命队伍”中的阴谋者，并在全全国巡回演讲，展示革命军事领导人的团结。但他没有机会实现这些计划了。1987 年 10 月 15 日，他与身边的几位平民一同被暗杀，这些人原本是全国革命委员会秘书处的雏形。

一场阴谋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政权的二号人物、现任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在科特迪瓦、利比亚、法国以及中央情报局（CIA）的支持下策划了这起暗杀行动（根据查尔斯·泰勒同伴的一些证词）。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通过法非关系网络，政治人物、军人和商人联合起来，支持查尔斯·泰勒，而他正是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可怕内战的罪魁祸首。

试图将托马斯·桑卡拉从国家记忆中抹去的努力是徒劳的。如今，他已成为非洲大部分年轻人的精神象征，证明了非洲能够实现自我解放。许多电影和书籍都以他为主题。

自布基纳法索人民发动非凡起义，赶走被法国军队秘密撤离的布莱斯·孔波雷以来，这股精神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

1. 这个政党当时被视为亲阿尔巴尼亚的，而阿尔巴尼亚奉行相对教条的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它是布基纳法索总工会（CGTB）的创建源头，该工会在革命期间联合了不同的工会组织以维护工薪阶层的权益。它至今仍处于地下状态，但在已成为最强大工会的布基纳法索总工会中极具影响力，在部分民间社会组织中也同样如此。
2. 见第 431 页，他原定于 1987 年 10 月 15 日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3. 关于托马斯·桑卡拉遇刺事件的已知情况综述，见第 439 页。

当今斗争的先驱

布鲁诺·雅弗雷

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着跨国公司和金融强国的统治，它只会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因为它滋生了贫困和不公。创造一个新世界已成为当务之急。从突尼斯到希腊，从加蓬到布基纳法索，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在各大洲，社会运动、起义、暴动或革命此起彼伏，它们形式各异、内容不同、发展情况多样，有胜有败，还从其他民族的经验中汲取养分。各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一步一步地斗争。

“我们是世界革命的继承人。”托马斯·桑卡拉高呼。

布莱斯·孔波雷掌权长达 28 年，有条不紊地掠夺本国财富，让人民生活在令人震惊的贫困之中。众所周知，他深度参与了西非的多次动荡事件，其中最严重的导致了极其惨烈的战争，比如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以及最近在科特迪瓦的战争。法国人和美国人最近在布基纳法索建立了军事基地，却偏偏选他作为该地区的调解人。有了这种支持，他无疑觉得自己所向披靡。

一场起义力量在两天内就将他推翻，印证了南美洲那句口号：“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打败。”此前，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让人们胜利充满信心。大批民众与警察对峙数小时，以阻止国民议会对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该修正案将使布莱斯·孔波雷能够再次竞选总统。在占领国民议会后，起义者们凭借胜利的鼓舞，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布莱斯·孔波雷下台。起义者们最喜欢的一句话正是托马斯·桑卡拉的名言：“无法奋起反抗的奴隶，不值得人们同情他的命运。”布基纳法索人民以最漂亮的方式赶走了布莱斯·孔波雷，为托马斯·桑卡拉恢复了名誉。而正是法国军队将孔波雷偷偷运走，使他得以逃脱在本国受审。几个月后，他们又成功挫败了孔波雷的二号人物吉尔贝·迪安德雷将军发动的政变，迪安德雷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在我们撰写这些文字时，他已被关押，等待审判。

我们在此提议，深入了解标志着 20 世纪末的非洲革命——布基纳法索的人民民主革命，为此我们将呈现托马斯·桑卡拉的一些演讲节选。他无疑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尽管所处的背景截然不同，但这场革命以及托马斯·桑卡拉应对各种困难和矛盾的方式，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当今革命所面临的难题，甚至能为那些必将爆发的革命提供灵感，包括在非洲。因为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矛盾也愈发尖锐。

实际上，布基纳法索的革命鲜为人知，若不是托马斯·桑卡拉逐渐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非洲大陆深受爱戴，情况可能更是如此。印着他肖像的 T 恤随处可见。各行各业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如音乐家、编舞家、戏剧演员、造型艺术家等，都从他身上获取灵感。互联网无疑推动了这一现象的传播，但也将其局限于表面的形象。重要的是，要将这种受欢迎

的程度——对此我们无可抱怨——转化为对他的思想以及他的行动、失败和成功所蕴含的经验教训更深入、更渐进的理解和运用。

因为实际上，托马斯·桑卡拉是当今斗争的先驱。在两个核心——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主题上，他站在了人民与本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对抗的前沿。这两个主题就是保护地球和反对非法债务，而西方国家却妄图让各国人民来承担这些债务。

粮食主权是革命政府的首要任务。例如，争取对水资源的掌控不仅是实现粮食主权的前提，也有助于环境保护。这意味着要打破对外依赖，摆脱对援助的屈从，因为援助会导致受援国陷入依赖，而且“给你食物的人，自然也会对你发号施令”。托马斯·桑卡拉明白，要释放人民的创造力，就必须让他们摆脱外部文化的统治，同时也要摆脱内部各种异化因素的束缚，因此他要与酋长制度作斗争，在他看来，酋长制度是农村落后的罪魁祸首。

托马斯·桑卡拉可能是首位强调人类在环境恶化中应承担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的政治领导人。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成为新闻热点。

2012年10月，我们找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勒内·迪蒙和夏洛特·帕凯于1984年10月提交给布基纳法索政府的报告。当年这份报告在布基纳法索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因为它执着于强制推行严格的生育控制，还预测2000年会发生饥荒！托马斯·桑卡拉能从这份报告中深受启发，实在值得称赞。在报告的建议中，已经包含了“三大斗争”的主要内容。

1985年4月，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就提出了“三大斗争”的口号：反对滥伐森林，同时开展宣传活动，推广使用燃气做饭；反对烧荒；反对牲畜乱跑。革命防御委员会（CDR）负责将这些口号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

此外，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开始徒手修建蓄水池，而政府也重新启动了那些被束之高阁的水坝项目。桑卡拉不断向所有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宣传自己的项目，指出法国援助的不足，而法国企业却是大型工程合同的主要受益者。在其他一系列措施中，值得一提的是推广改良炉灶的活动，这在这个饱受干旱之苦的国家减少了木材的消耗；还有村庄的植树造林活动，村民们要负责养护一片树林。此外，每一次社会或政治活动都要伴随着植树活动。

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无处不在及其指令，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如今已成为国际问题和公民动员的核心。的确，现在轮到南欧国家不得不接受紧缩政策和社会倒退政策，而欧洲似乎无力对抗避税天堂。

作为先驱，桑卡拉在一次关于债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种分析，这种分析在今天被广泛引用：债务已成为“精心策划的对非洲的重新征服手段，目的是让非洲的增长和发展遵循与我们完全无关的阶段和标准”。他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偿还债务，同时还提到了二战期间成千

上万非洲人被派去抗击纳粹军队后应得的“血债”。尽管布基纳法索确实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讨论以获取资金，但布基纳法索拒绝达成协议，因为它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与本国的选择相悖。于是，布基纳法索在古巴的帮助下，凭借本国的资源，独自投入到“铁路之战”中。政府号召民众轮流来铺设铁轨。

“只有当我们回首往事、环顾四周、展望未来时，能够说布基纳法索人民因为这场革命而变得更加幸福一些，我们的革命才算有价值。因为他们有干净的水喝，有充足的食物，身体健康，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体面的住房，穿着更好，有休闲娱乐的权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民主和尊严……革命，就是幸福。”

这就是托马斯·桑卡拉想要强调的。这些都是务实的目标，而革命的领导层却在一些意识形态的伪争论中产生分歧。如今我们知道，对于那些教条的意识形态者来说，这主要是为了利用他们在国家高层的地位来谋取私利。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民相信自己，明白最终必须自己坐下来规划发展；必须自己坐下来规划幸福；能够说出自己的愿望。同时，也要清楚为了这份幸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段摘自一部电影的引语，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革命的教育意义，这是托马斯·桑卡拉鲜为人知的一个品质。然而，这表达了他掌权伊始就秉持的一种理念。在他掌权前几天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中，他就曾用类似的话语向我表达过这一观点。

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他言行一致，或者至少努力去做到。在大力推进地方分权的行政改革并建立地方政权后，民众被召集起来，在首先探寻自身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哪些目标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1984年10月开始实施的雄心勃勃的《人民发展计划》（PPD）就是这样构思出来的，该计划的实施期限一直规划到1985年12月。其明确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增加国家的基础设施，如水坝、蓄水池、大众商店、诊所、学校、道路、电影院、体育场等。

《人民发展计划》完成后，政府立即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借鉴了这个试验性计划的经验教训。该计划完成了70%到80%，除了众多的建设成果外，其主要功绩在于梳理了各项需求，更准确地评估了成本，同时也评估了自主融资的能力。

除了托马斯·桑卡拉的意识形态选择——他的崇拜者常常过于忽视这些选择的重要性，我们稍后会再谈及——革命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创造力、魅力、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也要归功于这种——我们不妨称之为——参与式的理念，实际上这是真正民主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在生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坝和蓄水池、学校、诊所等）方面取得的众多成就。除了很快就有证据表明革命政权决心通过人民法庭等方式制止腐败之外，这种理念及其初步成功也表明政权确实有意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我们还可以提及清除腐

败官员或整治旷工现象。但这也引发了一些过激行为，特别是在参与革命的不同组织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或者在对付某些反对者时。

20 世纪 80 年代初，前法国殖民地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旧称）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同时还伴随着政治危机。自独立以来，政权更迭不断，但新殖民主义体系却未受到挑战。城市和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在贫困中挣扎。任务艰巨，上沃尔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赢得民众的信任是革命初期的首要任务之一，正如我们所见，这是革命成功的关键。那么，革命依靠哪些力量夺取政权呢？托马斯·桑卡拉凭借个人魅力和政治洞察力，团结了新一代渴望彻底变革的年轻军官，同时与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圈子建立了联系。这些人曾是学生，经常在法国的黑非洲学生联合会（FEANF）中积极活动，他们为创建秘密组织做出了贡献。城市里的工薪阶层在工会中动员起来，这些组织的激进分子在工会中展开斗争，并在各地逐渐掌握了领导权。至于占人口 90% 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受酋长制度的影响，此前民众一直是旁观者，而且相当宿命，因为他们看到历任政权都不太关心他们的困境。

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国家预算几乎无法进行投资，而且政权坚决拒绝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令。

如果不提及自主发展或以内需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选择，这些经济方针就不算完整。当然，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粮食主权密不可分。运营开支减少，以便将资金投入投资中，同时要严格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经济不应依赖出口——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出口是为了偿还债务，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要求的，而布基纳法索的革命者拒绝这样做——而应依赖国内资源的开发。我们将看到农业生产的增加和再工业化的尝试。这意味着要创造附加值，打造产业链，依靠国内原材料的生产，而不是直接出口原材料，这需要积极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这就是“生产布基纳法索产品，消费布基纳法索产品”这一口号的意义所在。在最后阶段，禁止进口水果和蔬菜，目的是迫使商人选择布基纳法索西南部那些难以到达的村庄的货源，而不是走通往科特迪瓦的柏油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连锁店，以及通过革命防御委员会将商品送到工薪阶层的工作场所，建立了商品分销网络。

“人民投资运动”（EPI）意味着工资要扣除 5% 到 12%，不过，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政府宣布一年内房租免费。这是为了不依赖外部援助，因为“给你食物的人，自然也会对你发号施令”。

这无疑会引发矛盾，因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工薪阶层。政府鼓励公务员穿着用手工编织的棉布条制成的传统服装“法索·丹·法尼”。这一举措产生了真正的带动效应，因为棉花产量增加了。更重要的是，许多妇女开始在家织布，从而实现了经济独立。

对于那些关于工资扣除和其他缴款的批评，托马斯·桑卡拉回应说，与农民不同，这些人能定期领取工资，这是不公平的。在财富再分配方面，革命迅速从言辞转向了行动。除了工薪阶层，国内的商人和一些企业家也有义务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往往是在强制的情况下。

除了经济问题，这场革命在各个领域都带来了真正的变革。比如行政管理的改革，毫不留情地打击腐败，为解放妇女采取的具体行动和象征性举措，让年轻人承担责任从而释放他们的全部能量，摒弃那些被视为农村落后根源和支持旧政党的酋长制度，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试图让农民成为积极支持革命的社会阶层，改造军队并使其政治化，让军队为人民服务并赋予其生产任务，因为“没有政治素养的军人是潜在的杀手”，通过革命防御委员会进行权力下放和直接民主的试验，严格的预算管理以及让部长们接受革命防御委员会的监督。这样的行动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当被问及什么是民主时，桑卡拉回答说：

“民主就是人民及其所有的潜力和力量。选票和选举机制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民主。那些偶尔组织选举，只在每次选举前才关心人民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体制。相反，在人民每天都能表达自己想法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民主，因为这样一来，政府每天都必须赢得人民的信任。如果不把各种形式的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交到人民手中，就无法想象民主的存在。”

革命防御委员会负责行使人民的权力。尽管他们曾有过一些过激行为，还被用作打击工会的工具，但他们承担的责任远远不止公共安全这一项：政治教育、社区卫生改善、邻里问题处理、环境保护斗争、当地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促进、参与政府部门的预算监督等等。经过讨论，他们甚至否决了一些项目，比如被认为过于激进的“新学校”项目。至于他们确实存在的不足，往往是由于缺乏负责的政治人物进行指导，或者是支持革命的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纷争，而桑卡拉往往是第一个对此提出批评的人。

最后一点同样重要的是，托马斯·桑卡拉在国际舞台上为受压迫者大声疾呼，为他的人民重拾尊严。他不断提及南非黑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西方列强的纵容下所遭受的压迫，毫不留情地谴责帝国主义，他在联合国的演讲就是明证。他还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走得很近，并倡导在尼加拉瓜举行不结盟国家会议，当时尼加拉瓜正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反革命分子）的侵略。如今我们知道，正是毒品交易的资金资助了这场战争，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不想在本国公众面前暴露这一点。最后，布基纳法索还为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展开宣传活动，利用其安理会成员国的身份，这一行为让法国领导人对它怀恨在心。

这位新型总统在当时已经让西方列强感到棘手。他的榜样对该地区的其他总统权力构成了威胁，更广泛地说，也影响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在他遇害后，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将托马斯·桑卡拉从布基纳法索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但这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桑卡拉又通过声音、图像和文字重回人们的视野。

互联网更是放大了这一现象。如今，他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先驱的理念，尤其是在环境、粮食主权、国际金融体系和债务等问题上，已经影响到了西方各国的生态运动家和反资本主义活动家。但最重要的是，托马斯·桑卡拉已经成为整个非洲大陆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个大陆似乎陷入了困境，尤其是那些前法国殖民地，这是由于当地某些精英与西方国家存在利益勾结，西方国家需要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原材料，并为其出口产品寻找市场。

托马斯·桑卡拉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尤其是布莱斯·孔波雷的逃亡，再次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论他。与此同时，在布基纳法索和整个非洲，将他的思想简单化的企图越来越多。人们往往只想记住他那些讨人喜欢甚至带有民间色彩的方面，比如他的魅力、正直、个人的奉献精神、爱国情怀，这些当然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人们却假装忘记他坚定的反帝斗争、引导他思想和力量对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及他作为革命领袖的卓越品质。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全面、深入地恢复托马斯·桑卡拉的思想和事业。

1. 托马斯·桑卡拉演讲中的小标题是在其演讲陆续出版过程中添加的。
2. 勒内·迪蒙是政治生态学的先驱。他是 1974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首位生态学家候选人。他的影响力肯定比皮埃尔·拉比大得多，这与我们如今常见的说法不同。
3. 勒内·迪蒙和夏洛特·帕凯，《上沃尔特人民民主共和国并非“在发展的道路上”，而是“在毁灭的道路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1984 年 1 - 4 月，
<http://thomassankara.net/la-republique-populaire-et-democratique-de-haute-volta-nest-pas-en-voie-de-developpement-mais-en-voie-de-destruction-rapport-de-rene-dumont-et-charlotte-paquet>。
4. 革命防御委员会于 1983 年 8 月 4 日次日成立。根据政治指导演讲，“为了让这场革命真正成为人民的革命，它必须摧毁新殖民主义国家机器，并组织起一个能够保障人民主权的新机器。……革命防御委员会是革命政权在村庄、城市街区、工作场所的代表。革命防御委员会是人民行使革命政权的真正组织。”
5. 1987 年 7 月 29 日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为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的演讲，见第 387 页。
6. 1987 年 10 月 2 日的演讲，见第 413 页。
7. 摘自 Thuy Tien Ho 和 Didier Mauro 执导电影的采访，《布基纳法索的 fratricide：桑卡拉与法国 - 非洲关系》，ICTV Solférino 制作，2007 年。
8. 见布鲁诺·雅弗雷，《托马斯·桑卡拉：祖国或死亡》，巴黎，哈马丹出版社，2007 年，附录，第 333 页。
9. 摘自罗宾·沙菲尔德执导电影，《正直之人托马斯·桑卡拉》，Zorn 国际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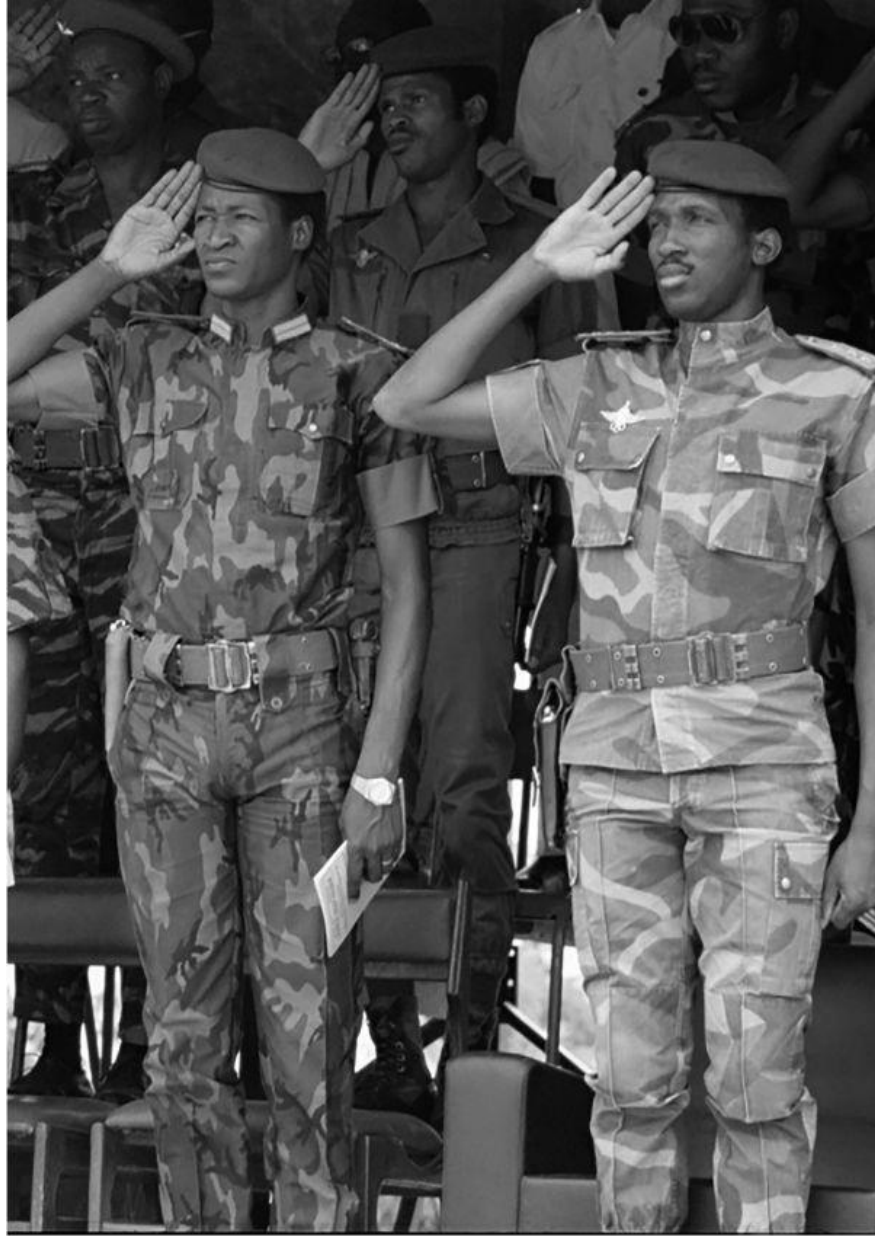
公司 / 法国艺术电视台 / 法国电视三台，2007 年。

10. 由哈瓦那广播电台记者克劳德·哈金在瓦加杜古进行的采访，

<http://thomassankara.net/nous-pouvons-compter-sur-cuba-1987/>。该采访于

1987 年 8 月 4 日由古巴共产党日报《格拉玛报》发表。

11. 这项教育改革计划于 2016 年被重新发现并公开：<http://thomassankara.net/le-projet-de-reforme-de-leducation-elaboree-pendant-la-revolution/>。



© 法布里斯·居由，“博博-迪乌拉索文化节”，1986 年。

不是尊重人民，而是保留对人民的一切尊重

1983 年 1 月底 ·

1982 年 11 月 7 日，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全国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CMRPN）的政府，该政府当时已极其不得人心。发动者是一些支持文官重新掌权的军官。他们深知托马斯·

桑卡拉的声望，便设法让人以为桑卡拉参与了这次新的政变，但对桑卡拉来说，时机还不成熟。

进步军官们强行推动成立了一个军方协商机构——人民拯救临时委员会（CPSP），并加入其中。从此，两支军事力量将在政治上展开对抗。一方面，那些聚集在桑卡拉周围的人，有的被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所吸引，有的则是因为他的进步理念而追随；另一方面，那些围绕让-克洛德·坎布卢、索梅·约里安或菲德尔·盖布雷的人，他们希望回到“正常的宪政生活”，也就是1980年之前的状态。后者推举索梅·约里安为总统，但进步派拒绝了。最终，经过协商，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因其较为温和的立场被选为人民拯救委员会（CSP）主席，该委员会接替了人民拯救临时委员会（CPSP）。进步派人士开始承担起责任。由瓦莱雷·索梅领导的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和非洲独立党（PAI）这两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积极分子进入政府。进步军官们深知力量对比，于是发起攻势，推举托马斯·桑卡拉为总理。这一决定于1983年1月10日得到批准。刚刚被任命的托马斯·桑卡拉在向部长们讲话时，就像一个认同新政权的人：“只要人民拯救委员会（CSP）肩负责任且行动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就有义务理解并支持你们的动员。”“然而，它将杜绝一切指挥主义、一切独裁主义”，并宣称要努力“建立一种相互提出批判性意见的关系”。实际上，在这场革命期间，工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将严重恶化。那些言辞最为激烈的人是由反对革命的左翼政党积极分子领导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以审慎的言辞阐述的行动路线。但最后，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宣称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以及“终结新殖民主义”的决心。已经有两个主要主题占据主导，这也是托马斯·桑卡拉立场的特点。一方面，他向人民致敬，这一点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民粹主义”，尤其是那句如今已闻名的话：“我们不应要求人民尊重我们，而应向人民致以全部的尊重。”顺便提一下，他列举了他所称的人民的构成部分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另一方面，他对部长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知道，在革命期间，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上沃尔特总统（PF）”，他给部长们规定了特别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而且如果他认为某些人的行为在道德层面有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当他认为某些人的行为不道德时，就会对其行为进行反思，这为他树敌不少。

人民拯救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先生，
国家勋章大长官先生，
最高法院院长先生，
人民拯救委员会各位成员，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部长，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大使阁下，
各国际组织代表先生们，
各位部长办公室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女士们、小姐们、先生们，
尊贵的来宾们，

这次简短的仪式标志着我就任共和国总理、政府首脑，首先让我有机会感谢人民拯救委员会对我的信任，推选我担任这一职务，在它选择与全体上沃尔特人民一道进行的艰难斗争中，坚定地引领我们的国家走上自由、独立和进步之路。

经人民拯救委员会主席先生您的许可，尊敬的来宾们，我想特别向政府成员们说几句。

因此，这次仪式让我能够与你们，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履行赋予我的职责过程中最初的合作伙伴，探讨我们在政府中必须采取的行动的主要方向，以及这些行动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人提出的要求，我们作为一股共同的力量，要以最佳效率实现人民拯救委员会赋予政府的目标。

因为人民拯救委员会在衡量了所有影响后，于 1982 年 11 月 7 日这一历史性时刻决定终结全国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CMRPN）的独裁专制政权，这绝非出于其某些成员的个人、主观或私人原因。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这一运动深刻意识到必须尊重上沃尔特人民及其尊严。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人民拯救委员会与所有上沃尔特民主人士一样，完全认同上沃尔特人民对独立和自由的深切渴望。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与所有上沃尔特爱国人士一样，人民拯救运动作为当前上沃尔特人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决心做出贡献：

- 使我们的国家摆脱一切屈辱的控制和一切剥削性的依赖；
- 在严格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同时，确保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得到尊重；
- 让上沃尔特人民重新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
- 引领上沃尔特走上进步之路，这就排除了在治理方法上的因循守旧、即兴而为和弄虚作假，以便尽快凭借上沃尔特人民的力量和创造力，为人民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衣物，让他们接受教育并得到医疗保障。

人民拯救委员会赋予共和国政府的目标，直接源于这些关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关切是人民的关切，不包括那些只想着剥削人民以及与剥削者勾结的人的想法，是人民大众通过其民主组织表达出来的关切。

因此，政府有责任：

- 从此为我国确保一项独立、主权的政策，以维护上沃尔特人民的利益以及非洲各国人民的团结利益为主要表达方向，这与不结盟政策以及坚定、持续地支持为独立、主权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是相辅相成的；
- 在日常实际行动中证明，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权力首先是上沃尔特人民的权力。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上沃尔特人民，而不是为了利用权力或为当时或以往的权贵服务。因此，政府的行动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少数人的私利出发来确定和执行。
- 人民热爱自由。与人民的敌人以及那些注定无法理解自由的人所宣称的相反，对人民来说，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人民有权利享有自由。这种自由不应与一些人通过非法获利、投机、挪用公款或欺诈来剥削他人的自由混为一谈。它也不应与人民的敌人为了那些一贯剥削、镇压、蔑视、压制人民的人的利益而毒害或欺骗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

为了让自由得以实现，那些“窃取自由的人”不能得逞，而人民自己，通过痛苦的经历获得教训后，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必须深刻相信，上沃尔特人民不仅有能力了解、决定和理解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而且有能力亲自建设。但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人民要有理由信任政府，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信任人民：信任他们的智慧，信任他们的洞察力，信任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信任他们的牺牲精神。我们不能惧怕人民大众，不能躲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带着小资产阶级的迂腐，不考虑人民及其具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替他们冥思苦想。

总之，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应要求人民尊重我们，而应向人民致以全部的尊重。

我们必须帮助人民自由地组织起来，因为只有通过民主、自由的组织方式，他们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发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才能有效地凝聚力量，为了自身和整个国家的利益释放出创造力。上沃尔特人民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定义：他们是生产和文化的参与者；他们是了解工人问题的农民，是深知失业和剥削滋味的劳动者；他们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艺失传的工匠；他们是那些激情不断被政权的冷漠所扼杀和嘲笑的艺术家的；他们是那些被知识恐怖分子的官僚统治和蒙昧主义领主的祸害诋毁和压制，无法参与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学生。上沃尔特人民还包括那些始终坚守捍卫人民大众利益和合法诉求这一使命的民主组织。简而言之，人民是具体的。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才能开展工作。而我们作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他们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拯救委员会政策的北极星。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怀着这样的目标，人民拯救委员会给予你们信任，邀请你们参与的，肯定不是一场朋友间的宴会或娱乐聚会。而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工地，全体上沃尔特人民都将热情参与其中，它希望你们作为这个工地的工作队长参与进来。作为队长，为了

激励那些直接由你们负责的男男女女，激发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在这场为我国进步而进行的伟大战斗中坚守岗位，你们需要付出很多。

首先，你们需要有坚强的性格和道德勇气，以积极、动态的方式应对一部分坚决反对“人民”这一概念、从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哪怕是最微小的民主自由存在的人对你们的攻击，如果他们还没有开始攻击的话。这些攻击手段包括诋毁、污蔑、造谣、制造虚假心理恐慌、破坏，甚至更恶劣的行为……

我们勇敢的人民在验证这句智慧之言时会得到成长：“即使鬣狗对生病的山羊表现出同情，那也是为了更好地吃掉它，更何况当它蛊惑人心地声称要与山羊一起反思牧羊人的行为时。”

但我刚才说过，你们需要付出很多。

你们必须在工作中展现出勇气、正直、诚实和对出色完成工作的热爱；

你们必须树立尊重人民、尊重能力、尊重工作和劳动者的榜样。因此，不要让任何文件、任何请求无人处理而搁置，因为这将被视为对人民的蔑视。

在选择合作者以及评价在你们职权范围内的劳动者时，你们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地方主义，因为这些会分裂人民。在这方面，只有对人民的奉献精神、能力和主动性才能指引你们。

你们必须懂得领导他人，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的榜样、对每个人努力的公正评价以及对“每个人”关切的关注，激发他们为人民奉献、为人民工作的愿望。

赢得人民的爱戴。

你们必须懂得倾听合作者的意见，激发他们的活力和热情，让他们充分参与工作会议，正确引导这些会议，懂得进行总结，以免自己和与会者浪费宝贵的时间。

你们必须懂得做出决策，及时做出必要的决定，确保这些决定得到尊重，并及时监督其执行情况。

你们必须以严谨、诚实和公正的道德准则，谦逊而不傲慢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职位的尊严。因为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在上沃尔特还是其他地方，无论何时何地，你们都是上沃尔特人民的常驻代表。每当你们作为权力的一部分实施某项行动时，都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我是否考虑了上沃尔特人民的利益？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毫不犹豫地去做。记住，部长，也就是公仆，会为了人民思考、付出并奉献自己，但如果他懂得赢得人民的爱戴，他在道德上就会变得富有。

好了，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作为总理、政府首脑想对你们说的话，目的是让你们了解我们被要求实施的政策方向，以及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里政府今后应有的工作风格。

作为对人民拯救委员会和上沃尔特人民负责的人，只要信任还在，我以总理和政府首脑的身份承诺，将尊重并让大家遵守这种工作风格以及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政策方向，这些政策

旨在让我们的国家摆脱落后的过去和新殖民统治的束缚，与全体人民一道引领上沃尔特走上独立、自由和进步之路。

我的灵感将来自人民，我的力量也将来自人民。我们必须实现完全的团结，这种团结要建立在反帝国主义、决心终结新殖民主义以及我们迈向真正民主社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之上，这种新的社会建设将埋葬被垄断的过去。我们绝不容许有任何不足。

愿我们都能见证成功的到来。

愿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永远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服务的上沃尔特人民万岁！

1. 这篇演讲发表于 1983 年 2 月 4 日《非洲十字路口》周刊第 764 期。



© 奥古斯塔·孔奇利亚，“托马斯·桑卡拉与萨莫拉·马谢尔”。

阻挡通往所有野心勃勃、结盟其他民族的力量道路

1983 年 3 月

托马斯·桑卡拉这位新任总理，满怀热情地前往参加 1983 年 3 月 7 日至 13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届不结盟国家会议。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结识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契机，也是一个让自己作为一位进步领袖被人知晓和认可的机会。这是他首次就国际问题发表公开讲

话。1986 年 9 月 3 日在哈拉雷举行的下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还将发表另一篇重要演讲。

不结盟运动起源于 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当时有 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出席。第三世界国家首次表明了它们在政治上独立于两大阵营的意愿，这两大阵营分别是以苏联为核心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以及以美国和西欧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当时的目标是组建第三个阵营——不结盟国家阵营，其立场完全独立。但在冷战正酣的时期，每个国家都被迫依附于某个大国，第三世界的团结难以实现。

托马斯·桑卡拉会见了一些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贝宁的马修·克雷库、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他的加纳好友杰里·罗林斯，以及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后者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领导人，1979 年 6 月 17 日，他率领一支人民武装起义军推翻了独裁者索摩查的政权，从而掌权。托马斯·桑卡拉不断呼吁给予这个遭受美国资助的“反政府武装”武装侵略的国家更多支持。

托马斯·桑卡拉还会见了其他一些知名人物，如英迪拉·甘地、沙德利·本杰迪德、朱利叶斯·尼雷尔。他站在最进步的阵营一边，反对“在主宰世界的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一种算术意义上的等距离，或是在这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一种可笑的平衡姿态”。

让·齐格勒讲述了桑卡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的情况：“两年后，在哈瓦那，我了解到桑卡拉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是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他敏锐地观察到第三世界的裂痕和变化，向我讲述了那个夜晚的情形。”尽管古巴在与所谓“前线国家”并肩对抗南非的战争中投入精力，但在布基纳法索革命期间，古巴还是给予了该国大量援助。六百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从各个省份中挑选出来，且多来自最贫困家庭，将前往古巴学习。

桑卡拉对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冲突表明了鲜明的立场，谴责美国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屠杀巴勒斯坦人事件中对以色列的支持。他跻身于那些最积极投身反帝斗争的领导人之列。

法国似乎未被提及。或许托马斯·桑卡拉对这个当时由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可能给予的支持仍抱有一些幻想。如此明确的反帝立场声明，在美国和法国眼中，会将他归入敌人的阵营，而这很快就会产生后果。

主席女士、各位阁下、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尊敬的代表们：

我谨代表沃尔特人民，代表人民拯救委员会及其主席、军医指挥官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以及以我个人的名义，首先要感谢并祝贺印度人民和政府同意主办第七届不结盟

运动峰会。这让我们有机会在这座令人钦佩且历史悠久的新德里城相聚，在友好和相互善意的氛围中，就和平问题以及人类的未来展开讨论。

我和我的代表团特别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完全符合印度人民悠久的好客、礼貌和团结传统。这一传统是印度人民及其辉煌文明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主席女士，在我之前发言的各国代表团之后，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出色地当选本次峰会的主席并主持我们运动的各项工作。我怀着无比的喜悦和真诚向您表示祝贺，因为您作为政治家无可争议的才能、您对在座各国所面临问题的丰富个人经验，以及印度自不结盟运动诞生之初就在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无疑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以及我们共同事业不断发展的有力保障。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我们运动的三年时间里，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这增强了我们的尊严和信誉。

我们想再次向他表达我们的满意和深深的敬意。

我谨代表沃尔特人民、人民拯救委员会和沃尔特政府，在此向各国人民的代表以及友好国家的政府致以问候。我们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那是一段充满殖民或新殖民苦难的历史，一段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艰苦英勇斗争的历史，如今，在追求和平、巩固独立以及实现人类公平与平衡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

我同样欢迎我们运动的新成员，即巴哈马、哥伦比亚、巴巴多斯和瓦努阿图。他们加入不结盟运动无疑将为我们共同的斗争注入新的活力。

在万隆会议的初步协商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向世界响亮地宣告了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从而发出了动摇并全面推翻可恶的殖民体系的决定性信号。22 年前，在其创始人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铁托——这些人类英雄的倡导下，不结盟运动在贝尔格莱德诞生，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深远影响。

在他们之后，还有其他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我们的运动得以发扬光大，避免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因恐慌而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讹诈强加给它的僵化。请允许我仅提及夸梅·恩克鲁玛和布迈丁，我们将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他们。

从 1961 年的贝尔格莱德首届峰会，到 1964 年的开罗第二届峰会，从 1970 年的卢萨卡峰会，到 1973 年的阿尔及尔峰会，从 1976 年的科伦坡峰会，到 1979 年的哈瓦那峰会，再到如今的新德里峰会，我们的运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通过其目标和崇高理想在世界上明确自身定位并站稳脚跟，成为一股和平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最终成为一个被帝国主义妄图永远奴役、掠夺和肆意屠杀的世界的深刻而勇敢的良知。因为，不结盟运动诞生于冷

战正酣之时，它首先希望成为一股代表我们各国人民在敌对阵营面前对自由、独立与和平的深切渴望的力量，成为一股维护我们国家和主权人民自由选择、不受束缚地追求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力的力量，成为一股基于各国对我们人民摆脱殖民、新殖民或种族主义枷锁、实现独立、安全、和平以及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愿望的实际态度，自由选择世界上朋友的力量。

与帝国主义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对不结盟的狭隘和简单化的解释不同，不结盟与在主宰世界的两大阵营之间保持算术意义上的等距离毫无关系，也与在这两大阵营之间采取可笑的平衡姿态无关。这些显然毫无意义，实际上否定了我们独立自主、全面评判世界上各方态度和行动的自由。我们绝不能将压迫人民、掠夺人民并在人民争取解放时进行屠杀的一方，与始终无私地帮助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一方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对武装、支持、从外交和经济上援助一个几十年来冷酷地屠杀整个民族的种族主义团体的一方，和帮助这个民族通过武力终结屠杀他们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一方，保持同等距离。

我们不能将一方面通过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一切强大手段支持那些一心只想征服和恐吓周边所有国家（包括直接军事侵略、通过秘密机构组织暗杀）的政权和政府的一方，与另一方面为这些受侵略国家提供切实支持以确保其领土防御和安全的一方，置于同等地位，也不能对他们保持同等距离。

当然，不结盟运动不是一个军事强国，幸好如此，尽管这可能会遭到某些强国的嘲笑，在这些强国眼中，单纯的武力比人民的尊严和独立权利更重要。

我们的运动首先是一股道德力量，它将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围绕一项积极而建设性的政策，促进这些国家之间以及我们地球上所有国家之间的集体和平；推动建立基于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国际民主关系，以取代目前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最终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进步，以取代贫穷国家的持续贫困以及富国在穷国背上致富的现状。

为了促进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以及所有国家之间的集体和平这一首要目标，我们的运动必须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促使其成员国遵守我们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在谈判和和平手段中寻求解决可能出现的分歧或冲突的办法，而这些分歧或冲突往往是由帝国主义的阴谋挑起或加剧的。

因此，我们不仅对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我们运动的成员国之间已持续两年多的兄弟阋墙式战争感到痛惜，而且呼吁这两个国家接受不结盟运动的调解，以实现公正、体面和迅速的和平。

同样，我们认为，我们的运动不能像世界其他各方在这场近 40 年的中东冲突中那样，接受被强加的默默旁观、消极被动的角色。在这场冲突中，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联合阴谋不仅将巴勒斯坦人民赶出了家园，而且在一系列野蛮侵略之后，实现并维持了对我们运动中几个阿拉伯成员国大片领土的军事占领和吞并。

就在不到一年前，以色列政府在得到美国政府公开支持的情况下，不顾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派遣军队入侵黎巴嫩，凭借其庞大的陆、海、空军事力量无情地摧毁了首都贝鲁特，尽管这座城市和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英勇抵抗。

尽管国际社会促成了停火，但以色列政府却纵容了萨布拉和夏蒂拉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些责任人理应因反人类罪受到追究，而且他们至今仍顽固地拒绝从黎巴嫩撤出侵略军。

无论哪里的人们奋起要求解放和独立，帝国主义都会粗暴干涉，武装他们的敌人，挑起战争并组织屠杀，从而积极地反对和平，反对人民的自由。

尼加拉瓜就是如此，为了试图抹杀尼加拉瓜人民的胜利，帝国主义组织了武装团伙和操纵周边国家政府来对付他们。

在萨尔瓦多，同样的一幕上演，目的是阻止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

但我们相信，在和平、安全以及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这个问题上，不结盟运动始终坚持支持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帝国主义如何愤怒，无论它对我们的某个成员国施加何种压力，试图削弱我们运动的声音。

因此，我们赞扬不结盟运动一直以来对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领导下争取解放的斗争的支持；对南非黑人反对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的支持；对撒哈拉人民独立自决权的支持；对在摆脱了 30 年来占领其领土的外国军队后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支持。

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就是要使这些在一个日益过时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关系适应我们当今世界的现状。这意味着要考虑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那些曾经被殖民或受压迫的人民登上了国际舞台，他们自然而然地渴望进步和幸福，渴望掌控自己土地和地下资源，以便这些资源首先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能够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各种国际交流，包括经济、商业、技术和文化交流。

我们的国家不再想要建立在强者无可争议的霸权和独裁基础上的旧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围绕着我们的初级原材料、基本产品或加工极少的产品与他们的制成品、技术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单向贸易展开。

我们运动在和平、国家和人民的独立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的目标可能看似雄心勃勃，但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加入我们，像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重要人物定期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在此对他们的出席表示欢迎），这些都凸显了我们运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尽管会遇到障碍和暂时的挫折，但我们要不断努力加强团结，因为和平、人民的独立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对于全人类的进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核武器库规模

庞大，人类始终面临着疯狂的自我毁灭威胁的时代，我们值得为此付出所有的努力、智慧和勇气。

在我们这个饱受多重动荡的世界里，不断寻求和平必须是我们运动的首要任务，因为没有和平，我们所追求的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例如，我们怎能不鼓励和支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 —— 也就是为沿岸人民的幸福创造一个更人性化的区域 —— 而不懈努力呢？

主席女士、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尊敬的代表们，在我离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讲台之前，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对于在人民拯救委员会领导下的上沃尔特人民来说，不结盟首先应被理解为我们永久的自主决策权，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我们不会将不结盟与面对帝国主义侵犯人民独立和自由的罪行时的消极被动混为一谈，也不会将不干涉与面对反动势力侵犯本国人民自由和权利的罪行时的视而不见混为一谈。

我们加入不结盟运动，在众多任务中，有一项就是要阻止所有企图使其他民族依附于自己的势力。南非就是这样的势力之一。负责任的不结盟立场要求我们在有人屠杀那些仅仅是心怀自由这一遥远梦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时，不能保持沉默。

自 1982 年 11 月 7 日以来，以上沃尔特人民的名义，秉持人民拯救委员会掌权后制定的公正和进步原则，沃尔特人民感觉与所有为正义、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人更加亲近。他们不再是那个被人用委婉言辞介绍种族主义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民族。上沃尔特人民深切感受到地理上虽相距遥远，但如今因共同决心谴责种族主义 —— 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 而紧密相连的人们所遭受的残酷。

我们想对所有遭受南非强盗骚扰的受害者说，我们完全支持他们的斗争。

我们赞扬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人民力量，他们成功击退了比勒陀利亚那些顽固不化的邪恶势力不断派来的匪帮。

我们的运动已经谴责了南非，而且必须继续这样做。这很好，已经意义重大。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究竟何时才能真正谴责所有那些或明或暗地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支持比勒陀利亚的人呢？

国际合作万岁！不结盟国家人民的团结万岁！和平、安全、独立以及所有人民的进步万岁！

1. 请参阅 <http://thomassankara.net/nous-devons-accumuler-des-victoires-3-septembre-1986>。

2.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的朋友、飞行中尉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在加纳领导了一场与布基纳法索同时期的革命。

3. Jean Ziegler, *La Victoire des batteurs*, 巴黎, Le Seuil, 1988 年。

4. 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独立的加纳第一任领导人，泛非主义的缔造者之一。



© Gaston Dabiré, “Thomas Sankara 与 Valère Somé”。

谁是人民的敌人？

瓦加杜古，1983 年 3 月 26 日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组成人民拯救委员会（CSP）的两个军事团体之间的冲突是可预见的。一方面是与革命组织结盟的进步派，另一方面是支持恢复正常宪法生活的人，他们与那些希望回到 1980 年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CMRPN）政变前状况的旧政党结盟。托马斯·桑卡拉发表了一场战斗演讲，阐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人民的敌人被清晰地指认出来。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部分资产阶级、政客、抬高房价的房东，还有“腐败

的“公务员和军人。这一描述切中了瓦加杜古人民的日常关切，听众深受触动。即便没有托马斯·桑卡拉的领导，各种计划已经层出不穷，但这个国家极其缺乏资源。例如，他提到要在该国西南部的奥罗达拉修建一个机场，那里是农业潜力最丰富的地区。这里是国家的水果粮仓，但部分农产品因当地交通不便而在原地腐烂，而该国其他地区却缺乏水果。实际上，在革命期间，由于参与劳动的农民的努力，奥罗达拉附近修建了一条跑道，但由于时间不足，也可能是缺乏飞机，这条跑道一直未投入使用。

在那一天，与该国总统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然而，托马斯·桑卡拉展现出了带动群众的能力，而另一位演讲者只是照本宣科。两周前，即3月7日至12日，他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我们注意到他在会上积极活跃。他会见了许多他觉得志同道合的革命领导人。对他来说，他的国家已经融入了世界人民解放的进程，他和他的国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演讲中用了很长篇幅阐述帝国主义将在瓦加杜古被埋葬。但他也提醒大家，这并非易事，斗争将会很艰难。

卡扎菲曾两次邀请托马斯·桑卡拉访问利比亚，两次都被他拒绝了。但最终，他决定在2月24日前往。原计划为期两天的访问，最终持续了一周。他似乎对在利比亚看到的成就印象深刻。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自己特别是在国外因与利比亚的关系而受到的所有攻击感到愤怒。托马斯·桑卡拉将于4月底邀请卡扎菲访问上沃尔特，这将加剧两个军事派别之间潜在的冲突，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攻击也会加倍。除了他与卡扎菲的关系，他对帝国主义的多次抨击使他被西方领导人视为敌人。如今，他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他拒绝这一标签，因为人民拯救委员会只倡导“整顿、社会正义、自由、民主”。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任何宣称要损害西方利益的领导人都会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

接下来的5月14日，托马斯·桑卡拉在博博迪乌拉索向年轻人发表了另一场极具战斗性的演讲，演讲内容稍后公布。他知道自己发起的这场斗争需要民众的大力动员。三天后，他和几位同志被捕。

致辞

感谢大家于1月3日齐聚于此。感谢你们响应人民拯救委员会的号召，这表明上沃尔特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当人民奋起时，帝国主义会颤抖。注视着我们的帝国主义忧心忡忡，它在颤抖。帝国主义在寻思如何才能打破人民拯救委员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帝国主义在颤抖，因为它害怕，因为就在这瓦加杜古，我们将把它埋葬。

我也要感谢大家的到来，证明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诋毁我们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看错了我们。他们以为通过造谣和恐吓手段就能阻止人民拯救委员会走向人民。而你们来了，

证明了事实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在颤抖，而且它还会继续颤抖。上沃尔特人民，此刻由瓦加杜古的居民代表，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向你们传递可靠信息的机会，这是来自基层的信息。

敌人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要确切地告诉你们我们的敌人想要什么，人民拯救委员会想要什么，以及人民有哪些权利。人民热爱自由，人民热爱民主。因此，人民将向所有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宣战。

但人民的敌人是谁呢？人民的敌人既在国内，也在国外。他们现在正在颤抖，但你们必须揭露他们，必须把他们从藏身之处揪出来进行斗争。国内的敌人，是所有那些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官僚地位非法敛财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阴谋诡计、伪造文件，成为公司的股东，为任何企业提供资金；他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企业争取许可。他们声称是为了上沃尔特好。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揭露他们，与他们斗争。我们将与你们一起战斗。

人民的敌人是谁？人民的敌人还是那些通过欺诈、腐败、政府官员的堕落而非法致富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各种价格涨了十倍的产品引入上沃尔特。这些就是人民的敌人。必须与这部分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也一定会这么做。

人民的敌人是谁？人民的敌人还是那些只有在选举时才下乡的政客。这些政客坚信只有他们才能让上沃尔特运转起来。然而，我们人民拯救委员会坚信，七百万上沃尔特人都是有能力的领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家。这些就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揭露他们，与他们斗争，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

人民的敌人还包括那些黑暗势力，这些势力打着宗教或习俗的幌子，非但没有真正为人民的道德和社会利益服务，反而在剥削人民。必须与他们斗争，我们也一定会这么做。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喜欢这些人民的敌人吗？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你们喜欢他们吗？（“不喜欢！”）那么，就必须与他们斗争。

在国内，你们会与他们斗争吗？（“会！”）勇往直前，投入战斗！

人民的敌人也在我们的国界之外。他们依靠那些在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的无国籍者：在平民和军人中，在男人和女人中，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在城市和乡村里都有。他们就在那里，这些外部敌人。那就是新殖民主义，就是帝国主义。

外部敌人依靠这些背叛祖国、背叛上沃尔特、实际上是背叛上沃尔特人民的无国籍者，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攻击分为两个阶段：非暴力阶段和暴力阶段。

我们目前正处于非暴力阶段。而外部敌人，也就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试图在上沃尔特人民中制造混乱。因此，他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让人们相信上沃尔特陷入了战火与血腥之中。

“帝国主义是个坏学生”

然而，你们在这里，上沃尔特人民，你们的存在证明了帝国主义是错误的，它的谎言不会得逞。你们在场，你们奋起，今天颤抖的是它。

一个外国记者，在遥远国度里，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坐在转椅上，竟敢说目前人民拯救委员会的宣传活动失败了。这是失败吗？你们在这里，回答我！（“不是！”）这是失败吗？（“不是！”）我希望帝国主义能在这里，听到你们说不是。重复一遍：这是失败吗？（“不是！”）

你们看，帝国主义错了。但帝国主义是个坏学生。当它被打败，被赶出课堂，它还会回来。它是个坏学生。它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它在南非屠杀非洲人，仅仅因为这些非洲人像你们今天一样渴望自由。帝国主义在中东压迫阿拉伯人民，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处不在。它通过传播的文化、虚假信息，试图让我们像它一样思考，服从它，跟随它的一切阴谋。拜托，我们必须阻止这个帝国主义。

“瓦加杜古将成为帝国主义的葬身之地”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它会进入暴力阶段。正是这个帝国主义，在我们所知的一些国家组织了登陆行动。正是这个帝国主义，武装了那些在南非杀害我们兄弟的人。正是这个帝国主义，暗杀了卢蒙巴、卡布拉尔、夸梅·恩克鲁玛。

但我告诉你们，并向你们承诺，因为我信任你们，你们也信任人民拯救委员会，因为我们组成了人民，当帝国主义来到这里，我们将把它埋葬。我们将在这里埋葬帝国主义。瓦加杜古将成为帝国主义的葬身之地，也就是它的末日。帝国主义试图通过非常精妙的手段，在人民拯救委员会内部制造分裂，在上沃尔特人民心中制造不安和恐慌。但我们并不害怕。

在上沃尔特，第一次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全新的事情。人民从未有过在这里建立政治民主的权力。军队一直有掌权的机会，但它从未想要民主。第一次，我们看到军队想要权力，想要民主，并且真正想要与人民紧密相连。第一次，我们看到人民大规模地向军队伸出援手。因此，我们认为这支正在掌控上沃尔特命运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要向那些写着“人民的军队”的标语致敬。

“如果你偷了东西，颤抖吧！”

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依靠一些因素来伤害我们。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可以自行补充这个名单。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人民拯救委员会会阻止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因为人民拯救委员会对一些文职干部采取了措施。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斗争的这个阶段，有些人跟不上我们的节奏。有些公务员 9 点才到办公室，10 点半就离开去打理他们的果园、照看他们的别墅。这正常吗？当我们要开除这类公务员时，我们的敌人就说人民拯救委员会想阻碍国家机构的运转。但到底谁怕谁？

我们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与人民为敌。所以我们将做出对抗人民敌人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将有利于上沃尔特的战斗人民。你们同意我们在政府部门保留腐败的公务员吗？

（“不同意！”）

那么就必须开除他们。我们会这么做的。

你们同意我们在军队中保留腐败的军人吗？（“不同意！”）

那么，就必须开除他们。我们会开除他们。

这或许会让我们付出生命，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承担风险。我们敢于行动，而你们在这里，要不顾一切地继续战斗。

我们的敌人说人民拯救委员会准备实行国有化，准备没收他们的财产。到底谁怕谁？

当你在瓦加杜古转一圈，数一数那里所有的别墅，你会发现这些别墅只属于少数人。有多少人，从这个国家最偏远的角落来到瓦加杜古，却因为被房东赶出租来的别墅，每晚辗转难眠？而且房东每天都在涨房租。对于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购置房产的人，没有问题，无需担忧。但对于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土地、房产的人，我们告诉你们：开始颤抖吧。如果你偷了东西，颤抖吧！因为我们会追查到底。不仅人民拯救委员会会追查你们，人民也会找你们算账。是不是？（“是！”）

诚实的公民，即使你们有一千栋别墅，也无需害怕！但不诚实的公民，即使你们在未规划区域只有半块地，“进门就睡”的那种，也开始颤抖吧，人民拯救委员会来了！我们既然开始了，就不会半途而废。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勾结，不是为了背叛人民。

有人说我们想实行国有化。人民拯救委员会不理解，也永远不会理解，怎么会有人来到上沃尔特，在这里创办企业，以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为借口，成功获得各种优惠和免税政策，然后在经过多年厚颜无耻的剥削后，宣布裁员。给你们这些优惠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你们要为上沃尔特人创造就业机会。如今你们榨干了柠檬，就想把它扔掉。不！我们对此坚决说不！

我们的敌人说人民拯救委员会宣布了言论和新闻自由，但现在却开始限制这种自由。让 - 巴蒂斯特·林加尼同志刚才已经说过，让 - 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同志稍后会说得比我更好。我们不想终结自由。我们只是说，批评的自由也会引发抗议的自由。真诚之人的自由不应成为不诚实之人的自由。

那些利用人民拯救委员会创造的自由来攻击人民拯救委员会，实际上是攻击上沃尔特人民的人，我们将剥夺他们的这种自由。我们要剥夺他们伤害人民的自由，赋予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由。我们不能给予他们撒谎、集体毒害上沃尔特人思想的自由。那将是对上沃尔特广大民众的背叛。

关于人民拯救委员会的国际关系

还有人说人民拯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比如托马斯·桑卡拉上尉，去了利比亚和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对上沃尔特来说很危险。上沃尔特人民，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利比亚从未对我们做过任何不利的事；朝鲜从未剥削过上沃尔特；利比亚从未攻击过上沃尔特。然而，我们知道有些国家攻击过上沃尔特，把我们的亲人关进监狱。我们的祖辈为了这些国家死在战场上。我们与这些国家合作，却没有人抱怨。

桑古莱·拉米扎纳去过利比亚。萨耶·泽尔博去过利比亚和朝鲜。为什么当时没人抱怨？这里面肯定有不诚实的地方。昨天，萨耶·泽尔博乘坐卡扎菲的飞机去拜访卡扎菲，还为此做了宣传。如今我们去利比亚，就有人抱怨。

但我们是负责且明智的方式前往利比亚的！在卡扎菲上校三次派使者来之后，我们才决定前往。我们告诉利比亚领导人，我们对利比亚没有恶意，但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并非毫无主见。我们愿意与利比亚合作，但我们也会以负责的态度告诉他们我们对他们不满。经过三次沟通后，我们才决定前往，并提出了符合上沃尔特人民利益的具体条件。

当的黎波里的水泥运来，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人民会满意吗？满意还是不满意？（“满意！”）

为什么你们想要卡扎菲的水泥，却不想让我们去和卡扎菲谈判？当我们与某些国家谈判获得两三百万非洲法郎时，电台会报道。而我们与卡扎菲谈判获得了 35 亿（非洲法郎）。那又怎样呢？人民满意吗？满意还是不满意？（“满意！”）

人民喜欢相互尊重各自人民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上沃尔特人民不希望别人来为他们指明道路。我们拒绝上沃尔特外交被驯化！我们拒绝上沃尔特外交的专制！我们有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别告诉帝国主义者。那些指责我们去利比亚的人，自己却拿了卡扎菲的美元来发展他们的国家。他们觉得自己比我们聪明吗？他们也会和卡扎菲打交道。为什么呢？到底谁比谁聪明？

我们会去任何符合上沃尔特广大民众利益的地方。我们在利比亚看到了社会成就：医院、学校、住房，所有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利比亚是如何实现这些社会投资的呢？靠的是石油。在伊德里斯国王旧政权时期，石油就已存在，但那时石油被帝国主义者开采，为国王谋取利益。人民根本没有从中受益。如今，利比亚人有免费的住房、柏油马路。如果明天我们能像卡扎菲改造利比亚那样改造上沃尔特，你们会满意吗？满意还是不满意？（“满意！”）

所以，当我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汲取他们的优点时，我们只是在践行一种独立外交政策，践行人民拯救委员会的一条准则：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下跪并不可耻。

我们正在与你们交谈，我们知道在这人群中，有些人现在就想枪毙我们。我们承担这些风险，坚信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说：开枪吧！当你们开枪时，你们的子弹会掉头，击中你们自己。这就是人民对人民敌人的胜利。今天我们用人民的力量发言，而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

“爱自己人民的人也爱其他民族”

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敌人说，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某些派别支持某些国家、某些阵营，比如亲西方阵营等等。我们说，我们不反对任何阵营，我们支持所有阵营。我们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峰会上就反复强调：我们支持所有阵营。

我们还说，爱自己人民的人也爱其他民族。我们爱沃尔特人民，也爱尼加拉瓜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利比亚人民、加纳人民、马里人民，以及所有其他民族的人民。

那些不爱自己人民的人，也不会爱上沃尔特人民。那些因上沃尔特正在发生的变革而感到不安的人，他们不爱自己的人民。他们通过独裁和警察手段压迫自己的人民。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有人说人民拯救委员会对杰里·罗林斯上尉颇为赞赏。罗林斯是个了不起的人！每个人都有朋友和敌人。如果罗林斯在上沃尔特有崇拜者，这是谁的错呢？这是帝国主义的错。因为在加纳，有人制造了一种局面，使得新当局不得不为加纳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当加纳繁荣时，我们沃尔特人确实从中受益！如今加纳面临困难，为什么要我们忘记加纳呢？

不，我们是真诚的。人民会坚守情谊。也许有些人会背叛，但民族不会相互背叛。加纳人民需要上沃尔特人民，就像上沃尔特人民需要加纳人民一样。

当罗林斯上尉关闭边境时，有人抗议。你们不喜欢罗林斯，他关闭边境待在国内，你们就抗议？

加纳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加纳发号施令。罗林斯不能给我们上课。我们也不能给罗林斯上课。然而，当罗林斯说“绝不容许欺诈行为！”也就是要制止欺诈时，他是为了加纳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所有民族的利益，因为上沃尔特人民也反对欺诈。

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敌人还说我们是“赤色分子”，是共产主义者。这让我们很高兴！因为这表明我们的敌人陷入了混乱。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我们在这里没有做任何共产主义的事情，我们只是倡导：整顿、社会正义、自由、民主。当我们决定废除全国复兴军事委员会关于酒吧在特定时间营业的法令时，我们听到一些民众说：不管人民拯救委员会的人是赤色分子还是绿色分子，是共产主义者还是非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利益，我们更喜欢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贴近广大民众。标签并不重要。

他们用“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来吓唬人民。他们指责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还告诉人民共产主义不好。我们并不打算告诉你们共产主义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们会和你们一起采取行动，并且是为了你们而行动。无论这些行动被贴上什么标签，都无关紧要。

人民的敌人还说我们攻击外国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爱所有的外国人：无论是已经在这里的，还是即将到来的。我们爱他们，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爱上沃尔特人民。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想来剥削我们的外国人。

人民拯救委员会打算和你们一起创造动员和工作的条件。我们希望人民为了工作、为了即将开展的斗争而组织起来。例如，我们知道在上沃尔特的一些地区，比如奥罗达拉，水果和蔬菜种植非常成功。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运输手段，水果和蔬菜都烂掉了。所以，我们说动员起来的奥罗达拉人民要修建飞机跑道，这样飞机就可以在那里降落。芒果就可以运到瓦加杜古，运到多里，这对上沃尔特人民是有好处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类工作。既然我们即将开始大型工程，我们希望从现在起，你们每天都能大规模地出来参与建设。我们要在瓦加杜古建造一座纪念碑和一座人民剧院。我们会在所有的行政区都建造同样的设施，而且这将由年轻人来完成。你们要通过建设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和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实际生活条件。你们不需要去寻找外国的资金援助者，你们只需要得到自由和人民应有的权利。这一切都会实现的。

人民拯救委员会还打算终止一些不良做法。当你因为出血或骨折去医院时，即使你已经快要昏厥了，他们却宁愿不管你，而去照顾总统、总理或部长的感冒，仅仅因为你是普通民众、是工人。必须每天谴责这种现象。我们会终结这一切。请相信我们。我们要终结投机行为、挪用公款行为和非法敛财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监禁、也必将监禁所有那些盗用人民钱财的人。

我们告诉人民要准备好战斗，准备好拿起武器，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不要害怕，不会有什么事的。敌人知道上沃尔特人民如今已经成熟。所以，当有人说恢复正常宪法生活需要两年时间太短时，我们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当你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让他们发言时，不出三十分钟，人民就会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两年时间。

人民拯救委员会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委员会信任你们是正确的，与你们并肩作战对抗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要一起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人民的敌人！

打倒挪用公共资金的人！

打倒上沃尔特的“伪君子”！终结“伪善之风”！

打倒目光贪婪的“猫头鹰”！

打倒善于伪装的“变色龙”！

打倒胆小如鼠的“狐狸”！

打倒那些只会打翻葫芦的“麻风病人”！

打倒那些躲在人民文凭背后，仗着文凭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却无法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打倒那些反对军队与人民团结的人！

打倒那些反对人民与军队团结的人！

打倒那些披着各种黑白外衣、与人民为敌的人！

帝国主义将在上沃尔特被埋葬！它的走狗也将在上沃尔特被埋葬！

上沃尔特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谢谢大家，期待很快再与你们相见！

1. 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第一个独立政府的总理，他被蒙博托逮捕、折磨，后于 1960 年 6 月 30 日在中央情报局和比利时政府的合谋下被暗杀。
2.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及理论家。他遭到背叛，于 1973 年 1 月 20 日被暗杀。



© 法布里斯·居由，“博博-迪乌拉索文化节”，1986 年。

上沃尔特的年轻人，动员起来！

BOBO-DIOULASSO，1983 年 5 月 14 日

3 月 26 日的演讲已经显示出与让 - 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Jean-Baptiste Ouédraogo）的分歧。但这次演讲标志着真正的决裂，下面这句再清晰不过的话就是证明：“我曾尝试过，在全国进步同盟（CSP）我们曾试图迁就敌人，以迂回的方式与之斗争；但这是行不通的，必须直接与之对抗：猫就是猫。”对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而言，必须动员人民，这场斗争不能在全国进步同盟内部闭门进行。这场演讲极大地推动了他的声

望。如此激昂地向年轻人发出号召，在政治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至少以这种形式出现是首次。到目前为止，政治生活更多是权贵、知名人士或传统首领的专属领域，年轻人被认为要服从长者的权威。但这个号召得到了响应。年轻人大量投身于革命，他们被托马斯·桑卡拉的年轻活力所吸引，也被他对他们表达的信任所打动。

还需注意的是，演讲中号召人们动员起来参与各项建设项目。这是托马斯·桑卡拉即将实施的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一方面，拒绝那些附带与国家选择相悖条件的援助。4月底卡扎菲（Kadhafi）的来访引发了诸多非议。在此，他对接受来自朝鲜和利比亚的援助所受到的众多批评做出了回应。另一方面，这种姿态与呼吁志愿服务以及动员国内现有劳动力是相辅相成的。他明确解释道：“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能够检验我们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这些项目实施的是一些在某些人看来并非优先事项的计划，但从这些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前进。这正是我们稍后会详细谈到的《人民发展计划》的精神所在。

如果托马斯·桑卡拉呼吁动员起来对抗“家门口的敌人”，那是因为他知道全国进步同盟主席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受到了法国领导人的压力，要求他除掉桑卡拉。而这很快就发生了。1983年5月17日，桑卡拉被捕并被关押在远离瓦加杜古（Ouagadougou）的地方。同一天，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非洲事务顾问居伊·彭内（Guy Penne）抵达瓦加杜古，此人后来成为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的鼓吹者。随后，在非洲独立党（PAI）和上沃尔特革命共产主义联盟（ULCR）的号召下，瓦加杜古举行了示威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5月29日，托马斯·桑卡拉获释，但被限制在受监视的住所内。相对宽松的关押条件使他能够与同志们一起筹备夺取政权。布莱斯·孔波雷成功逃脱，前往加纳边境附近的波（Po）的突击队，并在那里宣布起义。托马斯·桑卡拉曾要求组建这一精锐部队，并于1976年担任其指挥官。1981年2月，当布莱斯·孔波雷晋升为作战师参谋部上尉时，桑卡拉让他负责这支部队。正是从波出发的部队，于1983年8月4日将托马斯·桑卡拉推上了全国革命委员会（CNR）主席的权力宝座。

[.....] 一支被动员起来的青年力量，是一股连原子弹都为之胆寒的力量。有些国家拥有原子弹，却在与其他没有原子弹的民族打交道时存在问题，可他们为什么不敢使用原子弹呢？因为他们很清楚，在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民族中，存在着一支被动员起来的青年力量，一支甘愿赴死的青年力量。而我们要对你们说，上沃尔特的青年们，行动起来！敌人已兵临城下，敌人就在我们中间，敌人会采取暴力手段，敌人会做出各种卑鄙行径。我们知道各地针对被动员起来的民族策划的法西斯式登陆行动。我们也知道针对被动员起来的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上沃尔特的青年们，要么你们行动起来直面敌人，要么你们采取与敌人合作的政策，那样敌人不会攻击你们，但会剥削你们。行动起来！向敌人发起进攻！

但青年并不仅仅指那些准备拿起武器对抗外部敌人的人。

上沃尔特的青年们，如果有一天我们严阵以待的那些雇佣兵来到这里，你们准备好拿起武器了吗？（“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与敌人战斗了吗？（“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与敌人的当地走狗战斗了吗？（“准备好了！”）

上沃尔特的青年们，这就是动员。动员不是缝制军装、举办宴会。动员意味着懂得与敌人战斗，懂得揭露敌人，懂得为了一个事业而牺牲。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知道，如今在上沃尔特，所有那些害怕被动员起来的青年的人都在颤抖。但没关系，我们将继续前进。没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失败，因为如果敌人战胜了我们，那意味着我们已不在人世。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会取得胜利。

上沃尔特的青年们，我们认为，揭露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同样需要具体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你们参与具体的建设项目，同时考虑到上沃尔特人民的实际需求。我们决定启动一些项目。目前，这些项目是一些人民剧场，让你们能够在自由、体面的条件下组织戏剧表演、会议、集会、电影放映，这些人民剧场也将成为交流、讨论、辩论、思想交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场所，也就是追求进步的场所，也就是理解政治局势、把握意识形态要求的场所。我们还邀请你们参与一些工作，旨在在我们的城市中建设集会广场。在上沃尔特的青年们，在这些集会广场上，你们将建造纪念碑，以纪念为解放而奋斗的上沃尔特人民。

有人说这些项目并非优先事项，没错，它们不是优先事项，但我们决定从这里开始，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项目不会带来任何经常性开支，我们知道开展这些项目不需要长时间的研究，也不需要预算维护资金。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项目检验我们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但在这些项目之后，请相信我们，如果取得成功，我们将启动雄心勃勃的行动。这些行动将包括建造数百所学校；这些行动将包括建造数百个诊所；这些行动将包括修建数百公里的道路；这些行动将包括建造数十座水坝；这里只是列举一些具体的、实际的行动。

但是，上沃尔特的青年们也将有机会投身于其他战斗，实现其他目标。因此，在我们启动建设学校、诊所、水坝、道路的项目之前，相关的技术部门已经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一些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必要的、正确的研究，以便项目一旦启动就能取得圆满成功。这将让我们有机会证明，我们能够在没有帝国主义干预、没有新殖民主义干涉、没有任何统治企图的情况下，在一年内将入学率提高一倍、五倍。这就是解放！解放不是在走访了 25 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国家，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之后才实现的项目。那是无知，是勾结，是对人民的攻击。我们反对这种攻击。解放首先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掌控自己的命运，为了上沃尔特人民的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敢于与一些被视为“瘟神”的国家进行谈判。我们与利比亚谈判，我们与朝鲜谈判（掌声）。同志们，我们将与这些国家一起开启首批建设项目；我们

也将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借鉴其他民族青年的经验，继续推进这些项目，我们坚信，从现在起，我们上沃尔特人也将有经验教训，我们也将有东西可以传授给其他民族，尤其是他们的青年，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自由和责任。

当我们与这些友好国家进行谈判时，我们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回应完全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上沃尔特人民的利益。我们表示，我们认为上沃尔特人民是有担当的，上沃尔特人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期待着数百万资金投资到上沃尔特。在考虑到上沃尔特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同时，我们期待着来自朝鲜、利比亚的物资援助，帮助上沃尔特人民，同时考虑到人民的愿望，考虑到他们定义自己、掌控命运的自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我知道，上沃尔特的青年很快将派代表参加在的黎波里举行的青年节。

我们将前往的黎波里，带去上沃尔特青年的声音，宣告上沃尔特的青年已经获得解放，昨天还被剥夺思考、反思和说出内心想法权利的上沃尔特青年，如今已经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国际舞台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继刚才一位同志所说的上沃尔特青年应该在国内官方组织中拥有代表之后，我还要说，上沃尔特的青年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掌声）。

我们感谢所有到目前为止帮助过我们的人，也感谢所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只是在其他援助的带动下才帮助我们；那再好不过了！上沃尔特人民会从中受益（欢呼声、掌声）。我们知道，有些援助的目的是让我们偏离真正的目标，其深层意图是控制我们。那太糟糕了！上沃尔特人民会对付他们的敌人。这不是全国进步同盟能处理的事情；这是人民要处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感到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等到会议结束后，聚集成小团体，开始诋毁我们。明天，你们会听到有人说这次会议失败了，但今天他们绝不敢这么说；明天你们会听到有人说参加会议的只有小孩子和好奇的人；但今天他们不敢说，今天他们保持沉默。也许他们甚至还在鼓掌，因为他们不得不鼓掌。那就鼓掌吧！（掌声）你们想怎样？为了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必须勇往直前。

我曾尝试过，在全国进步同盟我们曾试图迁就敌人，以迂回的方式与之斗争；但这是行不通的，必须直接与之对抗：猫就是猫。

同志们，我不想长篇大论；我觉得我也没有长篇大论。谈论人民足以充实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哪怕只是谈论人民中被称为青年的那一部分，也足以让我们一生都为之忙碌，因为我们将永远年轻。之所以年轻，是因为我们将继续揭露；之所以年轻，是因为我们将继续战斗，而不像有些人，也许只有 18 岁，却已经在谈论听天由命、谈论明智、谈论迁就、谈论妥协。根本不存在妥协的问题。

我想通过在场的你们，对上沃尔特的青年们说，我们着手开展的这些项目，一旦你们，上沃尔特的青年们，以自由、民主且反帝国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就将启动。我们坚持这一点，这些项目将利用全国进步同盟能够提供给你们们的资源来开展；这些资源我们已经筹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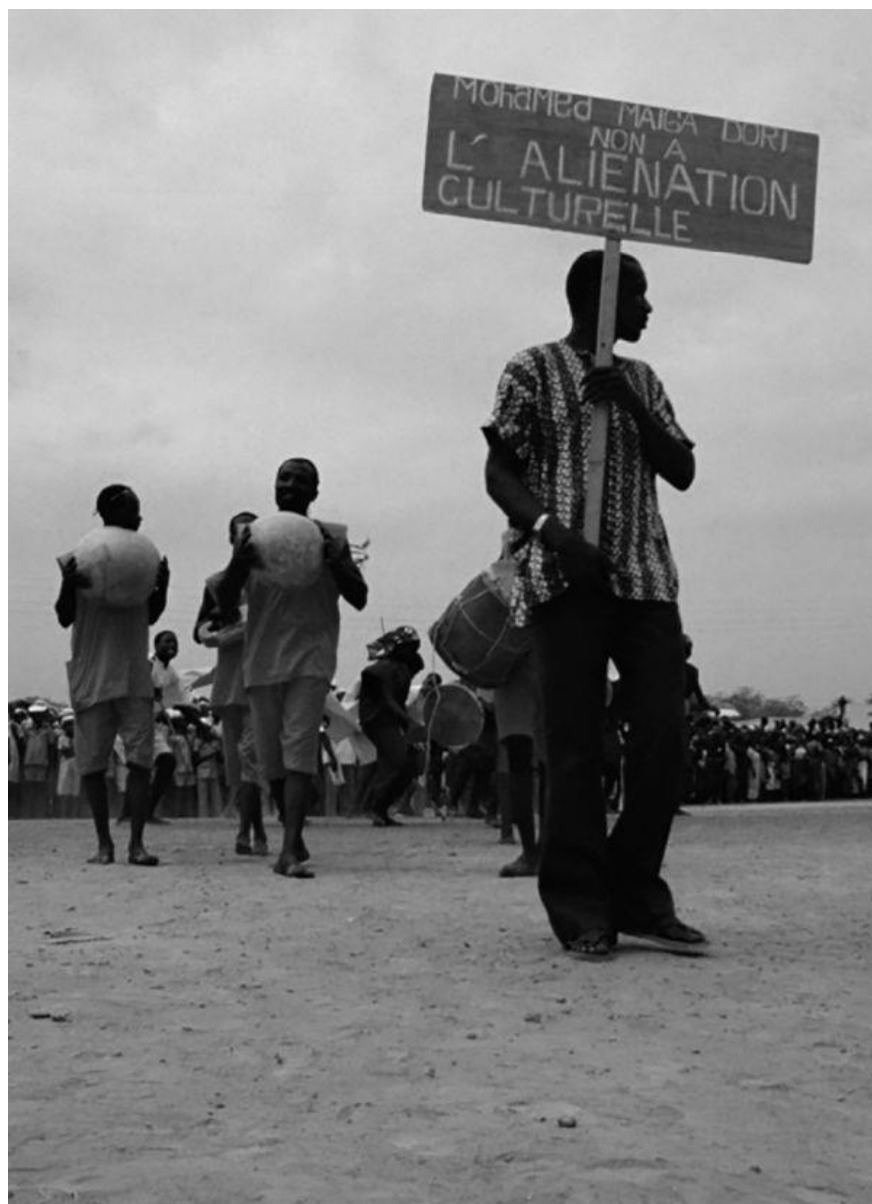
好了；我们等待你们表达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以便加以利用；而且这些资源将流向那些组织得最好的人手中。

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瓦加杜古可能会率先开展项目，但其他九个省也会跟进，甚至可能超越博博迪乌拉索和瓦加杜古，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想告诉你们，全国进步同盟并没有特别偏袒博博迪乌拉索或瓦加杜古。我们认为这些城市与上沃尔特的其他城市是平等的；我们认为博博迪乌拉索的青年、瓦加杜古的青年与上沃尔特其他地方的青年是平等的。重要的是决心和毅力。我们相信，这种决心和毅力在上沃尔特随处可见。

上沃尔特的青年们，在与你们告别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开启的这场战斗不仅仅是青年的战斗；这是全体上沃尔特人民的战斗。如果今天我们选择向青年发出呼吁，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将向其他人发出呼吁。这是全体上沃尔特人民的战斗，胜利属于全体上沃尔特人民。上沃尔特人民的敌人必将失败。他们必须失败；他们必须被打败；他们必须被消灭。

很高兴能在这次 [.....]

1. 根据录音转录，开头部分缺失一段，结尾也缺失一部分。



© 法布里斯·居由，“博博-迪乌拉索文化节”，1986 年。

政策演辞

1983 年 10 月 2 日

该演讲于 1983 年 10 月 2 日通过电台播出，依据前一天的录音。以下信息直接来自对这篇演讲两位作者的采访。

在全国革命委员会（CNR）达成一致后，决定由 CNR 的各组成部分分别委派一名代表来撰写这篇演讲。非洲独立党（PAI）指定菲利普·韦德拉奥果，上沃尔特争取革命统一党

（ULCR）指定瓦莱雷·索梅，军方则指定布莱斯·孔波雷。但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因担任计划、装备和基础设施部长一职，事务缠身。

因此，瓦莱雷·索梅将承担大部分的撰写工作。菲利普·韦德拉奥果曾是法国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他撰写了演讲开头描述上沃尔特经济状况的部分。可以察觉到，这部分与演讲中其他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在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

一名“协议理事会”的士兵负责在撰写过程中传递文件。瓦莱雷·索梅借此机会宣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民主人民革命”的主张，以取代非洲独立党的“民族解放革命”理论。就这样，这个在革命未来的参与者们年轻时还是学生时就热烈讨论的理论辩论得以解决，这场辩论也是上沃尔特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分裂的根源。非洲独立党认为，革命必须经历一个首要阶段，即首先摆脱外国统治，然后才能进入更高级的民主人民革命阶段。

但时间紧迫。托马斯·桑卡拉必须在 10 月 3 日前往维特勒参加法非会议。10 月 2 日上午 8 点左右，他致电瓦莱雷，告知会派车去接他，并让他留在身边完成演讲的撰写。他召集记者晚上 8 点来录制演讲。下午 4 点左右，非洲独立党的另一位领导人苏马内·图雷来访。桑卡拉邀请他为演讲稿出份力，但他拒绝了邀请。于是，他们两人一直工作到午夜。布莱斯·孔波雷随后加入。当他们认为已完成演讲稿时，便让记者进来录制托马斯·桑卡拉的演讲。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遗漏了论述国际政策的部分。桑卡拉让人叫来瓦莱雷·索梅和布莱斯·孔波雷撰写这部分内容。实际上，与演讲的其他部分相比，这部分内容显得相当简略。

这篇演讲就这样完成了，它成为了革命的理论参考。演讲中包含对社会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在措辞上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但这篇演讲也勾勒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计划，其首要任务仍是满足民众的需求。

在维特勒，托马斯·桑卡拉受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非洲事务顾问居伊·佩内的接待。居伊·佩内不仅认为桑卡拉是 1983 年 5 月政变的幕后主谋，那次政变使他失去了总理职位，而且觉得桑卡拉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未得到尊重。因此，他拒绝参加国家元首晚宴，并威胁要退出法非峰会。密特朗派儿子让-克里斯托夫前去，让-克里斯托夫竭尽全力才说服他留下。但直到托马斯·桑卡拉去世，布基纳法索一直抵制所有年度法非峰会，谴责这些会议是“新殖民主义”的。

上沃尔特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1983 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时刻，这些时刻在许多公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段时期，沃尔特人民的斗争有起有伏。

我们的人民经历了英勇斗争的考验，最终在 1983 年 8 月 4 日这个如今已载入史册的夜晚取得了胜利。如今，革命在我们国家已不可逆转地推进了近两个月。两个月来，上沃尔特英勇战斗的人民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周围，为建设一个自由、独立、繁荣的新沃尔特社会而奋斗；这个新社会将摆脱社会不公，摆脱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统治和剥削。

在走过这短暂的历程后，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回顾过去，以便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从而正确确定当前和未来的革命任务。通过清晰地认识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更加坚定。

总之，我们从何处来？又将走向何方？如果我们想要勇敢地迈向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这些就是当下需要我们给出明确、果断且毫不含糊答案的问题。

八月革命是沃尔特人民斗争的结果

八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 1983 年 5 月 17 日强加给反动神圣同盟的革命暴力行动的结果。它是沃尔特人民长期以来与敌人斗争的结果，是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国内盟友的胜利。

这是对落后、蒙昧和黑暗势力的胜利，是对所有在人民背后策划阴谋诡计的人民公敌的胜利。

八月革命是 1983 年 5 月 17 日帝国主义阴谋引发的人民起义的最终结果，该阴谋旨在遏制这个国家民主和革命力量的高涨浪潮。

这场起义不仅体现在波城突击队勇敢无畏的行动上，他们对亲帝国主义、反人民的军医指挥官让 - 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和索梅·约里安上校的政权进行了顽强抵抗；还体现在民主革命的人民力量的勇气上，他们与爱国士兵和军官结盟，组织了堪称典范的抵抗。

因此，1983 年 8 月 4 日的起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沃尔特人民反对新殖民统治和剥削、反对国家被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尊严和进步的斗争的神圣体现和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那些局限于重复既定模式的简单肤浅的分析，无法改变事实的真相。

八月革命作为 1966 年 1 月 3 日人民起义的继承者和深化而取得胜利。它是近年来不断增多的所有伟大人民斗争的延续和向更高质量阶段的发展，所有这些斗争都表明沃尔特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坚决拒绝像以前那样被统治。这些伟大人民斗争中最显著、最重要的里程碑是 1975 年 12 月、1979 年 5 月、1980 年 10 月和 11 月、1982 年 4 月以及 1983 年 5 月。

事实证明，1983年5月17日反动和亲帝国主义挑衅之后立即爆发的大规模人民抵抗运动，为8月4日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实际上，5月17日的帝国主义阴谋大规模地促使民主和革命力量迅速集结，这些力量在这一时期积极行动，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与此同时，围绕垂死政权的反动势力神圣同盟，却无力阻止革命力量日益公开地冲击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权。

5月20日、21日和22日的群众示威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反响，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具体证明了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被反动派阴险杀害的人们所捍卫的革命理想的公开拥护。这些示威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表达了全体人民和所有年轻人的决心，他们挺身而出，切实对抗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势力。这最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当人民站起来时，帝国主义及其同盟的社会势力就会颤抖。

历史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进程遵循着一种辩证的发展路径，这是反动逻辑无法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1983年5月的事件极大地加速了我们国家政治澄清的进程，使人民群众在整体上对局势的理解实现了重大的质的飞跃。

5月17日的事件极大地让沃尔特人民认清了现实，帝国主义在其压迫和剥削体系下，以残酷野蛮的面目展现在他们面前。

有些日子蕴含的经验教训之丰富，堪比十年的经历。在这些日子里，人民以惊人的速度和深刻的思考能力学习，相比之下，千日的学习都显得微不足道。1983年5月的事件让沃尔特人民更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敌人。

从此，在上沃尔特，所有人都知道：
谁是谁！
谁与谁站在一起，又反对谁！
谁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这种局面是重大变革的前奏，它揭示了沃尔特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因此，八月革命的到来，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这些矛盾再也无法通过妥协来掩盖。

广大人民群众对八月革命的热情拥护，具体体现了沃尔特人民对全国革命委员会寄予的巨大希望，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对民主、自由、独立、真正进步的深切渴望，恢复被23年新殖民统治严重践踏的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二十三年新殖民统治的遗产

1983年8月4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从那时起在上沃尔特建立的革命政权，在我们人民和国家的历史编年史上翻开了光辉的一页。然而，23年的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摆脱了所有使我们国家陷入贫困以及经济和文化落后境地的弊病的社会，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960 年，四处碰壁的法国殖民主义在奠边府（越南）战败，在阿尔及利亚陷入巨大困境，不得不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授予我们国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受到了我们人民的积极欢迎，我们的人民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开展了相应的抵抗斗争。法国殖民帝国主义的这种“仓皇撤退”，对人民来说是对外国压迫和剥削势力的胜利。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民主改革，而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其统治和剥削我们人民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重新布局，并形成了新的阶级。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反动势力结盟，完全蔑视那些曾是他们掌权跳板的广大民众，着手构建新的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帝国主义担心人民群众的斗争会激进化，最终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解决方案，因此决定从此通过本国代理人来控制我们的国家，继续剥削我们的人民。上沃尔特人将接替外国人进行统治和剥削。整个新殖民社会的组织，不过是形式上的简单更替。

从本质上讲，新殖民社会与殖民社会并无区别。因此，我们看到殖民政府被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前者相同的新殖民政府所取代。殖民军队被具有相同属性、相同职能和相同角色（即维护帝国主义及其国内盟友利益的守护者）的新殖民军队所取代。殖民学校被继续推行相同目标的新殖民学校所取代，这些目标包括异化我国儿童的思想，以及再生产一个本质上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附带为帝国主义的当地爪牙和盟友服务的社会。

在上沃尔特人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庇佑下，一些人开始有组织地对我们的国家进行系统性掠夺。他们从掠夺中分得的残羹剩饭，逐渐使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寄生资产阶级，他们的贪婪欲望无法满足。受自私自利的驱使，他们从此不再顾忌最不道德的手段，大规模地开展腐败、挪用公款公物、进行权势交易和房地产投机，任人唯亲、徇私舞弊。

这就是他们能够在劳动人民背上积累所有物质和金融财富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于从对不义之财的无耻剥削中获取巨额租金而过着奢华的生活，还想尽办法谋取政治职位，以便利用国家机器为他们的剥削和挥霍服务。

他们每年都要去国外享受奢华的假期。他们的孩子离开本国的学校，去其他国家接受所谓的优质教育。稍有小病，国家的所有资源都会被调动起来，确保他们在国外的豪华医院接受昂贵的治疗。

这一切都发生在勤劳、勇敢、诚实的沃尔特人民眼前，而他们却在极度的贫困中苦苦挣扎。如果说对上沃尔特的少数富人来说，这里是天堂，那么对占大多数的人民来说，这里却是难以忍受的地狱。

在这大多数人中，领取工资的人尽管有固定收入，但仍受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种种限制和陷阱的困扰。他们的全部工资甚至在还未拿到手时就被花光。这个恶性循环永无止境，没有任何打破的希望。

在各自的工会中，领取工资的人开展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规模有时迫使当时的新殖民政权做出一些让步。但他们是“左手给，右手夺”。于是，他们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工资上涨 10%，但紧接着就会采取征税措施，抵消掉这一预期的利好效果。工人们在五、六、七个月后总会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然后再次动员起来进行新的斗争。七个月的时间，对于掌权的反动派来说，足够他们喘口气并制定其他策略。在这场无休止的斗争中，工人总是以失败告终。

在这大多数人中，还有那些“世上的受苦人”——农民。他们被剥夺、被掠夺、被骚扰、被监禁、被侮辱，每天都在遭受苦难，然而，他们的劳动却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正是他们的生产活动，尽管国家经济脆弱，却依然维持着国家的经济。正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让所有把上沃尔特视为“黄金国”的人得以享受。然而，他们却最受缺乏道路基础设施、卫生设施和医疗指导的困扰。

这些创造国家财富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最缺乏学校和学习用品。他们的孩子在那些与本国现实严重脱节的学校里短暂学习后，就会加入失业大军。

在他们当中，文盲率高达 98%。那些最需要知识来提高生产劳动效率的人，却从卫生、教育和技术领域的投资中受益最少。

农村青年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即对社会不公更加敏感，渴望进步。他们在愤怒中选择离开农村，这使得农村失去了最具活力的元素。

这些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涌入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等大城市。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并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但由于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无所事事，沾染了各种恶习。最后，为了避免入狱，他们会选择出国，却在那里遭遇最无耻的屈辱和剥削。但沃尔特社会给他们留下别的选择了吗？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国家在经历 23 年新殖民统治后的状况：对一些人来说是天堂，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地狱。

经过 23 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地区占劳动力人口的 90% 以上，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5%，提供了国家全部出口的 95%。更简单地说，需要看到的是，在其他国家，占人口不到 5% 的农民不仅能够自给自足，满足整个国家的需求，还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而在我们国家，尽管 90% 以上的人口辛勤劳作，却仍面临饥荒和粮食短缺，不得不与其他人口一起依赖农产品进口或国际援助。由此造成的进出口失衡，加剧了国家对外国的依赖。随之而来的贸易逆差逐年大幅增加，出口对进口的覆盖率约为 25%。更直白地说，我们从国外购买的比我们卖给国外的多，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经济会逐渐走向崩溃和灾难。

来自国外的私人投资不仅不足，而且还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消耗，因此无助于增强国家的积累能力。通过外国投资创造的很大一部分财富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再投资以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在 1973 - 1979 年期间，据估计，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的外汇流出每年达 17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而新的投资平均每年仅为 13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生产性投资的不足，使得上沃尔特国家在国民经济中不得不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努力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但当我们知道国家预算收入主要由财政收入构成，占总收入的 85%，而财政收入主要包括进口税和其他税收时，就会明白这是多么艰难的处境。

国家收入除了用于国家投资，还用于国家开支，其中 70% 用于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和维持行政服务的运转。那么，还剩下多少资金用于社会和文化投资呢？

在教育领域，我们国家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入学率仅为 16.4%，平均文盲率高达 92%。也就是说，每一百个沃尔特人中，只有不到八个人勉强能用某种语言读写。

在卫生方面，由于传染病的蔓延和营养不良问题，该地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毕竟，我们这里每 1200 名居民才有一张医院病床，每 48000 名居民才有一名医生，又怎能避免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呢？

仅这些因素就足以说明 23 年新殖民统治给我们留下的遗产，23 年的彻底放弃国家责任的政策。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任何热爱和尊重自己国家的沃尔特人都无法无动于衷。事实上，我们勇敢勤劳的人民从未容忍过这种状况。因为他们明白，这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社会基于不公正的基础构建，只为少数人谋利。因此，他们一直在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寻求途径和方法来终结旧的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热烈欢迎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八月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牺牲的顶点，旨在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能够恢复沃尔特人的尊严、让我们国家在自由、繁荣和受尊重的国家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新秩序。

一直从上沃尔特的殖民和新殖民统治中获利的寄生阶级，对 1983 年 8 月 4 日开始的革命进程所带来的变革充满敌意。原因在于，他们与国际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忠实捍卫者，维护着因效忠帝国主义而获得的特权。

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改变，并且会继续策划阴谋诡计，试图夺回他们“失去的王国”。对于这些怀旧者，别指望他们会改变思想和态度。他们只懂得阶级斗争的语言，即革命阶级与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之间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革命将是最具“专制性”的事物；这将是人民通过一切手段，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行为。

这些人民的敌人是谁呢？在 1975 年 5 月的事件中，他们在对革命力量的愤怒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人民在革命行动的烈火中认清了他们。他们是：

1. 上沃尔特资产阶级，根据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 官僚资产阶级。这部分人也被称为政治 - 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通过政治垄断非法、无耻地敛财的资产阶级群体。他们就像工业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一样，利用国家机器来积累从工人劳动中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这部分资产阶级绝不会自愿放弃他们原有的特权，去消极地旁观正在进行的革命变革。
 - 商业资产阶级。这部分人因其自身的活动，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说，消除帝国主义统治就意味着“会下金蛋的母鸡”的死亡。因此，他们会竭尽全力反对当前的革命。例如，那些贪婪的商人就属于这一类别，他们为了投机和破坏经济，将生活物资从市场上撤走，企图让人民挨饿。
 - 中等资产阶级。上沃尔特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虽然与帝国主义有联系，但也与帝国主义争夺市场控制权。然而，由于其经济实力较弱，往往被帝国主义排挤。因此，他们对帝国主义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惧怕人民，这种恐惧可能会使 they 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不过，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统治阻碍了他们发挥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支持这场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客观上会让他们站在人民这一边。然而，对于这些支持革命的人，人民必须保持革命的警惕。因为在这种掩护下，各种机会主义者都会涌向革命。
2. 从我国封建式传统社会结构中获取力量的反动势力。这些势力大多数曾坚决抵制法国殖民帝国主义。但自从我国获得国家主权以来，他们便与反动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压迫沃尔特人民。这些势力将广大农民群众置于一种“预备军”的境地，以便在选举中进行哄抬选票的活动。

为了维护他们与帝国主义一致、与人民利益相悖的利益，这些反动势力常常借助我们农村地区仍然活跃的腐朽传统文化价值观。鉴于我们的革命旨在使农村社会关系民主化，赋予农民更多责任，为他们提供更多教育和知识，以实现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解放，这些反动势力必然会对此进行反对。

这些就是当前革命中人民的敌人，是人民在 5 月的事件中亲自认清的敌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在军事警戒线保护下单独游行队伍的主体，他们从阶级立场上对反动和亲帝国主义政变产生的奄奄一息的政权表示支持。

除了上述反动和反革命的阶级和阶层之外，其余人口构成了沃尔特人民。这是一个对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他们在日常与不同新殖民政权的具体斗争中不断表达这种厌恶。在当前的革命中，这个人民群众包括：

1. 上沃尔特工人阶级，虽然年轻且人数不多，但在其对雇主的不懈斗争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阶级。在当前的革命中，这个阶级只有获益，没有损失。在旧的新殖民社会框架下，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可失去，也没有财产需要捍卫。相反，他们坚信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因为革命会让他们成长和壮大。
2. 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庞大且非常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常常在人民群众的事业和帝国主义的事业之间犹豫不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终会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个阶层包含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雇员、私营部门员工等）、手工业者。
3. 上沃尔特农民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由小农民组成。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我国以来，由于集体财产的逐渐解体，他们与小块土地的所有权紧密相连。商业关系日益消解了社区联系，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渗透到我国农村地区所造成的这种新形势下，与小规模生产相联系的沃尔特农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因此，综合所有这些因素，上沃尔特农民群体是小资产阶级类别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过去到现在的处境来看，他们是受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农村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使他们长期远离进步和现代化的主流，一直处于反动政党的“后备军”角色。然而，他们从革命中能获得利益，从数量上看，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4. 流氓无产阶级。这是一类失去阶级地位的人，由于失业的处境，他们容易被反动和反革命势力收买，去干那些肮脏的勾当。但如果革命能够让他们从事有益的工作从而改造他们，他们也能成为革命的坚定捍卫者。

八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各不相同。每一场革命都有其独特之处，使其区别于其他革命。我们的革命，即八月革命，也不例外。它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程度以及在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受压迫状况。

我们的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展开的。在这个国家里，封建式社会组织所孕育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沉重地压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这是一场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这个国家从殖民地的地位演变成了新殖民地。

这是一场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的革命：这里不存在一个自觉意识到自身历史使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因此也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的传统。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大陆小国的革命，而此时在国际层面上，革命运动日益衰落，看不到有形成一个能够切实推动和支持新兴革命运动的统一阵营的希望。这一系列历史、地理和社会因素，赋予了我们的革命某种独特的印记。

八月革命具有双重性质：它是一场民主人民革命。其首要任务是消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清除农村地区所有阻碍其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障碍，由此体现出其民主性质。

由于沃尔特广大人民群众是这场革命的完全参与者，并围绕着民主和革命的口号团结起来，这些口号切实反映了他们与与帝国主义结盟的反动阶级相对立的自身利益，因此八月革命具有人民性。八月革命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取代旧的国家机器的是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这个新机器能够保障人民民主地行使权力，并且是为了人民而行使权力。

我们这样描述的革命，尽管是一场反帝革命，但仍然是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通过对沃尔特社会阶级的分析，我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上沃尔特资产阶级并非一个单一的、同质的反动和反革命群体。实际上，与 18 世纪 80 年代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当时欧洲资产阶级仍处于上升阶段）不同，欠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视角下的特点是，天生缺乏彻底变革社会的能力。

这些就是 1983 年 8 月 4 日在上沃尔特爆发的当前这场革命的性质和局限性。清晰地认识并准确界定其内涵，能使我们防范可能出现的偏差和过激行为，这些偏差和过激行为可能会损害革命的胜利进程。

愿所有支持八月革命的人都能深刻领会由此确定的指导方针，以便能够担当起自觉的革命者的角色，并以真正无畏且不知疲倦的宣传者的身份，在群众中传播这些思想。

仅仅自称革命者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刻理解自己所热情捍卫的革命的深远意义。这是更好地抵御反革命分子必然会对革命发起的攻击和歪曲的最佳方式。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将成为今后区分真正的革命者与所有因与革命事业无关的动机而投身革命之人的决定性标准。

人民在行使革命权力中的主权

我们说过，八月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赋予其人民性的特点，在于它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且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是一场由沃尔特广大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口号和诉求发起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是让人们掌握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 8 月 4 日宣布革命之后，革命的首要行动就是呼吁人民成立革命保卫委员会（CDR）。全国革命委员会坚信，为了使这场革命真正具有人民性，必须摧毁新殖民国家机器，并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人民主权的新机器。如何行使这种人民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应如何组织，是我们革命发展的关键问题。

直到今天，我国的历史主要由剥削和保守阶级所主导，他们通过掌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行政和司法，实行反民主、反人民的独裁统治。

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将权力从与帝国主义结盟的上沃尔特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构成人民的各阶级联盟手中。这意味着，对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社会阶级联盟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掌权的人民必须以自己的民主和人民权力予以对抗。

这种民主和人民权力将是上沃尔特革命权力的基础和坚实根基。它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改造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其法律、行政机构、法庭、警察和军队，这些原本都是为维护反动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自私利益而设立的。它的任务还包括组织起来，对抗反革命势力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复辟企图，彻底粉碎反动怀旧势力的抵抗。而这正是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必要性和作用所在，它是人民群众冲击反动和反革命堡垒的支撑点。

正确理解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性质、作用和运作

八月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人民民主国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做出巨大的牺牲。这场革命的民主性质要求我们对行政权力进行分散和下放，以便让行政管理更贴近人民，让公共事务成为关乎每个人的事情。

在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我们着手重新规划国家的行政区划，以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还着手以更具革命性的方式，更新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方向。同时，我们已经“淘汰”了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跟上当前革命步伐的公务员和军人。我们深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国革命委员会在 1983 年 8 月 4 日开启的革命进程中，负责规划、指导和控制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生活。因此，它需要在国家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设立地方机构。这就是成立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深远意义，它们是革命权力在乡村、城市街区、工作场所的代表。

革命保卫委员会是人民在行使革命权力过程中的真实组织形式。这是人民为了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进而扩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而打造的工具。人民的武器、人民的权力、人民的财富，都将由人民来管理，而革命保卫委员会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至于它们的作用，是巨大且多样的。它们的首要使命是将全体沃尔特人民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斗争中。通过革命保卫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人民，不仅有权关注自身发展的问题，还能参与关于自身发展的决策及其执行。革命作为一种旨在摧毁旧秩序、建立新型社会的正确理论，只能由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来推动。

因此，革命保卫委员会是向所有抵抗据点发起攻击的先头部队。它们是建设革命的上沃尔特的建设者。它们是将革命传播到所有省份、所有村庄、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所有家庭、所有领域的酵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革命保卫委员会中的革命战士们必须在以下首要任务中展现出无比的热情：

1. 针对革命保卫委员会成员的行动：革命战士有责任对同志们进行政治教育。革命保卫委员会应该成为政治培训学校。革命保卫委员会是合适的场所，战士们在这里讨论革命上级机构（全国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决策。
2. 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旨在通过无畏且不懈的宣传和鼓动，促使他们大规模地拥护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目标。面对反动派的宣传和恶意谎言，革命保卫委员会必须懂得以恰当的革命宣传和解释予以回应，遵循只有真理才具有革命性的原则。革命保卫委员会必须倾听群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和需求，及时将这些情况告知全国革命委员会，并就此提出具体的建议。他们应积极探讨与改善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支持群众提出的倡议。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定期组织公开集会，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对于革命保卫委员会来说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如果他们想要协助正确执行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的话。因此，在宣传工作中，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决策将向群众进行解释。所有旨在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也将得到解释。革命保卫委员会必须与城市和乡村的人民群众一起，与他们的敌人以及自然的逆境作斗争，以改变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状况。
3. 革命保卫委员会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体现了我们革命的一个特点：严谨。因此，他们必须制定连贯且宏伟的行动计划，并要求所有成员严格执行。

自 8 月 4 日这个对我们人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响应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沃尔特人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革命保卫委员会。于是，革命保卫委员会在村庄、城市街区纷纷涌现，很快在工作场所、各部门、工厂以及军队中也相继成立。这一切都是群众自发行动的结果。现在，我们需要努力在明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内部结构建设，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目前，全国革命保卫委员会总秘书处正在为此努力。在等待基于已积累的经验正在进行的反思工作得出最终结果期间，我们将仅勾勒出革命保卫委员会运作的大致框架和总体指导原则。

成立革命保卫委员会的首要目的是实现权力的民主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因此成为人民行使源自全国革命委员会下放的中央权力的地方机构。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革命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它是整个革命架构的领导机构，其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基于下级机构服从上级机构，其中最高级别的是全国革命委员会，所有组织都隶属于它。另一方面，这种集中制仍然是民主的，因为在所有级别选举原则都是必须遵循的，并且地方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问题上享有自主权，当然这要在遵循上级机构制定的总体指导方针的前提下。

革命保卫委员会中的革命道德

革命旨在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改造社会。它旨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沃尔特人，拥有令人钦佩的道德和社会行为，能够赢得群众的钦佩和信任。新殖民统治使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种腐朽状态，我们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将其净化。

然而，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战士们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行为方式，为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自身的质的转变。如果那些本应成为革命工匠的人自身没有发生质的转变，那么要创建一个摆脱腐败、盗窃、谎言和普遍个人主义的新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言行一致，注意自己的社会行为，以免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正伺机而动。始终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将使我们避免一切错误。

必须谴责和打击某些怀有反革命梦想的激进分子的行为，他们企图通过革命保卫委员会谋取财物和利润。必须消除风头主义。这些不足之处越早得到纠正，对革命越有利。

在我们看来，革命者是那些在承担赋予他们的任务时，既坚定又谦逊的人。他们完成任务时不炫耀，也不期待任何回报。

最近我们发现，一些积极参与革命的人，原本期望因此获得特殊待遇、荣誉和重要职位，因愿望落空而心怀怨恨，便进行破坏工作。这证明他们从未真正理解革命的真正目标。进行革命不是为了简单地取代被推翻的旧权贵。参与革命不应出于报复性的动机，受渴望获得有利地位的驱使：“你走开，我要取而代之。”这种动机与八月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怀有这种动机的人，要么暴露了他们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本质，要么就是危险的反革命投机分子。

全国革命委员会希望在所有人心中树立的革命者形象，是与群众融为一体、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战士。他摒弃任何对群众的轻蔑态度。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要求群众服从和屈从的主人。相反，他向群众学习，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建议。他摒弃反动官僚的专制方法。

革命与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截然不同。它需要纪律和堪称典范的行为准则。各种破坏行为和冒险行动，非但不能通过赢得群众的支持来加强革命，反而会削弱革命，使无数群众远离革命。因此，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增强对人民的责任感，努力赢得尊重和钦佩。

这些不足之处往往源于对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无知。为了防范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革命理论。理论研究能提升我们对各种现象的理解，为我们的行动指明方向，并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的假设。我们现在必须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并努力成为鼓励他人效仿的榜样。

实现沃尔特社会所有领域的革命化

迄今为止相继出现的所有政治政权，都曾努力制定一系列措施，以更好地管理新殖民社会。这些不同政权所做的改变，归结起来不过是在新殖民权力的延续中组建新的团队。没有一个政权愿意，也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对沃尔特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失败了。

八月革命的目标不是在上沃尔特再建立一个政权。它与迄今为止所有已知的政权彻底决裂。其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的沃尔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具有革命意识的沃尔特公民将成为自己幸福的创造者，这种幸福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相称。

为此，这场革命将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不会幸免，这令保守和反动势力极为不悦。

对所有领域、所有活动部门进行革命化，这是当前的行动口号。基于如此明确的指导方针，每个公民，无论处于何种阶层，都必须着手对自己所在的活动部门进行革命化。

目前，革命变革的理念已经涉及以下几个领域：1. 国家军队；2. 妇女政策；3. 经济建设。

1. 国家军队：在民主人民革命中的地位

根据上沃尔特革命的国防理论，一个有觉悟的民族不会将保卫祖国的重任托付给任何一群人，无论他们能力如何。有觉悟的民族会自己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武装力量只是比其他民众更专业的一支部队，负责上沃尔特的国内和外部安全任务。同样，尽管沃尔特人民的健康是人民自己以及每个沃尔特人个人的事情，但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一个更专业的医疗团队，他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公共卫生问题上。

革命赋予国家武装力量三项使命：

1. 有能力抗击一切内外敌人，并参与其余民众的军事训练。这意味着要提升作战能力，使每一名军人都成为称职的战斗人员，而不再是过去那支仅仅是一群领薪人员的军队。
2. 参与国家生产。事实上，新一代军人必须与所属的民众同甘共苦。靠财政供养的军队时代已经结束。从今往后，除了武器操作，他们还将投身农田，饲养牛群、羊群和家禽。他们将建造学校和诊所，并负责其运营，维护道路，通过空运运送信件、病人和农产品。
3. 将每一名军人培养成革命战士。再也不能假装军队可以保持中立和不参与政治，而实际上却让它成为反动派的堡垒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保障！

我们国家的军队再也不能像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外国雇佣军那样行事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通过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培训，我们的士兵、军士和军官投身于革命进程，将不再是潜在的罪犯，而是成为有觉悟的革命者，像鱼在水中一样融入人民之中。

为革命服务的国家人民军队，不会容纳任何蔑视自己的人民、侮辱和虐待人民的军人。一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就是我们将取代新殖民军队而建立的新型军队。旧的新殖民军队是反动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真正的压迫和镇压工具。从军队的内部组织及其运作原则来看，这样一支新型军队将与旧军队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取代士兵对长官、下级对上级的盲目服从，将发展出一种健康的纪律，这种纪律虽然严格，但建立在人们和部队自觉认同的基础之上。

与受殖民思想影响的反动军官的观点相反，军队的政治化、革命化并不意味着纪律的终结。政治化军队中的纪律将有新的内涵。这将是一种革命纪律。也就是说，这种纪律的力量源自军官和士兵、军衔高者和军衔低者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具体任务和各自的职责。基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军队干部必须尊重自己的下属，关爱他们并公平对待他们。

在这里，革命保卫委员会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军队中的革命保卫委员会战士必须成为不懈的先锋，致力于建设民主人民国家的国家人民军队，其主要任务将是：

1. 在国内层面，捍卫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维护革命秩序，保障民主和人民权力。
2. 在国际层面，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2. 沃尔特妇女：在民主人民革命中的角色

我们社会悠久的传统使妇女沦为苦力。新殖民社会的所有弊病，妇女都要加倍承受：首先，她们遭受与男子相同的苦难；其次，她们还要承受来自男子的其他苦难。

我们的革命关乎所有受压迫者，关乎当前社会中所有被剥削的人。因此，它自然也关乎妇女，因为妇女受男子统治的根源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体系。革命通过改变压迫妇女的社会秩序，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创造了条件。

我们社会中的妇女和男子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和统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进行着同样的斗争。革命与妇女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谈论妇女解放并非出于慈善或人道主义冲动，而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必要条件。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在沃尔特妇女中塑造一种新的心态，使她们能够与男子并肩承担国家的命运，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样，改变男子对妇女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直到现在，妇女一直被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革命通过赋予妇女责任，为释放妇女的战斗主动性创造了条件。全国革命委员会在其革命政策中，将致力于动员、组织和团结国家的所有活力力量，妇女也不会被落下。她们将参与我们为反对新殖民社会的各种障碍、建设新社会而必须进行的所有斗争。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构想、决策和执行，她们都将参与到国家生活的组织中。这项宏伟事业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妇女在各个领域都将与男子平等。

然而，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妇女解放的问题。这并非是男子和妇女之间机械的平等，比如获得男子所认可的习惯：喝酒、抽烟、穿裤子。这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含义。

这也不是获得文凭就能使妇女与男子平等或更加解放。文凭不是妇女解放的通行证。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赋予妇女责任，使她们参与生产活动，参与人民所面临的各种斗争。妇女的真正解放，是迫使男子尊重和重视她们。解放和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靠自己争取的。妇女自己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诉求，并动员起来使其实现。

在这方面，民主人民革命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沃尔特妇女能够充分、全面地实现自我。因为，如果继续剥削构成我们社会一半以上的妇女，怎么可能消除剥削制度呢？

3. 建立一个独立、自给自足且有计划的国民经济，为民主人民社会服务

自 8 月 4 日以来开展的革命变革进程，使重大的民主和人民改革提上日程。因此，全国革命委员会深知，建设一个独立、自给自足且有计划的国民经济，需要对当前社会进行彻底变革，而这一变革本身又需要以下重大改革：土地改革；行政改革；教育改革；现代部门生产和分配结构改革。

土地改革的目标将是：

- 通过更好地组织农民和在农村地区引入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 发展与区域专业化相匹配的多样化农业；
- 废除所有压迫农民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所特有的障碍；
- 最终，使农业成为工业发展的支撑点。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真正落实“粮食自给自足”的口号，这个口号由于只是空喊而缺乏说服力，已经过时太久。首先要与自然进行艰苦斗争，毕竟，在农业方面，自然对我们并不比对其他在农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民族更苛刻。全国革命委员会不会被那些庞大、复杂的项目所迷惑。相反，农业系统中的许多小成就将使我们的领土变成一片广阔的田野，

无数农场的聚集地。其次要与那些让人民挨饿的人、投机者和各类农业资本家作斗争。最后要保护我们的农业免受帝国主义的统治，防止我们的资源被掠夺，防止进口产品以仅仅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虚荣心的包装对我们的本地产品进行不公平竞争。合理的价格和农产品加工工业单位将确保农民的产品在任何季节都有市场。

行政改革旨在使从殖民统治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发挥作用。为此，必须消除所有使其弊病丛生的问题，即繁琐、麻烦的官僚主义及其后果，并对公务员制度的章程进行全面修订。改革必须造就一个成本低廉、更高效、更灵活的行政机构。

教育改革旨在推动教育和文化的新方向。它必须使学校转变为为革命服务的工具。从新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应为自己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新学校中开展的革命教育，必须向每个人灌输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沃尔特人的人格特质，使个人摆脱一切模仿行为。在民主人民社会中，学校的职责之一将是教导学生以批判和积极的方式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 and 经验。

为了消除文盲和蒙昧主义，必须注重调动一切力量，组织群众，使他们认识到无知的弊端，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渴望。任何不涉及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扫盲斗争政策都注定会失败。

至于民主人民社会中的文化，它必须具备三重特征：民族性、革命性和人民性。任何反民族、反革命和反人民的东西都必须被摒弃。相反，我们颂扬尊严、勇气、民族主义和人类伟大美德的文化将得到弘扬。

民主人民革命将为新文化的兴起创造有利条件。我们的艺术家将有充分的自由大胆前行。他们必须抓住眼前的机会，将我们的文化提升到世界水平。让作家们将自己的笔为革命服务。让音乐家们不仅歌颂我们人民辉煌过去，也歌颂其光明灿烂、充满希望的未来。

革命期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描绘现实，创造生动的形象，用美妙的音符表达现实，同时为我们的人民指明通往更美好未来的正确道路。它期望艺术家们将自己的创作才华奉献给一种具有沃尔特特色、民族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文化。

我们必须懂得从过去，也就是我们的传统中汲取精华，从外国文化中汲取积极的元素，为我们的文化赋予新的维度。

大众创作灵感的无尽源泉在于人民群众。懂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投身于人民运动，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他们一起工作和斗争，这些应该成为我们艺术家的主要关注点。

在创作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们的创作是为了谁？如果我们坚信是为了人民而创作，那么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民是什么样的，他们由哪些部分组成，他们的深层愿望是什么。

我们经济生产和分配结构的改革：这一领域的改革旨在逐步实现沃尔特人民对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有效控制。因为如果不能真正掌控这些环节，就几乎不可能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独立经济。

上沃尔特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我们人民的需求是巨大的。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所有领域进行革命变革。

因此，在卫生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援助领域，要实现的目标可概括如下：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健康服务；实施母婴援助和保护政策；通过增加疫苗接种运动，推行针对传染病的免疫政策；提高群众对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认识。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卫生服务部门的革命指导下自觉参与斗争，所有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在住房领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我们必须推行一项强有力的政策，以杜绝房地产投机行为，防止通过设定过高的租金来剥削劳动者。在这个领域必须采取重要措施：设定合理的租金；快速进行街区划分；大规模建设足够数量且劳动者能够负担得起的现代住房。

全国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关切之一，是团结上沃尔特境内的不同民族，共同对抗我们革命的敌人。事实上，我们国家有众多民族，它们因语言和习俗的不同而相互区别。正是这些民族共同构成了沃尔特民族。帝国主义在其“分而治之”的政策中，竭力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挑拨它们相互对立。

全国革命委员会的政策旨在团结这些不同的民族，使它们平等相处，享有同等的成功机会。为此，将特别注重以下方面：促进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鼓励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以团结的精神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惩处制造分裂的人。

鉴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似乎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怀着必胜的决心，在革命保卫委员会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下，战胜这个挑战。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各部门计划的制定，上沃尔特的整个领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作工地，需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沃尔特人共同参与这场无情的战斗，我们将为把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繁荣、光明的国家而奋斗，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将成为国家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唯一主人。最后，我们必须确定沃尔特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我们的革命是世界和平与民主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霸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将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遵循以下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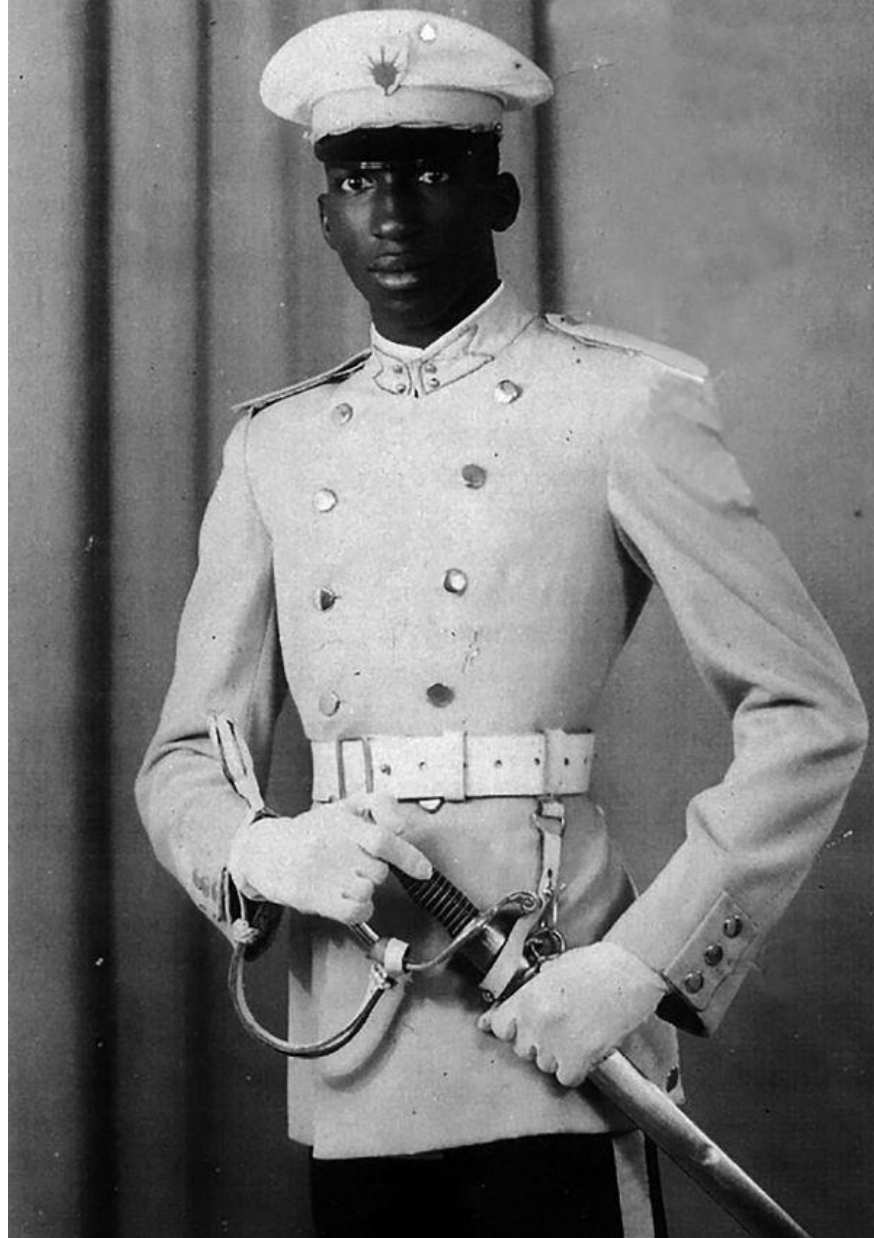
- 相互尊重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 互不侵犯；
- 不干涉内政；
- 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

我们的战斗团结和支持将给予那些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支持尤其针对：

- 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
- 为收复本国领土而斗争的撒哈拉人民；
- 争取民族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

在我们的斗争中，非洲的反帝国家是我们客观上的盟友。由于我们大陆上正在形成的新殖民联盟，与这些国家的接近变得十分必要。

民主人民革命万岁！
全国革命委员会万岁！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托马斯·桑卡拉，年轻警官”（DR）。

从现在开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做出他们的裁决

1984 年 1 月 3 日

布基纳法索革命彻底摧毁了司法机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照行政管理机构和革命防御委员会（CDR）组织形式建立的金字塔式人民法庭体系。

在这个体系的顶端，是革命人民法庭（TPR）。本次演讲为其首次开庭仪式致辞。它们的管辖权涵盖政治犯罪与轻罪、危害国家内外安全的犯罪与轻罪以及挪用公款等罪行。在体系的底层，是和解人民法庭（TPC）。在乡村和街区，这些法庭取代了源自传统酋长制度的习惯法庭，负责处理邻里纠纷和轻微犯罪。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案件要么由省级人民法庭审理，要么由地区上诉人民法庭审理。此时，上诉人民法庭除了有革命防御委员会的代表外，还有两名专业法官。

在国家层面，经济成果也十分显著。1985年初，在16次庭审中，有139人受审，其中33人被宣告无罪。经济处罚金额总计达7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其中30亿已经追回。这些法庭使得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政府希望审判权贵并追回被挪用的资金。但这还远远不够。庭审对公众开放，并通过广播进行现场直播，很多民众都通过收音机收听。这不仅是为了揭露和瓦解整个掠夺财富的体系，正如托马斯·桑卡拉在1985年8月4日的演讲中所说，也是为了助力开启“一种新的道德和伦理”。批评之声很快就会出现，因为被告被剥夺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托马斯·桑卡拉在演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在他看来，旧体制的种种手段和程序阻碍了法庭实现真正的正义。

1985年3月，革命人民法庭（TPR）开始在国际上声名远扬。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的三名领导人，穆罕默德·迪亚瓦拉、穆萨·恩贡和穆萨·迪亚基特，站在了革命人民法庭（TPR）的被告席上。他们被指控挪用了6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托马斯·桑卡拉前往马里将他们逮捕，并押解至布基纳法索受审。这一引人注目的行动再次将聚光灯聚焦在这位总统身上，他显然与大多数非洲领导人截然不同。他们的律师拒绝参与庭审，尽管他们有权以证人身份出庭。

随后，一场国际运动对这一特别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许多新闻媒体以及该地区的领导人，如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和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都参与其中。这些领导人很可能是这些涉案人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幕后推动者。对托马斯·桑卡拉来说，这是为了向非洲各国人民证明，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司法追究。而对于该地区的领导人而言，这是一种侮辱，尤其是对他们权力所依赖的体制的挑战，这个例子可能会给他们统治的人民带来“不良想法”。

托马斯·桑卡拉遇害后，新政府急于为大多数被审判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然而，由于没有后续审判，我们真的无法确定这些人中哪些是有罪的，哪些是真正无辜的。

各位机构负责人，

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

革命政府的同志们，

民主人民革命的积极分子同志们，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阁下：

整整十七年前的今天，沃尔特人民怀着革命的热情涌上街头，向那些一直压制、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人喊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挪用公款者！”“打倒让人民挨饿的人！”十七年后的今天，沃尔特人民走上街头，要求“面包、水和民主”。

1966年1月3日，沃尔特人民集体奋起，将我国反动腐败的资产阶级推上了被告席。这个资产阶级在利用人民作为跳板夺取政权后，便对人民弃之不顾，疯狂地积累不义之财。

时至今日，沃尔特人民仍在控诉。

沃尔特人民控诉并要求执行人民的判决。如今，为了实现其长久以来表达的深切愿望，沃尔特人民打造了一个恰当的工具：革命人民法庭。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从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民做出判决。从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民对所有那些以人民的苦难为食的政治渣滓、所有那些一直侮辱、以无数种方式欺凌人民的无赖给予严厉的惩罚。

沃尔特人民控诉，世界为之颤抖。

剥削者、掠夺者以及所有从新殖民主义体系中获利的人的世界在颤抖，因为如今掌握自己命运的沃尔特人民想要实现正义。

革命人民法庭的法官同志们，选择1984年1月3日这一庄严的日子来开庭，你们不过是在重拾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人民觉醒、反抗反动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统治与剥削的关键时刻，而这些反动阶层和阶级正是帝国主义在当地的真正支柱。

革命人民法庭的设立是合理的，因为沃尔特人民希望用它来取代传统法庭，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实现劳动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切实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

革命人民法庭的法官是从工人中挑选出来的，而且仅由工人挑选，他们肩负着实现人民意愿的使命。为此，他们无需了解那些旧法律。因为他们来自人民，只需遵循人民的正义感即可。

在没有成文法典的情况下，他们只需依据革命法律，摒弃新殖民主义社会的法律。

我们的革命，即八月革命，以摧毁官僚国家机器为目标，并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代表权。这充分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我们建立的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要民主。

然而，我们必须预料到，革命人民法庭的设立会遭到国内外敌人的攻击。

毫无疑问，他们会将其视为镇压甚至是政治迫害的工具。他们肯定会叫嚷这是对人权的践踏。但没关系！我们的人民正义与剥削者和压迫者掌控国家机器的社会中的正义截然不同。我们的人民正义旨在揭露并公开那些侵害人民的罪行背后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内幕，让人民认清其本质，从而汲取社会道德和政治实践方面的教训。革命人民法庭的判决将向全世界揭示新殖民主义政权的疮痍，提供批判的素材，并为建设新社会提供要素。

因此，通过对社会经济和道德罪行的审判，这是一场政治审判，是对新殖民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的质疑。

通过对个人的审判，这里受到审视的是整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审判过程中的辩论必须具有教育意义，要在庭审现场和媒体上向广大民众做出解释。由此得出的判决必须发人深省。资产阶级反动道德的虚伪之处在于，他们对少数人的定罪表现出愤怒，而对一个在贫困、饥荒和蒙昧中挣扎的民族遭受的集体屠杀却保持着默契的沉默。

我们审判一个人是为了让数百万人民恢复他们的权利。因此，我们是坚定的人权捍卫者，捍卫的是全体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某个人的权利。我们用全体人民追求社会正义的革命道德，来对抗少数剥削腐败者不道德的“道德”。

凭借这种革命合法性，全国革命委员会（CNR）邀请革命人民法庭的法官同志们，要保持冷静和革命良知，不偏激但坚定，不感情用事但清醒，有洞察力但不迁就，以维护我们革命的成果。

我们在两种法律形式中做出了选择：一方面是人民的革命法律，另一方面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旧反动法律。你们被要求实现的正义，源自我们革命的民主原则。为人民、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民主，这就是革命人民法庭活动的基础。

你们应该感到自豪。为被选中并被赋予从各方面开创一项创新事业的使命而自豪。

让那些所谓纯粹民主的支持者去哀号和推诿吧。让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去愤怒和震惊吧，他们都是些拘泥于程序和礼仪的形式主义者，还没有看穿这些对人民具有迷惑性的意图。那些身着长袍、头戴法冠，有时甚至戴着假发的法官，在我们革命者眼中，就像滑稽的木偶，尤其是当我们觉得他们亲近人民却又想脱离自己的职业群体时，我们会对他们产生同情。

的确，反动政权下，是反动的司法。我们理解一位进步甚至是革命的法官在被迫适用违背其内心政治信念的法律条文时的痛苦。其他群体，比如军队，仅举这一个例子，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困境。

但幸运的是，8月4日的民主人民革命解放并动员了所有自觉站在人民一边的人的良知。

上沃尔特的广大民众在明白在一个存在剥削者统治大多数人民的社会里，正义无疑是为剥削者服务的时候，就不再受反动政客的欺骗了。我们人民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必须从根本上区别于剥削者的国家。

因此，民主国家的正义与剥削者的正义是不同的。如果说在我们国家已被埋葬的反动政治政权以及在其他地方逐渐僵化的类似政权，从来不敢也不敢对这些政治渣滓进行审判，那正是因为他们明白，在他们的反动体制中，无法建立起人民可以畅所欲言的革命人民法庭，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扫地出门。同样，他们也不能依赖传统法庭，因为传统法庭的判决只会激起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民——人民之声的合法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些不合理的做法，比如全国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的庸人们在反动的历史学家兼审讯者约瑟夫·基-泽博的“英明”指导下实施的行政拘留。

在其他地方，则是无期徒刑、终身监视居住，指望时间能让人忘记曾向领导人提出的政治问题以及领导人本应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人民及其获得正义的权利。

全国革命委员会、革命政府以及民主人民革命的积极分子们在设立革命人民法庭时就知道，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如果出现堕落分子，人民正义也必须严厉惩处。同时，每一位积极分子都知道，他的政治行动、日常行为和社会实践都将是透明的，这将迫使他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事，问心无愧。事实上，除了社会和人民真正要求和监督的美德之外，不存在其他美德。

在我们这样一个 95% 的人口是文盲的社会里，统治阶级让人民处于蒙昧和无知之中，资产阶级法律却无视常理地宣称：“任何人都不应被认为不知法律。”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有产阶级和游手好闲之辈压迫着广大民众，包括我们乡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

同样，当以同样的法律之名宣称“武力必须服从法律”时，也是如此。由于法律是为了维护和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这就意味着每当少数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武力的借口就会被搬出来。“武力必须服从法律”是剥削者们用来拒绝任何人民正义观念的既定说辞。

因此，一切都是被允许的，除了没钱聘请律师，以及只能由那些被赋予解释权的法官用一种神秘的、只有他们自己懂的语言来解读那些故意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

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武力服从法律，也就是说，最富有的人的法律、出价最高者的法律条文、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雄辩口才，总是能战胜那些总是因贫穷而“有罪”的人、那些请不起知名律师的人、那些仅仅表现出无知和文盲的人的“正当的人民权利”。

每天，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小偷被人群追赶，却跑到警察局寻求庇护，他们深信“武力会服从法律”，自己会得到保护。相反，来到瓦加杜古的农民，哪怕只是犯了一点小错，都必须躲避追赶他和警察局，因为对他来说，在这座大城市里，他看不到任何能得到

公正对待的希望。他认为警察局实际上是一个会以法律之名制裁他的地方。而且他天真地相信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信法律是无情且不可回避的。

民主人民革命必须打破这种反民主、反人民的正义。就像我们的人民在 1965 年 12 月推翻了被操纵的选举结果一样，当时反动的狂妄之徒莫里斯·亚梅奥果声称“民主地”获得了 99.99% 的选票！几天后，1966 年 1 月 3 日，我们的人民在投票箱之外、不顾选票，强行做出了不可动摇的革命判决，罢免了这个骗子。没有任何罗马法文本的注释者、法官、律师或法庭敢阻挡这股强大而不可动摇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力量。这是有原因的！

最近，在 1983 年 5 月 17 日反革命政变之后，当布莱斯·孔波雷同志与他的部队以及波城的革命人民会合，准备对篡权者进行革命反击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行动的合法性。显然，新殖民主义军队的合法性、法律条文和军事法律都受到了彻底的质疑。孔波雷同志知道，突击队和波城人民真正体现了我们全体人民最深刻的正义、荣誉和尊严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无比民主且合法。上沃尔特新殖民主义司法的任何军事条文、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行动。然而，在我们广大的革命人民眼中，这种行动是公正且合法的，因为 1983 年 5 月 17 日的反动背叛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

我们人民通过这两个例子所表达的态度告诉我们，如果与少数人的资产阶级合法性不一致，而不同时与人民不成文的道德观念完全一致，那是毫无意义的。

沃尔特人民将自己的经验与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任何法律政治手段的组合、金融封建主义的腐败把戏、对良知的侵犯、选举闹剧，都无法阻止人民正义的胜利。

同志们！只要存在压迫和剥削，就总会有两种正义和两种民主：压迫者的正义和被压迫者的正义，剥削者的正义和被剥削者的正义。民主人民革命下的正义将永远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正义，与昨日新殖民主义的正义——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正义相对立。同志们！人民必须自己行使正义，实现属于他们的正义。

当需要对那些对人民及其利益表现出极度封建式轻蔑的人给予沉重打击时，那些哀怨和鳄鱼的眼泪绝不能影响你们。相反，如果有人能让你们相信他们对人民心怀感激，因为人民对他们的严厉惩罚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罪行，那就向他们伸出援手。

让我们了解这些人。在让他们还清人民合法要求的每一分钱之后，我们将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明白，在被剥夺了巨额不义之财后，他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在我们的革命社会中，这种幸福不是别的，就是诚实劳动带来的正当收益。这种正当收益带来的尊严和自由，既不能用在瑞士或其他地方的无国籍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来衡量，也不能用证券交易所里毫无嫌疑的投机价值来衡量，更不能用在忍饥挨饿、疾病缠身和愚昧无知的人民面前炫耀的那种咄咄逼人、令人痛苦的奢华来衡量。我们引导这些可能悔改的人追求的幸福，将在于他们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并享有参与确定和切实实现人民愿望的权利，而人民也接纳并融入了他们。

同志们！革命人民法庭为古老的罗马法敲响了丧钟：这是为外来的、拿破仑式的社会法律唱响的挽歌。这种法律在我们这里造就了如此多的落魄之人，还赋予了少数阶级不合法、不公平的特权。愿瓦加杜古即将举行的庭审照亮前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在世界革命的苍穹中，正义的伟大太阳将闪耀光芒，它的万丈光芒将照亮所有那些心怀希望却不敢行动的人、那些敢于行动却不理解的人，以及那些理解却不敢行动的人的心灵。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1. 数据引自《非洲十字路口》周刊，第 871 期，1985 年 2 月 22 日。



© 泽维尔·里库：“革命三周年阅兵”，1986年8月4日。

没有人能对动员起来的人民做任何事情

BOBO-DIOULASSO, 1984年2月

这篇演讲是杰瑞·罗林斯 1984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访问上沃尔特期间在博博迪乌拉索发表的，发表于 1984 年 2 月 17 日的《非洲十字路口》第 818 期。演讲首先回顾了博博迪乌拉索的历史，这里是非洲民主联盟（RDA）主要领导人之一韦赞·库里巴利的故乡。二战后，该政党最初秉持着真正的反殖民主义立场。1950 年，在与弗朗索瓦·密特朗会

面后，托马斯·桑卡拉在这次演讲中影射但未指名道姓的乌弗埃 - 博瓦尼，与他在国民议会中结盟的共产党决裂，此后开始与前殖民宗主国的立场保持一致。

他提到的 1983 年 5 月 14 日，是当时担任总理的托马斯·桑卡拉在博博迪乌拉索向年轻人发表极具煽动性演讲的日子。他号召年轻人动员起来，对抗国内外的敌人，坚称敌人已兵临上沃尔特城下，甚至提到了雇佣军。

2 月 10 日这一天，托马斯·桑卡拉仍沉浸在 8 月 4 日战胜右翼军方的喜悦之中，演讲中提到了其中一位领导人让 - 克洛德·坎布卢。他发表了一场战斗动员演讲：必须激励民众，动员人民！

他热情洋溢地向杰瑞·罗林斯致敬，并透露了一些此前未曾公开的信息。他讲述了这位年轻的加纳上尉是如何帮助上沃尔特的革命者筹备 8 月 4 日行动的。但他没有提及的是，有武器从利比亚运来，途经加纳，以加强布莱斯·孔波雷指挥的驻扎在波城的部队。

杰瑞·罗林斯和托马斯·桑卡拉一样，都是年轻的军人，他们渴望打击腐败，恢复国家的清正廉洁。他们相互理解，志同道合。后来甚至还讨论过加纳和布基纳法索合并的事宜，两国军队还多次举行联合演习。

掌权几个月后，托马斯·桑卡拉意识到国家的发展并非易事，必须加倍努力。他希望将自己的信念传递给民众。上沃尔特曾因开发和灌溉苏鲁河谷的项目遭到融资方拒绝，该项目是在一座水坝建成后需要推进的。最终，这个项目将在没有传统资金援助方的情况下进行。他呼吁民众做出牺牲，“这是我们为自由和尊严必须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让国家摆脱贫困所需的巨额资金，牺牲将是沉重的，特别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尽管与全体人口相比他们人数不多，但工资将会降低。为了公共事业，人们还需要增加工作时长，且没有报酬。

他再次宣布启动一些建设项目。这次是机场建设，由非洲独立党领导人之一菲利普·韦德拉奥果负责。博博迪乌拉索机场的建设已经开工，但尚未完工，奥罗拉拉的一条跑道已建成。当地居民带着简陋的工具前来，加固了一条红土跑道，使飞机能够降落。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今天能与你们——西亚的民众相聚在此的激动心情。

对我以及许多陪同我的人来说，来到博博迪乌拉索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次真正的朝圣之旅。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感激之情踏上这趟旅程，因为无论鸟儿能飞多高，最终都必然会回到地面。有人曾说，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只在瓦加杜古发号施令，为其他地区做决定，而博博迪乌拉索只能等待。等什么？等谁的决定？

当我们以人民的名义发言时，就绝不能让部分人民去等待某个团体的任何决定。我们的敌人、反动派，那些在民主战场上被击败、却仍妄图通过破坏稳定、造谣和误导等手段垂死挣扎的人发起的这场抹黑行动，是不会得逞的；因为博博迪乌拉索和上沃尔特的其他地区一样，会明白全国革命委员会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与人民站在一起。

人民在博博迪乌拉索，因为就在这座城市，在那个臭名昭著的 5 月 14 日，当我们与你们交流、与人民对话时，背叛的阴谋，那些丧失尊严的人的阴谋，首先在瓦加杜古策划，随后蔓延到博博迪乌拉索。所以，当我们与你们交谈时，他们却在暗中策划反对我们。我们知道，1983 年 5 月 17 日后，一些上沃尔特人因敢于站在人民一边而被捕，我们知道博博迪乌拉索深切而痛苦地感受到了这种背信弃义。我们知道，自 5 月 17 日起，博博迪乌拉索与爱国者们并肩战斗。我们知道，博博迪乌拉索参与了那场 8 月 4 日的民众起义，这场起义最终在上沃尔特推翻了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及其同盟。

因为博博迪乌拉索深知这座城市的意义，深知它的历史，也明白它的未来。1946 - 1947 年，博博迪乌拉索是非洲民主联盟真正的发源地之一，虽然联盟的一位创始人在科特迪瓦，但博博迪乌拉索才是非洲民主联盟的首府。当我们谈及此时的非洲民主联盟，我们指的是那股真正具有解放意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民主力量。我们不是在说后来因妥协和利益博弈而沦为闹剧的那种平衡主义，正是这些因素玷污了非洲民主联盟。这意味着博博迪乌拉索有着悠久的斗争传统，即便殖民压迫势力存在，这里也一直有着坚定的战斗精神。博博迪乌拉索也是一些秘密但进步的团体的诞生地，比如共产主义战斗组织。博博迪乌拉索还是一座女性之城。正是在这座城市，上沃尔特的女性展现出了她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沃尔特的女性勇敢无畏、善于组织、富有教育精神，她们熟练掌握组织和动员的艺术，博博迪乌拉索的女性给敌人上了一堂令人久久难忘的课。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博博迪乌拉索，在向上沃尔特人民讲话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女性这一相当重要的群体，尤其是博博迪乌拉索的女性，尽管在随后的 23 年殖民统治、遗忘和背叛中，她们的斗争成果被窃取。博博迪乌拉索的上沃尔特女性是积极的战斗者。

自 5 月 17 日以来，博博迪乌拉索为我们人民的解放斗争输送了许多杰出的儿女。我们知道，一些坚定的战士从博博迪乌拉索出发，历经千难万险，前往波城，与布莱斯·孔波雷上尉会合，幸运的是，孔波雷当时不得不坚守在那里。而且，恰恰是在博博迪乌拉索，由于机缘巧合——因为机缘巧合也是革命性的，且站在斗争和正义的一方——我们的同志得以在这里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从而躲过了殖民主义者及其当地傀儡对我们设下的圈套。所以，如果博博迪乌拉索没有进步人士，如果没有对我们在第 1 号社会政治宪章下已经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和深入探讨的愿望，就不会有 5 月 17 日那次被挫败的阴谋。也就不会有 8 月 4 日的胜利，不会有波城的抵抗，因为那样就不会有布莱斯·孔波雷，也不会有这个已经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得以形成并在全国内动员起重要支持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来到博博迪乌拉索，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也感谢你们未来将要做的一切。但为了这一切，为了伟大的博博迪乌拉索城，我们需要选择

一位伟大的人物来捍卫伟大的事业，来探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位伟大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志、兄弟杰瑞·约翰·罗林斯。

在成为加纳国家元首之前，杰瑞·约翰·罗林斯首先是一位非洲人，与我们同在，为我们而战。事实上，杰瑞·约翰·罗林斯是我们中的一员，与我们的斗争紧密相连。为了证明这位加纳兄弟与我们之间这种革命性的、充满活力的联系，长期以来，尤其是5月17日之后，他与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频繁而秘密的接触。他是少数几位仍然相信革命的上沃尔特能够继续战斗的国家元首之一。他敢于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全力支持我们，敢于亲自与我们并肩作战，用他的建议、切实的支持和清晰的分析帮助我们，我们也多次秘密前往加纳。我们坚信，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人民而战斗。我们与杰瑞·约翰·罗林斯多次会面。尽管他面临着各种压力、威胁和勒索，但罗林斯从未屈服，他竭尽全力确保上沃尔特的革命取得胜利。他甚至愿意为了上沃尔特牺牲加纳的一部分利益。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生命时，这就是最真挚的爱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罗林斯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也参与了这场斗争，和我们一样，他也是8月4日胜利的共同缔造者。

在博博迪乌拉索，我们知道敌人仍在继续捣乱，我们知道人民的敌人仍在继续进行误导民众的活动。我们知道人民的敌人仍在为那些注定失败的事业进行动员。因此，各种相互矛盾、荒诞不经的谣言在这座美丽的博博迪乌拉索城流传。我们不能指责你们，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自己也相信过这些谣言。现在，我们已经清醒过来，知道这些谣言不过是谣言而已。只要城市存在，谣言就会存在。随它们去吧。有人对博博迪乌拉索说，这座城市将会被孤立；说其他族群，比如莫西人，将会独揽大权；说商人将会被封口和虐待；说复仇心切的人、叛徒、像坎布卢这样的胆小鬼以及其他那些逃跑的人即将卷土重来.....

有人竟敢说他们会回来，甚至说他们就在附近，在达尔萨拉米。所有这些都只是谣言，我们的敌人离我们很远，他们离等待着公正审判他们的上沃尔特人民很远。他们也离那些欺骗、误导他们的人很远，那些人曾假装可以帮助他们，而现在正面临着威胁.....

我们召见了法国大使，告诉他在法国的土地上存在着反对上沃尔特的势力。我们告诉他，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们让他向弗朗索瓦·密特朗如实转达，如果他热爱法国人民，就不能仇视上沃尔特人民。我们让法国大使向法国政府转达，如果自1981年5月10日以来执掌法国政权的所谓左派政府，哪怕稍微尊重一下自己的宣言，就不能一手安抚，一手打压。不能奉行“猫捉老鼠”的政策。既然猫就是猫，如果法国奉行“猫捉老鼠”的政策，又咬又哄，我们也会以猫的方式回应，因为猫就是猫；猫对老鼠是不会有怜悯之心的。我们通过法国驻瓦加杜古的代表向弗朗索瓦·密特朗传达了这些话，我们再次坦诚地、带着革命的勇气重复这些话，这是全体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如果有一天，你们信任的我们，因为害怕在任何人面前说出真相而开始动摇，你们绝不能原谅我们。人民的敌人绝不能得逞。我们知道，在博博迪乌拉索，有很多商人被骗走了数

千甚至数百万法郎。我们知道，革命的敌人埋下了黑羊、红牛、骆驼，但为了让这个阴谋完整，他们还得埋下鳄鱼。

我们只向他们提一个要求：“可怜可怜上沃尔特的牲畜吧。”停止虐待、屠杀绵羊、山羊、狗、豺狼和各种颜色的牛。因为这些鲜血永远无法打败全国革命委员会，因为如果有巫术、“妖术”存在，就会有“反妖术”。而“反妖术”，就是动员起来的人民。没有人能抵挡动员起来的人民。相反，我们给这些革命的敌人一个机会，那就是投身革命。对他们来说，博博迪乌拉索仍然是那个在选举期间上演政治闹剧的城市。我们知道，在选举前夕，即使决策在瓦加杜古做出，一切也都是从瓦加杜古精心策划的，以便尽可能地控制博博迪乌拉索的一部分或整个城市。我们不是来讨好博博迪乌拉索的。我们是来坦诚、直接地交流的。我们是来告诉博博迪乌拉索，革命正在顺利进行。我本想和你们一起总结一下自8月4日到现在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我把这个留到下次再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全国革命委员会不是来管理反动势力因我们的斗争而不得不放弃的国家机器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是来在上沃尔特发动革命、支持革命，并与你们一起组织革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与腐败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官僚机构作斗争。要与之斗争，除了清除腐朽或堕落的分子，别无他法。哪些人反对清理呢？是那些小偷，那些反对清除腐败干部的人，正是他们利用群众的无知和蒙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代表人民大众并为他们的利益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清理；我们要清除堕落、无能的干部。当然，我们会犯错，可能会误伤无辜，但是……我们要净化国家机器，杜绝所有这些不正当行为。上沃尔特公民为了拿到身份证就必须送鸡蛋、珍珠鸡、鸡和其他东西，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公务员拿了工资就应该履行职责。为了看病就得在某个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面前卑躬屈膝，这是不正常的。不。为了避免被罚款，司机就得往驾驶证里给某个警察、宪兵或军人塞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是不正常的。博博迪乌拉索市场上的商人，只要想合法、公正地销售商品，就必须贿赂海关官员才能出口货物，这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杜绝这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说，清理工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腐败分子，我们就会继续清理。我们也知道，正如财政部长巴罗同志所说，我们继承的这个体系、国家机器，是一个运转困难、负担沉重、预算极低且组织混乱的体系。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严厉，但却是公正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摆脱乞讨和依赖救济的状态，因为我们反对这种长期依赖救济的心态。我们的预算减少了，这是事实，但我们知道这个预算之前分配得不合理。所以，对于我们即将开展的重大项目，我们要求每个人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只是我们为自由和尊严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有选择。要么我们自己在工资、福利、特权方面做出牺牲，要么我们出卖自己，请求某个大国来帮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全国革命委员会，上沃尔特的革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了荣誉，坚决拒绝乞讨。这就是为什么要对特权进行限制。但我们认为，上沃尔特的工资差距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一些博博迪乌拉索和其他地方的上沃尔特人却还在艰难地为生计奔波，这是不正常的。有些人却过着富足的生活，甚至有黄油面包，还有黄油羊角面包。

我们不想再看到这种差距。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限制措施将带来人民的福祉和解放。这些措施告诉我们每个人，仅仅宣称自己是革命者是不够的。事实上，自8月4日以来，有很多人高喊：“革命万岁，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但当革命触及他们的钱包时，

他们就变成了反动派。革命体现在思想上、行动上，也体现在钱包里。那些还没有将革命理念融入自己钱包的人，只不过是粗俗的机会主义者、见风使舵的人、变色龙而已。由于前任政权的混乱和不负责任，由于他们随意借贷的方式，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事实上，那些幻想商人向他们承诺了数千美元、数百万美元、数十亿法郎用于各种项目，我们看到这些负责人在人民的背上签署合同，还说：“我们将在五年、十年、十五年后偿还。”五年、十年、十五年，如今到了还债的时候，却是上沃尔特人民在为他们的错误、失误和罪行买单。他们欠下的债务如今由上沃尔特人民来偿还，如果人民有决定权，他们一定会坚决拒绝这样的贷款和债务。如今我们不得不承受他们的轻率行为带来的后果。我们带着尊严和坚忍承受这一切，这是一种革命的坚忍。此外，你们也在关注和参与革命人民法庭的工作。

整个政府以这种方式被拖入泥潭，这是非常可耻的。有人说，是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这些人想羞辱前任官员。但羞辱他们的不是我们。当米歇尔·科普达只是说出他们在夜里与卡尼·格努穆、阿布巴卡里·瓦塔拉、萨耶·泽尔博、罗什·孔波雷等人一起策划的事情时，我们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是他们自己做的。如今，他们不得不相互揭发，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与此无关。我们只是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那些压制人民的人必将倒霉。就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如今罗什·孔波雷为了解释那些数千、数十亿的资金问题，急得汗如雨下。这不是我们的错。

当欧洲建筑公司和其他公司在上沃尔特活动时，你和我，我们并不知情。这与我们无关，我们也不关心。当有人给皮埃尔或保罗送贿赂时，你和我都没有参与。如今，他们必须为自己与欧洲建筑公司以及其他那些幻想商人的所作所为负责。指责全国革命委员会是不公平的。这不是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这是人民的正义。他们必须做出解释，还有很多阴暗的事情需要他们解释，他们会做出解释的。他们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民革命法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建立人民革命法庭。

有人说，在上沃尔特没有人能审判这些人，我们说，我们能够在上沃尔特审判这些人。我们已经做出了承诺，我们说他们都会受到审判，无论大小人物。是的，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让自己摆脱前任政权让我们陷入的困境，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让上沃尔特人民更加幸福。

你们听说过苏鲁河谷。我们决定开发苏鲁河谷，研究表明，我们需要 13 亿资金。融资方拒绝提供这笔资金，仅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在苏鲁河谷，我们将开展的农业生产会与他们的产品形成竞争。当我们在苏鲁河谷种植小麦时，从那些一直向我们销售小麦、让我们相信必须吃面包且只有面包可吃的国家的进口就会减少。正是为了避免我们对他们进行这种公平竞争，他们才不愿意帮助我们为苏鲁河大坝提供资金。我们说，即便如此，无论有没有这些资金援助方，我们都要建造苏鲁河大坝。为此，我们呼吁大家做出牺牲：首先就是从我们的工资、津贴中扣除一部分，这很正常。这还包括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平民还是军人——所贡献的劳动力。我们将一起去建造苏鲁河大坝，去挖掘。我们已经在瓦加杜古做出决定，上沃尔特各省的年轻人将轮流前往施工地。我们还说，上沃尔特的各位部长、各机构负责人都要去，每个人都要在苏鲁河大坝的工地上工作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去挖掘。我会和你们一起，所有的部长也都会去。

有人说我们反对某种宗教，我们说不是的。我们只是邀请每个人对人民负责，不要欺骗人民，不要让人民蒙在鼓里。因此，为了建造苏鲁河大坝，我们邀请天主教教会指定其成员去参加挖掘工作，上沃尔特的穆斯林、新教徒以及所有其他宗教信徒也是如此。我们不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说，如果有人此刻拒绝去为苏鲁河大坝挖掘，那他就是与人民为敌。此刻，不要说我们反对他的宗教，只要他能明白人民自会主持正义，这就够了。所以，号召已经发出，希望每个人都准备好拿起镐头、推着独轮车，去建造苏鲁河大坝。

博博迪乌拉索被誉为上沃尔特的经济之都，这是当之无愧的。但我们知道，一些反动政权，尤其是我们想到的莫里斯·亚梅奥果政权，曾试图掏空博博迪乌拉索的实质，把它变成一座鬼城。我们说不；博博迪乌拉索将不再是一座鬼城，而是一座充满生机、繁荣昌盛的城市。我们将恢复博博迪乌拉索的辉煌。但我们不像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他们来这里向你们许下种种奇迹般的诺言，只是为了让你们投票支持他们。我们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将与你们一起，依靠你们，让博博迪乌拉索重新焕发生机。很快，博博迪乌拉索就会有一家公共交通公司；你们将看到公交车在这座城市穿梭。装备部长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同志就在这里，他正着手这项工作。很快，他就会在这里安排公交车运营。而且很快，博博迪乌拉索可能还会有 DC - 10 飞机，甚至 747 飞机。博博迪乌拉索的跑道将会延长；所有飞机都能在这里降落。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满世界去乞讨人们向我们索要的 15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资金援助方不想帮助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博博迪乌拉索发展起来，周边的其他非洲城市就会相形见绌。

你们希望博博迪乌拉索发展吗？（“希望。”）

你们准备好为博博迪乌拉索的发展努力了吗？（“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为博博迪乌拉索工作了吗？（“准备好了。”）

同志们，很快，装备和通信部长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同志就会来这里组织施工。你们每个人都要拿起铲子、独轮车、镐头，去博博迪乌拉索机场挖掘，以延长跑道。其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努力寻找最终铺设沥青以及安装通信和电信设备的解决方案。所以，尽管有人拒绝帮助博博迪乌拉索，但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

这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这也告诉你们，革命不是空谈，而是行动。

同志们，让我们成为建设者，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建设好上沃尔特，那就只能把它拱手让给别人。

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会在工地上交流这些。我们还会回来。当我们在社会政治宪章下提出要在奥罗达拉开辟降落跑道以打破这些地区的封闭状态时，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上

沃尔特人民的敌人、聚集在让 - 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周围的反动分子当时就说，托马斯·桑卡拉上尉想让人把奥罗达拉芒果运给多里的富拉尼人，因为富拉尼人没见过芒果。

你们将会看到奥罗达拉和博博迪乌拉索周边其他地区将迎来各种机遇。这些机遇将有效地打破该地区的封闭状态。这也能让我们避免像现在这样被那些随意压低我们产品价格的人操控。比如上沃尔特农业和园艺合作社联盟（UVOCAM）。

上沃尔特农业和园艺合作社联盟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一个大阴谋，我们已经识破了它。在我们说上沃尔特遭遇旱灾、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怎么能理解在瓦加杜古有 400 多吨四季豆烂掉呢？这太不正常了。但我们知道是谁在这么做，也知道为什么。

这首先是因为一些掌管上沃尔特农业和园艺合作社联盟的上沃尔特人唯利是图，他们与巴黎和其他地方的蔬菜商人勾结，试图剥削农民。这也与那些航空公司有关，它们不敢——它们知道为什么——为了帮助上沃尔特而做出牺牲，当我们请求它们派一两架飞机来运走这些四季豆时，它们却不愿意。它们宁愿运送游客去其他地方游玩，也不愿运送来自上沃尔特的四季豆去销售。

我们对非洲航空公司说，谢谢。

谢谢非洲航空公司让瓦加杜古的四季豆烂掉。谢谢你们让我们和我们可怜的农民陷入困境。谢谢非洲航空公司。我们还对非洲航空公司说：上沃尔特的农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些飞机在我们的祖国飞得这么高，却与某些反动分子关系密切。

我们是非洲航空公司的成员，我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在非洲航空公司享有同等权利。所以，当非洲航空公司知道我们可能面临危机时，它没有权利对我们的困境坐视不管。如果上沃尔特出现危机，如果非洲航空公司真的想作为一家跨国公司行事，考虑到上沃尔特的利益，它甚至应该停飞所有飞机，优先运送瓦加杜古的四季豆。如果这家公司拒绝这么做，我向你们保证，无论有没有非洲航空公司，我们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运走瓦加杜古的四季豆。我们会承担起责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会有很多政治行动要开展；但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兄弟罗林斯这里，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他。

我们在此欢迎的罗林斯是一位革命兄弟，他之所以是革命者，是因为他继承了夸梅·恩克鲁玛的事业，重新点燃了那被反动分子阴谋扑灭的火焰。和他一起，我们继续夸梅·恩克鲁玛的事业。我们会净化这项事业，我们会超越夸梅·恩克鲁玛。

那些不如自己父亲有作为的人真可耻。所以我们对罗林斯说：“比夸梅·恩克鲁玛走得更远。”

我们怀揣着非洲统一的愿景，我们认为当今非洲领导人的职责是努力让非洲各国人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团结，让非洲人民意识到有必要团结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OAU）想要存续，如果它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再像敌人希望的那样。如果各国元首只是为了在亚的斯亚贝巴或其他地方相互祝贺而相聚……如果他们相聚只是为了对非洲人民面临的问题保持沉默，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只想保住权位的国家元首联盟，我们说我们不会去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加入这样的联盟。我们宁愿置身事外，远离这样的联盟，因为团结不能以任何代价来换取，不能以妥协为代价，我们应该只为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没有积极进步的活力，非统组织就无法存续，无法为非洲的事业服务。只要非统组织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至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残余势力、君主制和其他那些如今打着现代主义旗号却骗不了任何人的势力作斗争，它就无法为非洲服务。非统组织不能对纳米比亚的情况、对南非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正是因为我们的优柔寡断、缺乏支持，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战斗者应有的支持，如今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才面临重重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哥拉、在莫桑比克，那些战斗的兄弟们越来越容易被想要剥削他们的人掌控。

没有对种族隔离的坚决斗争，就没有非统组织。如果每个国家都要派出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前往南非，上沃尔特将准备好派遣自己的部队。只要我们对乍得危机不直言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非统组织。

我们怎么能接受在 1984 年的今天，战斗机和各种战争武器在恩贾梅纳部署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时，怎么能保持沉默呢？我们能接受明天这些势力在邦福拉、法达、博博迪乌拉索、瓦希古亚或库杜古部署吗？我们能接受吗？不。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乍得任由那些只相信武力的人摆布。有些落后的非洲人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乍得的问题。我们说不，这不是靠武力解决的问题。

只要给乍得人民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他们就会说出来。

幸运的是，我们赞赏法国的态度，它请求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其立场，即从黎巴嫩撤出法国军队。我们表示同意，我们将支持法国从黎巴嫩撤军，并支持由忠诚、真诚希望与黎巴嫩实现和平的部队取代法军。但我们对法国说，这一行动必须继续下去，法国必须继续在所有驻扎军队的地方撤军。也就是说在乍得也一样。我们说，如果不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没有真正的、彻底的不结盟，就不可能有非统组织，就不可能有非洲的团结。我们需要完全的独立，这意味着坚决拒绝受任何势力的控制。

我们谴责并将永远谴责美国军队对格林纳达岛的侵略。莫里斯·毕晓普被暗杀是对人民自由的犯罪。因此，当时我们召见了美国大使，向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让他向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转达：“他必须从格林纳达岛撤出军队，否则上沃尔特将采取行动，否则上沃尔特将予以谴责。”美军没有撤离，我们进行了谴责。美国人对我们施加了各种压力。

他们试图在上沃尔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接受这种讹诈。如果美国的援助要以这些压力为条件，那就不要给我们援助；我们宁愿饿死，但也要死得有尊严。如果美国的援助是以这种讹诈为条件，我们就不想要。

我们还说，拒绝美国的讹诈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卑躬屈膝地接受任何形式的讹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苏联大使说，我们不想要他承诺提供给我们的（500 吨大米）援助。我们拒绝这笔援助，因为它是可耻的、微不足道的、带有侮辱性的，因为这么一点粮食根本无法让陷入饥荒的上沃尔特人民摆脱困境。我们说不，不接受莫斯科提供的 500 吨大米援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对他说：“只要莫斯科捍卫公正的主张和原则，我们就会与莫斯科达成一致。但如果有一天莫斯科捍卫的主张不公正，我们就会表明立场并予以谴责。”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承担起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呼吁所有人，无论他们是谁，都要摆脱雅尔塔精神的束缚。我们必须超越雅尔塔，那座曾对世界进行瓜分、划分剥削和统治区域的城市。我们反对雅尔塔。如今是人民自由的时代。上沃尔特以一种彻底且无条件的方式重获独立，不受任何势力的左右。

同志们，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还想讲很多，但现在必须把话筒交给杰瑞·约翰·罗林斯，我知道你们都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发言。在把话筒交给他之前，我想请大家默哀一分钟，以缅怀昨天刚刚突然离世的这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我想说的是苏联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我们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在反对那些四处部署、威胁世界安全、和平与安宁的武器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希望他的继任者能够有效地延续他的事业，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我们知道他的斗争并不容易，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齐心协力支持他，他可能会更快地取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默哀一分钟。

谢谢大家。

现在，在我离开这个讲台之前，我想再次向博博迪乌拉索表达我们所有的感激之情。我想再次向博博迪乌拉索表达我们所有的同情和信任，相信你们会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相信你们会在革命发展委员会（CDR）中动员起来，相信你们会为上沃尔特人民的进步采取极具革命性的行动。也相信你们会在任何出现谣言误导的地方进行斗争。

有一些人从瓦加杜古被赶出来，逃到博博迪乌拉索来误导你们。他们每天都预言全国革命委员会会倒台，但全国革命委员会每天都更加骄傲、更加坚定地昂着头。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

同志，胜利属于上沃尔特人民，属于所有战斗的非洲人民。在加纳和上沃尔特，胜利属于人民。谢谢。

1. 乌弗埃 - 博瓦尼一直坚决反对科特迪瓦独立，最终他不得不比自己预期更快地接受这一事实。他更倾向于在当时被称为法兰西联盟的框架内与法国建立特殊联盟关系。
2. 这些人都是 1980 年至 1982 年期间统治该国的全国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CMRPN）的领导人。



© Fabrice Guyot, 瓦加杜古, 1986 年 3 月。

人们将了解他们的经济需求

1984 年 8 月 4 日

这篇未曾发表过的演讲开启了系列演讲的序幕，该系列共四篇演讲，在革命的每一周年纪念日发表，此次是首次集结成册。

1983 年 8 月 4 日之后，城市居民纷纷表达喜悦之情。新的领导人试图引导这股热情，立即呼吁创建革命保卫委员会（CDR）。但一切都有待开展和探索。

托马斯·桑卡拉承认，在革命的第一年，“表面上存在犹豫、摸索，狂热地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却始终没有结果，临时举措一个接一个，前后不一致且相互矛盾，这可能让我们的积极分子感到担忧”，但他将此归因于“庆祝活动”，因为没有庆祝，就谈不上革命，还归因于“情绪的宣泄”和“合理的兴奋”。这一切不过是“激励因素”，旨在让民众投入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进步，从而让民众学会动员和组织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革命的教育性、尤其是辩证性的看法。革命必须以民众觉悟提升的节奏推进，而民众自身也会随着革命成果的取得而不断进步。然而，他在演讲中罗列的成果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他重申了此前演讲中已阐明的方针：优先发展农业，消费本地产品并创建加工产业，建设基础设施以改善民众生活条件，满足基本需求，重申国家独立并恢复尊严。

在革命的第一年，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内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以非洲独立党（PAI）退出政府而告终，该党原本是支持革命的众多党派中最重要的一个。瓦莱雷·索梅领导的上沃尔特革命共产党（ULCR）与之产生了竞争，该党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在政府中，上沃尔特革命共产党只有三名部长，而非洲独立党却有五名。这个党派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稳定全国革命委员会，对其进行规范，限制军人数量，停止临时举措，更好地完善各项计划。1983年5月托马斯·桑卡拉被捕后，青年举行示威活动，革命保卫委员会总书记与身为非洲独立党成员的青年部长就示威活动的举行日期产生了冲突。

在企业中，爱国发展联盟（LIPAD）的积极分子常常颇具影响力，这是一个由仍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独立党创建的受认可的民众组织。他们在沃尔特工会联合会（CSV）中往往最为活跃，会罢免不同公司的经理。他们的行为遭到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否认，该行为被判定为无政府工团主义！非洲独立党的退出意味着革命失去了许多骨干，以及两位极具能力的部长，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和阿尔巴·迪亚洛。但总统日后会利用他们的能力，而非洲独立党成员、布基纳法索工会联合会（CSB）的工会成员则会被监禁。然而，托马斯·桑卡拉在提及工会时使用了“尊重和敬意”这样的词汇。他无疑是想继续争取他们的支持，避免发生冲突。过去一年里，在各部门和企业中创建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做法极不受工会欢迎。尤其是革命保卫委员会总书记皮埃尔·韦德拉奥果甚至暗示，它们可能会与工会形成竞争。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就在一年前，国民军和准军事部队的士兵、士官、军官，在人民以及所有筑起街垒、大规模奋起反抗人民受压迫和1983年5月17日反动政变后上台政权所代表的政策的人们支持下，不得不介入国家事务的管理，以恢复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恢复我们人民的尊严。

从那时起，全国革命委员会、革命政府和沃尔特人民开始投入工作。

面对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动员，整个世界既惊讶又疑惑：

- 他们能成功吗？
- 他们能为这个长期受辱的勤劳人民提供衣食吗？如今，这个人民终于有机会觉醒，勇敢而坚定地站出来掌控长期以来被多种压迫剥夺的命运。

的确，人们的思想曾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仅有善意和勇气是不够的；日常的重大问题，如健康、教育、失业，以及重大的经济挑战，都应由伟大的专家，甚至是所谓更有资质的政治家来应对。

刚刚过去的革命之年，表面上呈现出犹豫、摸索、狂热地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却从未有结果的状态，临时举措接连不断，前后不一致且相互矛盾，这可能让我们的积极分子感到担忧。

然而，这一切都源于这样一种逻辑：没有庆祝就没有革命。我们必须给投身革命的大众时间和机会，让他们合理地宣泄情绪。我们必须给这种无意识或情绪化的狂热支持留出庆祝的时间，甚至是狂欢的时间。

不过，我们也不时采取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既是考验，也是激励。通过修建水坝、建设8月4日城、设立索沃尔康公司（沃尔特贸易公司）商店、开展植树等集体公益工程，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动员和组织的考验。

这些激励措施是为了让人民明白，革命意味着工作、困难和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特权的措施，尽管无疑是合理的，但还是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不理解，有时甚至让那些不太坚定的人热情减退。

我们还必须确保民众充分理解口号，明白赋予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拒绝被赋予救世主般的权力，通过耐心而深入的解释和提高民众觉悟的工作，避免冒进。

简而言之，我们共同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革命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和收获。8月4日的这场革命，是沃尔特人民梦寐以求的，他们珍视这场革命，因为他们深信，这场革命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且从那以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

深信革命政府正确方向的广大民众，不断做出勇敢的举动，让那些可能仍心存疑虑的人明白，从今往后，必须依靠他们，依靠承载着他们希望的全国革命委员会，必须与革命政府打交道。

显然，布基纳法索人民与之前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的政权在诞生初期曾激发人们的真切希望，但很快就破灭了，被那些卑躬屈膝、毫无操守、只为谋取私利而非为民众服务的人背叛。

那些在幕后操控政府班子组成、紧紧抓住他们的傀儡这一虚幻梦想不放的人必须明白，在布基纳法索，代理权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布基纳法索人民，自 8 月 4 日以来，你们每天都在展现自己亲手建设自身生存物质基础的决心。你们修建了机场，建造了艺术作品、住房，修复了道路和桥梁，修建了诊所和学校；多亏了你们，苏鲁项目得以启动。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坦巴奥很快将成为现实，塞巴的黄金、科贾里的磷酸盐以及你们地下已发现或有待发现的众多财富也将为你们所用。

自 8 月 4 日以来，由于动员起来，你们在卫生、住房、教育、交通和分配领域取得了胜利。你们的文化日益活跃和繁荣。多亏了你们，我们的财政状况更加健康、体面，拒绝了出卖和乞讨行为，尤其是能够保证公务员的工资发放。

我们的税收收入有所改善，海关也致力于净化自身。

我们共同结束了政府的犹豫不决，这个政府在 1983 年 5 月 17 日诞生后，还竟敢自诩为“人民拯救委员会”。

我们开始对社会进行道德重建，对国家机构和所有领域的生活进行革命化改造。

你们坚定地承担起发展的任务。

一些媒体，或是消息不灵通，或是受我们所抗争的财阀势力收买，把我们描绘得面目全非，加剧了人们对布基纳法索的困惑和不信任；但现实却截然不同。

勤劳的布基纳法索人民，你们尊重并重视工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首要组织，是所有真正革命的先锋。在做出重要的国家决策时，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最近针对由上沃尔特非洲教师全国工会（SNEAHV）反动领导层发动的亲帝国主义罢工参与者所采取的措施，证明全国革命委员会并非盲目行事，而是以迅速、清醒、有洞察力、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对外事务方面，我们恢复了尊严。我们积极、审慎且警惕地参与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

我们用现有的武器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作斗争。

最后，我们向一些被前政权禁止交往的国家开启了外交大门。

布基纳法索人民，在取得这样一份你们有理由感到自豪的成就清单之后，但这份清单也凸显了我们仍需完成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新的革命之年伊始，你们看到了哪些前景呢？

你们的勇气、工作热情、高度的尊严感和荣誉感，都是充满希望的理由。为了巩固你们的希望，我们将完成重大经济项目，实现重大平衡。经济和社会革命委员会（CRES），其研讨会已勾勒出大致轮廓，很快将成立，成为权力的合作伙伴，以便将经济领域的参与者纳入考量。

将制定一项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这是我们继承下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以革命者的身份直面它，失业问题将急剧恶化。

我们将通过明确民主人民革命（RDP）的政治路线，确保人民权力的巩固。

革命保卫委员会的章程将用于纠正组织上的不足。然而，作为行动指南，它们必须根据我们人民的革命经验进行修订和调整。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完善它们。

在最高政治层面，全国革命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巩固其领导作用，防止迷失方向、出现偏差以及受到小资产阶级侵蚀性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民掌握着武器，军队的守护者回到人民身边，这只是他们回归本源的正当之举。

正是这种人民防御学说，使我们如今能够组建非洲规模最大、动员程度最高且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之一，而且这不会对我们的预算产生影响。

人民将构想自身的经济需求，通过新兴的经济体确定新的目标，直接生产和管理自己的物资。

索沃尔康公司商店和 8 月 4 日城的运营将成为典范。

革命银行联盟（UREBA）将成为支持这些从 1984 年 10 月到 1985 年 12 月的民众发展计划的工具。

我们对未来经济的这一构想反过来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全国革命委员会选择将农业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和主要推动力。选择农业部门作为我们发展的引擎有几个理由：

1. 到目前为止布基纳法索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种战略优先投资于最盈利的部门，期望这些投资的努力能够累积起来，推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衡，以及城乡人口之间的社会不平等。

同样，大多数工业和商业活动集中在主要城市中心（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

2. 布基纳法索经济本质上是农业经济。实际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90%。

独立二十三年后，沃尔特经济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其内在的无法实现人口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换句话说，目前的农业粮食生产甚至无法让每个布基纳法索人每年消费 180 公斤谷物，而这是普遍认可的标准。

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农业作为发展引擎的意愿，与过去不同计划给予农村地区的优先事项毫无关系。

通过这一选择，全国革命委员会旨在真正将投资和现代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主要是为了促进粮食生产。

没有这种现代化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显著且可持续的社会进步。这一政策将基于提高农业产量、有效开发所有可开发的土地，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关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主要是要实施土地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农村世界，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农业和畜牧业的融合。

通过为农村生产者（农民和牧民）制定有回报的价格政策，来维持和增加农业产量。

在水利方面，将给予特别关注。水的掌控不仅是实现预期农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也是人类一般经济活动发展的关键。我们的水政策总体上有两个目标：到 1990 年，为农村地区每人每天提供 20 至 30 升饮用水；通过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农业发展。

在实现后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将根据相关人口的财政能力和技术水平，优先建设小型蓄水设施。我们对这些中小型项目的优先考虑，丝毫不会降低像巴涅、苏鲁和孔皮恩加这样的全国性大型农业开发项目的重要性。

创建利用当地农业原材料的农产工业，将是农业不可或缺的支撑。

全国市场结构的调整将以优先消费我们自己在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和农产工业产品为导向。在这方面，所有与新殖民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残余相关的模仿行为都将受到系统打击。

只有实施这样的经济政策，我们才有可能切实且积极地改变以下统计数据：

- 最终实现国家在基本消费品（特别是粮食）和生产资料（如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方面的自给自足；
- 确保为劳动大众提供卫生、教育、住房和文化等重要社会基础设施；
- 通过恢复重大经济和金融平衡，特别是逐步减少商业和金融依赖，消除我们的经济依赖。

革命将更加明晰，其路线将得到巩固。全国革命委员会将得到更好的组织。将设立新的革命保卫委员会办公室。

我们将鼓励妇女在革命组织中团结起来。如果说过去有人强调草原提供了视野开阔、避免绊倒的优势，他们却忘了提及可能存在的弊端，即让男人们毫无限制地四处游荡、胡思乱想、zigzaguer（该词可能有误，疑似“曲折前行”之意）。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设定一些我们认为必要的限制。在“社会进步公约”（CSP 12，此处推测 CSP 含义）下，这些限制曾约束了道德方面的散漫和错误行为的可能性。但那仍像是一条宽阔的大道。现在，有了全国革命委员会，这条大道已缩窄成一条紧绷的细线，消除了偏离正确路线的任何可能性。有些布基纳法索的干部常常忘记，如果他们能够上学、获得奖学金，那是因为人民做出了牺牲，他们欠人民一切。

我们即将采取的新节奏对所有劳动者、所有公务员、所有干部都将提出极高要求。我们期望他们在被赋予的任务中展现出更多的奉献精神，具备更多的主动精神，成为能够在学校和大学模式之外不断进步的人，成为具有积极的不墨守成规精神的人。

全国革命委员会向所有人开放，包括所有因无知而反对过它的人。所有失去特权的人，那些父母受到过制裁的人，以及那些失去个人权力天堂的人。

全国革命委员会虽不是一个筛子，但向所有善意之人、所有爱国者开放，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地采纳并践行民主人民革命的路线。

我们的劳动者必须通过他们的组织（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工会），切实准备好在工地、工厂中承担起责任；这样，他们就能从选举中的普通群众，转变为有意识的行动者和布基纳法索经济的主导推动者，迈出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第一步。

工会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更加重视那些走在革命道路上的工会，重视所有实践反帝国主义的工会。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工会是相辅相成的，而最能在实际中捍卫劳动者物质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将赢得他们的信任。

布基纳法索人民，面对那些尚未明白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是一股不可抗拒力量的人，保持警惕是一项革命要求。

我们的敌人，我们人民的敌人，必须明白他们已被最强大的对手打败，这个对手就是人民，他们永远无法向人民进行任何报复。

我们已经表现出了耐心，极大的耐心。但如果暴力是让他们明白道理的唯一手段，全国革命委员会将责无旁贷地对他们施以最严厉的手段。

我们对敌人要坚定不移，对民主人民革命路线的错误解读、侵蚀性现象以及所有通过自身行为破坏革命大厦的人，我们同样要坚定不移。

越来越多的人坚决地、犹豫地或迟疑地加入民主人民革命。这令人鼓舞。

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些布基纳法索人在他们的人民奋勇向前时，却有时间进行空洞的理论探讨。

不过，一些批评对我们是有益的，尤其是当这些批评伴随着毫无瑕疵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社会实践时。我们希望严谨的科学精神能让我们迟早与那些尚未明白革命除了所有理论之外，更是对现实和生活的革命性变革的人达成共识。

在这个重大的周年纪念日，我的思绪也飘向那些前辈；那些被非革命分子通过错误解读而仓促定罪的前辈，他们被诅咒，被视为革命的弃儿。我申明，前辈们在革命中也有自己的位置，革命需要他们积极而充满活力的经验。我们邀请他们在社区、地区、村庄组织起来，我们邀请他们迎接这个未来的重大挑战，在客观限制范围内，他们仍然能够并且必须做出很多贡献。

作为革命的人民，布基纳法索人珍视和平，珍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不是优先发展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努力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作为广大民众力量的布基纳法索认为，世界和平只能源于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友谊。我们坚信，热爱自己人民的人必然会热爱其他人民。相互关爱的人民不会相互争斗，也不会相互威胁引发世界末日。

在我们的开放政策中，我们将与所有人接触。很多人已经热情欢迎我们。我们也将与其他国家、政权以及政治倾向各异的领导人接触，尤其是那些对我们人民态度摇摆不定的人。即使是对那些带着犹大之吻等待我们的人，我们也必须与他们接触，但要保持警惕，带着批判精神、战斗精神，摒弃一切失败主义情绪，致力于拉近我们各国人民的距离。至于那些故意选择支持布基纳法索人民敌人的人，我们坚信，他们自己的人民会在他们实施有害和反人民的计划时阻止他们，然后我们会要求他们做出解释。

布基纳法索无意给任何人上课，因为它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教训。它从经验中明白，革命是无法输出的。但它也知道，它的革命是世界上所有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它愿意与大家分享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布基纳法索永远不会支持以讨论个人或机构的利己利益而非各国人民利益为目的的会议。它将通过具有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性质的国际组织，坚定地捍卫其革命路线。

在这个重大的周年纪念日，我们要向所有为革命的到来而努力的布基纳法索人以及所有组织表示祝贺。我们深情缅怀在 1983 年 8 月 4 日那个夜晚在战场上牺牲的杰出烈士。同样，我们也缅怀在 1983 年 8 月 4 日之前和之后，为孕育或已经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人们，他们曾参与过相关的斗争。

我们祝贺布基纳法索的青年积极参与动员并保持警惕。我们祝贺军队成功地将反动结构彻底转变为革命堡垒，甚至敢于挑战特权。我们相信，军队会凭借自身的主动性，以新的牺牲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惊喜。

我们祝贺布基纳法索的青年（原文此处“burki”疑似拼写错误，应为“burkinabè”），尽管传统压力巨大，但他们仍为自身所在领域的解放以及全体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祝贺农民、爱国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以及所有坚决或不那么坚决地支持革命的人们。

我们感谢世界上所有声援我们革命的人民。我想说，我们与那些理所当然地和我们一同为共同的敌人的失败而欢庆的国家共享这份喜悦，他们持续的声援驱散了那些敌人每天都妄图将我们禁锢其中的孤立之梦。然而，这份喜悦并未让我们沉醉到忘记那些仍在为摆脱 1983 年 8 月 4 日我们已摆脱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人们的处境。

布基纳法索的同志们，有些同胞让我们非常失望。甚至在革命诞生之前，就有人宣称要与之敌对。革命诞生后，敌意便显现出来。我们曾给他们警告。我们让他们居家反省，希望最终能得到他们的理解。我们的宽容却被指责为感情用事。尽管我们伸出了橄榄枝，他们的阴谋和手段却仍在继续。我们不得不将其中最顽固不化的人关押起来。唉，他们恶意破坏稳定的企图引发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阴谋。他们动摇了我们的和平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让我们顺应人民的意愿采取行动。最终，我们对他们的罪行给予了严厉的制裁。

然而，我们所展现出的这种坚定，并不妨碍我们倾听、观察，并继续尝试挽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释放一些人作为测试，他们对民主人民革命路线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仍被关押者的命运。

布基纳法索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理解这一切，并保持警惕。

布基纳法索人民，祝你们节日快乐，革命周年快乐。

我们的人民永享荣耀。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上沃尔特于 1984 年 8 月 2 日更名为布基纳法索。沃尔特工会联合会（CSV）更名为布基纳法索工会联合会（CSB）。

人民拯救委员会的第一个阶段（1982 年 11 月 7 日 - 1983 年 1 月 11 日），在此阶段结束后，托马斯·桑卡拉成为总理。



© Amidou Kabré, “瓦加杜古”，2013 年 6 月 29 日。

自由被征服

纽约，1984 年 10 月 4 日

自 1983 年底起，上沃尔特（1984 年 8 月 2 日更名为布基纳法索）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此次演讲是一系列密集外交活动的成果，这些活动促使托马斯·桑卡拉走访了众多非洲国家，他希望成为这些国家的代言人。他是首位正式访问西撒哈拉的国家元首，

访问时间是 3 月底，此前布基纳法索承认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简称“西撒国”）。7 月，由于美国在南非问题上屡次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表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群岛相关问题上，他虽未指名道姓，但明确表达了对法国的反对立场。

他提议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以实现其民主化，同时重申对联合国的信任。在踏上美国国土参加联合国第 39 届大会前夕，他中途在佛得角停留，之后前往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会谈。

他利用在纽约的停留时间，与非裔美国人社区建立联系，该社区的代表将参加在瓦加杜古举办的泛非电影节。他紧接着在哈莱姆发表了两次演讲。第一次是在第三世界商业中心举办的布基纳法索艺术展览开幕式上。他在那次演讲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白宫位于黑人的哈莱姆。”他还首次宣布计划创建一个以黑人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中心，该中心将被命名为“黑人民族研究所”。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个计划未能顺利开展，后来布莱斯·孔波雷任由它逐渐夭折。第二次演讲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在热情的听众感染下，他情绪激昂，做出了一个挑衅性的举动：他拿出武器并宣称：“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准备好对抗帝国主义。请相信这不是玩具，这些是真子弹。当我们射出这些子弹时，那将是针对帝国主义。”

他在联合国的演讲富有激情，同时在西方列强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所有冲突中，都表明了坚定的立场。作为一个贫穷小国的代表，他毫无畏惧地直接谴责西方与南非及以色列的勾结。托马斯·桑卡拉在此表达了对贫困、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展现了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他成为了受压迫者、无声者的代言人。

据别人告诉我的情况，他的一位助手在飞机上给他带来了一份演讲稿初稿。在整个行程中，他一直在修改这份演讲稿，最终完成了这篇堪称完美的文本。我们可以认为，他在古巴的经历对演讲稿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电影制片人巴卢富·巴库帕·坎因达曾制作了最早一批关于托马斯·桑卡拉的纪录片之一，他告诉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曾试图获取这段联合国演讲的影像资料，但没有成功。歌手阿瓦迪在制作“非洲总统”项目时也尝试过，同样没有成功！就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知在国家电视台的档案中找到了另一份关于这次演讲的影片资料！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
尊敬的国际社会代表们：

我来到这里，向大家致以一个面积 27.4 万平方公里国家的兄弟般的问候。在这个国家，700 万儿童、妇女和男子，再也不愿因无知、饥饿和干渴而死去。然而，在作为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来到第 39 届联合国大会，代表一个民族发言。这个民族在祖先的土地上，从此选择坚定地肯定自己，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无论是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毫无任何心理负担。

最后，我受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来表达我国人民对议程上各项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构成了 20 世纪末撕裂世界根基的悲惨事件的脉络。在这个世界里，人类被卷入一场残酷的闹剧，被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争斗所撕裂，被武装团伙肆意践踏，遭受暴力和掠夺。在这个世界里，一些国家无视国际司法，指挥着那些靠抢劫为生、从事卑鄙非法交易的非法武装组织，他们手持枪支，为所欲为。

主席先生，
我无意在此阐述教条。我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预言家。我不掌握任何绝对真理。我唯一的愿望有两个：其一，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代表我的人民——布基纳法索人民发言；其二，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广大被剥夺者”的心声。这些人属于那个被恶意称作“第三世界”的群体。即便可能无法让所有人理解，我也要说出我们奋起反抗的理由。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对联合国的重视，我们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如同我们对自身责任的清晰认知一样坚定而强烈。

当看到昔日的上沃尔特，如今的布基纳法索，与这个被人轻视的“第三世界”联系在一起，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在各国正式独立之时，其他“世界”创造了这个概念，以便更好地实现我们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我们想要融入其中，但绝不是要为这段历史上的巨大骗局开脱，更不是要接受成为“养尊处优的西方世界的落后边缘”。我们要明确表达自己作为亚非拉三洲大家庭一员的身份认同，作为不结盟国家，我们坚信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三大洲在反对共同的政治掮客和经济剥削者的斗争中，有着特殊的团结纽带。

承认我们属于第三世界，用何塞·马蒂的话来说，就是“要宣称，世界上任何人受到的任何打击，我们都感同身受”。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逆来顺受。然而，我们的容忍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侮辱。但那些恶人的心肠并未因此变软。他们践踏正义的真理，背叛基督的教诲。他们将基督的十字架变成了行凶的棍棒。他们披上基督的外衣后，却撕裂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歪曲了他的教义，将其西方化，而我们原本将其视为普世的解放福音。于是，我们看清了阶级斗争的本质。我们再也不会默默忍受侮辱。

必须明确宣告，只有彻底摒弃过去二十年来那些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所有模式，我们的人民才会有希望。不拒绝这些模式，我们就没有出路；不打破这种束缚，就谈不上发展。

此外，所有那些“新思想领袖”，被数以十亿计衣衫褴褛的人们的崛起所惊醒，被这些饥饿人群对他们安逸生活构成的威胁所吓倒，开始重新调整他们的言论，焦虑地四处寻找新

的奇迹般的理念，为我们的国家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只要看看无数研讨会和学术会议的众多文件，就足以明白这一点。

我绝无嘲笑这些真诚的知识分子的耐心努力之意。他们目光敏锐，看到了所谓“发展专家”在第三世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所担心的是，看到他们的诸多努力成果被各种“普洛斯彼罗”窃取，变成了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个经过粉饰的奴隶制世界的魔法棒。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非洲（甚至可以说第三世界）那些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要么出于思想上的懒惰，要么仅仅是因为尝过西方生活方式的甜头，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因此，他们忘记了任何真正的政治斗争都需要严谨的理论辩论，并且拒绝付出我们所面临的反思努力。他们是可悲的被动消费者，在那些格调可疑的沙龙里，像迷恋威士忌和香槟一样，痴迷于西方灌输的空洞词汇。

从如今已有些过时的“黑人特性”或“非洲人格”等概念中，我们徒劳地寻找着真正源自我们“伟大”知识分子头脑的新思想。我们的词汇和观念都来自外部。我们的教授、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给这些外来的东西添加一些修饰而已，因为他们从欧洲大学毕业归来，往往只带回了文凭和那些华丽的形容词或最高级词汇。

我们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必须认识到，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没有所谓无辜的写作。我们不能让过去和现在的敌人垄断思想、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来自非洲和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必须及时回头，回归自我，也就是回归他们的社会，回归我们所继承的苦难现实。他们要明白，为大众被剥夺的权利而战的思想斗争并非徒劳，而且他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信任，真正发挥创造力，也就是真实地展现自己的人民。这样的形象能够带来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使我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剥削，避免国家走向失败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布基纳法索人民在 1983 年 8 月 4 日那个夜晚所领悟到的。当时，祖国天空的星星刚刚开始闪烁。我们必须领导那些因沙漠侵袭而陷入恐慌、因饥饿和干渴而疲惫不堪、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即将爆发的起义。我们必须为城市中那些无所事事、沮丧疲惫的大众的愤怒反抗赋予意义，他们厌倦了看到那些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精英们乘坐豪华轿车在国家领导位置上轮流登场，却只给他们带来由外人头脑构思出的虚假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为我们广大民众反对邪恶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注入意识形态的灵魂。必须让永恒的革命取代短暂的反抗，让这场反抗统治的斗争永远持续下去。

在我之前，已有许多人指出，富裕国家的人民与那些只求温饱、生存并维护尊严的人民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但没有人能想象到，在我们这里，“穷人的粮食是如何养肥了富人的牛”。

就昔日的上沃尔特而言，这一过程更为典型。我们是所有降临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灾难的缩影。那些被吹嘘为万灵药的援助，往往毫无道理地被大肆宣扬，其背后的真相很能说明问题。很少有国家像我们这样，被各种各样的援助淹没。原则上，这些援助本应促进发展。然而，在曾经的上沃尔特，我们却徒劳地寻找着任何发展的迹象。那些在位的人，

要么出于天真，要么出于阶级私利，无法或不愿掌控这些外部援助，无法把握其意义，也无法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利益。

雅克·吉里在其著作《明日的萨赫勒》中分析了萨赫勒俱乐部 1983 年发布的一份图表后，明智地得出结论：对萨赫勒的援助，鉴于其内容和现有的机制，只不过是维持生存的援助。他强调，只有 30% 的援助能让萨赫勒地区勉强维持生计。据雅克·吉里所言，这种外部援助除了继续发展非生产性部门、给我们微薄的预算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扰乱我们的农业生产、加剧我们的贸易逆差、加速我们的债务累积之外，别无他用。

简单介绍一下昔日的上沃尔特：700 万人口，其中 600 多万是农民和农妇；婴儿死亡率估计为千分之 180；预期寿命仅 40 岁；如果将识字定义为会读、会写和会说一种语言，那么文盲率高达 98%；每 5 万居民才有一名医生；入学率为 16%；最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3356 非洲法郎，仅略高于 100 美元。

显然，情况不容乐观。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因此解决办法也只能是政治手段。

当然，我们鼓励那些能帮助我们摆脱援助依赖的援助。但总体而言，援助政策最终只是让我们陷入混乱，使我们受制于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丧失自主性。

我们选择冒险探索新的道路，以追求更多的幸福。我们选择采用新的技术。

我们选择寻找更适合我们文明的组织形式，坚决彻底地拒绝一切外部强加的指令，从而为实现与我们的抱负相称的尊严创造条件。我们拒绝仅仅维持生存的状态，减轻压力，将我们的农村从中世纪的停滞或倒退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民主，开拓思维，让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勇敢地去创造未来。通过塑造公务员的新形象来改革和重建行政机构，让军队通过生产劳动融入人民之中，并不断提醒他们，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军人，不过是潜在的罪犯。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纲领。

在经济管理方面，我们学会简单生活，接受并践行节俭，以便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

多亏了全国团结基金的榜样作用，该基金通过自愿捐款筹集资金，我们已经开始应对干旱带来的严峻问题。我们秉持并实施了《阿拉木图宣言》的原则，扩大了初级卫生保健的覆盖范围。我们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的“GOBI-FFF”战略作为国家政策。

通过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帮助受干旱影响的国家制定中长期计划，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为了迎接 21 世纪，我们通过设立“教育我们的孩子”特别彩票，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儿童教育和培训运动。通过革命防御委员会的救助行动，我们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计划（三个月内建设 500 套），同时还包括道路建设、小型蓄水设施建设等。我们的

经济目标是努力让每个布基纳法索人的头脑和双手都能为自己创造至少每天两餐和饮用水的条件。

我们发誓并郑重宣告，从今以后，在布基纳法索，任何事情都不会在没有布基纳法索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事情都必须先经过我们的决定和策划。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再也不会受到侵犯。

基于这一坚定信念，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到所有身体受苦的人、所有尊严被少数人或某个压迫制度践踏的人那里。

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不仅代表深受爱戴的布基纳法索发言，也代表所有在某个地方遭受痛苦的人发言。

我代表那些因为肤色黝黑或文化差异而被困在贫民窟、地位仅略高于动物的数百万人发言。

我代表那些数百年来被屠杀、压迫、羞辱并被限制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发言。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们的文化无法在与其他文化（包括侵略者的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丰富。

我代表那些在结构不公、经济失衡的体制下失业的人发言，他们只能从富人们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生活的黯淡倒影。

我代表全世界的女性发言，她们遭受着男性强加的剥削制度之苦。就我们而言，我们愿意接受全世界的建议，以实现布基纳法索女性的全面发展。作为回报，我们将与所有国家分享我们在让女性参与国家机构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方面所取得的积极经验。这些女性与我们一起奋斗并宣称，一个不敢反抗的奴隶不值得我们同情。如果这个奴隶对主人所谓的解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他只能独自承受自己的不幸。只有斗争才能带来自由，我们呼吁所有种族的姐妹们奋起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代表我们那些贫困国家的母亲们发言，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于疟疾或腹泻，却不知道跨国公司的科学手段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拯救他们的孩子。这些公司宁愿将资金投入化妆品实验室和美容手术中，以满足少数因饮食过于丰盛、热量过剩而产生虚荣需求的男女。我们决定采用并推广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的这些简单方法。

我也代表儿童发言。那些贫困儿童，他们饥饿难耐，只能偷偷地望着商店里为富人堆积如山的商品。商店被厚厚的玻璃保护着，玻璃外有无法逾越的栅栏，栅栏旁有戴着头盔、手套，手持警棍的警察看守。这个警察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安排在这里的，那个孩子会来这里购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让人伺候着购物，因为他代表着这个体制中资本主义的所有代表性和规范性保障。

我代表艺术家们（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演员）发言，这些善良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艺术沦为演艺界欺诈表演的工具。

我为那些要么被迫沉默、要么被迫说谎以避免失业困境的记者们呐喊。

我抗议全世界那些被政治体制或现代奴隶贩子剥削的运动员们所遭受的不公。

我的国家汇聚了各国人民的所有苦难，是人类所有痛苦的悲惨缩影，但同时也是我们斗争希望的集中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我自然而然地代表那些焦虑地期盼着被军火商垄断的科学能带来希望的病人们发声。我的思绪也飘向所有那些受到自然破坏影响的人们，以及每年都像这样将死于饥饿这一可怕武器的 3000 万人。

作为一名军人，我无法忘记那些服从命令、手指扣在扳机上的士兵，他们知道射出的子弹只会带来死亡的讯息。

最后，想到巴勒斯坦人民，一个被无情的人类选择用来取代另一个民族（就在不久前还遭受着苦难）的民族，我感到无比愤慨。我想到那些勇敢的巴勒斯坦人民，也就是那些四处流浪、寻求庇护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巴勒斯坦人民勇敢、坚定、坚忍不拔且不知疲倦，他们让每个人类的良知都意识到尊重一个民族权利的必要性和道德义务：他们与犹太兄弟一起，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站在伊朗和伊拉克那些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牺牲的兄弟们身边，我也感觉与尼加拉瓜的同志们亲近，他们的港口被布雷，城市遭到轰炸，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勇敢而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我与所有在拉丁美洲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们感同身受。

我希望与阿富汗和爱尔兰人民站在一起，与格林纳达和东帝汶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由自己的尊严和文化法则所决定的幸福。

我在此代表所有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徒劳地寻找一个能真正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被重视的论坛的人们发声。在这个讲台上，有很多人在我之前发言，也会有很多人在我之后发言。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出决策。然而，我们在名义上是平等的。是的，我想为所有那些“被忽视的人”代言，因为“我是人，人性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

我们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向所有人民的苦难敞开怀抱。它也从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所有经历中汲取灵感。我们希望成为世界上所有革命、第三世界所有民族解放斗争的继承人。我们关注着改变世界的重大变革。我们从美国革命中汲取教训，学习它战胜殖民统治的经验以及这场胜利带来的后果。我们认同“欧洲人不干涉美洲事务，美洲人也不干涉欧洲事务”这一原则。正如 1823 年 [美国总统] 门罗所宣称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们也说“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布基纳是布基纳人的布基纳”。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动摇了专制主义的根基，让我们懂得了人权与民族自由权紧密相连。1917 年伟大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撼动了资本主义的根基，让法国公社追求正义的梦想成为可能。

我们对各国人民的意愿和他们的革命所带来的各种思潮持开放态度，我们也从一些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些失败导致了对人权的严重践踏。我们希望从每一场革命中汲取的，只是那纯粹的核心部分，它让我们不依附于其他国家的现实，即便在思想上，我们处于共同的利益群体之中。

主席先生，

再也不能有欺骗了。我们为之奋斗并将继续奋斗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实现：我们要成功摧毁忽视我们的旧秩序；我们要在世界政治组织中争取到应有的地位；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时，我们要获得对支配全球贸易、经济和货币机制的监督权和决策权。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各国人民的其他权利——独立权、自由选择政府形式和结构的权利一样，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发展权。和所有人民权利一样，它是在人民的斗争中争取而来的，永远不会是某个强国大发慈悲的结果。

我内心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也是广大不结盟国家共同的信念。在我们各国人民痛苦的呐喊声中，我们这个群体将保持团结，增强集体谈判的能力，在各国中寻找盟友，并与那些还能倾听我们声音的国家一道，着手建立一个真正全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

主席先生，

我之所以同意在这个杰出的大会上发言，是因为尽管联合国受到一些主要出资国的批评，但它仍然是我们提出诉求的理想平台，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必经之地。

我们的秘书长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写道：“联合国组织独一无二，因为它反映了世界上众多国家和政府的期望与挫折。它的一大优点是，所有国家，包括那些弱小、受压迫或遭受不公的国家（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即便面对权力的残酷现实，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发声的平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一项正义的事业，即便遭遇挫折或被漠视，也能在联合国找到回应；这个组织的这一特质并非总是被珍视，但它始终至关重要。”

没有比这更能准确地定义联合国的意义和重要性了。

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巩固联合国的基础，为其提供行动的手段，是一项绝对必要的任务。因此，我们采纳了秘书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建议，以帮助联合国摆脱众多困境。这些困境是大国们精心维持的，目的是在公众舆论面前诋毁联合国。

主席先生，

我们认可联合国尽管有限但确实存在的功绩，看到有新的成员国加入，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此，布基纳法索代表团欢迎文莱达鲁萨兰国成为我们组织的第 159 个成员国。

正是由于那些偶然掌控世界方向的人的荒谬行径，使得不结盟运动有责任将争取裁军作为其长期斗争目标之一。我希望文莱达鲁萨兰国能尽快加入不结盟运动。在我们看来，裁军是我们发展权的一个基本方面和首要条件。

我们认为，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全面考虑导致世界陷入灾难的所有因素。在这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在 1979 年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幕时，出色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他说：

用 300 亿美元，一年之内可以建造 60 万所学校，容纳 4 亿儿童；或者建造 6000 万套舒适的住房，供 3 亿人居住；或者建造 3 万所配备 1800 万张病床的医院；或者建造 2 万座工厂，雇用 2000 多万工人；或者灌溉 1.5 亿公顷土地，凭借适当的技术手段，这些土地能够养活 10 亿人……

如今，将这个数字乘以 10，我肯定仍然远远低估了现实情况。这让我们看到人类每年在军事领域——也就是在破坏和平方面——所浪费的资源。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各国人民面对以一种可耻的“援助”形式施舍给他们的残羹冷炙（这种援助有时还附带极其恶劣的条件），愤怒会迅速转化为反抗和革命。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争取发展的斗争中，我们将自己视为不懈追求和平的战士。

我们发誓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将文明生活的原则引入国际关系中，并将其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被动地旁观各种概念被随意操纵。

我们再次重申决心，要成为积极推动和平的力量；在裁军斗争中坚守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摆脱所有大国对我们的任何束缚，无论它们有什么计划。

但是，对和平的追求必须与坚定维护各国的独立权、人民的自由权以及各民族的自主生存权紧密结合。在这一点上，中东地区的情况最为可悲、最令人痛心——没错，是最令人痛心！——一个小国以色列，以其傲慢、无礼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在其强大保护者美国的不可原谅的纵容下，不断挑战国际社会。

尽管不久前，历史还将每一个犹太人推向恐怖的火葬场，但如今以色列却将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他人。无论如何，我们尊重以色列人民过去的勇气和牺牲，但以色列必须明白，它自身安宁的条件并不在于依靠外部资助的军事力量。以色列必须开始学习像其他国家一样，融入国际社会。

此刻，我要在这个讲台上郑重表明，我们坚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中那些英勇战斗的男女。因为我们知道，苦难终有尽头。

主席先生，

分析非洲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我们不得不强调，面对某些国家凭借其联盟优势公然挑战民族权利、无视国际道义的危险挑衅，我们深感忧虑。

当然，我们为外国军队从乍得撤离的决定感到高兴。这样一来，乍得人民可以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行寻求结束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方法，最终让这个多年来一直在悲痛中哭泣的民族有机会擦干眼泪。然而，尽管非洲人民在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的大陆仍然反映出大国之间矛盾的本质，承载着当代世界难以解决的诸多难题。

因此，我们认为摩洛哥王国对西撒哈拉人民采取的拖延策略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谴责。摩洛哥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推迟那无论如何都将由撒哈拉人民的意愿所决定的结果。我亲自访问了撒哈拉人民解放的地区，我确信，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明智领导下，迈向国家完全解放的步伐。

主席先生，

我不想过多阐述马约特岛和马达加斯加群岛的问题。当事情一目了然、原则清晰明确时，就无需赘述。马约特岛属于科摩罗。马达加斯加群岛的各个岛屿属于马达加斯加。

在拉丁美洲，我们赞赏孔塔多拉集团的倡议，这是朝着公正解决当地紧张局势迈出的积极一步。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代表尼加拉瓜革命人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期待 10 月 15 日及之后，尼加拉瓜和中美洲能够实现和平，我们以全球舆论为见证。正如我们谴责对格林纳达岛的外国侵略一样，我们也谴责所有的外国干涉行为。因此，面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然而，有一个问题，其严重性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坦率而果断地表明态度。你们肯定猜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南非。这个国家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甚至对那些支持它将恐怖主义制度化以消灭本国黑人多数的国家也是如此。它对我们所有的决议都不屑一顾，这是当代世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

但最可悲的是，南非不仅仅是因为种族隔离法律的恶劣性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将其置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之下，或者是因为它肆无忌惮地对邻国实施强盗行径。最卑鄙、最让人类良知蒙羞的是，它竟然“淡化”了数百万人民的苦难。这些人除了用胸膛和赤手空拳的英勇抗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卫手段。南非白人少数群体坚信大国的支持以及其中一些国家的积极参与，还得到了一些非洲国家可悲领导人的罪恶勾结，他们毫不顾忌地嘲笑全世界人民对这个国家所采用的野蛮手段的愤慨。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际纵队会成立起来，去捍卫那些尊严受到侵犯的国家的荣誉。如今，尽管我们都身负伤痛，但我们只能投票通过一些决议。有人会说，这些决议唯一的作用可能只是让这个“像冰雹摧毁花朵一样摧毁人们笑容”的海盗国家有所悔悟。

主席先生，

我们很快将庆祝大英帝国奴隶解放 150 周年。我国代表团赞同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的提议，要隆重纪念这一事件。对于非洲国家和全世界黑人来说，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所有能够做的、说的或组织的事情，都应该强调非洲和全世界黑人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代价，无疑也解释了如今我们大陆上悲剧发生的原因。

正是我们的鲜血滋养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导致了我们的依赖地位，并加剧了我们的不发达状况。我们再也不能掩盖真相，篡改数据了。每有一个黑人被送到种植园，至少有五个人会死亡或致残。我有意省略了非洲大陆因此遭受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

主席先生，

如果全世界借助这个纪念日，在您和秘书长的帮助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真相，那么它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全心全意地渴望国家间的和平，为什么我们坚决要求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分配来实现我们的发展权。

因为在所有人类种族中，我们属于遭受苦难最多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布基纳法索人发誓，永远不会在这片土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接受哪怕最轻微的不公正待遇。正是对苦难的记忆，让我们站在巴解组织一边，反对以色列的武装团伙。正是对这种苦难的记忆，一方面让我们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另一方面让我们无法容忍那些自称白人的人在南非肆意破坏世界。正是这种同样的记忆，让我们将全部的信念寄托于联合国，相信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希望。

我们要求：

- 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大力度，推动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确保他能够出席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此视为集体骄傲的一次胜利。
- 设立一个“人类和解国际奖”，以纪念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作为集体宽恕的象征，颁发给所有通过研究为捍卫人权做出贡献的人。
- 所有空间研究预算削减万分之一，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卫生领域的研究，旨在恢复被所有这些有害的人为活动破坏的人类环境。

我们还提议重新审视联合国的架构，并废除否决权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当然，由于一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保持警惕，否决权被滥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然而，这一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无论是拥有否决权国家的面积，还是它们的财富，都不能成为其依据。

如果有人以在世界大战中付出的代价来为这种不公平的权利辩护，那么让那些擅自获取这一权利的国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叔叔或父亲，像成千上万其他被从第三世界征召去捍卫被希特勒匪帮践踏的权利的无辜者一样，他们的身体上也带着纳粹子弹留下的伤痕。所以，让那些大国停止傲慢吧，它们不要再错失任何质疑民族权利的机会。非洲国家被排除在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俱乐部之外是一种不公正，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最后，如果我国代表团不要求暂停以色列的会员资格，并让南非完全退出我们的组织，就没有尽到所有的责任。当假以时日，这些国家发生转变，融入国际社会时，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国，一定会以善意迎接它们，并引导它们迈出第一步。

我们重申对联合国组织的信任。我们感谢联合国各机构为布基纳法索所做的工作，感谢在我们艰难时刻它们给予的支持。

我们感谢安理会成员今年两次让我们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只希望看到安理会接受并实施消除每年导致 3000 万人死亡的饥饿这一斗争原则，如今，饥饿这一武器造成的破坏比核武器还要严重。

这种对联合国的信任和信念让我有义务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感谢他对我国的访问。他实地考察了我们艰难的生存状况，真切地了解了萨赫勒地区的干旱和日益逼近的沙漠所带来的悲剧。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向我们杰出的主席（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致以敬意。凭借我们所熟知的敏锐洞察力，他一定能够出色地主持第 39 届会议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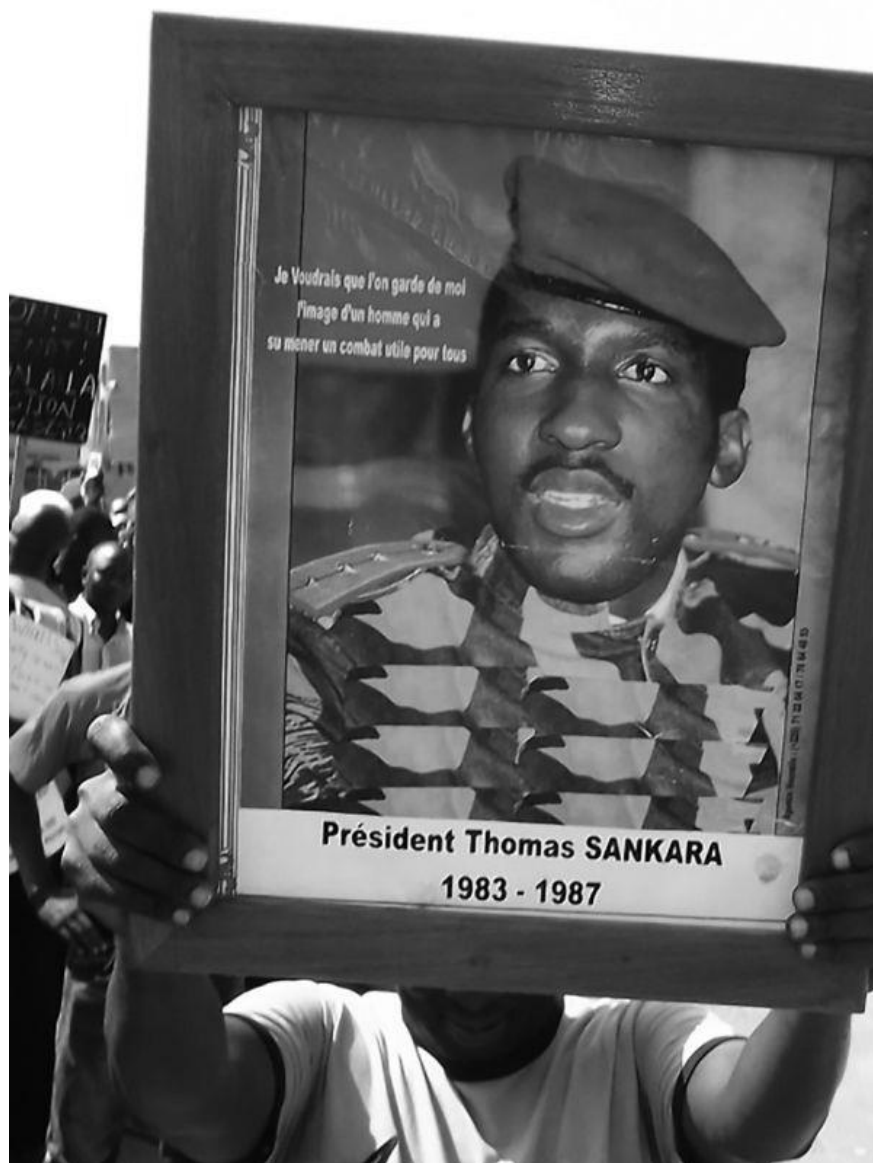
主席先生，
我跨越了数千公里来到这里。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共同努力，结束那些无理之人的傲慢，消除儿童饿死的悲惨景象，驱散无知的阴霾，让各国人民合法的反抗取得胜利，让武器的喧嚣归于平静。最终，让我们怀着共同的心愿，为人类的生存而奋斗，与伟大的诗人诺瓦利斯一起齐声歌唱：

不久，星辰将再度降临，
探访这片在黑暗岁月里离别的大地；
太阳将收起它严厉的光辉，
再度成为众星中的一员；
世界上所有的种族，
在长久的分离后将再次相聚；
那些古老的离散家庭将重新团圆；
每一天都将见证新的重逢，新的拥抱；
那时，往昔岁月的人们将重返大地，

每一座坟墓中沉睡的灰烬将重新苏醒，
生命的火焰将再次在各处燃烧，
古老的居所将得以重建，
往昔的时光将重新再来，
而历史，将成为无尽当下的梦幻。

打倒国际反动势力！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新殖民主义！
打倒傀儡主义！
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万岁！
为捍卫尊严而坚定自我的人民万岁！
亚非拉奋斗的人民永远胜利！
祖国至上，不成功便成仁！
谢谢大家。

1. 见 [http://thomassankara.net/notre-maison-blanche-se-trouve-dans-notre-harlem-noir-1-dis](http://thomassankara.net/notre-maison-blanche-se-trouve-dans-notre-harlem-noir-1-dis-cours-a-harlem-le-2-octobre-1984/) cours-a-harlem-le-2-octobre-1984/。
2. 编者注：何塞·马蒂是 19 世纪末古巴的政治家、哲学家、记者和诗人，1959 年初掌权的古巴革命者以他为榜样。
3. 可能是指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
4. 该基金在干旱时期帮助筹集资金。
5. 1987 年 9 月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通过的文件，确定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原则，布基纳法索革命努力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6. 这一战略为母亲和儿童提供了低成本的技术，如疫苗接种、针对婴儿腹泻的口服补液治疗以及儿童生长监测。



© Amidou Kabré, “瓦加杜古”，2013 年 6 月 29 日。

1985 年，住房宣布免费

1985 年 1 月

这篇演讲发表于 1985 年 1 月 11 日《非洲十字路口》第 864 - 865 期。我们没有找到 1984 年新年的演讲，但在后面我们会刊登 1986 年和 1987 年新年的演讲。

演讲末尾宣布房租免费，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就像诋毁者所说的，这完全是即兴之举吗？不管怎样，这一举措引发了争议，而且在次年就被取消了！我们会记住这句话：“布基纳法索人民所向往的幸福品质，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对长达二十三年的新殖民主义平庸状态的初次冲击。”托马斯·桑卡拉很擅长这类表述，那些崇拜他的人对这些话爱不释口，喜欢反复吟诵。以下是对他提到的一些成就的解释。当时，在主要干道上的乡间出租车是标致 504 旅行车，而在次要道路上通常是“篷车”，也就是原本设计用来运输货物的车辆，乘客被挤在驾驶座后面，上面盖着篷布，因此得名。文中提到的 X9 型车是一种小型巴士，从印度塔塔公司大量订购，它们逐渐穿梭在各条道路上运送乘客，乘坐舒适度也有所提升。文中提到的住房规划，即在规划好的街区大规模分配土地，价格在当时人们能够承受，这是这场革命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布基纳法索建筑与房地产管理公司（Socogib，即布基纳法索建设和房地产管理公司）是由国家设立的公司，负责管理革命期间为中产阶级民众建造的各个居民区。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一个与世界各国人民紧密相连的民族，即将在片刻之后庆祝新的一年。勤劳、勇敢且有尊严的布基纳法索人民，在 1984 年勇敢而清醒地前行。在这一年里，通过革命斗争与胜利，我们的民族形象在全世界面前大放异彩。

布基纳法索的革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无论大国小国。因为我们捍卫真理，我们以毫不妥协的决心这样做是正确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有时来自国内，更多时候来自国外。但为了避免让战士们陷入恐慌，我们选择在平静的信任中保持谨慎。如今，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受尊重的伙伴，因为它认真、坚定且信守承诺。我们欣慰地看到，战士们自觉、有组织且守纪律的付出，正稳步带来质的飞跃。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和表面的支持之后，革命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更深的根。政治局势稳定，我们都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努力、工作、坚持和牺牲的结果，为革命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 1984 年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必须向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表示祝贺。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你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困难，我身处这个位置能够全面了解。由于这场革命的纯粹和艰难，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所期望的，它有时会冲击到你们最亲近的人。这让人难以承受。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在面对父亲、兄弟或朋友的背离时，依然坚守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

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多次拒绝盲目打击，这让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反革命的傲慢与挑衅面前，神经承受着巨大的考验。

又该如何评价革命客观上要求你们做出的这些最终努力和牺牲呢？然而，由于我们自身的弱点，你们往往只能通过自我斗争来实现这些要求！

然而，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布基纳法索人民所向往的幸福品质，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对长达二十三年的新殖民主义平庸状态的初次冲击。

然而，未来的重大战斗要求我们坚定我们的武器和方法。要更加警惕，以阻止那些智力低下、无法评估在布基纳法索疯狂鲁莽行为后果的人。

在社会行为、执行指令和任务中，要展现出堪称典范且具有感染力的严谨和坚定。

在解释工作中要保持宽容和耐心。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真诚的战士轻易地将那些因不理解而反对合理革命措施的其他布基纳法索人视为反革命。

同志们，那些认为布基纳法索是一片等待伟大播种者的肥沃处女地的人，并不具备革命精神。

全国革命委员会将一如既往地呼吁所有布基纳法索人投身这项伟大的爱国事业，不搞宗派主义。

但我们也知道，总会有人反对我们。首先是那些不正当获取特权和利益的人，这些特权和利益已经并将继续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人民。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同情心，希望数百万幸福人民的喜悦能给他们一些慰藉。

其次是那些机械、刻板地进行攻击的人，他们的行为十分可笑，因为他们往往是最先疯狂争夺革命承诺并已经实现的众多福祉的人：分配的土地、Socogib 建造的别墅、乘坐 X9 型巴士的乡村度假、降低的学费和房租，以及不再为父母纳税而担忧。

即使对于这些人，革命也将继续证明它是来给予而非索取的。因为民主人民革命党（RDP）仍然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已将自己排除在外。列宁说得对：“没有反革命的革命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

男女战士们，明天和今天一样，我将确保我们在 1985 年紧密团结，继续前进。

全国革命委员会、革命政府通过我，祝你们 1985 年幸福安康。

我特别向以下人群致以问候：

- 所有在布基纳法索以及世界任何地方遭受疾病、饥饿、干渴或无知之苦的人；
- 所有生活没有自由、正在为自由而战的人；
- 全世界所有在默默为人类最终实现自我和解的未来做准备的孩子们；
- 所有布基纳法索的老人、妇女和男子。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把 1985 年变成一场更伟大的战斗之年，取得更加辉煌的革命胜利。

在我们已经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参与的各种战斗领域，愿 1985 年见证我们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扩大胜利成果。

我们希望布基纳法索的工人人们在 1985 年为人民群众创造更高的生产力。

为了表示理解.....，全国革命委员会给予他们 1984 年第 13 个月的工资福利。

祝 1985 年幸福安康。

男女战士们，革命同志们，不进则退。

革命在前进。因此，以全国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的名义，我要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将是增加人民的福利。从 1985 年起，布基纳法索宣布住房免费。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

1. 由布基纳法索建筑与房地产管理公司（Socogib）建造和管理的别墅



© Fabrice Guyot, 瓦加杜古, 1986 年 3 月。

反对沙漠的斗争不能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分开

1985 年 4 月 22 日

这篇演讲是在森林与水利总监察署的落成典礼上发表的，此次典礼是“林业革命周”的一部分。这篇演讲此前从未发表过，是最近从档案中发掘出来的。相较于另一篇已在各类著作中发表过的演讲，我更倾向于选择这篇。那篇已发表的演讲是 1986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树木与环境的席尔瓦会议（Silva）上发表的，当时有六十多位国家元

首出席。在那次演讲中，托马斯·桑卡拉特别提议，将用于太空研究的资金的 1% 专门用于“以补偿性的方式资助拯救树木与生命的项目”。

保护环境的政策是托马斯·桑卡拉总统的优先事项之一。早在 1983 年 6 月，甚至在桑卡拉及其同志掌权之前，就已计划派遣勒内·迪蒙和夏洛特·帕凯执行一项任务，主题为：“农村发展的问题、限制和困难；国家的农业和林业潜力；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客观分析”。很有可能这项任务是在桑卡拉担任总理时下达的。事实上，勒内·迪蒙在序言中解释说，由于他对合作问题持特别批评的立场，他在整个非洲法语国家都“不受欢迎”。最终，这项任务于 1984 年 1 月 27 日至 3 月 18 日进行。由此产生的报告包含了一些建议，特别是构成“三大斗争”内容的建议。要反对传统的社会习俗并非易事，且困难重重。

其他举措也补充了“三大斗争”，比如开发改良炉灶以节省烹饪用的木炭，酿造小米啤酒，开展植树造林运动，鼓励在每一个官方或家庭仪式上植树，以及为水资源管理付出巨大努力。据桑卡拉的一位合作者透露，他甚至计划在萨赫勒北部创建一条巨大的绿色地带，以阻止沙漠的推进，动员民众轮流参与，就像为了将铁路向北延伸所做的那样。

当然，这些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那些长期存在烧荒现象的农村地区。的确，从短期来看，烧荒可以迅速开垦土地、便于狩猎，还能让嫩绿的青草重新生长，但从长远来看，它会使土地干涸。而且，烧荒时期往往也是举行仪式的时期，这些仪式强化了社会联系，因此农村地区存在许多抵制情绪。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桑卡拉和他的国家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如今，地球正日益加速变暖，且这种趋势不可逆转，而全球的领导人却难以达成共识来扭转这一趋势。

同志们，林业工作者们，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男女战士们，布基纳法索的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革命周，就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它在这个地方举行，也足以引发我们的联想，让我们理解负责我们动植物发展的人们每天所面临的担忧。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我们还不可能聚集在这片所谓的“布洛内森林”，那时树木繁茂，森林真实而茂密。如今，我们看到这些树木发育不良，如果我们不给予支持，它们可能就没有未来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给予支持至关重要。这些同志就如同那些手持武器抗击其他敌人的人一样，他们为了恢复我们的环境而行动起来。过去，布基纳法索是一个绿色的国家，一片郁郁葱葱。我们曾有生机勃勃的森林。但是，自从白人试图书写和描绘布基纳法索（他们曾将其命名为上沃尔特）以来，他们引入了“走廊森林”的概念，以维持与其他森林的区别，在那些森林里，萨沃南·德·布拉扎、利文斯通像泰山一样争夺土地。但我们原本就有森林。

在那个时候，在森林尚未占据的地方，是大片茂密的高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稀树草原。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即使它不再是据说因夏娃这个罪人而让我们失去的伊甸园，但它也是那两个人未能守护住的天堂在人间的写照和复制品。那时，人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们从不挨饿，大自然以丰富而充足的方式补充着他们为获取食物所付出的努力。人们只需伸手就能采摘到果实。他们从不口渴，水源充足。在布基纳法索人民的记忆中，在我们的历史里，有穿越湍急河流的记忆。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区曾经河流众多。那时的人们不像我们如今这样饱受疾病困扰。大自然也提供了治疗的方法。那时动物会说话。动物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彼此相邻，相互提供所需，或许更多时候是人类支配着动物，但无论如何，生态平衡是存在的。如今，我们甚至不再提及森林，甚至连“走廊森林”也很少说了。

一段时间以来，当谈及布基纳法索的破坏时，我们提到稀树草原；但这只是一种变化，因为在此期间，“稀树草原”这个词突然消失，被一个新的词汇——萨赫勒所取代。萨赫勒化已经侵蚀了我们。然后，1985年3月13日将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对于学生和所有热爱历史事件的人来说，这一天将标志着沙漠的宣告和到来。事实上，在1985年3月13日星期三，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热爱自然的人还是惯常的破坏者，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沙漠在推进，沙漠已经在我们家门口，已经笼罩在我们头顶，它只需向我们压下来。当太阳和布基纳法索人民之间出现一道屏障，一道悲伤的屏障，将我们的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那一天是反思的一天。也许那是觉醒的一天。

如果我们不制定抗争策略来避免这种不幸的命运，来抵御这种不知是谁强加给我们的宿命，这种悲伤将永远存在且与日俱增。

如今，我们看到布基纳法索已不复往昔。我们看到池塘干涸，曾经所谓的森林消失了。我们的祖先有先见之明，创造了神圣的树林，这些树林是他们已经惋惜的生态环境的最后避难所。这些神圣的树林让他们得以表达对自然的保护。事实上，禁忌使得人们尊重自然，让自然得以顺利繁衍。树木和动物不会被肆意破坏，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如今，我们发现雨季似乎出现了偏差。人们甚至谈到了季节的生态紊乱。

很多人会记得，也许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每年的7月14日总会伴随着倾盆大雨，雨水打在孩子们身上。到了晚上，凉爽的空气袭来，人们会欢呼总督。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总督离开了，这或许是件好事，肯定是这样，我们希望他离开时没有带走7月14日的雨水。如果他带走了，那我们就有责任夺回我们的雨水，夺回我们的权利。

每天，沙漠都在推进，我们这个地区每年被沙漠吞噬的速度惊人，达到了一万米。这种侵蚀是不是因为萨赫勒地区的多里、戈罗姆-戈罗姆、吉博不再是我们的农民过去去那里寻找某些种子的产区了呢？相反，那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牲畜，然而这些牲畜骨瘦如柴，营养价值减半，这一群人南迁，加速了沙漠的推进。

每年，地下水位至少下降六米。六米的降幅足以让传统的打井方法失效。每年下降六米，这使得如今一些部门配备的大型钻井车间里的重型机械设备成为必需，这些设备不断刷新纪录，钻井深度从 50 米到 75 米、100 米，甚至 200 米及更深。也许有一天，我们打井找水的深度会和找石油的深度一样。如果石油和水一起喷涌而出，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人类对这种状况负有很大责任，但我们并没有集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布基纳法索有 700 万居民。假设我们有 700 万个家庭，假设一头驴拉的车长 4 到 5 米，如果把布基纳法索每年取暖用木材的消耗量换算成首尾相连的车的数量，它们可以从好望角排到开罗，最精确的计算表明，它们甚至超过开罗，一直延伸到特拉维夫！这就是我们每年的木材消耗量。我们每年能承受这样的运输量吗？人类的责任在于保护自然，而面对人类的不负责任，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不经意间扔掉的烟头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森林大火。从现在起，每个吸烟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对森林大火负有责任。从现在起，每个吸烟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森林大火这一罪行而受到惩罚。不仅仅是吸烟者，还有其他人。

人类天生的懒惰使得森林大火被用作一种耕种方式，既快捷又容易，同时也被当作解决土壤肥力不足的一种手段。燃烧后沉积的钾肥有助于土壤肥沃。但几年之后，即使是农民也会开始思考：通过烧荒获得的钾肥是否足以弥补烧荒给土壤带来的贫瘠？

人类的责任还体现在砍伐木材方面。肆意砍伐。鉴于如今烹饪需要能源，而对我们来说最容易获取的能源仍然是木材，这种砍伐似乎又难以避免。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的畜牧业方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毁灭和干扰。我们的畜牧业是粗放式的、随意放养的，从来没有对牲畜、畜群的成本进行核算。

没有一个牧民知道自己的畜群成本是多少。只要有畜群繁殖的条件，就把它放养在大自然中。我们认为，如果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使用各种手段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那么我们也必须思考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因此，只考虑自己，也就是一切为了自己，把沙漠留给后代，这是对布基纳法索后代的犯罪，也就是对布基纳法索永恒的犯罪。我们将与这种犯罪作斗争，这是我们社会的要求，也是我们革命、国家的永恒性、尊严和自由的要求。

但我们也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责任归咎于布基纳法索以外的因素。人们发射到太空中的所有那些航天器，去探寻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的东西，那些在地球上打完城市战争后又在进行星球大战的人，他们给自然和海洋带来的所有这些危害和污染，肯定会扰乱事物的既定秩序。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那些疯狂的掠夺者的利益，他们就像在太空中跳着某种邪恶的舞蹈。我们谴责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遗憾的是，仍然是他们掌握着足够的科学技术，能够科学、严谨地描述他们那些无法估量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当我们布基纳法索的科学家们，当布基纳法索能源研究所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研究中心时，它肯定会向全世界宣称，太空中的航天器肯定会导致降雨的异常。布基纳法索能源研究所终有一天会非常精确地指出，如今对亚马逊雨林的破坏会对我们布基纳法索产生影响。同样，它也会严谨地证明，那些在布基纳法索的兄弟邻国开采森林的公司，不仅剥削和压

榨了去那些工地工作的我们的兄弟，而且还因为它们扰乱了正常的降雨周期，而给留在国内的民众带来了灾难。因此，责任并不止于我们的国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所有与荒漠化作斗争的人民团结一致。如果在马格里布地区有人植树，布基纳法索应该赞扬这一积极的行动。每当加拿大的灭火飞机从法国起飞去扑灭那些纵火狂引发的火灾时，它们表达了对那个他们艰难生存的社会悲伤和失望；当这些飞机从马赛起飞去灭火时，我们布基纳法索会为这场与荒漠化、与沙漠的斗争鼓掌。这种“癌症”不应该只是一个民族的事情，而应该是所有民族的事情。为了让它真正成为所有民族的胜利之举，所有民族都必须保持对话，这种与敌人作斗争的对话。沙漠是一个敌人，我们必须与之战斗。此外还有其他敌人，我们也必须与之战斗。

因此，与沙漠的斗争不能脱离反帝斗争。与巴尔干化和统治形式的斗争，与沙漠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其他任何实际和技术层面的斗争之前，它是一场政治斗争。在仅仅成为一种行动之前，比如种下一棵树或不砍伐一棵树的行动，必须是一种政治行为，必须被理解并且是有意识地被理解，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入侵我们的沙漠的首要推动者。也许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干扰促使非洲的领导人，尤其是关注环境的未来。非洲国家元首的一百次演讲中，有超过 75% 到 80% 的演讲是关于大自然的悲伤、干旱以及为获得粮食援助而发出的哀叹。那么，我们不要把非洲国家元首变成负责为他们的人民申请粮食援助的办事员。不要把非洲国家元首变成只会用华丽辞藻在演讲和恳请中相互竞争，以争取获得援助、求得生存的人。否则，最终我们会设立一个最佳演说家奖，奖励那个最会争取粮食援助的人。在非洲国家元首中，肯定会有一些人如果有龚古尔文学奖（如果有的话）这样的奖项，他们会获得这个奖，并且会形成一整套这类奖项的“文献库”，因为他们的存在被视为吟游诗人传统的最高形式，只为生存而存在。但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再谈论这个了。

与沙漠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认为，通过这一现象，非洲国家将明白非洲的团结是一种必要，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一种还可能带来其他选择的选择。过去，恩克鲁玛等人倡导非洲团结的理念时遭到了反对。他们遭到了反对，甚至可能被击败，因为他们提出这个正确而崇高的理念时，带着某种理想化的色彩，鼓励人们放弃一些主权和沙文主义，以消除现存的、使我们分裂的边界伤痕。是的，我们需要再次召开一次柏林会议，一次能够消除这些边界的柏林会议。我们只有消除边界，才能与荒漠化作斗争。我们只有把非洲变成一个统一的大陆，才能与荒漠化作斗争。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地下资源丰富。正是这些地下资源养活了许多外国产业。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我们能源丰富。阿科松博大坝仅靠一台运行的涡轮机，就能为加纳以外的其他国家，如多哥、贝宁等供电。如果加纳能让六台涡轮机中的四台投入运行，你们能想象会发生什么吗？布基纳法索就能免费使用电力了。但在国内层面，我们甚至都不用提国内，因为对我们来说，非洲统一的愿景已经在推进。

在国内和部门层面，也就是仅就布基纳法索而言，我们已经展开了一些斗争。我们已经展开了斗争，我想告诉大家，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决定开展三大斗争。

一场三维的斗争。

首先，打击烧荒行为。引发烧荒被定为犯罪行为，并将受到相应的惩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知道诋毁者会说这些措施过于严厉；我知道我们的诋毁者会说这些措施体现了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压制性。但我知道，那些在这里、在林区或类似城市里，每天都能通过国家水与卫生办公室（ONEA）提供的水浇灌花园的人，才会这样说。我知道我们的诋毁者是那些有能力购买所需肥料的人，他们能够营造一个小气候，因此不会去思考大自然和环境总体上会变成什么样。我知道那些说我们是压制者的诋毁者，是那些不懂农业、从未耕种过、从未播种过、从未照料过一片田地、从未收获过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烧荒是怎么回事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从别处听来的话。对于这些诋毁者，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他们归到那些竞相争夺悲叹修辞龚古尔奖的人那一类。烧荒就是一种犯罪。也许，我们肯定会考虑在某些减轻情节下对烧荒行为的处理，但无论如何，它都将作为犯罪受到制裁。因此，这一责任落在所有村庄身上，主要是所有村庄的革命防御委员会（CDR）要负责监管他们的区域。要么找出具体的责任人并将其绳之以法，要么整个村庄为此负责。只有这样，布基纳法索今天才能保持绿色，尤其是为了子孙后代，明天会更加绿意盎然。每年，我们花费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谈判外债，以建设防侵蚀设施，而过去我们并不需要建设这些设施。过去，仅仅是树木和青草的根系就能牢牢地固定住厚厚的腐殖土，尽管有湍急的水流和径流的冲刷，土壤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今，布基纳法索的水在流失。布基纳法索的所有降雨都流向其他国家，流入大海。我们将通过斗争留住这些水。

我们展开的第二项斗争，是打击牲畜的随意放养。动物的自由不应损害人类的自由。畜群的权利不应损害人民的权利。那些任由畜群随意觅食，以啃食地上生长的一切为生的人，犯下了破坏自然、危害后代的罪行。因此，特别是对于牧民，我们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从今年的耕种、今年的田间劳作开始，任何随意放养并毁坏了种植的树木或农作物的牲畜都将被直接宰杀。如果有人站出来为这头被宰杀的牲畜讨要说法，那么这个人将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精确核算畜群的饲养成本，或许还应将畜群规模控制在科学的范围内。畜群的效率和价值，不再以角的数量、角的对数或蹄子的数量来衡量，而是以牲畜的重量以及它们在降低饲养成本方面的作用来衡量。比如它们产生的肥料的利用；它们在田间通过拉动工具和设备所提供的劳动能量的利用；以及对牲畜所能产出的一切进行合理利用。诚然，这种方式有些严厉，但却有益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动物成为破坏自然的因素。

最后，第三项斗争是打击无序砍伐薪柴。如今，砍伐木材的情况，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直排到以色列的“哭墙”。我们已经听够了那些哀叹。我们也参加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和反思日活动，讨论改良炉灶以及所有可以减少木材消耗的方法。必须承认，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林业同志们的革命周不应只是又一个反思日、又一个反思周，而应该有其他意义。

因此，在这第三项针对无序砍伐薪柴的斗争中，我们决定将其转变为一项受监管和有组织的职业。将禁止砍伐木材。禁止将木材运入我们的大型城市中心，如瓦加杜古、博博迪乌拉索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城市。

所有被确定的中心城市必须从官方授权的零售商处获取薪柴供应，而这些零售商则需从经认可的二级批发商处进货，这些二级批发商再从被认可的批发商那里采购。从今往后，这些批发商只有在持有正式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砍伐木材，许可证上会明确他们每年可砍伐薪柴的配额。负责抗击荒漠化的英勇战士们将为他们指明合法的砍伐区域。

这些砍伐的木材必须用带有特殊颜色标识的专用车辆运输，这样一来，周末在我们丛林中巡逻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受到私自运输木材的诱惑。

从今往后，任何运输木材的车辆都将被拦截，车主将被处以高额罚款。

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就能确切知道我们城市每年的木材砍伐量。我们将确切了解应该制定怎样的规章制度，以及可以为土地安排何种休耕方式，从而让自然能够和谐地再生。

当然，对于农村地区的居民，他们将被赋予随意砍伐木材的自由。但你们可以想象，这些砍伐的木材只能用于家庭自用，而不能用于商业用途，因为在这些地区禁止出售木材。

从今往后，在布基纳法索的公路沿线将禁止出现木材交易的景象。如果在某个村庄发现有在公路沿线出售的一捆木材，这个村庄将为其行为负责，首先革命防御委员会将受到制裁，而且是革命性的制裁。

你们或许会说，至少我们的诋毁者会说，我们这样做剥夺了某些人的生计。在我们这里，伐木工这一职业已经相当稳固。从今往后，伐木工可以为那些按吨或按年度配额购买木材的人砍伐木材，但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只有在那里，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常年砍伐木材。

相应地，我们将研究木材的价格。按立方米或由环境与旅游部确定的其他单位来计价。从今往后，木材砍伐必须受到监管，而且也一定会受到监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让木材变得稀缺，我们将迫使所有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采用改良炉灶，并寻找其他节省木材的方法。

同志们，三大斗争：打击烧荒行为，这是犯罪；打击牲畜随意放养，这是犯罪；打击无序砍伐木材，这也是犯罪。三大斗争，三大胜利，当然，对于一些拒绝改变、无法适应新常态的个人来说，这会带来痛苦，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这是成功。

如果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地宣扬改良炉灶，而木材却依然充足，那么没有哪个女性会愿意在家里安装改良炉灶。相反，所有这些女性都会以烹饪习惯、传统炉灶（那三块石头）所具有的神秘价值为由拒绝改变。没错！女性们拒绝改良炉灶是因为木材并不稀缺。

从现在起，木材将变得稀缺，寻找各种节能方式将成为每个家庭主妇、每个家庭、每对夫妻的日常行为。从今往后，男人、女人都要为能源开支制定专门的预算。同样，负责的部长们在推广使用天然气时，也会得到我们家庭主妇们的积极响应，因为木材将变得稀缺，而且人们会发现，归根结底，天然气比木材更便宜，尽管乍一看天然气似乎是一种奢侈品。通过这种方式，布基纳法索能源研究所（IBE）也能够有效地推广那些目前还尘封在档案柜里、以论文或研究报告形式存在的伟大发现，或者是那些仍被束之高阁的成果。因为在我们的家庭、村庄和城市里，人们还没有理解这些发现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或许将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丰富的能源——太阳能。而且，我们认为，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寻找最经济的烹饪方法是一种革命和爱国行为。如果仅仅吃生食不够（因为食物必须煮熟），那么女性被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以及出于必要而不得不释放的创造力，会促使她们去创造、去发现快速而高效的烹饪方法，这样只需两三根细树枝就能煮熟食物。否则，每位女性在煮蒸粗麦粉、豆子、玉米或“tô”（一种传统的小米面饼）时，都得用两三车木材。她们会去发现这些方法，因为她们必须这么做，而且她们也有能力做到。

相反，我们认为，如果一位女性因为懒惰而拒绝付出最起码的努力去创造、去发现能够节省烹饪时间和能源的方法，这就是一种反革命、反动和不爱国的行为。

如果一位女性因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傲慢而拒绝采用改良炉灶或其他即将被发现和推广的方法，因为她躺在从人民那里窃取和挪用的一沓沓钞票铺成的厚床垫上睡觉（尽管人民革命法庭尚未揭露这些罪行，但终将水落石出），因为她被金钱的叮当声和奢华的氛围所包围，那么这种拒绝就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

如果一位女性因为有能力购买所需数量的木材，甚至可能有能力从挪威或瑞典进口木材来做饭，而拒绝采用改良炉灶，那么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打击：因为她是一个罪犯，她在谋杀未来的几代人，她在扼杀那些已经出生或即将出生的生命。所以，她是一个对后代毫不关心、只考虑自己当下生活的罪犯。

因此，这对其他民族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我们也有必要在此声明，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斗争与其他民族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要求其他民族与我们一起参与构建抵御沙漠推进的防线。如果位于真正的沙漠与我们目前所处的半沙漠地带之间的北方国家不愿意、也不实际开展真正的植树造林行动，那么我们进行植树造林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有责任要求他们进行植树造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我们每个人，你们每个人，无论愿意与否，从今往后都必须植树。以家庭为单位、以村庄为单位、以部门为单位。我们将把这一要求不仅强加给身处此地的布基纳法索人，也包括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因为当国家水与卫生办公室为他们提供水时，他们从不思考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水的。在布基纳法索，要想享受树荫、获得水源，就必须保护布基纳法索的自然环境。所以，植树造林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进入布基纳法索就意味着必须接受至少种植一棵树的要求。这意味着拒绝在布基纳法索植树将受到制裁，对于布基纳法索人来说，后果我们心里清楚。对于外国人来说，这将导致他们被遣返。

拒绝植树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布基纳法索。这是我们制定的一项法律，就如同其他国家决定实施居留证或其他形式的管控一样正常。

植树是在布基纳法索生活和立足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树木将被种植在各个地方，而你们，水利与林业的同志们，将负责开发和创建大众苗圃，以便各地都能获取树苗。如果在一年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要求每个学生带着一盒装有特定种子的火柴盒来参与植树造林，创建苗圃、植树或者到处播种，当然会有很大的损失。在我们国家，损失率仍然很高。但一点一点地，一棵树接着一棵树，经过一千万年，我们终将实现你们之前宣布的创建拥有一千万棵大树的大型公园的目标。即使需要一千万年才能实现，我们也一定会做到。布基纳法索人民如今明白，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巨人之战，因为在我们之前，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古代的组织 and 工程师们就建造了金字塔。法老们搬运了成吨成吨的材料，并以科学的方式将它们放置在一种几何结构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其赞叹不已。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也一定会做到。铁路之战只能被视为我们未来伟大工程的一次小规模演练。这就是布基纳法索的现实。从今往后，环境与旅游部将发出呼吁，激发人们的善意，推动那些不愿行动的人积极参与，让我们的城市用鲜花、树木、休息区和娱乐区来装点。现有的广场、有待创建的绿色空间将提供给法人或自然人，那些已经提出申请的人，以及那些将会提出申请、被推动提出申请或因某些条件而提出申请的人。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延内加广场由荷兰皇家壳牌公司（Petro - Shell）接管。再比如，联合国广场旁边的那座喷泉，曾经它那喷涌的水柱是瓦加杜古市的骄傲之一，如今却破败生锈。那么，就让旁边的加油站接管这座喷泉吧。这必须以友好、亲切但又坚定的方式提出要求。要求这里的各国大使馆，那些每天都宣称布基纳法索正在变成沙漠的大使馆，占用一定的空间：2 平方米、4 平方米、40 平方米，面积大小无关紧要。但要求每个大使馆都负责维护这片空间，在那里植树，真正用心照料它们，让它们成为一种骄傲。要求所有部门的革命防御委员会创建各自的绿色空间，无论面积大小。在所有的村庄，我们希望从今往后都有小树林。我们的父辈们曾敲响警钟，指出荒漠化和萨赫勒化正在侵袭我们的国家，那时有多少这样的小树林呢？你们还记得吗，这些小树林就如同希腊人所说的学园，是我们村庄里的学者、博学之士和有影响力的人聚集、交流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创建并深化村庄的社区哲学和神秘主义，教育每个孩子，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遵守一定的规则。我们摧毁了这些小树林，也摧毁了从中衍生出来的哲学，从而让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沙漠的入侵和侵蚀。我们要重建这些小树林。我们规定，在布基纳法索的所有村庄，都要重新出现这样的小树林。从今往后，布基纳法索的所有权力机构，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必须切实关注并确认这些小树林的存在。在某些地方，小树林可能由三棵树组成，但在其他地方，可能是茂密的森林。这些就是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指示。

我再说一次，这些要求对同意的人适用，对不同意的人同样适用。所以，这些要求适用于所有人，而自然的守护者们将肩负起责任。

同志们，我要祝贺水利与林业的同志们今天上午举行的仪式。这个仪式在我们的心中和日常关注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希望，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希望我们不会只是用当天的照片来满足新闻界和电视台的需求，而是将重建和恢复布基纳

法索昔日面貌作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因此，我完全相信，水利与林业的同志们，凭借今天上午严谨的展示，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摒弃过去水利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消极态度，那些人白天去追捕偷猎者，晚上却和他们一起品尝蝙蝠头，要是没有蝙蝠头，就吃丛林里的青蛙腿。

我们也希望这些具有新视野的水利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能够与他们的前辈划清界限，其中一些前辈是贪婪的投机者。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

1. 这篇演讲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thomassankara.net/sauver> - larbre - lenvironnement - et - la - vie - tout - court - 5 - fevrier - 1986/。
2. 勒内·迪蒙是法国政治生态学的先驱。1959年至1961年间，他为法国的合作项目执行了多项任务，后因批评言辞过于激烈而被列入黑名单。1962年，他出版了《黑非洲发展错了》一书，反对当时颇受欢迎的生产主义政策。
3. 编者注：皮埃尔·萨沃南·德·布拉扎（1852 - 1905），意大利探险家，后加入法国国籍，海军军官，为法国在中非的殖民开辟了道路。
4. 编者注：大卫·利文斯通（1813 - 1873），苏格兰医生、新教传教士和探险家。他参与了中非的地图绘制工作，为非洲的瓜分奠定了基础。
5. 吟游诗人传统：歌颂权贵。
6. 一种以小米为原料的传统食物。



© 奥古斯塔·孔奇利亚，《托马斯·桑卡拉》。

振作自由之人对抗命运之人

1985年8月4日

变革仍在以极快的节奏持续推进。托马斯·桑卡拉希望人民能和他一样为此感到自豪。他尚未对成果进行量化总结，但列举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改革举措，正如政治导向讲话中所倡导的：“所有领域、所有活动部门的革命化，是当前的行动口号。基于如此明确的指

导方针，每位公民，无论身处何种阶层，都应着手对自己所在的活动部门进行革命化改造。”他在担任总理时就曾宣布启动众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既满足了实际需求，也是对民众动员和集体劳动实施的一种试验。这将通过《人民发展计划》（PPD）得以具体落实，该计划是众多分散式辩论的成果。不久后将公布的该计划评估报告，将成为制定首个五年计划的依据。

托马斯·桑卡拉一直致力于让农民更坚定地投身革命。正是他们创造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却未能从中受益。通过革命防御委员会（CDR）推动的边缘化传统首领的努力，收效甚微。如今，大多数农民认为托马斯·桑卡拉是一位真诚正直的人，他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努力，他们认识到政治行动首次真正关注到了他们的问题。

他很快提到了 1984 年 8 月通过的土地改革，相关实施法令刚刚获批。土地成为国家的专属财产，被视为封建制度的传统土地制度被废除。土地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分配给农民，因为他们原本就有土地使用权。相反，工薪阶层得以进入集体农田，按照革命的倡导共同劳作。

实际上，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家摆脱城市扩张的阻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合理利用土地。例如，在农村地区，土地应划分为四个区域：一个用于畜牧，一个用于居住，一个作为林地，一个用于农业。

这里提到的基本生活工资从未得到实施。这一措施遭遇了巨大阻力，最终被放弃。他宣布，为打击房地产投机而推行的免租金政策很快将被取消。诚然，这一政策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他们此前因要为国家微薄的预算做贡献而被克扣工资，但这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些为补贴收入而负债的人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

在托马斯·桑卡拉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一贯的特点，即对革命敌人既有权威和严厉的一面，同时又始终承诺给予可能的赦免，并宣布对某些囚犯采取宽大措施。

这里提到的另一个深受关注的主题是革命道德，没有它，革命的成功将无从谈起。托马斯·桑卡拉相信人性。作为一名出色的辩证论者，他认为革命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但同时，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改变，革命也无法取得成功。

民主人民革命的同志们：

首先，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默哀一分钟，以此向我们逝去的亲人致敬，所有那些有名或无名的人们，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能够庆祝民主人民革命两周年。

谢谢大家。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尊贵来宾们，代表马里共和国政府的各位，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各位，代表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各位，代表加纳共和国的各位，

亲爱的朋友们，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一年前的今天，我向你们，布基纳法索各行各业的人民，致以民主人民革命的战斗问候。那时，我固然深知这一年所走过的道路，也和你们一样，赞赏围绕全国革命委员会所展现出的革命决心与坚定意志，大家满怀热情，共同面对众多威胁与挑战，迈向新的征程。当时，我坚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革命的目标就是革命本身，也就是说，要不断追求我们人民的幸福，提升生活质量，在那些曾禁锢我们的废墟之上，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充满希望的景象。

1983年8月4日革命胜利两周年，标志着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新的质的阶段。因此，对这一纪念日的庆祝，在各个方面都应体现出我们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更加成熟和清醒。

尽管我们的民众为移山填海进行了非凡的动员，但我们仍感觉自己在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中前行，在那里，美好的情感、慷慨的精神相互交织，一个界限模糊的世界中，会突然涌现出各种危险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困难与牺牲，而这些可能会付诸东流。

但今天，在我们两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要明确宣称，从全世界，尤其是布基纳法索人民所看到和证实的情况来看，1983年8月的首次革命浪潮是必要的，它是一项令人自豪且欣慰的努力成果，因为它引领我们走向了更多光明，让我们的尊严和独立成为可能。所建设的事业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坚定地保持乐观。

这不仅仅是要做一些我们并不想大肆宣扬的总结，而是要基于这两年来与布基纳法索人民并肩战斗所获得的坚定信念，即布基纳法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证明，只要我们愿意在迄今难以想象的变革基础上进行建设，并且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些变革中来，那么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有可能的。

显然，布基纳法索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甚至就在我此刻讲话的时候，在某个地方，那些在革命防御委员会中动员起来的妇女、男子和儿童，正在着手或即将完成一所学校、一个诊所或一座蓄水池的建设。“8月4日城”或“革命二年城”纷纷落成，“法索亚尔”大众商店开业，各种公共工程在推进，等等。

生产性和解放性的劳动开始被人们接受和理解，为切实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的首要条件和根本保障。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为此感到自豪。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敢于为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做出更多努力。每个布基纳法索人都知道，如今他们工作和生产是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也是为了祖国。

鉴于还有许多需要建设的地方，如今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我们坚决摒弃屈服、乞讨、消极等待和宿命论等意识形态的一个积极考验，而这些意识形态正是所有受外国统治的社会的特征。

民主人民革命二年的总结，主要应侧重于客观评估布基纳法索人在建设新布基纳法索及其新社会过程中的转变程度。

我们那些关于正义、爱、自由和诚实的原则与理念，在合理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意识中渗透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革命原则和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在何种程度上得以体现？这些原则在我们的社会和职业关系中，在街头、办公室、军营和建设工地上，又在何种程度上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为我们从帝国主义手中彻底夺取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要让所有人明白，革命不应只是断断续续的节奏、一场交响乐、一场引人注目的美学展示，尽管它在兴起时令人激动，但如果最终陷入自我僵化，那将毫无意义。当然，与过去所有政权相比，我们在两年的民众辛勤劳动中所取得的成就远超预期。

让那些注视我们的人以及他们的媒体去说吧，我们的无数成功让他们无法掩盖我们的进步，无法冷漠地保持沉默，也无法不公正地忽视我们的功绩。即便他们试图歪曲事实，那些确凿的事实——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会为我们辩护，让他们不得不违心地为我们鼓掌。但是，只有当我们成功构建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时，我们在 8 月 4 日宣言以及 1983 年 10 月 2 日政治导向讲话中所确立的原则才具有意义。

在政治导向讲话中，关于“布基纳法索社会所有部门的革命化”这一章节里，我们写道：

8 月革命的目标并非在上沃尔特建立又一个政权。它与迄今已知的所有政权彻底决裂。其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全新的沃尔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具有革命意识的沃尔特公民将成为自己幸福的创造者，这种幸福与他所付出的努力相称。为此，不管保守和反动势力是否乐意，革命都将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部门。所有领域、所有活动部门的革命化，是当前的行动口号。基于如此明确的指导方针，每位公民，无论身处何种阶层，都应着手对自己所在的活动部门进行革命化改造。

任务已经明确，清晰明了。执行情况如何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让我们来回顾其中的一些。

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剥削，恢复了人民对土地的权利以及对自己生产成果的支配权。

由行政部门人员创建的集体农田最近刚刚出现，在那里，尽管参与方式可能有些生疏，但男女老少都在学习或重新学习农耕劳作。

他们从中发现了隐藏的乐趣，即便到了退休年龄也不会忘记品味，而且我们的经济经营者也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

布基纳法索人已经认识到，保护自然对于经济和环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通过大力植树造林、摒弃破坏环境的烧荒行为以及防止动物肆意践踏我们的绿地。

农民群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决策中来，特别是在农产品价格制定方面，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咨询和重视。

今年举办的各类省级集市，不仅展示了我们在农牧业和工业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无疑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社会领域，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城市、开发住宅区。
- 在卫生领域，建立了分散式的卫生设施，以促进基层社区的健康和福祉。“疫苗突击行动”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那是一场巨大的努力，也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为抵御疾病筑起了一道屏障。这次“疫苗突击行动”和“铁路大会战”都是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的壮举。
- 在金融领域，对一些部门，特别是海关，进行了整顿。由于所有人做出的牺牲，以及管理上更加严格，国家越来越能够全面履行其国内外的财政义务。
- 在司法领域，人民革命法庭（TPR）推行了符合人民利益的新道德准则。监狱管理部门进行了重组，以便让囚犯这一潜在力量能够从事生产劳动，并在社会面前改过自新。比如在巴波罗，40名囚犯出色地耕种着50公顷土地，这证明了当一个人决心赢得民众的谅解时，就有可能建立起一种进步的道德观念。
- 我们重新重视体育，强调拼搏精神，并且展现出了重振我们文化遗产的决心。在这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设立全国文化周，第三届全国文化周将于1986年初在博博迪乌拉索举行。

如果我们努力超越那些陈词滥调以及在我们行政部门中不负责任的言论，就会发现人民革命法庭的教导帮助我们开启了一种新的道德和伦理风尚。

那些负责、诚实且勇敢的公务员，为自己过去和现在都保持着良好的道德品质而自豪。他们自由地来来往往，昂首挺胸，成为我们社会中模范劳动者的代表，值得尊重。

他们喜欢在审判期间收听广播。他们内心平静，丝毫不惧怕被传唤出庭。即使真的被传唤，他们也会自豪地站在法官面前，揭露过去那些贪婪之徒的丑恶行径，协助彰显真相。

如今，许多布基纳法索人感到欣慰的是，通过人民革命法庭，正直、谦逊和对公共事务的尊重得到了弘扬。他们为自己曾经拒绝同流合污而感到高兴，那些曾经贪婪、不负责任和道德败坏的行为，让其他人显得像闹剧里的火鸡一样可笑。

相反，那些内心不安的人则夜不能寐，四处寻找愿意倾听的耳朵，抱怨说：“所有人都很害怕，无法再安心工作，不管怎样都得离开，这里太可怕了。”

但我们必须继续，而且也会继续清理行政队伍中那些只想不劳而获、专门寻找漏洞来侵吞人民财产的人。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官员，面对人民革命法庭，他厚颜无耻地说，每次到瓦加杜古声称要把农民的税款上缴国库时，他都会先去酒吧转一圈。这些“酒吧之旅”总共挪用了 900 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他不仅盗窃钱财、肆意挥霍，还声称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来博取法庭和舆论的同情。而那些被偷走钱财的农民呢？他们有 700 万人，难道就能用要养活一个家庭为借口，把他们的钱榨得一干二净吗？那个所谓“可怜家庭”引发的同情，无法让人忘记整个受害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这都是那个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成熟，日益团结，布基纳法索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超越家庭、部落或村庄小圈子的团结的必要性。

当瓦加杜古的孩子们或奥罗达拉的女人们捐款帮助戈罗姆 - 戈罗姆或其他地方的灾民时，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我们日益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彼此相互关爱。

当来自不同省份的革命防御委员会战士们一起修建苏鲁运河或铺设萨赫勒铁路的铁轨时，他们不再只考虑自己的地区或省份。他们想到的是整个布基纳法索，是它的进步、发展，是为了所有布基纳法索人的利益。

所有这些高尚的行为和集体行动，工作中的热情以及在牺牲和身体劳累中建设的自豪感，每天都应该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更多信心，因为我们学会了依靠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去追求合法、公正的幸福。

我们越来越少听到那些懒惰的声音，那些习惯向其他国家伸手乞讨救济粮的声音，这种行为常常伴随着可耻的投机和卑鄙的勒索，无论是在我们内部还是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

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无论这些措施多么艰难，都必须实施。我们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可以肯定的是，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内心充满痛苦。在这一年里，我们目睹了数百个家庭的生活习惯被打乱，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心理调整，以适应国家的现实发展，这让我们深感痛心。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有小成就，也有大成果。但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一份成功清单。如果我们有值得高兴的理由，也存在一些需要我们去审视的问题，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完善我们的革命进程。

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了，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物质上的成功，而是想讲述那些我认为最能打动布基纳法索人灵魂的事情，以培养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这是所有革命化进程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我们能够建造出巨大、复杂且先进的医院，而不是一些诊所和药房，但如果人本身没有得到改变，真正的进步依然无法实现。

新社会需要新的思想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勇敢地、毫不留情地审视我们民主人民革命这两年的历程。在我们的习惯中，在我们作为革命者的行事方式上，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呢？

首先是人民政权：这是民主人民革命的主要成果，但它的行使方式还不够完善。在地域革命防御委员会（CDR）层面就是如此。由于政治成熟度的问题，主观主义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很快就出现了。因此，各种烦恼、挫折和矛盾影响了地域革命防御委员会与那些对民主人民革命仍持观望态度的人之间关于国家建设的对话。当真正的事情和事件发生时，我们的敌人就有了大量的把柄来诋毁、污蔑我们。

在民主人民革命三年之际，我们必须认真纠正这些偏差，尽管我们有诸多借口，但革命不是那些穿着白手套的势利之徒的花园派对！我们必须从革命防御委员会队伍中清除那些投机分子、骗子和机会主义的伪君子、情境主义者；他们无法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正是从他们之中滋生出了新封建主义者、凯旋主义者以及那些野心勃勃、言辞空洞的人，他们将权力视为一种王朝特权，他们所谓的革命关注点不过是与高层领导人建立紧密关系。这些军阀，这些在过去反动“选我”闹剧里的旧战斗者，必须得到管理、培训，甚至是改造。

在职能革命防御委员会层面，也必须进行有力的纠正。如今，一些活动家最初对革命防御委员会有所忽视，但后来发现了这个组织的力量。他们就像擅长大型障碍滑雪的高手，毫不犹豫地多次巧妙改变方向，以便进入职能革命防御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我们必须公开谴责他们的平衡主义以及他们掩盖小资产阶级欲望的伎俩，尽管他们对此口诛笔伐。那些利用职能革命防御委员会来迅速获得晋升、在部门中占据稳固地位并借此报复他人的人，也必须接受再培训，否则就应被清除出去。他们无法勇敢地执行自己参与推动通过的革命措施，一遇到困难就只会进行煽动和表现出怯懦。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常害怕对诸如评级等敏感争议案件表态。还有一些人，通过冗长的言辞，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使部门工作陷入瘫痪。这些人必须给真正有战斗力的革命防御委员会成员让位。

在军事方面，那种散漫、贪图安逸的恶习以及以缺乏资源为借口的做法，必须让位于一种尚显不足的斯巴达精神，尽管我们在提升军事行动价值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于军事和准军事治安部队，必须坚决指出，革命安全人员绝不能与过去那些野蛮、残暴、无人性的镇压者混为一谈。相反，礼貌、友善、乐于助人以及适度的魅力，将彻底消除我们公共安全部队令人厌恶的形象，同时又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坚定和警惕。

在我们的行政管理中，尽管取得了一些无可争议的成功，但仍随处可见新殖民主义官僚作风、懒惰、拖延、旷工、无能以及缺乏主动精神等问题，这些都表现为对文件的过度执着。一些官员不是把人民置于文件之上，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文件来损害群众利益，谋取私利。裙带关系和以权谋私的现象在我们的行政管理中仍然存在。

一些领导已经试图建立一种特权阶层，要求身边围绕着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范，以避免受到群众的批评和辩论。这是一条让我们走向资产阶级化的道路，体现出一种贪图安逸的精神，以及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缺乏革命的严谨态度。

为了促进创新，我们确实让思想自由发酵而没有任何阻碍，但必须承认，即兴发挥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仍然是一个过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时想要进展得非常快，甚至太快了。这台“机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当我们有二十三年的差距需要弥补时，什么才叫进展太快呢！沮丧和犹豫有时扰乱了我们的步伐，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民主人民革命（RDP）代表着勇敢无畏。

在人民政权的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不足，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行为问题。

不尊重民主集中制绝不是小问题。我们必须谈论这些失误，并鼓励战士们也来讨论。我们必须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革命者不怕承认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即使是面对我们的对手和敌人。这也是公开承诺与这些缺陷作斗争的唯一途径。

在高层领导方面，仍然有一些同志不诚实地利用全国革命委员会（CNR）的信任，进行权力交易，为安置自己的姐妹、表亲或私人朋友到某个职位而进行不正当活动。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勇敢地谴责这些行为，以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成功实现我们转变思想观念的工作，并建设一个新社会。

但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发言既不是对失败的认定，也不是表达愤懑之情。作为一名革命者，我只是在践行一个对所有受列宁敏锐洞察力和严谨组织能力指引的人来说都无比珍视的原则。列宁不是说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是衡量一个组织是否严肃认真的最佳标准吗！我之所以决定公开表达我的看法，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比我们更完美。

在这个正直之人的国度，我们会追查那些偷了一碗米饭的公民，而在其他地方，那些挪用粮食援助的军官们仍在肆意妄为却不受惩罚。众所周知，在这里哪怕是偷了一丁点儿钱都

会让人入狱，而在其他地方，数十亿资金像在荒诞的闹剧小说里一样被侵吞。我们严厉的措施在其他地方被效仿，但实施方式却不得民心。因为尽管在借鉴这些措施时无视了原创性，但我们必须强调，在这里，这些牺牲是为了人民，且仅仅是为了人民，而那些效仿者却将人民努力换来的利益据为他们的寡头统治集团所有。愿那些效仿者倒霉。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三年对我们来说，是在充满创造性的信任氛围中展开的。我们已经耕耘播种，丰收在望，但只有我们坚持到底，谷仓才能装满粮食。现在就自我满足、想着停歇，还为时尚早。在这场持久战中，哪怕是短暂的懈怠，都可能让我们两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要求每个人都不能放松自己的努力。我们即将完成的《人民发展计划》

（PPD）、即将完成起草的五年计划以及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制定的 1986 年预算，都将是

我们阐述未来三年及以后将要进行的物质变革的更好契机。

目前，我仅向你们说明在民主人民革命三年期间，我们将努力践行的行为准则。从最微不足道的日常举动到较为重要的决策，一切都要和谐统一，共同构建我们未来身份的一部分。

“绿色布基纳”的战斗已经在高度动员的节奏中打响，并且必须继续推进。要在以下三场斗争中取得胜利：防止动物肆意践踏、反对无节制砍伐森林以及开展植树造林行动。只有每个布基纳法索人都养成保护自然的习惯，才能确保并实现这一胜利。因此，在鼓励每个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我特别希望每位家庭主妇都能在家里打理一个菜园，无论其规模大小。回收利用废水将使她们能够种植一些补充性的蔬菜，也为每个孩子，甚至是城市里的孩子，提供了照料植物的机会。我再次向大家强调“每个村庄一片树林”的口号，以及在城市中规划绿色空间。关于我们的城市，我鼓励大家广泛使用石灰，它不仅具有消毒能力，还能让人们迅速养成尊重整洁、干净和秩序的意识。

在各个部门、各个村庄，地域革命防御委员会及其负责人的工作水平，将部分依据他们对这些口号的落实情况来评判。让我们承诺不再在公共场所吐痰，以免影响他人并传播疾病。我们要推广家庭垃圾桶的使用，并爱护那些将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垃圾桶。

1986 年将恢复收取租金，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建造自己的房屋，或者在布基纳法索住房公司（Socogib）拥有自己的公寓。为了确保革命防御委员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全国革命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机构，用于接收大家的不满和建议。这个机构需要了解那些给无辜的革命战士带来困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集中在瓦加杜古的这些工作人员中的 10% 将被派往各省，当地的高级专员一定会赏识他们的才能和作用。

因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健康、平衡、稳固、精神和身体都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人民革命党决定在全国各个生活层面推广体育运动。从此，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学校、所有部委、所有公共和半公共行政机构都将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我们希望培养出一个身心平衡、积极向上、具有团队精神、秉持公平竞争意识、思想开放且善于沟通的民族。我们已经决定，体育运动将成为布基纳法索人所有关注点的核心。每个布基纳法索国家工作人员不仅将根据其工作能力来评判，还将依据他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程度来考量。体育运动将在他们的职业晋升中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将融入他们的生活。通过让我们在每次挑战中超越自我，体育运动将培养我们的战斗精神。

我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还远未实现。因此，始终存在行政制裁措施，包括警告、停职、撤职和开除。因为仍然有一些公务员不愿意摒弃反动、腐败、腐朽行政体制遗留下来的恶习。但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将向受到制裁的人伸出援手，以各种形式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当他们受到的惩罚纠正了他们的行为后，他们将体会到重新成为对社会健康、有生产力且非常有用的劳动者的喜悦。

同样，只要我们所有的同胞以及他们的雇佣军不明白少数人的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还妄想夺回那些不得人心的特权天堂，只要他们继续被盲目冲昏头脑，试图冲击人民政权，我们就只能坚决地阻止他们。这些狂热分子会迫使我们对他们进行逮捕、监禁。

我们国内外的敌人必须明白，只要他们继续阴谋策划反对我们的革命，我们也将继续合法地进行自卫。资助和武装反革命分子来攻击我们，然后挥舞着所谓的人权大棒，煽动报纸、新闻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来预先指责我们双手沾满鲜血，却毫无证据，这实在是太容易了。当有人在博博迪乌拉索和瓦加杜古引爆仓库，肆意向我们站岗的年轻同志开枪时，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慨，也没有人谈论这些。但只要我们进行反击，为了拯救我们的人民和革命而做出回应时，就会突然出现各种声音，拉响警报，引发一片指责之声。这场闹剧已经持续得够久了。我们将审判并惩罚那些受金钱势力雇佣、企图破坏我们革命的阴谋策划者。这一点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明白。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们的行动。我们已经识破了敌人的战术。他们派来阴谋策划者、刺客。当我们逮捕他们时，敌人就叫嚷着这侵犯了个人自由，然后又派来其他阴谋策划者。

如果我们出于对人道主义组织的尊重而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威胁要推翻我们的政权，让国家陷入血雨腥风。够了，这种讹诈已经持续得够久了。但是，我们要秉持革命的教育精神，既宽宏大量又忠诚坚定，努力去解释和说服。所有被拘留的人都将接受审判，以便他们能从人民的教育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赎罪改过，与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就只能顽固抵抗，迫使我们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在此期间，我们将减轻许多被拘留者的刑罚，释放一些人，并宣布对某些被拘留的平民、军人和工会成员停止司法行动，这些人此前因涉嫌危害民主人民革命和公共秩序而被拘留，在这个周年纪念日，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有幸获得总统特赦。全国革命委员会希望每一位部分或全部获得宽大处理的人都能珍惜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如果不幸有人再次犯罪，被安全部队抓获，他必须明白，他将自食恶果，必然要接受严厉的制裁。

为了让我们的妇女姐妹不再继续忍受男人的胡作非为，我们将确保工资不再仅仅是男人的财产，而是成为家庭共同财产。国家不会强迫任何人结婚，但要求建立家庭的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我们的妇女和孩子着想。有些男人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免费劳工，甚至连女佣的工资都不给她们，还把本应花在家庭上的钱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从基本的道德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对于民主人民革命党来说，更是不可接受

的。因此，我们正在研究相关措施，以便妇女能够通过政府从丈夫那里获得我们称之为“基本生活工资”的收入。

我们期望我们的艺术家们能够弘扬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音乐家们，我们希望看到传统乐器与现代音乐形式相融合，并且能够熟练掌握丰富的本土音乐曲目。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在我们革命两周年之际，我想代表大家向全世界重申我们所秉持的和平、自由与友好的理想。我们渴望与周边邻国积极开展友好往来，加强兄弟般的交流，优先通过对话来挫败那些分裂、制造新巴尔干化的阴谋。

鉴于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我们更加坚信非洲团结的重要性。面对帝国主义，我们在非洲问题上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各自孤立地走向灭亡，要么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生存并取得胜利。我们的革命与其他姐妹革命相互呼应，我们理解并准备好承担起在解放国际主义中的那份责任。在完成我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任期之前，我们永远不会辜负捍卫人民权利、反对野蛮和残暴行为的使命，无论这些行为来自国际上的何种邪恶势力。我们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撒哈拉人民日益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南部非洲，爱国力量通过一次次的进攻，开始将白人统治的怪物逼入绝境，并准备给予其致命一击。

我们再次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斗争领导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支持，支持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的顽强抵抗。

我们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成果，这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迈向与加纳革命的联合，尽管帝国主义及其当地的小喽啰们愤怒地咆哮、试图阻止，但我们的联合正稳步前行。

庆祝活动即将开始，我想表达布基纳法索人民对所有外国人的感激与团结之情。他们无论身处布基纳法索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在内心坚定的信念中默默承受着各种攻击、嘲讽和压力，这些压力试图摧毁他们与我们人民斗争产生的慷慨、团结和共鸣的热情。他们为团结基金捐款，和我们一起铺设铁轨、植树造林。他们遭受了侮辱，却没有回应。在向他们的坚韧致敬的同时，我想告诉他们，从今往后，我们将明辨是非。那些有害的“杂草”已经侵蚀了我们的信任，耗尽了我们的耐心，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从今往后，面对那些恶意中伤和阴险的阴谋诡计，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

布基纳法索的人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与成千上万在城市和乡村动员起来庆祝两年成功的战士们一起，我们怎能不齐声共鸣，迈着整齐的步伐，勇敢无畏地迎接未来及其种种挑战！我们即将见证的阅兵仪式，将是一场荣耀新布基纳法索的游行，是向着民主人民革命为我们描绘的未来光辉进军。今年，我们选定了“树木”和“民众动员”这两个主题。我们祖国的重新焕发生机将成为现实，因为这是我们人民的决定。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人民那充满创造力的双手亲切地抚摸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它正被民主人民革命无尽的成功动力所带动。

为了人民防御而进行的动员中会看到妇女们的身影。我们的妇女们，身着漂亮的制服，英姿飒爽，配备着武器，她们所展现的正是民主人民革命及其友好邻邦政策所蕴含的那种美好融合。这就像是爱与美的象征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的相遇，是的，这种温柔的爱，这位平和、善于调解的母亲、女儿或爱人，将永远倡导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和谐。但是，如果某个腐朽的寡头政权，或是被起义的民众逼入绝境的政权向我们挑衅，那么，我们的警惕不会有丝毫懈怠。因为首先是我们的妇女们，然后是其他人，全体人民将会奋起反抗；两年的革命让布基纳法索得以实现专业武装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幸福且持久的联盟，而引领这一切的是现代的“亚马逊女战士”。此刻，她们正沿着独立大道走来，这些女战士们面带温柔的微笑，却有着令人敬畏的坚定决心。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布基纳法索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结束这些讲话之际，我想再次回到体育运动这个话题。自庆祝活动开始以来，我们的卡迪奥戈体育场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充满了欢呼与喝彩。因此，对于民主人民革命三年以及未来的岁月，全国革命委员会决定为民众免除某些兄弟仍在沉重且痛苦支付的所有拖欠税款。同样，为了全体布基纳法索人民，他们的纪律和警惕是我们抵御一切攻击的主要保障，全国革命委员会决定取消宵禁。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行动和胜利，意味着证明我们懂得如何战胜失败，激发人们追求自由而非听天由命。向所有人，向所有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祝大家周年快乐，幸福安康。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



© 奥古斯塔·孔奇利亚，《托马斯·桑卡拉》。

不要陷入不必要的争吵

3 一月 1986¹

托马斯·桑卡拉当时仍担任总理，已开始用几乎不加掩饰的言辞抨击科特迪瓦国家元首。他用“目光贪婪的猫头鹰”来指代此人。然而，对于马里，他展现出开放的态度，宣布取消阻止马里加入西非货币联盟（UMOA）的否决权，这使得马里能够在 1984 年 6 月 1 日加入该联盟。这一否决权很可能源于 1974 年布基纳法索与马里上次的武装冲突。

1984 年，托马斯·桑卡拉决心打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AO）的管理不善问题，他以武力手段将科特迪瓦前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迪亚瓦拉以及马里人穆萨·恩戈姆和穆萨·迪亚基特带回国内。这三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领导人，桑卡拉打算让人民革命法庭以挪用资金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

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布基纳法索与科特迪瓦以及马里之间的关系紧张：一名布基纳法索商人在阿比让被暗杀；1985 年 8 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秘书长、马里人德里萨·凯塔因发表对布基纳法索不友好的言论而被驱逐。1985 年 9 月，在多哥和尼日尔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后，协约理事会召开国家元首峰会，以审视该地区的安全问题。桑卡拉怀疑这次会议只是企图孤立他的一个阴谋。他回国后，人民革命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并发布公报，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科特迪瓦和多哥。

1985 年底，布基纳法索与马里爆发战争。两国因位于布基纳法索北部一条长 160 公里、宽 30 公里的沙漠地带的边界争端而起冲突。这一争端在 1974 年就曾引发两国战争。这次，12 月 25 日，布基纳法索士兵出现在一个有争议的村庄以保护人口普查行动，这成为马里发动袭击的借口，随后马里对布基纳法索北部的瓦希古亚和吉博等城市进行了轰炸。尽管由该地区各国签署的《互不侵犯和防御协定》（ANAD）的一个代表团原定于 12 月 26 日前来监督布基纳法索军队撤离。与诋毁革命的宣传相反，事实证明马里军队的装备实际上比布基纳法索军队精良得多。战斗持续了六天，之后才达成停火。一系列密集的外交活动促成了快速停火，并达成协议将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

紧张局势迅速缓和。3 月底，在一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峰会上，托马斯·桑卡拉向所有国家元首表示感谢，甚至宣称德里萨·凯塔就在布基纳法索他自己的家中！

战争结束后，托马斯·桑卡拉发表了一篇极具和平主义色彩的演讲。随后，他呼吁海外的布基纳法索人回国为革命做贡献，宣布释放囚犯，并宣布从此禁止乞讨和卖淫。这无疑引发了许多布基纳法索人的尖锐批评。尽管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帮助这些人重新融入社会，但在一个有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这项任务极其艰巨。对桑卡拉而言，革命不能忽视那些他认为被剥夺了人类尊严的受害者。他甚至向一次世界妓女大会致以问候。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我们共同建设已经 365 天了，共同为建设而辛勤奋斗了 365 天。

365 天里，我们共同挑战了帝国主义及其当地走狗，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赢得了胜利；特别是我们修建了水坝、诊所、学校、桥梁、道路和房屋；我们让布基纳法索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了一些。我们一起制定了人民民主计划（PPD），一起构思了五年计划，并且我们正在为这项宏伟的事业做最后的完善工作。我们将有机会回

顾人民民主计划、它的规划、经验教训，也将有机会回顾五年计划、它的前景、希望和挑战。

在政治方面，我们巩固了人民民主革命党（RDP）的组织价值，我们坚定地向前迈进，我们将我们的革命载入了这个星球上最伟大、最高尚的革命之列。

然后，这一年即将结束。1985年12月25日：我们的人民遭到了轰炸；他们遭到了飞机的轰炸，被来自另一方的坦克和士兵打伤、打死。我们进行了反击。面对敌人在物质上的优势和充足的装备，我们以政治和革命的决心予以对抗，我们激发了创造力，战略家们在非洲军事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战绩。我们就是这样保护了我们的人民。我们保护他们，是因为我们遭到了侵略，因为我们日夜都要为他们争取自由与安宁。我们保护他们，是在履行一项革命的职责。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仍在继续，并演变成了战争。我们的政治在继续，转变为了全面的人民防御。于是，两种政治相互对抗，一种政治取得了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希望在1986年1月3日的今天，我们能缅怀所有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包括马里人和布基纳法索人；缅怀所有受伤的人，所有悲痛的家庭，以及所有因这些痛苦冲突而受到影响的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努力克制对马里人民的仇恨、排斥和敌意。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取得最重要的胜利，即消除心中对任何人的敌意和仇恨的种子。我们有一项重要的胜利要去争取：那就是在我们心中播下真正友谊的种子，这种友谊即使面对大炮、飞机和坦克的致命攻击也能坚守。这种友谊只能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真诚热爱的革命基础之上。我知道你们有能力做到，有能力去爱马里人民并付诸行动。我们会证明这一点：马里的兄弟们在他们的讲话中表示他们愿意开放交流；我们首先回应“是”，但我们不仅要言语表态，更要付诸行动。因此，同志们，我想请求你们，让马里人民和布基纳法索人民之间永远只有友谊和爱。

同志们！你们赞不赞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友谊？（“赞同！”）

那么，布基纳法索掌握权力的人民大众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以他们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告，布基纳法索不再有马里战俘。在这里的马里士兵不再是战俘；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可以随时自由地返回巴马科。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抓俘虏，而是为了击退敌人；我们已经击退了敌人，在布基纳法索的每一个马里人都是我们的兄弟。

所以，这里的马里人就是我们的兄弟。

从今天起，我们将做出安排，让他们在布基纳法索，尤其是在瓦加杜古，能够自由地生活，尽情享受自由的喜悦。让他们在马里的父母知道，他们可以来接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巴马科机场迎接他们回家。

同志们，我们要避免被卷入那些并非为人民而战的战斗中；避免被那些并非人民所关心的事情牵着走，避免陷入疯狂追求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漩涡。我们知道，很多人心中会有很大的诱惑，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军事武器库，以此为好战行为辩护，而且常常以此为借口轻

易地压榨人民大众；但在布基纳法索不会这样。西方媒体、帝国主义报刊常说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军备过度的国家；你们总是在报纸上看到说我们国家收到了成吨成吨的军事装备。幸运的是，正是这些媒体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他们承认布基纳法索在军事上装备不足。这不是我们说的，是他们自己写的。确实，我们装备不足，所以他们之前对我们的那些诋毁之词都是无稽之谈；如今他们要面对自己的诋毁和谎言。

我们现在知道哪些国家军备过度，哪些国家拥有大量的军事装备。我们现在也知道哪些国家为了本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而做出牺牲，而不是一味地穷兵黩武。

这六天的事件让布基纳法索洗刷了耻辱，恢复了真相。它们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真实面貌，只有那些痛恨革命的人——这样的人很多——会继续耍阴谋，企图制造混乱。更多的战斗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取得胜利。因此，我祝愿大家在新开始的 1986 年幸福快乐；这种幸福与我们的目标和我们愿意付出的努力相符。正因为我祝愿大家新年美好幸福，我希望大家能重新振作起来，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一段不幸但充满教训的插曲。我们希望我们能分析这段经历，因为我们革命者明白，每一天都是一场对抗。我们知道，自从 1983 年 3 月 26 日在这个地方，我们宣称“当人民站起来时，帝国主义会颤抖”那一刻起，我们就与帝国主义及其当地走狗面对面了。

我希望在 1986 年，我们能做出牺牲，把布基纳法索建设成一个大家庭。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关心布基纳法索社会的问题；首先是健康问题。健康是人民的事，不能仅仅是病人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生病”，仅仅躲在豪华的建筑里是不够的。仅仅抱有“有保障”的心态，认为自己可以免受疾病困扰也是不够的。隔壁街区的疾病都可能影响到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起的战斗（如突击疫苗接种、建立初级卫生保健站）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病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我们要与疾病作斗争，但我们要用全体人民的力量来与之斗争。那些不愿意加入这场战斗的人，将被视为与人民为敌。

还有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布基纳法索必须消除文盲，目前只有 18% 的孩子能够上学。这是不正常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让布基纳法索的所有孩子都有学上。当然，聚集在城市中心的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会再次反对这场战斗，因为他们无法承受牺牲。但这个小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知道他们是与人民为敌的。学校应该建在各个方面，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事情，而且到处都会有学校。

1986 年，我们要建设更多的学校，比 1984 年和 1985 年都要多。我们还要与失业作斗争。已经制定了一些重要的计划，我们将消除这个祸害。布基纳法索还有身强力壮的人失业，这是不正常的。当然，我们很多同胞接受的是小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思想让人对工作挑三拣四。没有什么工作是低贱的。布基纳法索必须有生产性的工作岗位。会有这样的岗位，而且每个人都会被邀请去从事这些工作。但在我们讨论这些工作之前，我首先想谈谈乞讨和卖淫问题。

乞讨是一种祸害，因为乞丐随处可见，在街头、市场边和酒店旁，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对我们进行骚扰。乞丐的存在是社会混乱、社会腐败的结果。必须杜绝这种现象。当然，我们也必须区分那些因身体缺陷而被迫乞讨的人和寄生虫式的乞丐。对于那些因身体或精神疾病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乞丐，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会组织起来，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每天都能自食其力，并且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半个人。

家庭发展部已经接到了这方面的指示。相关指令已经下达，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将不再有乞丐；革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革命也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在街上流浪的乞丐，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因为自私而抛弃的人，我们要在每个人心中与这种自私作斗争。

乞丐中有一些寄生虫；我们知道，很多人打着宗教的幌子，每天伸手乞讨。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宗教鼓励乞讨。如果说宗教鼓励、赞美谦逊和谦卑，那它们从未鼓励过乞讨，也就是寄生行为。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其教育体系中培养出那些被称为“garibous”的学生，但伊斯兰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宣扬过乞讨。相反，先知在《古兰经》中不是说过：“乞讨者不是真正的穷人，遵循我道路的人必须工作以赚取每日的生计。”他说了，也写了。正是那些曲解《古兰经》的不良穆斯林，鼓励了这些“garibous”乞讨。这些不良穆斯林剥削“garibous”，让他们劳作，导致社会堕落，把小孩和青少年推到电影院、商店前，这些孩子除了乞讨，还学会了拆卸汽车的红灯和大灯。就是这些小孩抢你们的钱包，在市场上惊吓妇女。我们要与乞讨和寄生行为作斗争。每个人都要工作，自食其力。

我还想谈谈卖淫问题。我们必须敢于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它确实存在。有妓女存在，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视而不见，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我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布基纳法索远远落后于很多国家，从全国范围来看，布基纳法索本土产生的妓女数量很少。但外来的流入让这个问题凸显。不过，所有在这里的妓女都是我们的姐妹，我们也把她们当作姐妹看待。

卖淫是什么？卖淫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谋生的职业。出卖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谴责这种交易、这种职业，以免爱情和交易之间产生混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给每个女人一份工作，让她们能够体面、尊严地谋生，让每个女人拒绝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无论是否低俗）而出卖自己。我们要让男人不再认为可以用钱包里的钱（而且往往是不义之财）来征服女人。为了打击卖淫，我说过我们要创造就业机会，让她们有工作可做，能够自食其力，然后我们将禁止卖淫。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将邀请人民革命委员会（CDR）和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一方面谴责妓女，另一方面谴责所有鼓励卖淫的人。

我们还要邀请我们的妇女谴责那些所谓的“高级妓女”。当我说到“高级妓女”时，我指的是那些在办公室工作，有汽车或轻便摩托车，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却嫉妒成性，总是试图勾引别人的丈夫，在家庭中制造不和的女人。如果每个女人都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爱情生活，那么没有女人有权破坏别人的家庭。正是这些女人导致了我们所目睹的社会堕落，是她们造成了许多被父母遗弃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家庭，不知道1月1日或12月25日是什么。正是这些女人导致了社会的衰败，这种衰败已经从其他国家蔓延到我们

布基纳法索，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们。我们必须赋予我们的女人权利，保护我们的家庭。有多少人在外面养情妇，却牺牲了家里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人太多了，而革命就是要与这些行为作斗争，让男人不再去找别的女人寻欢作乐，让我们的街道上不再有女人在某个特定时间后闲逛，用法语或英语交谈，让男人不再被迫去那些阴暗的地方、酒吧、酒店、舞厅进行那些秘密、可怕、见不得人的约会，因为布基纳法索不再有夜总会。我们必须与这种恶行作斗争，打击卖淫。消灭卖淫，并不是说要打击妓女。我们要保护妓女，因为她们是社会的受害者，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和贵族可耻的虚伪”；我们也要与之作斗争，让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可以说女性的美德得到了颂扬。耶稣说过：“没有犯过罪的人可以先扔石头。”但没有人敢扔第一块石头。同志们，如果耶稣来到布基纳法索，再次说出这句话，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敢于扔出石头，因为我们不再犯错误，这是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勇敢面对。同志们，关于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深入探讨，因为我只是想祝愿大家以及马里人民新年快乐、幸福。

但在结束之前，我不能不提到那些置身于革命之外、阻碍革命光辉进程的人，那些流亡在外的人。我们在 10 月 2 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到过他们，但我还是要再次提及，所有离开的人都可以回来，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建设国家仅靠七百万双手是不够的，还需要他们的智慧。因此，大门向所有愿意回来建设布基纳法索的人敞开，因为他们会看到，时光流转，我们已经建设，已经前进，我们没有像别人预言的那样停滞不前，也没有倒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犹豫，在思考是否能够回来，是的！他们可以回来。但有些人已经彻底自我放逐，认为只有无国籍的斗争才能拯救他们；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说，布基纳法索人民永远不会任由他们及其野心践踏。当飞机轰炸我们，坦克发动攻击，重型火炮轰击我们的村庄时，这些无国籍者无法回到布基纳法索；并不是等战争武器消失后他们才可以尝试回来，即使他们带着坦克、米格战机、火炮，也无法踏入神圣的布基纳法索。

因此，同志们，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投身革命，服从革命，要么被革命淘汰。我还想谈谈那些在国内阻碍革命的人，他们有时会推行一些严厉的措施。对于他们，我们将采取宽容的措施，这些措施必须从最公正的角度去理解。这是为了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明白被拘留的这段时间是有益的，是一个反思的时期，让他们成熟起来，理解什么是革命，并且明白革命永远会取得胜利。

无论他们的野心和计划多么不择手段，都必须放下。

我请求大家，当我们释放所有目前在监狱里的人时，努力参与对他们的革命教育，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一个参与国家建设的希望。我请求大家不要心怀怨恨，要证明革命就是和平，革命就是人民的幸福。因为我们与那些为了保护少数人而实施恐怖统治的法西斯政权截然不同。在布基纳法索，是人民在当家作主。

同志们，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元首、组织领导人以及个人，他们对布基纳法索人民和马里人民表达了支持，敦促我们停止战争。我想向他们表示感谢，表达我们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之所以与我们沟通，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的智慧，信任我们的清醒理智。我们感谢他们，并且我们知道，历史会让我们在未来再次相遇，让我们向他们证明，

在布基纳法索，我们懂得倾听理性的声音。我不想一一列举名字，但我要感谢《互不侵犯和防御协定》（ANAD）的各方为促成此事所付出的努力。但在他们之前，尼日利亚和利比亚为促使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之间停止战火也共同付出了努力，对此我们也表示感谢。

对我们布基纳法索人来说，我们的武器指向的是南非。而马里则应该帮助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帮助我们到达开普敦。我们请求马里人把他们拥有的众多坦克、米格战机提供给我们，以便我们去抗击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如今是我们的兄弟，还因为我们在战场上见识过，知道他们拥有很多米格战机。我们对此有所了解。我们需要这些装备去南非。彼得·博塔（南非当时的种族隔离政权领导人）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如果有哪个国家曾经帮助过布基纳法索或者马里，却对我们此次的行动袖手旁观，那它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所要求的军事援助，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抗击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其他地方，帝国主义都存在。有人把一场武装冲突强加给了我们。我们必须确保这场武装冲突能服务于人民的事业，我们要让这场冲突帮助我们从“一档”加速到“二档”。我们要加快革命的步伐。正是因为马里人给了我们加速革命进程的机会，所以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感谢我们马里的兄弟姐妹们，感谢所有那些让我们明白革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人，革命不能依赖任何人，我们也确实没有依赖任何人。我们明白了革命必须依靠自身的武器和各种手段，而且要充分利用所有手段。从今往后，绝不能再允许在人民战斗的时候，布基纳法索的任何力量被闲置一旁。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努力做到，在明天、后天以及未来的日子里，让众多马里男女来到布基纳法索，参加体育、文化活动，让我们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能够与他们相遇；也让布基纳法索人经常前往马里，与马里人交流互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赢得马里兄弟姐妹的友谊和真诚当作一件关乎荣誉的事情，重新找回我们之间的情谊和兄弟般的感情。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功赢得一位马里人的友谊，那他就没有尽到自己的革命职责。我自己会带头这样做。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新殖民主义！

打倒傀儡政权！

打倒帝国主义的当地走狗！

打倒目光贪婪的“猫头鹰”！

打倒表里不一的“乌龟”！

打倒见风使舵的“变色龙”！

打倒疯狂的“恶犬”！

打倒张牙舞爪的“鳄鱼”！

打倒胆小怕事的“水牛”！

荣耀属于人民！

胜利属于人民！

尊严属于人民！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谢谢大家。

1986 年 1 月 6 日，于锡德瓦亚

1.1986 年 1 月 6 日《希德瓦亚报》。



© 克劳德·马胡多，《托马斯·桑卡拉》。

为学校的彻底和彻底的改造

1986年2月16日

托马斯·桑卡拉在此对教育体系所做的诊断极为严峻。这个体系成本高昂，国家投入巨大却效率低下，它延续着社会不平等，加剧了农村人口外流，还让孩子们远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这就是托马斯·桑卡拉所说的“阶级学校”，它导致了文化异化。他在这里再次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因此，他宣布要进行教育改革，并呼吁所有相关方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共同探讨其具体内容。

直到 2016 年，才找到了这份阐述该改革的文件，标题为《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学校》。这项改革旨在对教育进行全面重塑，其宣称的目标是培养符合国家需求的职业人才，同时提供通识教育。它应该是“民族的”“现实的”“革命的”“民主且大众的”“富有成效的”“开放的”以及“促进集体进步的”。这些就是该改革方案中列举的特点。

学校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学前教育阶段针对 3 至 6 岁的儿童，他们将在大众托儿所接受教育。接下来的职业教育阶段，总时长为十年，分为三个层次：五年的基础教育阶段，三年的综合技术教育阶段，以及两年的职业专业化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即“研究与创新”阶段，将在大约十所学院开展，涵盖精确科学、社会科学、法律与经济、农村发展、卫生、艺术与文化等领域。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领域也开始出现。这份文件详细阐述了这项改革的实施方式以及各项费用的分配情况，但并未提及资金来源。

生产实践受到特别关注。农业被置于优先地位，但其他技术培训也没有被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十分重要。例如，在完成基础教育阶段后，学生应该能够“撰写一封信件来传达社区的诉求”，了解药用植物，或者初步学习合作社的管理。在第二阶段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从事一项职业，并且具备与传统高中毕业水平相当的能力。而要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必须经历过一段生产实践。

很难对这个改革方案进行总结，但它旨在培养公民，为职业发展做准备，让每个人都能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实际任务，同时也不忽视通识课程，尤其注重科学课程。

这项改革并未被采纳。时至今日，我们既不知道讨论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清楚放弃这项改革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家长们的担忧，因为实践任务和生产环节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孩子对通识课程的学习。更何况，对大多数家长来说，让孩子进入公职系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战士们：

大家还记得，198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的部长会议决定废除我国现行的新殖民主义教育改革方案。

事实上，自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要求对学校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改造，使其成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愿望的工具，因为学校确实是社会的反映。

由此可见，民主人民革命使我们国家重获独立与自由，让我们的人民重拾尊严，这样的革命显然无法容忍一所已经充分证明其天生无能的学校继续存在。布基纳法索现行的新殖民主义学校是从殖民统治时期继承而来的，它是对我国人民进行文化异化和智力奴役的工具。这种新殖民主义学校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其成本过高。在资金短缺严重阻碍众多发展项目启动的当下，我国将超过 25% 的预算用于教育。一名小学生每年的花费，国家要承担超过 1.8 万法郎，家长也要承担同样多的费用。为了让一名中学生完成学业，国家每年要花费超过 16 万法郎。供养一名大学生，每年则需要 70 多万法郎。而与此同时，一名勤劳的布基纳法索农民的年收入不超过 6.1 万法郎。

其次，它具有选拔性和反民主性。新殖民主义学校非但没有缓解社会不平等，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在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等大型城市中心，入学率达到 80%，但在某些地区，入学率却降至 2% 以下，甚至有好几个完整的行政区没有学校。除了这些明显的地区差异，还有残酷无情的选拔制度。例如，在 1000 名一年级注册学生中，195 人能获得小学初级教育证书，126 人能升入初中一年级，71 人能通过初中毕业会考，只有 38 人能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超过一半上学的孩子在还没有掌握基本的识字知识前就被教育体系淘汰。

第三，它具有阶级性、统治性和剥削性。新殖民主义学校通过其教学内容，将国家权力的行使垄断在从其体系毕业的人手中，只为统治阶级服务。事实上，这种学校提供的教育违背了我们祖先人道主义的、团结互助的崇高传统。它培养出的个体被对个人利益的盲目追求所驱使，自私自利，损害集体利益。

第四，它具有异化性和文化同化性。教学内容与布基纳法索的任何现实都不相关。它们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脱离国家实际，培养了学生对官僚工作的喜好，以及对生产性体力劳动的轻视。这导致学校与社会之间长期存在脱节。

第五，它与劳动力市场不匹配。布基纳法索是一个传统的农牧国家，教学内容应该让从教育体系毕业的学生获得能立即应用的实践知识。但新殖民主义学校却无视这一现实，强调理论培训。它培养出博学的干部，却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这种教育与就业之间的脱节，导致大量初高中毕业生失业。

如此看来，结果令人痛心。这是彻底的失败。国家将超过四分之一的预算用于教育，然而所取得的成果却远远低于预期，与人们做出的牺牲不成正比。而且，我们的儿童入学率仅略高于 22%。实际上，每十个适龄儿童中只有一个真正能上学。13 至 22 岁年龄段的人群中，只有不到 4% 的人有幸接受中等教育，98% 的居民是文盲。这种教育体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都带来了严重后果。首先在社会层面：教育对年轻人进行文化异化，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解体因素。旧有的价值观让位于新的非人性化价值观。家庭生活的堕落加速。一些以往闻所未闻的现象出现了，比如酗酒、吸毒、卖淫、犯罪、城市暴力等。辍学生在我国从殖民统治的黑暗时期直到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的社会解体过程中，构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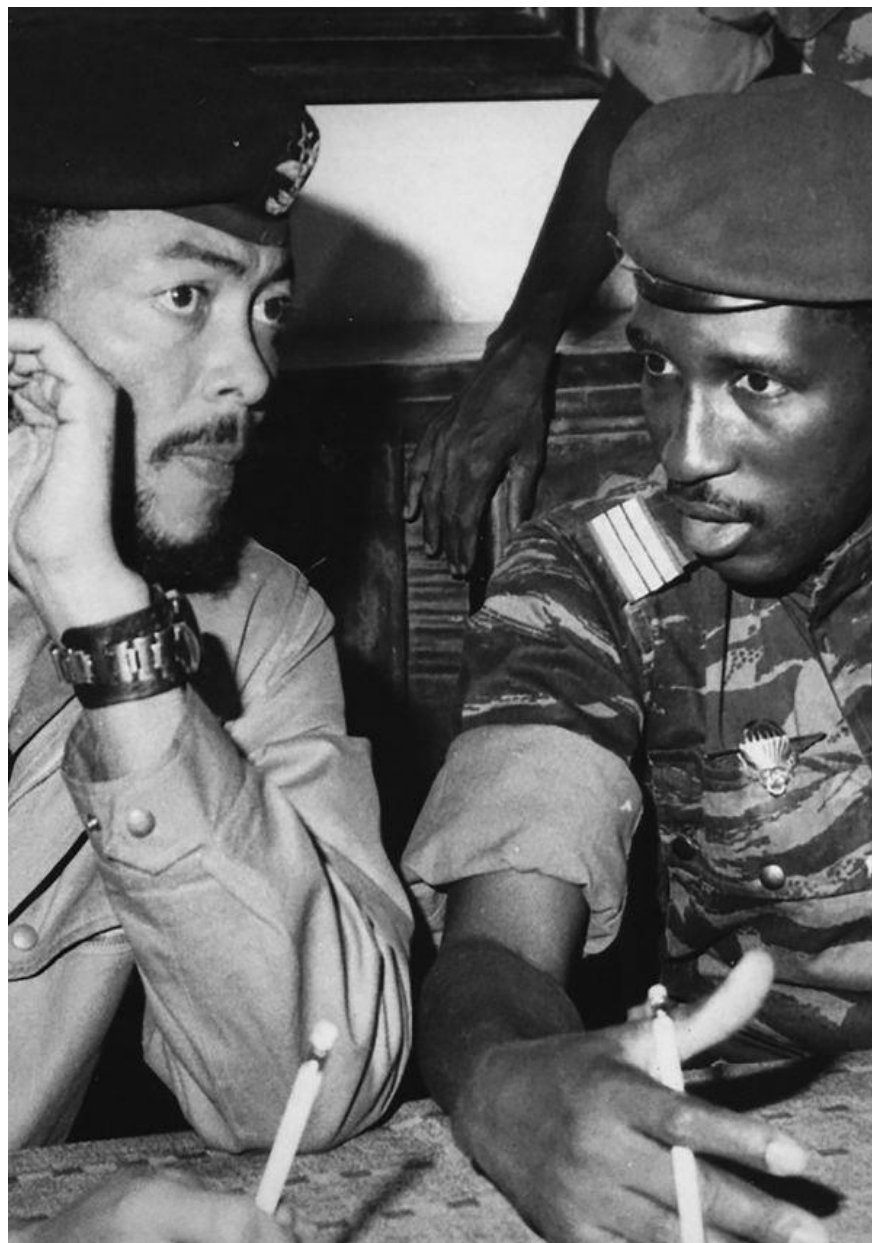
在经济层面：成千上万的学生，几乎全部拒绝留在农村。绝大多数人选择流向城市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新殖民主义学校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失去了能够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劳动力。农村因此失去了生产力量，这些人到了城市后反而成为依赖他人的负担。

最后在政治层面：新殖民主义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由于所谓的学校的非政治属性，在政治上缺乏能力，从而延续了帝国主义统治体系。因此，面对如此失败的现状，全国革命委员会认为学校问题是一个国家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制定一种新型教育模式，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深切愿望。

为此，自 1984 年 9 月 12 日部长会议废除新殖民主义改革方案起，就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这一年里开展工作，并制定了一份基础文件，勾勒出新型学校的总体方向。国家教育部对该文件进行了完善，我非常高兴地向积极参与的布基纳法索人民推荐这份经过努力完成的成果——《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学校》。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符合 1983 年 10 月 2 日政治指导讲话的指示，即学校应转变为革命的工具，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应为自身利益和剥削阶级服务，而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由人民建立并为人民服务的布基纳法索新学校应该是民族的、现实的、革命的、民主且大众的、富有成效的。此外，它还应该是一所向国内环境和外部世界开放的学校，一所促进集体进步的学校。国家教育部长同志及其技术人员将有机会在广播电视辩论中详细阐述这所布基纳法索新学校的特点。因此，我邀请积极参与的人民对提交给他们的这份文件进行评估。所有民主组织，如革命保卫委员会、工会、学生家长协会等，都被邀请参加这场全国性的辩论。批评意见、建议、观察结果以及各种修正案和提议都应在 1986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给国家教育部。从 1986 年 4 月初开始，负责各部委领域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将扩大到全国教育大会、工会、学生家长协会及其他民主机构，届时将召开会议，确定向政府提出的各种建议的综合方案。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1. 这项改革的文本可在 <http://thomassankara.net/le-projet-de-reforme-de-leducation-elaboree-pendant-la-revolution> / 网站上查阅。
2. 在布基纳法索，小学预备班有两年。



© 照片来自总统新闻处，“杰里·罗林斯和托马斯·桑卡拉”。

法语必须接受其他语言

1986 年 2 月 17 日

法国与革命后的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冲突状态。早在 1984 年，布莱斯·孔波雷就受命就新的合作协议进行谈判。经过激烈的讨论，这些协议最终于 1986 年 2 月 4 日

签署。或许是为了表示关系缓和，托马斯·桑卡拉于2月5日至7日会议结束后，来到巴黎，在席尔瓦森林保护会议上发表演讲。

1986年2月中旬，首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召开，托马斯·桑卡拉再次来到法国首都。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与弗朗索瓦·密特朗进行了单独会面。然而，是“革命四大历史领袖”之一的亨利·宗戈发言宣读了这份关于布基纳法索与法国关系的文件。我们必须结合托马斯·桑卡拉与法语之间矛盾的关系来解读这份文件。和许多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一样，他学习了法语，也学习了拉丁语。他尤其喜爱这些科目，而数学成绩却并不突出。由于他在法语课上勤奋好学，老师允许他和朋友菲德尔·托埃使用教师图书馆的书籍。他所有的演讲不仅展示了他对法语的完美掌控，还体现出他对这门语言的浓厚喜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反复谴责殖民时期和新殖民主义导致学生文化断层，但在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法语仍被选为教学语言。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部长，各位大使，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在此发言，向诸位传达托马斯·桑卡拉总统同志想向你们这一庄严集会传达的信息。这个信息力求简短，但他也努力使其尽可能忠实于我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理想，忠实于布基纳法索人民对自由、尊严和主权的渴望，并且符合我们为摆脱任何强权争取独立的艰苦奋斗，以及按照全国革命委员会路线与世界各国人民真诚友好相处的理念，这一路线由革命政府日复一日付诸实践。

由于殖民历史，我们属于法语区，尽管在我国只有10%的布基纳法索人说法语。我们宣布自己属于法语区，也就意味着承认并内化了两个前提：其一，法语只是表达我们现实的一种工具；其二，和所有语言一样，法语必须开放，以顺应其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和历史现实。

对我们来说，法语起初是殖民者的语言，是外来帝国主义统治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典型传播工具。

但正是借助这门语言，后来我们得以掌握对帝国主义现象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从而能够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如今，布基纳法索人民及其政治领导机构——全国革命委员会，在布基纳法索使用法语，不再将其视为某种文化异化的载体，而是作为与其他民族交流的工具。

我们出席此次会议是合理的，因为从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角度来看，存在两种法语：一种是法国本土法国人所说的法语，另一种是五大洲人们所说的法语。

我们希望通过参与，为丰富这种全球化的法语做出贡献，并了解法语如何使我们与其他民族更加亲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衷心感谢法国当局发起的这一令人欣喜的倡议。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与其他非洲兄弟一起分析各自的处境，并寻求共同努力开展共同斗争。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与越南人民的斗争进行交流，并更好地理解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呼声。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了解欧洲文化的瑰宝，并捍卫我国移民劳工的权利。

正是通过法语，我们阅读无产阶级伟大教育家的著作，以及所有那些以乌托邦或科学方式用笔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人的作品。

最后，我们用法语演唱《国际歌》，这首被压迫者、“世上的不幸者”的赞歌。

对于法语的这种普遍性，我们认为必须根据我们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来使用这门语言。因为我们坚信，各国人民之间会因共同的信念而团结起来，因为无论社会形式和时代表象如何，他们都遭受着同样的剥削和压迫。

因此，在我们看来，如果法语想要更多地服务于 1789 年的理想，而非殖民远征的理念，就必须接受其他语言作为其他民族情感的表达方式。

接受其他民族，法语就必须接受那些因法国本土的现实局限而法国人不了解的方言和概念。

比如，谁会因为虚荣和狭隘的骄傲，用晦涩难懂的法语表述来表达“伊斯兰”“巴拉卡（baraka，意为神恩）”这样的词汇呢，而阿拉伯语能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恰当地表达这些概念。

又比如“pianissimo（极弱，音乐术语）”这个词，这一源自皮埃蒙特地区之外的甜美音乐表达；还有“apartheid（种族隔离）”这个词，莎士比亚文化丰富的英国毫无保留地将其引入法国。拒绝将其他语言融入法语，就是筑起文化沙文主义的壁垒。别忘了，其他语言也接纳了一些在它们自己语言中无法翻译的法语词汇。

例如，英语中的“fair - play（公平竞争）”，采用了法语中具有贵族和资产阶级色彩的词汇“champagne（香槟）”。德语在其“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法语词汇“arrangement（安排）”。

最后，富拉语、莫雷语、班图语、沃洛夫语以及许多其他非洲语言，强忍着愤怒，吸收了“税收”“徭役”“监狱”这些带有压迫和剥削意味的词汇。

这种多样性将我们团结在法语大家庭中。我们把它与“友谊”“兄弟情谊”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拒绝接纳其他语言，就是忽视自身语言的起源和历史。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多种其他语言融合的结果，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由于强大的通讯手段所带来的文化渗透性，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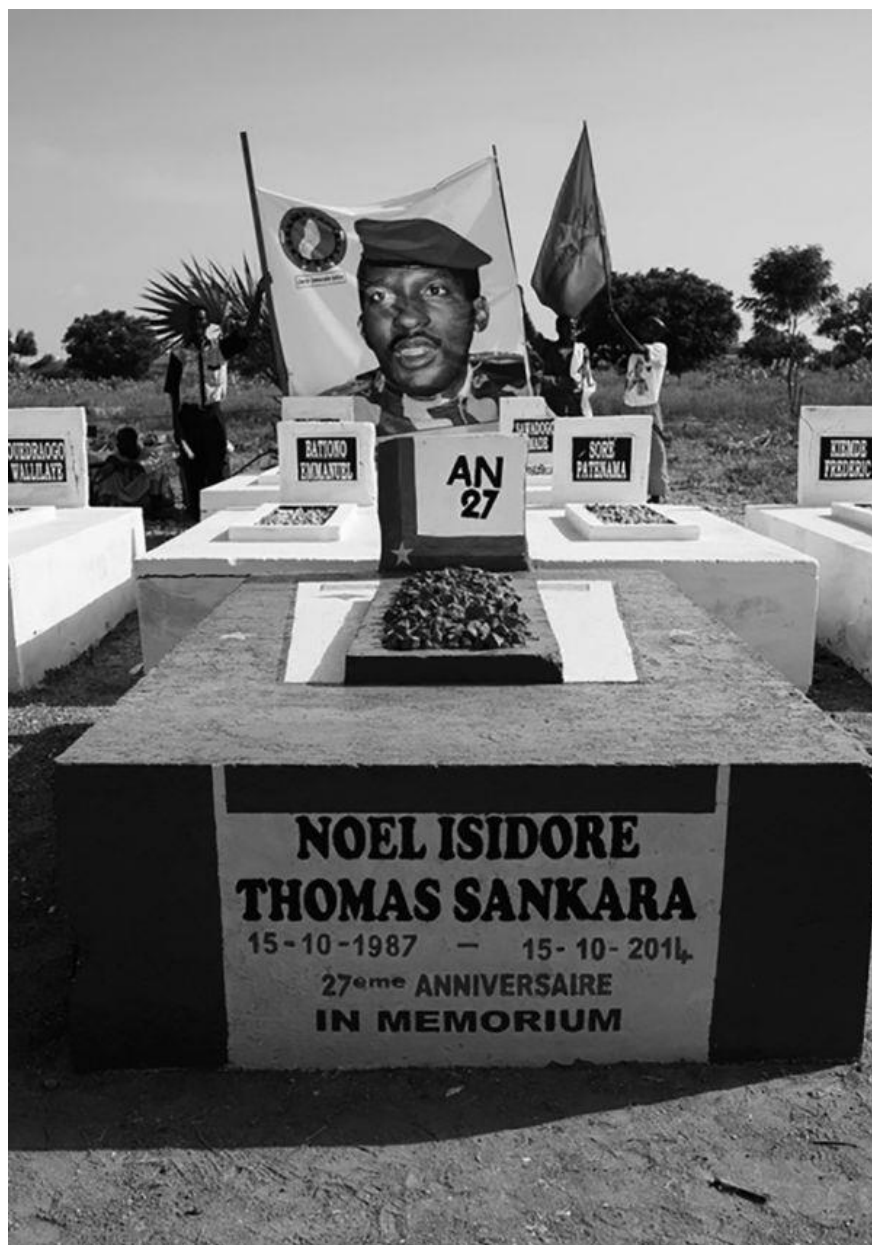
拒绝其他语言，是一种僵化的、与进步背道而驰的态度，这源于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

布基纳法索向其他民族敞开怀抱，并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进一步丰富自身，坚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普世文明迈进，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一种通用语言。我们对法语的使用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为了人类真正的进步！

前进！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 索菲·加西亚。

当西非经共体的祖先拥有紧缩的单薄时，它就不可能拥有丰盛的丰满

瓦加杜古，1986 年 3 月 26 日

这篇演讲是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AO）和《互不侵犯与防御援助协定》（ANAD）国家元首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1986 年 3 月 27 日由《Sidwaya》报发布。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 1973 年，旨在促进西非的经济一体化。它由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组成。贝宁于 1985 年退出。多哥和几内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我们记得，1983 年 10 月在尼亚美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在乌弗埃 - 博瓦尼的推动下，科特迪瓦拒绝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主席职位交给按规定应担任此职的上沃尔特。

布基纳法索最终于 1984 年 10 月在巴马科举行的第十届首脑会议上获得了主席职位。托马斯·桑卡拉想要大展拳脚。首脑会议结束后，他将穆萨·迪亚瓦拉带回了瓦加杜古，此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总部已迁至该地。这位商人成功说服了共同体的一些官员，从共同体设立的干预与团结发展基金（Fosidec）中借给他 65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但他却无力偿还这笔钱。

1984 年 11 月，轮到他的同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秘书长穆萨·恩贡和干预与团结发展基金财务审计员穆萨·迪亚基特被捕。1985 年 3 月，他们都将在人民革命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没收财产，没收金额与他们的罚款数额相当，同时还被判处数年监禁。这在该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这个地区，腐败和挪用资金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惩处。

原计划多次推迟的协约理事会会议于 1985 年 2 月在亚穆苏克罗（科特迪瓦）举行，这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这种缓和持续时间很短。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导致两国关系恶化。1985 年 9 月，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协约理事会国家元首首脑会议以失败告终。托马斯·桑卡拉回到布基纳法索后，发表了一篇针对邻国的攻击性演讲，称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当地盟友，在一场又一场闹剧般的首脑会议上蹦跶”。不久之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马里战争爆发了。

我们对桑卡拉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期间的行动了解甚少。因此，这篇演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揭示了其中的关键内容。桑卡拉努力让共同体的管理恢复严谨。

他在这篇演讲中对已经完成的工作表达了极大的自豪。在会议结束时，《Sidwaya》日报的标题可以是：“圆满落幕。会议结束时，所有国家元首和代表团都表示满意。”他们对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认可人民革命法庭的能力。桑卡拉甚至借此机会向乌弗埃 - 博瓦尼表达了个人祝贺。但这场胜利转瞬即逝。两位总统之间的关系很快又开始恶化，而布莱斯·孔波雷自从结婚后就与乌弗埃 - 博瓦尼走得更近了。

先生们，总统们、部长们、国际和非洲组织的代表们，尊敬的各位外交使团成员，尊贵的来宾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同志们：

在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今天齐聚在我们共同体的总部瓦加杜古，怀着兄弟情谊和团结精神，隆重开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第十一届首脑会议以及《互不侵犯与防御援助协定》第七届首脑会议的工作。作为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我谨代表布基纳法索人民、

全国革命委员会及其政府，向各位表达深深的感谢和诚挚的感激之情。感谢你们来到布基纳法索这片自由的非洲土地，给予我们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充分说明了布基纳法索全体人民对各位来宾，尤其是对我们杰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兄弟们所给予的热情友好的接待。我也很高兴代表大家，向刚刚正式加入我们共同组织的贝宁人民共和国致以热烈的感谢和祝贺。

我还要向多哥共和国这个《互不侵犯与防御援助协定》的成员国，以及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会议的几内亚共和国表示同样的祝贺。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坚信，这两个兄弟国家跨越仍将我们彼此分隔的最后障碍的时刻已不再遥远。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所有代表国际发展组织、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今天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给予我们这一殊荣。我尤其要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你们在我们寻求发展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始终给予我们不懈的努力和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我们共同组织的所有机构，感谢你们为确保我们两个组织朝着更美好的明天实现质的发展，定期做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

先生们，总统们、部长们、尊贵的来宾们、同志们：

1984年10月，在马里巴马科举行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第十届首脑会议上，我们共同痛苦地认识到，我们的共同体面临着各种困难，刚刚陷入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我们勇敢而清醒地、毫不留情地共同诊断出了这场危机的根源，这些问题几乎使我们的共同体濒临崩溃。我们怀着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共同找到了通过明确而具体的指导方针，为我们的共同体注入活力和公信力的途径和方法，这些方针应该会带来一系列的整顿和清理措施。

你们给予我们荣誉和信任，赋予我们这项微妙却令人振奋且崇高的使命，即通过让我担任共同体国家元首会议的现任主席，将这一意愿切实付诸实践。

我深知这份信任，也深知你们定会给予我支持。尽管我们的共同体正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但我还是代表布基纳法索人民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组织，然而它却有着看似健康的表象。

因此，有些人认为布基纳法索的严格要求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会给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带来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只要想想那数十亿被挪用的资金，就能明白幻想是多么危险。要不是1983年10月在尼亚美举行的那次及时的首脑会议，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我们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彻底破产了。而我们却还在一如既往地从专家会议开到部长理事会，再到国家元首首脑会议，还总是例行公事地给那些破坏者打“满意”的评价。这表明，最致命的问题往往都有着长期的发展过程。

我们深知我们对共同事业的成败负有集体责任。我们曾在共同体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面前郑重承诺，在本次会议上，向大家提交一份报告：如果我们的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就提交一份“死亡证明”；如果只需付出努力和牺牲就能让它迎来新生和真正发展的新条件，那就提交一份“出生证明”以及相关条件。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份神圣的团结责任，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谦逊地履行了这一责任。

先生们，总统们、部长们、尊贵的来宾们、同志们：

接下来，我将向大家提交一份议程草案，请各位审议。我会如实地向大家汇报你们托付给我的任务的完成情况。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注意 1984 年 10 月在巴马科举行的第十届首脑会议提出的相关指导方针。

大家应该还记得，主要有三点：第一，60 亿干预与团结发展基金被挪用的事件；第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重组；第三，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管理中实施紧缩措施。

第一，60 亿干预与团结发展基金被挪用的事件

这一问题旨在查明我们金融机构——经济发展团结与干预基金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并确定弥补给我们共同体造成的道德和经济损失的途径和方法。那么！在这一点上，一切条件都已具备，而且，与各位国家元首兄弟达成一致后，正如大家昨天（1986 年 3 月 25 日）所看到的，我们决定启动审判程序。

我们信任人民革命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这是国家元首们在巴马科做出的自由且主权的决定，即在此事上适用总部所在国的法律。

60 亿法郎，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想想我们人民的悲惨处境！60 亿法郎，这在我们各国的发展计划中是一笔决定性的资金！

一小撮人挪用 60 亿法郎，损害 4000 万人的发展项目，这已不再是贪婪，而是海盗般的掠夺，他们无法无天，蔑视人民和国家！这些严重破坏共同体精神的罪犯深知自己的罪行，也明白非洲人民大众正义的愤怒复仇之心，因此他们突然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们会使出各种手段来逃避他们自己招致的后果。

例如，他们会试图设置障碍、玩弄程序手段、虚张声势、进行敲诈勒索，还有其他种种骗人的把戏，那些制造这种不体面且不可接受的混乱局面的人会试图用这些手段来蒙骗我们。

我已代表大家向各方提出控诉，我希望总部所在国的法律能够坚决执行；我呼吁布基纳法索的当局及其司法系统，我们依靠这些支柱，在面对盗窃带来的侮辱和伤害时表达我们的痛苦。希望他们不要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娱乐消遣而牺牲我们的利益，避免在那些令人沮丧的程序闹剧里，让一个狡猾的盗贼奇迹般地被释放。但我们同样也寄希望于法庭，除了那些挪用我们数十亿资金的盗贼——至少这些人我们已经牢牢掌控——之外，希望法庭能揭露非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伙的负面统治。这些人就像真正的吸血鬼，他们压迫性的社会行径让大众感到厌恶，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混乱，以至于非洲人甚至开始怀念白人及其殖民统治。在我们的行政机构、非洲内部组织中，这些害虫悄悄地潜伏着，不被察觉，但却极其危险，它们吸食我们的血液，给我们注入有害的社会毒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尊严和对人的基本尊重背道而驰。现在此地就必须进行道德整顿。如果这能在其他地方起到作用，我们会更加高兴。即使我们无法让整个世界都得到道德净化，但至少我们要让人们尊重我们，让那些我们信任的人敬畏人民的愤怒，让我们的外国伙伴明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个“阿里巴巴的洞穴”（指腐败之地）已经成为历史。

第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重组

这一点旨在提出一系列清理、整顿和重组措施，以重振我们的共同体并赋予其公信力。在这方面，我们组织的国家元首们为我提供的杰出专家们为此做了高质量的工作，这份工作成果将很快提交给本次会议审议。在不预先评判我们对他们工作的评价的情况下，我想说，通过他们的工作，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些工作人员的认真态度与我们某些负责人的混乱和失职行为截然不同。

第三，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管理中实施紧缩措施

在你们托付给我们的任期内，在处理共同体危机的管理层面，我们努力将同样的严格要求融入我们各国对共同体的财务管理中。在我们几乎所有国家都要求人民为实施结构调整措施做出牺牲的时刻，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应该与孕育它的各个国家保持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当孕育它的国家处于紧缩状态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不能臃肿富足。

任何其他行为都可能扭曲共同体与孕育它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个经过“手术”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它仍像康复中的病人一样脆弱。它的内部仍因休克治疗而隐隐作痛。但鉴于巴马科令人担忧的诊断结果，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不过，治疗的后遗症本可能会变成创伤的印记。幸运的是，开始康复的喜悦，尤其是成功消除了一个几乎扩散的“毒瘤”的自豪，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有多少非洲次区域组织、国际组织敢于像我们这样审视自己呢？

在巴马科会议之后，当你们信任地将现任主席职位托付给我们时，我们都不知道是该欢呼雀跃还是忧心忡忡。

这是一种荣誉。但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荣誉。我们渴望达到的成功巅峰，有时会在我们意识到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承担组织解体的风险时，失去一些光彩。隐隐的低语声，然后是清晰的反对声，此起彼伏，有时让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我想，更多时候是那些怀着帮助之心的人平静地表达着不止一位领导人、不止一位负责人的担忧。我们为此感到忧虑。接着，这些声音变得更加急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道德整顿和复兴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并没有为我们赢得太多朋友。一些工作人员一想到他们的特权、福利和生活方式可能会受到质疑就惊慌失措，尽管这些在大众眼中可能受到诟病，但他们自己却真诚地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合理的。一些负责人对现任主席——毕竟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首要机构——着手了解共同体“黑匣子”的内容感到不满。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些经济对话者或经济操作者策划阴谋，企图扰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新进程。

各位阁下、先生们，总统们，这个新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孕育过程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充满了对贪婪、懦弱、自私和对大众的蔑视的失望。

但我们完成了任务，感到满足。一些非洲内部组织的善意领导人，无论是处于领导位置还是在幕后，都对我们的工作寄予厚望。他们深知自己那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希望能从我们的解决办法中获得启发。对于那些曾一度对我们这个共同体组织感到绝望的金融伙伴，我们要说，现在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它曾蒙羞，曾濒临堕落，但我们共同将它拯救了出来。所以，它可以像那些打扫完自家卫生，然后有权宣扬他人也应保持整洁的人一样，坦然地正视每一个人。它至少不会因为摆脱了困扰其他组织的可耻弊病而感到羞愧。

在我国即将完成你们赋予的使命之际，我在此衷心赞扬我们共同体组织的创始者们在建立我们这个机构时所付出的努力和功绩。他们以那些志存高远者的耐心，一针一线地编织着我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组织和管理架构。向他们所有人表示祝贺。如今，国家元首会议共同承担的使命，是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归还给为其而创建的人：我们的人民。这4000万人应该每天都能更好地了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评估它的作用和效率，批评它的不足之处，并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正迈向一个属于大众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时代。没有人民的融合，就不可能有可行且持久的经济一体化。人民的融合，是一种共生的体验，在其中给予和获得同样令人快乐。

为此，我们发起了一些活动，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欢乐中参与其中。这些活动就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及友好国家青年之间的团结日。看到他们洋溢的喜悦、活力和朝气，我们不再有任何疑虑。那时，哪怕要求我们搬起大山，我们也在所不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年轻人要求将这些团结日制度化。我相信我们会满足他们的期望。但我们肯定会走得更远。我们人民的其他方面也将得到关注。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音乐家、雕塑家、运动员等各类协会蓬勃发展，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妇女协会、记者协会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协会纷纷成立之时，那时，人民革命法庭（TCR）和其他机构将不仅仅是辅助力量。如果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都要归功于你们，先生们，总统们，感谢你们在这艰难的历程中给予我们的精神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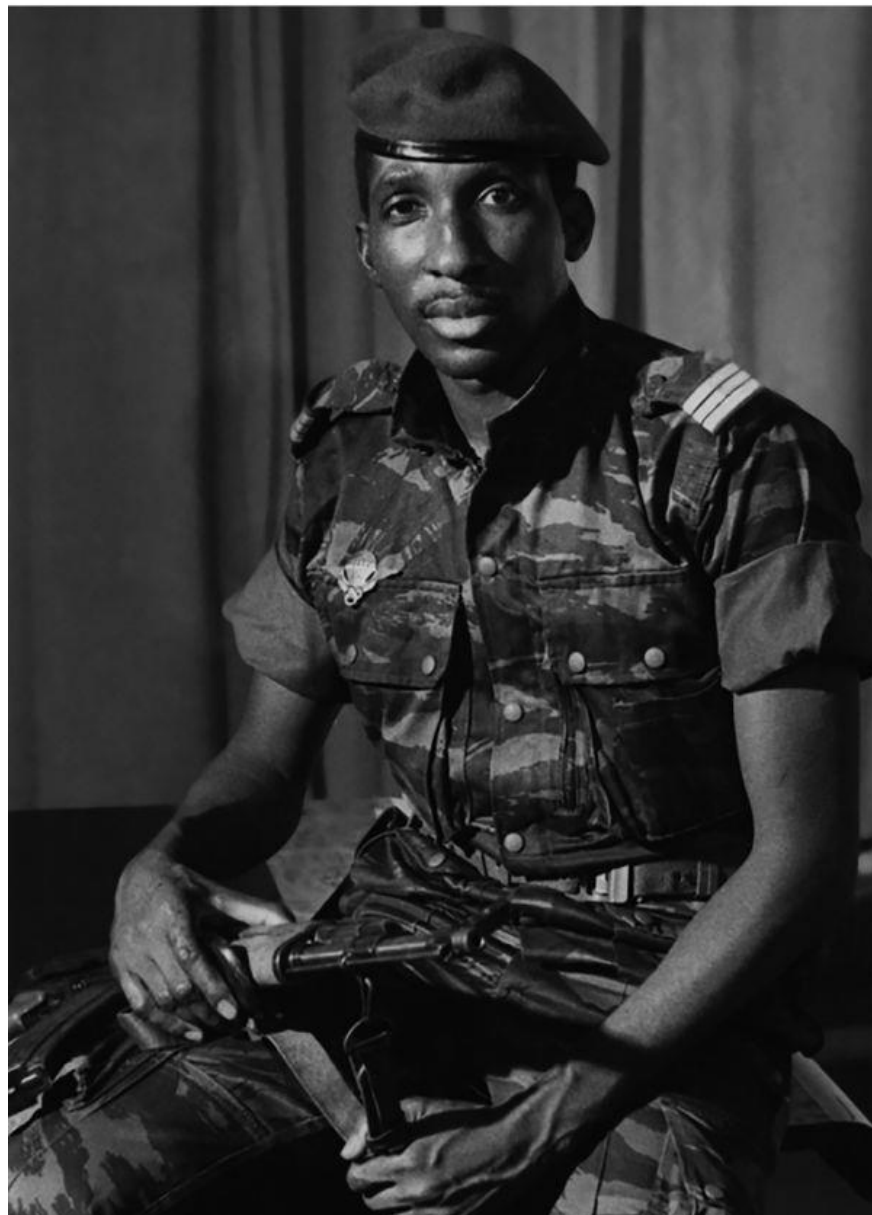
你们在谨慎和高效中给予我们建议和推荐，提供支持和帮助。

感谢你们。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负责人、所有工作人员都感谢你们来到共同体总部，这片拥有七个民族的非洲土地，明天这里必将孕育出西非的新一代。

同时，也代表布基纳法索感谢你们。如果你们不来，这里的兄弟们急切的期待就无法实现，而布基纳法索的自豪也无从谈起。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



© “瓦加杜古，1984 年。布基纳法索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元首托马斯·桑卡拉”。官方照片/Bara。信息 上沃尔特。

滥用权力必须与 **COR** 无关

1986 年 4 月 4 日

革命防卫委员会（**CDR**）创建于 **1983 年 8 月 4 日**次日。根据政治指导讲话，“为了让这场革命真正成为一场人民革命，它必须摧毁新殖民主义国家机器，并

组建一个能够保障人民主权的新机器。..... 革命防卫委员会是乡村、城市街区、工作场所的革命权力代表。革命防卫委员会是人民行使革命权力的真正组织。”

在革命防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闭幕讲话中，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进行了初步总结。他带着狡黠展现出幽默，无疑是为了更有力地提出批评，而且显然乐在其中。然而，1987年4月革命防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目前尚未找到。

自1983年8月4日起，革命防卫委员会在全国所有乡村和城市街区组建起来。1983年底，各部门的革命防卫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革命防卫委员会秘书长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édraogo）毫不掩饰他让这些委员会与工会竞争的意图。这将成为与非洲独立党（PAI）产生分歧的根源之一，当时主要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CSV）由该党的一名成员领导。

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管理日常生活、维护安全以及对民众进行政治培训。其中一些成员在与马里的战争期间被派往前线。他们还负责传达政治运动以及政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卫生事业等发起的倡议。同时，他们也被鼓励自行采取举措，改善街区或乡村的生活。

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在每个部委层面或由所有部委联合组成的、源自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机构，负责监督行政部门的工作。例如，1986年9月，一个负责部委部门的人民会议召开了三天，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改善行政部门的运作。部长们和其所在部委的革命防卫委员会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而这些冲突背后往往是相互竞争的革命团体之间的政治清算。

在企业中，也会经常出现许多冲突。工会抱怨工资被克扣，而革命防卫委员会则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工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革命领导人对此心存疑虑，并试图在1987年改变工会的方向。

对这场革命最常见的批评涉及革命防卫委员会，人们常常将其比作民兵组织。诚然，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有过勒索行为，但将他们简单归结为武装团伙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他们承担着诸多任务。

托马斯·桑卡拉在此表明，他完全清楚他们的缺点。据说，他喜欢乔装前往执勤点，与积极分子交流。因此，他是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对他们的运作方式以及部分积极分子的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如果没有革命防卫委员会，这场革命就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然而，也不应否认他们的缺点，而这篇讲话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这些问题。

同志们、受邀的朋友们：

我们历经艰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一次特殊的考验，是此类活动中的首次。在此期间，革命防卫委员会自愿、自觉地接受自我审视。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开会，审视自布基纳法索革命两年半多以来他们的行动。这一原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之所以说是胜利，是因为只有革命才会接受自我审视，只有革命才会对自身斗争进行批判性评估；而反动势力则不同，他们只会自我吹嘘、歌功颂德，最终走向惨败。（掌声）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求所有未能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的外国代表团理解并原谅我们的这一做法：如果我们认为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实际上应该几乎闭门举行，即仅限布基纳法索人参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将我们与其他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主义精神。我深信，我们会得到他们的宽容和理解。

事实上，世界各地都准备了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原本也打算向我们派遣代表团。我们请求所有友好国家、所有姐妹革命组织，出于理解而暂缓派遣代表团，我们请求他们向其积极分子转达布基纳法索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国际主义问候。（掌声）

我要感谢前来参加并全程活跃气氛的少先队员们。

少先队员们是我们的希望，是明日的希望。他们在当下象征并代表着未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向我们每个人指明了日常任务，即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紧密依赖于我们的觉悟，以及我们承担起对这些年轻革命者责任的方式。作为革命者，我们无权认为少先队员应该被置于革命行动的边缘，直到年满 18 岁才融入我们的行动。

在任何革命者直接影响这些少先队员生活的地方，他们都必须承担起责任：引导、教育并提高这些年轻孩子的觉悟，让他们成长为革命者，以革命者的身份生活，直至以革命者的身份牺牲。（掌声）

因此，我们怎能不赞扬、怎能不钦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博博迪乌拉索的少先队员之声乐队、瓦加杜古的举拳小歌手们、瓦加杜古第 27 区和班福拉第 6 区的小舞者们，他们刚刚进行了表演！

怎能不让人备受鼓舞！当我们看到他们表演、展现自我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文化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要是我们每个人在像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时候，都学习并掌握了音乐和我们的文化，那么今天莫扎特在我们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可惜啊，我们成长过程中存在不足。（掌声）

我还要感谢布基纳法索全国退伍军人联盟参加布基纳法索革命防卫委员会的首次全国会议。（掌声）

布基纳法索全国退伍军人联盟为我们做出了重要贡献。它非常重要，因为从战术角度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动员退伍军人，我们的敌人就会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掌声）所有反动分子、所有反革命分子都希望我们将退伍军人置于一旁，以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人来对付我们。（热烈掌声）

那么，同志们，我们不要中了反动势力和反革命的圈套。不要迎合民粹主义，相反，我们要说，在布基纳法索，无论年龄大小，不应有任何人未被动员起来。我们需要他们。而且，我还得对我们亲爱的退伍军人同志们说，虽然屋顶有雪并不意味着屋内不暖和，但要明白，在退伍军人中，也有一些“两面派”。（掌声）

在退伍军人中，有一些目光贪婪的“猫头鹰”（掌声），也就是说，有一些像走钢丝的变色龙一样的人，他们认为，就像下棋一样，革命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局，他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安插自己，重拾他们最喜欢的活动：阴谋、密谋、清算、诋毁、算计，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

首先，退伍军人有责任揭露和打击这些不良分子。（掌声）如果在与这些通常很顽固、脸皮很厚的不良分子交锋后（笑声），正直的退伍军人没有成功，那就让他们向革命防卫委员会求助。让他们允许我们介入，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同志们，是不是这样？（“对！”，掌声）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

我们也要感谢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UFB）（掌声），在革命防卫委员会首次全国会议开幕时，它的沉默格外“响亮”且引人注目。（掌声）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尽管它成立时间比其他组织晚，但它绝非我们胜利征程的旁观者，我们相信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能够动员起所有妇女、我们国家的每一位女性，乃至全世界的所有女性。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我赞扬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工作。（掌声）

我尤其要赞扬的是，我们原本不确定是否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细致地组织这样一场重要的会议。

我们的日报《希德瓦亚》（Sidwaya）甚至冒昧地对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进行了诋毁。革命防卫委员会秘书长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应这个《希德瓦亚》的闯入者。（掌声）

好啦！我赞扬所有的组织者，所有从各个省份赶来参加这次盛大活动的人们，因为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还记得吗，1984年8月4日庆祝民主人民革命一周年之后，反动势力、反革命分子齐声叫嚷，说我们为了举办这场庆典花费了数十亿资金；这场庆典是如此盛大、美丽。这些先生们惊慌失措，无法想象革命者的能力能够弥补甚至超越资源的匮乏！

从那以后，他们不再提及数十亿的开支。相反，当他们听说我们要组织一场活动时，就会陷入恐慌，并尽其所能地破坏。

最近一次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峰会对民主人民革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热烈掌声）它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外界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源，而是因为革命者在受到攻击时会超越自我。而我们受到了攻击，这一点你们都很清楚！（掌声）我们甚至赢得了那些本不想来的人的钦佩。但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瓦加杜古。（掌声）

最近一次革命人民法庭，也就是第十五次此类法庭，也是对这个革命司法机构的一次国际认可。（掌声）我们审判并宣判了国际罪犯！（掌声）我们敢于做许多人不敢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光荣地将革命人民法庭确立为人民真正需要的司法形式之一。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榜样在各地引发了效仿的尝试。（掌声）

在其他地方，人们也想进行审判和宣判，我们知道，各地都可以审判，都可以宣判。但区别始终在于，我们敢于说出全部真相，而有些人则不得不宣布半真半假的事实，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牵涉其中，或者无论如何，他们主导的是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掌声）你们见过猫为它的儿子索要品德良好证明吗？（笑声、掌声）它自己就是个小偷。不过，我们知道，即使是猫也会试图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

我们要警告那些效仿者。他们追随我们，模仿我们，但有一个秘密，只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我们能够跨越巨大的障碍，而他们却没有，这个秘密将导致他们的失败。（掌声）

同志们，当召集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会议时，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议论。有人说这将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畅所欲言”也意味着这将是他们与某些人清算旧账的机会。还有人说，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会议不过是一场闹剧，表面上让人民发言，而实际上是为了阻止真相大白。甚至在我现在讲话的时候，一些与会者还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闹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与会代表有 1310 多人，哪怕每个代表发言十分钟，数学好的人可以算一算，仅仅听取这些发言就得连续十多天。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综合归纳。但我必须承认，综合再综合有时会歪曲某些想法。某些观点、某些看法在最终呈现的内容中，无法完全、恰当地表达出来。

唉，这是一项面向大众而非仅仅局限于少数人的工作的正常规则。

但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就邀请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定期（例如每季度）在全国范围内召开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与革命防卫委员会主要代表之间的会议。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每个人的想法，并确保当我们不得不对想法进行综合归纳时，不会不由自主地歪曲它们。（掌声）

但是，有人认为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是为了彻底埋葬革命防卫委员会。确实，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向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表示哀悼。这些哀悼，就像在很多情况下一样，往往只是虚伪的形式，因为实际上，很多人是来庆祝这些著名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消失的。

为什么是革命防卫委员会呢？

从历史角度看，你们知道，说革命防卫委员会是在 1983 年 8 月 4 日次日创建的，这是大错特错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是在布基纳法索打响第一枪时就创建了。确切地说，革命防卫委员会是在 1983 年 8 月 4 日创建的。（掌声）

革命防卫委员会与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同时辩证地诞生。（掌声）因为..... 就在我们在这个国家说出“革命”这个词的那一刻，保卫革命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那些空谈革命却不采取措施保护革命的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低估了反动势力的斗争和破坏能力。

就我们而言，在 8 月 4 日的那个夜晚，我们号召人民在各地组建革命防卫委员会，因为我们不抱幻想：革命将会受到攻击。它已经受到了攻击，现在仍在遭受攻击，将来也会继续受到攻击。因此，革命防卫委员会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受到攻击。（掌声）在革命期间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没有一项能够在没有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情况下实现。

我们知道，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并非完美无缺。我们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仍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寻求完美的范例。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行使了人民的权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布基纳法索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都直接参与其中。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正确运作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积极有益的影响。忽视革命防卫委员会，就是在伤害自己，除非能够离开布基纳法索。我们需要革命防卫委员会，无论未来它们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都将永远需要它们。

我们注意到，在布基纳法索，当一些外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的布基纳法索，有国旗、国歌、办公室、行政机构和运作结构，也就是遵循良好规则、打着白领带、系着漂亮领结等等的布基纳法索！

然后，就是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布基纳法索。就是这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掌声）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的国家太了不起了！你们完成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啊！可惜，还有你们的这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掌声）

但是，我们该拿革命防卫委员会怎么办呢？把他们装进瓶子里吗？他们人数太多了，如果装进瓶子里，所有的酒吧都会摆满！（掌声）甚至连本国的布基纳法索人也对我们说：“啊！总统同志，我们无论如何都非常满意。已经取得的成就非常了不起，但是您能不能关注一下革命防卫委员会呢？（笑声）因为这些家伙.....！”我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建议，带着对长者应有的尊重，然后问他们：“实际上，这些革命防卫委员会和我自己之间，年龄有什么差别呢？”（掌声）不！我们不能接受忽视革命防卫委员会。

布基纳法索没有两个，只有一个：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布基纳法索。它始于革命防卫委员会，也将终于革命防卫委员会。（掌声）因此，在还没有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地方，应该迅速组建起来。无论布基纳法索人在哪里，他们的首要反应都应该是组建一个革命防卫委员会，因为他们的存在得益于革命。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是在违背革命，也就没有理由享受革命的成果。

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我们在国际组织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国际组织声称不参与政治，却拒绝、反对革命防卫委员会在其内部组建。那么，我们要说，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布基纳法索人，必须通过革命防卫委员会与革命保持联系。（掌声）所以，各地都需要革命防卫委员会。（掌声）

简而言之！我不会提及任何国际组织的名字，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当我们审判西非经济共同体的盗贼时，这些强盗、恶棍、骗子，如果有哪怕一个布基纳法索的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牵涉其中，你们认为革命防卫委员会会向那个盗贼发出祝贺动议吗？好吧！例如，激励革命人民法庭的革命防卫委员会就是西非经济共同体防止盗贼的保障！正因为我们有革命防卫委员会，我们才敢于追捕坏人、盗贼。他们觊觎数十亿资金已经很久了。（掌声）

所以，让我们把话一次性说清楚：任何接纳我们的国际组织，也必须接纳我们的革命防卫委员会。当然，我们会尊重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和运作章程。我们只会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其内部进行组织。这并不意味着要去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允许在纽约的玻璃大厦里召开革命防卫委员会大会；不过，就算那样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应该有助于促进革命防卫委员会内部更大的凝聚力、更高的一致性和更强的有机团结。这非常重要。

作为革命防卫委员会的首要积极分子，我不可避免地要对我们的革命防卫委员会进行深刻、全面的批评；但同时，我也毫不犹豫地给予他们所需的一切支持和强化，以帮助他们继续前进。（热烈掌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勇气正视自己。

我们当中有不良的革命防卫委员会积极分子！大家不要对此避而不谈。

你们很清楚，在革命初期，很少有人愿意加入革命防卫委员会。但一旦人们意识到革命防卫委员会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些老奸巨猾的人就又重操旧业，试图在革命防卫委员会中当选。（掌声）当涉及铁路建设的战斗时，就能看到他们开着车四处转悠；他们会打听：“电视台会来吗？”（笑声、掌声）一旦确定电视台会来，他们就会在车里装满冰柜和冰啤酒，然后去那里等着。他们在摄影师面前开来开去，而摄影师似乎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笑声）。最后，他们会向摄影师和人群示意：“啊！伙计们，我们一直在这儿干活……干了好几个小时了！啊，没错……！”

当所有记者最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感受？”啊！这正是他们期待的时刻。（掌声）“是的！印象非常深刻，总之，我们团结一致！”

这些老调，你们都熟悉！以前在革命广场、在 1 月 3 日广场也唱过同样的歌：“团结一致”，而那时有些人向左走，有些人向右走。（掌声）

唉，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已经明白权力的风向，他们就钻进了革命防卫委员会。还能看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谋求当选、担任要职。

我想说一些可能会有双刃剑效果的话。但我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

在革命团结基金方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某某同志连续三个月捐赠其工资的十分之一，并要求匿名。”

好吧！你们知道这种“匿名”是怎么表现的吗？这位“好同志”、“英勇的积极分子”、“伟大的活动家”，首先会去见他的上级部长，对部长说：“部长同志，我捐赠了一部分工资，但我要求匿名，因为我这个人喜欢低调行事。”（掌声）然后他会去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那里，重复同样的话：“我捐赠了，但我想要匿名；我想低调些。”他又会到自己所在的区域，再说一遍同样的话。他还会给总统同志写一封长信，表明自 8 月 4 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以来，（笑声）他的整个支票簿都为了革命而颤抖，但他要求匿名：他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所在区域、出生日期、妻子和孩子的名字（笑声）。他还会写信给家庭发展部部长，同样要求匿名。然后他就等着。当部长会议宣布这位同志连续三个月捐赠了工资的十分之一并要求匿名时，与此同时，整个城市，尤其是“他的选民们”都知道了这位慷慨的匿名者是谁。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当选而使用的手段。

当然，不要有人说从现在起就不用再给团结基金捐钱了。我们必须继续为这个基金以及其他需要大量资金的基金提供支持，以帮助那些批评这些基金却又从中受益的所有人。（掌声）

在这个层面上，政治权力被用于各种算计：存在一些不良分子，必须将他们清除出去。这些新封建主义者混在我们队伍中，必须将他们根除、与之斗争并击败他们。他们在各个区域、乡村、省份以真正的“土皇帝”自居。他们也非常危险：从他们的行事方式来看，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像军阀一样作威作福，他们又是法西斯主义者。

归根结底，他们是无政府法西斯主义者。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类新敌人。（热烈掌声）

同样在这个层面上，革命防卫委员会，尤其是各部门的革命防卫委员会，对部门主管们来说成了真正的恐惧对象。目前，有些部门主管甚至不敢签署一份发货单，因为他们非常害

怕自己部门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掌声）有些部门主管在决定给自己的汽车刷什么颜色的漆之前，都要召集一次全体大会；因为，同志们，这将由人民来决定。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恐吓。实际上，他们受到了虐待，有人威胁要停职、解雇、开除他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层面上存在一些我们如今必须纠正的恩怨清算行为。（掌声）或者，有时候会出现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占据职位的部门主管。他们为了当上主管，晚上挨家挨户地活动；因此，他们只能任由那些提拔他们的人摆布。

我们在政治层面上，也看到了一些懦弱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他们不敢承担责任。例如，关于停职事件：“某某同志因这样或那样的严重过错被停职……”

这位同志流落街头，抱怨、叫嚷并威胁他人。而那些提议停职他的人却过来说：“啊！你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情。”（掌声）这种懦弱行为，必须予以打击。

有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在受到威胁时，就跑到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那里说：“我们受到了一群法西斯分子、民粹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的攻击。”不！他们应该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直面敌人。（掌声）继续说！我们不得不在瓦加杜古解决那些将我们的革命防卫委员会与数千公里之外的反革命分子对立起来的问题。这是对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职责的一种错误理解。有些人甚至毫不犹豫地跨越地中海、里海、甚至撒哈拉沙漠来到瓦加杜古提出他们的问题。不！你们应该在巴黎的夏乐宫或者第 19 区（注：巴黎的一个行政区）去战斗并取得胜利。而不是在这里！第 26 区的战斗不是那些远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或者布瓦凯（科特迪瓦城市）的同志们的战斗。

在军事层面上，革命防卫委员会中常常充斥着一些不称职的人。

能力并不仅仅意味着拿起武器并熟练使用它们，因为如果仅仅是熟练使用枪支的问题，那只要去瓦加杜古的监狱，就能找到很多熟练使用武器的人。如果仅仅是技能和智慧的问题，那干脆让穆萨·恩戈姆（Moussa Ngom）担任革命防卫委员会经济事务代表好了，因为你们都知道，穆萨·恩戈姆非常厉害；他的老板穆罕默德·迪亚瓦拉（Mohamed Diawara）可以担任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穆萨·迪亚基特（Moussa Diakité）可以负责社会问题。（热烈掌声）

好吧！我们发生了很多意外事件。这些意外事件并非是因为训练不足造成的，因为我要立刻明确指出，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使用武器时发生的意外事件，并不比布基纳法索国内外的正规部队多。每年，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只是人们不谈论这些。有人因此丧生：跳伞兵、飞行员……当法国飞机在班吉坠毁时，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呢？

总之，很多人。那么，那是革命防卫委员会的人吗？你们看，意外事件到处都有。当“挑战者号”爆炸时，也有人丧生！这些都是意外事件，这种事情会发生，即使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会发生意外。意外事件到处都有。

我们更应该谴责的，是那些不良分子，我们队伍里就有这样的人。必须与他们作斗争，因为为了炫耀，他们全副武装，好像他们真的需要这些武器，好像他们是希姆莱（纳粹德国高官）的助手一样。不！必须把这些人清除出去。很多意外事件往往就是他们造成的：“如果你这么做，我就开枪打你。”这就是我们要谴责的，从现在起，你们必须严惩这类人。必须这样做。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应该放下武器。

在军事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巡逻期间，有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做了令人发指、难以启齿的事情。但因为难以启齿并不代表革命，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切都说出来。事实上，有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利用巡逻进行抢劫。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将像追捕盗贼一样追捕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消灭。

必须把这一点说清楚！如果我们有武器，那是为了保卫人民。所有抢劫和掠夺人民的人都将消灭。甚至在宵禁期间也发生过一些清算恩怨的事件，这也必须说出来。曾经有一些同志，因为是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安全工作，手持一把大枪，甚至都不确定枪是否能打响，就为所欲为。当宵禁时间定在晚上 7 点时，在差 10 分 7 点的时候，他们就到同志家里，开始对他们的竞争对手、其他候选人说：“时间快到了！你们必须离开。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就把你们关起来。”是的！甚至有人要求一直维持宵禁，以便他们能够统治。好吧，我们已经取消了宵禁，这样我们在这个领域都能处于平等地位，那些因自身无能而注定失败的人将会失败。

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看到一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穿着不整。当然，存在制服不足的问题，这是事实。但你们拥有的那一点制服，也应该好好打理。他们穿着邋遢、不修边幅、衣衫不整。不！从今以后，所有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要毫不犹豫地当场让穿着不整的成员脱下制服。

这些都是缺乏组织能力的外在表现。

我们还看到一些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抓人、关人，然后说：“就是这样，这就是规定，这就是正义：我们要整治你！”不！每个布基纳法索人都有权得到革命防卫委员会的保护，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办公点不应该成为施虐者的场所，而应该是一个有负责人在那里领导、组织、动员、教育并以革命者身份进行斗争的地方。但有时候可能需要严格要求，那么在严格要求的同时也需要保持清醒。然而，滥用权力的行为必须被视为与我们的斗争格格不入。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例如，很多积极分子安排建设活动，但自己却坐在一旁。他们让群众干活！他们的懒惰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群众自己都士气低落、失去动力。我们必须与这种现象作斗争。

同样，经常存在对交给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资金进行无政府式、欺诈性、混乱且贪污的管理。因此，建立对资金的监管机构是合理的。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清楚资金库里有什么，对资

金做了什么。而且这还不够：很多人打着革命防卫委员会积极分子的旗号，靠剥削其他积极分子来致富。这是一类新的盗贼。

所以，不要以为革命全国委员会没有意识到这些众多的缺陷、这些仍然困扰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的众多不足。我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坚决致力于与所有这些对革命有害的负面行为作斗争。这也是本次会议的动机之一。革命防卫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必须随时随地树立良好榜样。这就是为什么在赞扬刚才进行表演的孩子们的同时，我们也要赞扬那些负责组织他们表演的指导者。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省份落在了后面。有些大区专员、地区行政长官，有些人还以为自己身处沃莱 - 尚安远征军（注：19 世纪末法国侵略非洲的殖民部队）时代，还有些人觉得自己还处在农村社区时期。所有这些都是消极的表现。我们必须谴责并与之斗争。作为大区专员，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激励我们的省份；我们必须充满活力、富有创意，支持新事物并组织开发利用。

如果我们的三十个省份都能像刚才那些孩子的表演一样展现出精彩的景象，那就太好了！我们将会发展得很好，远远领先。但目前还不是这样。

在各部门层面，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运作仍然非常糟糕。他们运作糟糕是因为，我们那些在革命防卫委员会组织下的工作人员，非但没有追求服务质量，没有寻求社会和经济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反而忙着追逐荣誉、头衔和权力。这种对权力的贪得无厌必须加以遏制。（掌声）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官僚主义就可能在我们的部门、我们的行政机构中滋生。因为，对于一份文件，有二十五个人都想签署“已阅并转发”。“已阅并转发”……这对文件的质量毫无提升，但每个人都想确保自己能留下点什么。（掌声）这阻碍了我们的工作，因为仅仅是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负责积极分子就希望在城里，人们能对他说：“同志！谢谢您！真的多亏了您。”（笑声）而当你没有感谢他，没有到他那里去讨好他时，他就会随心所欲地拖延、阻碍你的文件，直到你明白强者的逻辑。

我们不想要这种方式，因为官僚主义和官僚是我们事业最危险的敌人，作为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坚定不移地与他们在所有表现形式上进行斗争。

尽管有革命日、革命周，很快还会有革命月、革命年、革命十年、革命世纪，我们的部门仍然脏乱差、管理不善。只要我们不直面自己的责任，谴责那些应该被谴责的事情，我们的部门就会一直管理不善、状况糟糕。

我经常以一些部门为例：有些部门管理得非常好，值得赞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我不想一一列举。我不想引起嫉妒，我只提一下总统府。（掌声）就应该这样做！走进一个革命办公室，怎么能看到摇摇晃晃的椅子，不是因为这些椅子不是新买的，而是因为它们被使用不当。

还能看到一些负责人、干部脏兮兮的，穿着邋遢，和他们的文件一样不整洁。（笑声）打字员偷懒，总机接线员粗心大意。（笑声）这些都不符合革命防卫委员会的形象，我们必须改正。质量始于对真相的接受：审视我们的缺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承诺自我改进。更好的是：作为革命者，我们必须始终彰显出与众不同。

对于那些声称自己在布基纳法索全国退伍军人联盟（UNAB）中被动员起来，或者说自己现在投身于革命，但却禁止自己的孩子参加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议的退伍军人；对于那些阻止自己妻子参加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议的丈夫，都应该予以谴责。（掌声）或者是那些恐吓他们的人！

现在，我们必须迈向一个更具觉悟的组织。如果在革命初期，我们的动员是一种热情、一种兴奋、一场庆祝，那么我们越来越需要以更科学、更有条理的方式组织起来，每次都要纠正错误，不断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国家，一些类似革命防卫委员会的组织——革命委员会遭遇了失败。在任何出现失败的地方，都是因为反动势力成功地为这些组织设下了圈套。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弱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斗争。我们必须斗争，并且要牢记，革命防卫委员会代表着勇气，政治勇气，尤其是面对责任的勇气。我们成为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不是为了喊口号。我们是为了提高觉悟、采取行动、做出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活动中摒弃那些空洞、乏味、毫无意义且令人厌烦的重复口号。人们来到活动现场，却听到 25 次“祖国或死亡，我们必胜！”，这开始让人觉得有点过头了！（笑声）尤其是当这口号甚至没有伴随着精彩的革命解释时。这只是一种重复。不！把那些只会喊口号的革命防卫委员会成员打发走！（掌声）有人临时拼凑口号来打发时间。比如，“打倒盗贼！打倒骗子！打倒！”（笑声）这可不好！我们必须与那些民间表演团体区分开来。在一些表演中，能看到场景布置粗糙，一些同志的舞蹈有时甚至很淫秽，这同样不符合革命精神。革命必须有自己的尊严。（掌声）

我们必须批评我们活动中缺乏组织的问题。如果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胜利，在其他领域却并非如此。不！有些仪式很乏味，而且无法给那些经常缺席我们仪式的大使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我理解他们不想来的原因！好吧，我们必须摒弃，这非常重要，那些源于我们内心未被抑制、未被熄灭的不良反射的赞扬形式。例如，这首歌曲：“哦，全国革命委员会（CNR），愿托马斯·桑卡拉永远担任总统”，这可不好。（掌声）因为当你是总统，你就是总统。你要么是总统，要么不是。（掌声）我们必须清楚明了。这首歌曲不好。照这样下去，一年、两年后，我们会在某些节日上看到一些更擅长此道的团体，而他们可能只会做这些。

革命防卫委员会，关键在于行动！当然，如果需要动员主题，需要口号吗？需要！需要口号！如果需要革命的图像、象征来帮助理解，需要吗？需要。我们不会犹豫！但我们不能把形式置于内容之前，革命的衡量标准不在于口号的数量，也不在于呼喊口号的人数。这

将取决于其他方面，取决于行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扬“两百万吨谷物”这个口号。

我们国家有足够的力量生产养活自己的粮食。我们甚至可以超越现有的产量。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组织，我们仍然不得不伸手寻求粮食援助。这些粮食援助束缚了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中灌输了这种乞讨、依赖的习惯和反射，我们必须通过大力生产来摆脱它们！我们必须成功实现更多的生产，因为给你食物的人通常也会对你发号施令，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宰牲节、复活节、圣诞节，当家庭中宰杀公鸡、火鸡、绵羊时，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定自己饲养了这些家禽和牲畜。他们可以在任何想杀的时候动手。在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甚至在大斋节期间，人们都有这个自由。没有饲养过的人就不能对你有任何要求。然而，我们却在这里，每天、每年都依赖别人的供养，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好吧，这就是对肚子的屈服。（笑声、掌声）如果作为革命者，我们不想表现得像个受恩者，或者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摆脱所有形式的统治，那么肚子就会成为问题，它可能会走上右派、反动势力以及与压迫我们的人和平共处的道路。（掌声）

只消费我们能掌控的东西！有人会问：“但是帝国主义在哪里呢？”当你吃饭的时候，看看你的盘子：进口的大米、玉米、小米粒，这就是帝国主义。别再找别的了。（掌声）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在这里进行生产，而且我们能够生产出远超需求的产品。

有人说干旱导致我们的产量下降。但农业部证明，即使在干旱期间，棉花产量也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布基纳法索纺织纤维公司（Sofitex）会支付报酬。所以，我们要改变方法。是的，我们必须改变方法。但生产并不仅仅局限于谷物。我们必须所有领域进行生产，在工厂、办公室，我鼓励每个人都进行知识生产。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会议赞扬了所有在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所有领域写作、创作的人，这是正确的。这就是行动，我们是革命者！

我在一份电传、一篇通讯社报道中看到，在一场乒乓球比赛中，布基纳法索被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击败。我觉得这很好。我们还应该更多地经历失败。但如果我们过去被打败，那是因为那些没有组织好我们的人。相反，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被打败，同志们，那将是我们自己的过错。（热烈掌声）所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断行动。

在国际层面，有很多积极的事情被提及，但却没有记录下来。以革命人民法庭为例：有哪位布基纳法索人能写出一本关于革命人民法庭的书呢？很少的相关著述都是由外国人、学生、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写的……然而，革命人民法庭正在给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最好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仔细记录在书中。

问问广播电台，是否还保留着第十四次革命人民法庭的录音？它会告诉你，磁带、录音带已经被用来录制某位不知名明星的最新唱片了。

这是不正常的。我们没有保护自身知识财富的意识。我们必须进行更多创作。毕竟，我们在地下文学方面可是打破了纪录。你们都很清楚，布基纳法索的传单数量是最多的！这证

明我们具备读写能力..... 很久之前，马马杜（Mamadou）和比内塔（Bineta）就长大了。他们都开始变老了（笑声、掌声）。但是，同志们，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其他场合再来探讨哪些事情还没有做，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内部要团结！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我们要杜绝一切阴谋诡计，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算计；杜绝那些遥控指挥的口号。幸运的是，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团结得到了加强。这证明来自各方的健康力量都在自觉、忠诚地努力，让团结更加稳固。这是一场胜利（掌声）。

同志们，我赞扬你们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尤其要赞扬你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在布基纳法索革命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首先要归功于革命防卫委员会。我们建造了房屋、学校、诊所、道路、桥梁和水坝。我们进行了知识和艺术创作。简而言之，我们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经济、金融、预算方面，我们做出了牺牲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我知道工资扣减让任何人都不开心。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除非形势所迫，谁会愿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呢？

我们所处的世界，周围的各种势力并不利于像我们这样的独立发展。相反，他们会给我们设下各种陷阱，迫使我们为了表面的发展而出卖自己。“首先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应再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深入我们的内心。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直秉持的原则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有时候这很艰难，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失败主义的警报声，鼓吹援助的好处。援助，不！合作，可以！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但那种在我们心中培养受援心态的援助，我们真的不想要（掌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付出努力，并且会继续付出努力。这些努力遭到了抵制和歪曲。有人说：“没错！革命之后，工资很低，购买力也很低，有些人每月只剩下 20 法郎，为什么呢？因为工资的十二分之一，因为 12%，因为工资扣减。”然而，同志们，这是一种极大的污蔑！我们不能落入这个陷阱。当有人每月只有 20 法郎是因为工资被扣除了十二分之一，也就是 12%，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因为我们扣减了 12% 的工资而每月只有 20 法郎的人，我们会把他们工资的 100% 都返还给他们。这样月底他们就会有 22.40 法郎。从数学上来说就是这样！别跟我们说人们的工资因为民众投资努力（EPI）或其他扣减而消失了！工资消失是因为啤酒、烤肉串、无度的奢侈消费以及不良的消费习惯（掌声）。那些开着抵押贷款买来的汽车四处兜风的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那些去找巫医妄图让钱翻倍的人，正是这些人失去了购买力！

然而，革命是为了我们，我们的努力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因此，我现在就宣布，我们必须为即将召开的预算会议做好动员。广泛通知我们的积极分子，这些预算会议将始终与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方向一致，特别是这些预算会议的目的是要强调为了人民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因此，从下一个预算开始，将不再有民众投资努力（EPI）（掌声）。我看到你们并不满意，因为工资将会恢复。我理解。这不是很正常吗，同志们？（“是的！”）你们缺乏坦诚。你们缺乏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好吧！我们将恢复这些工资，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对我们的人民坦诚相待。绝不向他们承诺我

们无法给予的东西（掌声）。有些国家承诺提高工资，但却不兑现。而我们，我们向你们承诺过会扣减工资；我们确实扣减了，不是吗？（“是的！”）那么我们信守了承诺！（掌声）

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区别。当我们说我们会扣减工资，我们就做到了，而且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的工资因为失误而没有被扣减，让他向预算部报告（笑声）。革命全国委员会希望将这些努力引导至我们国家更好的发展方向。这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多亏了我们的团结，我们齐心协力。但在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之后，我们必须学会无畏、无情、毫不软弱、不被无谓的感伤左右地与敌人作斗争！每次我们因他们的眼泪而心软，失败的就是我们。

穆萨·恩戈姆（Moussa Ngom）曾流下眼泪，还让其他一些人也跟着落泪。但是，当这里的医院里有孩子因为仅仅缺少 1000 法郎的药品而死亡时，每个人都明白，60 多亿法郎，那是 600 多万次可以用来购买药品救治孩子的机会。穆萨·恩戈姆的眼泪无法让我们心软（掌声）。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过于心软，这种无谓的心软，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反革命势力的影响过于敏感，希望你们努力振作起来。

同志们，我赞扬所有远道而来的人，特别是来自布基纳法索以外的外国朋友，感谢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祝你们在回国的旅途中一切顺利，希望你们对知识的追求，或者至少是为自己国家提高生产能力的追求，能引领你们前行。希望你们向国内的同志们传达革命全国委员会的信息以及这次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的决议，你们自己也参与了此次会议。

我祝那些从我们遥远或邻近省份赶来的人一路平安。祝你们回到家乡一切顺利。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省份后，传达革命全国委员会和革命防卫委员会的信息。我在祝愿你们平安返程的同时，也告诫你们要谨慎行事，以免我们所目睹的那些意外事故再次发生，以免这些事故让我们失去积极分子，以免这些事故让我们损失物资。借此机会，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革命防卫委员会没有好好保养物资。我们弄坏了汽车、机动泵、发电机、打字机、扩音器、麦克风，甚至还有武器。这是不正常的。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物资，这是对我们人民的一种尊重，因为这些物资是人民购置的，它们属于人民，我们必须好好保管。那些弄坏汽车的人必须明白，他们弄坏的是人民的汽车，他们这是在轻视和侮辱人民。

我再次赞扬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秘书长尽管面临逆境、忘恩负义、诋毁抹黑，但依然高效地开展工作。这种效率每天都在提升（掌声）。好了，我们的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即将结束，但它同时也为其他全国性会议、其他代表大会打开了大门，为我们的革命走向深入、走向激进开辟了道路。所以，我现在就邀请你们认真思考未来的战斗。我也邀请你们切实践行真正的积极行动主义，那种自觉且有成效的积极行动主义。

1.我宣布布基纳法索革命防卫委员会全国首次会议闭幕。编者注：1986年3月28日，一架法国“美洲虎”式战斗机在班吉的巴亚 - 东比亚区坠毁，造成50多人死亡。

2.编者注：马马杜和比内塔：是西非殖民地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中的人物（安德烈·达夫斯内著，1932年第一版）。

3.编者注：穆萨·恩戈姆（1954 - 2015），是著名的冈比亚词曲作家。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胜！”

谢谢大家（掌声、口号声）。



© Van Muysen, “Thomas Sankara, 他和他的部长们组织的自行车比赛的获胜者，上沃尔特成为布基纳法索的那一天”。*Jeune Afrique* 档案。

黑人人民必须承担自己的历史，并为宇宙文明做出贡献

瓦加杜古，1986 年 4 月 21 日

这篇演讲节选自一份名为《创建黑人民族研究所国际研讨会（1986 年 4 月 21 - 26 日，瓦加杜古）》的文件。托马斯·桑卡拉向谢赫·安塔·迪奥普致以诚挚的敬意。迪奥普是塞内加尔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埃及学家和政治家，他致力于构建一种摆脱了对欧洲世界观的自卑情结的非洲意识。他指出，文明的曙光起源于非洲，埃及的首批法老就是黑人。因此，他开创了所谓的“非洲中心主义”历史潮流。这是已知的唯一一篇桑卡拉向一位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致敬的演讲。总体而言，相较于泛非主义，他更多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确，在那个时期，非洲国家青年学生联合会（FEANF）中的年轻非洲知识分子热衷于参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比如亲苏联、亲中国、亲阿尔巴尼亚等流派之争，而不是去深入领会泛非主义。

这是否意味着托马斯·桑卡拉不是泛非主义者呢？如今的泛非主义者主要以 1987 年 7 月 29 日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简称 OUA）关于债务问题的演讲为依据来反驳这一观点。尽管托马斯·桑卡拉很少使用“泛非主义”这个词，但在一次采访中，他表明自己是认同这一理念的。

托马斯·桑卡拉经常呼吁非洲实现统一，但由于他的同僚们缺乏积极性，他对此并不抱太大幻想。他曾推动与加纳的合并进程，并在多个演讲中提及此事。这两个国家的军队曾两次举行联合演习，分别在 1983 年 11 月和 1985 年 3 月。无论是在地区会议上面对乌弗埃 - 博瓦尼，还是在要求卡扎菲兑现承诺时，罗林斯和桑卡拉都立场一致。

对托马斯·桑卡拉而言，黑人民族研究所（IPN）的使命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黑人民族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还应该做什么，才能肩负起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以此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该研究所应体现黑人民族的象征意义，即他们“共同维护自身文化身份、创造力和尊严的意愿”。但在这篇演讲中，也始终强调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我封闭，而应向其他民族开放交流。

黑人民族研究所很难筹集到运作所需的资金。成立之初的那股活力并未持续太久。研究所开始以相对低调的方式维持运作。桑卡拉去世后，它没有被关停，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一些人的热情，它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最终在无人关注中不得不关闭。

先生们，各位嘉宾！
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

民主人民革命党（RDP）的同志们！

首先，我理应向谢赫·安塔·迪奥普致以应有的敬意。

就在我们筹备此次研讨会之时，这位在黑人世界中占据应有一席之地、非洲人民和黑人的伟大捍卫者、杰出的文化学者——谢赫·安塔·迪奥普教授，在达喀尔与世长辞。整个战斗的非洲都为他哀悼，并且至今仍在缅怀他。整个非洲的知识界和文化界都对他深感惋惜，科学界也深深痛心于他的离去所留下的空白。向这位伟大的非洲人——谢赫·安塔·迪奥普致以我们应有的崇高敬意，这是理所当然且公正的，但仅仅哀悼他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不会为伟大的人物仅仅停留在哀悼上。谢赫·安塔·迪奥普是一位巨人。我们能向他表达的最好敬意，就是以同样的勇气、同样的真诚和同样的能力，继续他怀着对黑人民族和文明的热爱与尊重所开创的事业。在这个即将开幕的庄严研讨会上，我们真诚地认为，黑人民族研究所通过其理念，完全有能力向他致敬，让他免遭被遗忘、被曲解和被现代世界忽视的命运。这是我们在此齐聚一堂所从事事业取得圆满成功的又一保证和承诺。为了这一新的承诺、这一决心、这一我们向自己发起的挑战——保护谢赫·安塔·迪奥普的事业，不仅造福于黑人民族，也造福于全人类，我请大家默哀一分钟，静心思考我们应采取的斗争形式。

我们来自各个大洲、各个国家和各个岛屿，今天齐聚在布基纳法索这片自由土地的首都瓦加杜古，为了一个或许最终能让希望之风吹拂在我们、他们以及那些像艾梅·塞泽尔所说的“从未发明过火药和指南针……但深知苦难的深渊和希望之风”的人们头上的事业和目标。

事实上，今天我们相聚在此，是为了共同、无保留地思考创建黑人民族研究所的构想和计划。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一场艰巨的挑战，这一点我们都清楚！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嘉宾们、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布基纳法索民主人民革命的同志们！

当我们萌生出为这个地球上所有黑人民族创建一个交流平台的想法时，我们从未轻视过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但我们心中和脑海里始终回响着我们最年轻的战士、先驱们的口号：“敢于斗争，懂得胜利。”于是我们明白，为了让全世界的黑人最终能够在一个平台、一个地方相互了解，我们能够移山填海。

在我们看来，对于黑人民族、非洲以及所谓的黑人侨民来说，在历史面前共同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这个问题奠定了黑人民族研究所及其使命的基础——已经变得刻不容缓：黑人民族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还应该做什么，才能肩负起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以此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

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尊贵嘉宾们、同志们，对于我们自己以及他人而言，我们黑人意味着什么？那些刻板印象随处可见：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一个遭受欺凌和屈辱的民族，一个因遭受侮辱而内心人格破碎的民族，这种侮辱因那永远无法改变的黑色皮肤而刺痛了他们作为人的良知。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身处非洲还是离开非洲的黑民族，都有着共同的起源，一个共同的根基，那就是他们在反对奴隶制、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公民权利、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文化遗产。而如今，我特别向各位嘉宾、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说，黑民族在注视着你们。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你们，关注着你们从远方赶来参加的这次研讨会。因为历史最终证明，黑民族有理由围绕在非洲大陆以及侨居国家已有的共同倡议组织起来并发展壮大，展现他们积极的团结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民族研究所应该成为在地理上分散于不同地区的黑民族心中的一个团结象征，象征着他们共同维护自身文化身份、创造力和尊严的意愿。

正因如此，黑民族研究所不应自我封闭，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其关注的对象——黑民族。它应该向其他民族开放。这是黑民族重新认识自身历史遗产、在当代世界重新定义自身完整身份的首要条件。在我们看来，黑民族研究所及其目标应始终坚持并参与文化对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不论肤色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我坚信，在你们坦诚、忠诚的研讨会工作中，会产生丰富且富有成效的思考。各位嘉宾、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务必牢记，即将孵化的“蛋”应该成为全世界各民族相遇、交流与真诚合作的熔炉。

为此，在你们当前的会议期间，你们不能仅仅凭借热情和激情行事，尽管它们能揭示项目所有的美好初衷。你们更应以审慎和谨慎为指引，只考虑黑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对于黑民族研究所的利益，考虑其规划必须基于尽可能多的人所制定、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方向。

各位嘉宾、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布基纳法索只是一个谦逊的发起者，发起了一个首先是民主的、甚至是具有普遍性的集体项目或理念，因此它超越了国家和个人范畴，成为所有那些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看到黑民族通过共同思考平台实现文化统一的人们的战斗旗帜。在此，我们应当向所有那些相信并为“全人类文明”（即爱与团结）的到来而奋斗的政治、艺术、科学和文学领域的烈士们致敬。

各位嘉宾、尊敬的研讨会参与者们，这就是邀请你们进行的思考。尽管路途遥远，尽管工作繁忙，你们依然接受邀请，为构建一个共同的理想贡献你们不可估量的力量——对此我深信不疑。

衷心祝愿你们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现在我宣布创建黑民族研究所国际研讨会开幕。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1. 编者注：见蒙戈·贝蒂的采访（<http://thomassankara.net/interview-de-thomas-sankara-realisee-par-mongo-beti/>）。关于泛非主义，他特别提到：“为实现泛非

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的责任，是非洲爱国者的责任，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之奋斗。”蒙戈·贝蒂（1932 - 2001）是喀麦隆作家和散文家，反殖民主义者，后来反对本国的新殖民主义政权。他 1972 年出版的作品《对喀麦隆的干涉》被法国政府禁止发行，直到 1976 年解禁。他与奥迪勒·托布纳共同创办了《黑人民族，非洲民族》杂志。他曾流亡法国，1991 年回到喀麦隆。

2. 在革命三周年之际，他宣称：“加纳人民和我们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最佳途径，以实现我们各种可能性和资源的融合、一体化。”



© 帕斯卡尔·梅特尔，“亚的斯亚贝巴，1984年11月13日，托马斯·桑卡拉，在第20届非统组织峰会上”。
Jeune Afrique 档案。

成衣开发：没有！定制开发：是的！

1986年8月4日

托马斯·桑卡拉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其清晰性、连贯性和坚定性。这也正是他成为坚定信念典范的原因。这些特质使他与其他自封的“革命”总统截然不同。托马斯·桑卡拉高声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选择：国家独立和以自身为中心的发展。但他希望采取切实

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不断呼吁民众动员起来，承担起这些选择，并努力说服民众。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必须建立各种产业，使其合理化，将国内生产就地转化为可供在国内市场销售和消费的制成品，减少进口。在这次演讲中，比 1985 年 8 月 4 日的演讲篇幅更长，也更精确，他强调改变了思维方式以及摆脱外国文化影响的必要性，这些外国文化影响限制了当地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流通。这是为农民和手工艺人提供销售渠道的唯一途径，他们的产量可以因此大幅提高。因此，“必须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与外部统治作斗争”。

他详细阐述了由于国家曾受殖民统治而遗留下来的文化异化问题，这种异化导致中上层阶级去西方，尤其是法国寻找他们的消费模式——甚至直接照搬现成的时尚款式。然而，中上层阶级是唯一有能力消费当地产品的群体。

《人民发展计划》（PPD）已经完成，五年计划刚刚启动。该计划是在广泛的全国性分散协商后制定的，在综合考虑国家基层需求、国家整体选择、现有资源以及不依赖外部援助的政治选择等因素后形成的。因此，必须调动国内资源，并依靠地方民众承担责任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知道，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发展。这样一来，国家能够拥有大量往往是无偿的劳动力。但必须让民众相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正是他在这次演讲以及许多其他演讲中所做的事情。

托马斯·桑卡拉宣布解散《人民发展计划》执行机构，该机构成员多因各种原因（旷工、违纪、反革命行为）从公职部门抽调而来，他们被迫以微薄的报酬工作，报酬仅为之前工资的 25% 至 50%。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此宣布的国家教育改革并未得到实施。

如今，这场革命有了具体的成果，托马斯·桑卡拉在此时不无自豪地公布了这些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有效的组织和人民在革命防卫委员会（CDR）引导下的积极参与。他以充满激情的和平呼吁结束了演讲。无疑，与马里的圣诞战争仍历历在目，给他留下了创伤。人们吸取教训了吗？无论如何，紧张局势很快就缓和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不管怎样，托马斯·桑卡拉在此表明，他仍然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军人。

同志们，

亲爱的特邀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向如今在布基纳法索所展现出的团结精神致敬。来自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汇聚于此，与这里的人民一同诉说、欢笑、歌唱，共同感受胜利的喜悦、自由的欢乐以及在周围美德崩塌时捍卫自身尊严的喜悦。

的确，面对来自各方的朋友们给予我们的诸多荣誉，我们怎能不感到欣喜呢？这些众多的艺术家，他们美妙的歌声、迷人的节奏，让瓦加杜古和 8 月 4 日成为不仅在我们所在次区域，而且在更广泛地区的重大节日。我们怎能不热烈鼓掌，向这些体魄强健、秉持坚定

价值观的艺术家们致敬呢？他们带着喜悦、友谊和兄弟情谊而来，为所有人的胜利、为非洲的胜利、也为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而奋斗。

我们怎能不向所有那些舞文弄墨或扛着摄像机的人们致敬并表示感谢呢？他们来到瓦加杜古，倾听、观察，但我们尤其希望他们能见证我们人民的美德，以及所有决定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民的美德。

我们怎能不向这些来自邻国甚至远方国家的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致敬呢？他们与我们一同度过这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一同感受这整个民族的巨大喜悦。

我们怎能不向我们杰出的嘉宾穆塞韦尼同志致敬呢？他首次出访就选择访问布基纳法索，以特邀见证者的身份来亲身感受我们的能力，同时也看看在乌干达已经开展的行动能够延伸并实现哪些成果。

我们又怎能不庆幸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位同志呢？他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舒适，毅然决然地对抗像伊迪·阿明这样的小丑以及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正是这些势力扶持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我们又怎能不缅怀所有那些不幸未能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呢？缅怀所有那些在日常战斗中做出了最大牺牲的人们，他们无法与我们一同欢庆胜利，尽管在所有人中，他们无疑是最值得赞誉的，因为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赋予我们权利和机会去评估他们的功绩，去审视他们开创的事业。为了纪念所有在布基纳法索为我们人民的尊严和自由而牺牲的人们，为了纪念所有在非洲为自由、尊严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献身的人们，我请大家默哀一分钟。

[默哀一分钟]

谢谢大家。

同志们，

三年来，8月4日已成为我们人民最盛大、最美好的日子。

8月4日，我们的人民歌颂胜利。

8月4日，我们的人民随着变革的节奏和奋斗的韵律翩翩起舞。

但8月4日也是停下来总结的时候。冗长地列举胜利成果已不再符合我们当前革命斗争的阶段。就在两年前，我们还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感到惊讶和惊叹，那些成果仿佛是奇迹一般！

如今，革命的布基纳法索已将奇迹变为现实。

我们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过分强调这些成果可能会让人觉得我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而恰恰是在过去的三年里，自信已成为我们人民最根本的收获。

正是这种自信让我们证明，一场行动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拥有的医生数量。就像突击疫苗接种行动，在 15 天内为 250 多万儿童接种了疫苗，它打破了所有麻痹思想的束缚，摆脱了在新殖民旧社会中形成的、被腐蚀和延续下来的种种习惯。

同志们，

这是现实斗争的要求。如果一触及日常生活的舒适就表现得像个夸夸其谈却胆小怯懦的革命者，又怎能逃避这一要求呢？

当一个社会意识到反动的文化秩序需要革命时，这个社会就不能再、也不应该再容忍那些需要进行深度“外科手术”才能根除的残余。这样的社会必须给自己定下使命，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与外国统治作斗争。

在文化层面：在我们反帝斗争和实践的框架内，我们必须从思想中根除那些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声称适用于我们的人民，但不幸的是，它们引导我们的思想绕向国外，指向与我们的现实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甚至是那些带有帝国主义统治弊病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文化中心。我们具体而坚定的反帝国主义首先要清理我们的思想，摆脱那些新殖民主义者的思维惯性，不再一味迎合外国统治强加给我们的文化规范。

我们是欠发达的。但首先是在我们的思想上。但是，同志们，我们相对于谁、依据什么标准被认为是欠发达的呢？

我们不能任由帝国主义者为我们设定前进的节奏、强加给我们社会模式。

绝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继续欺骗我们。绝不能再让它在我们中间造就那些放弃所有历史责任的男男女女，他们认可并鼓励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当人们证明自己最符合外国贵族的标准时，才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罪恶地强加给人民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如果采用西方文化有其优点的话，那么只有在自由、有选择地接受的情况下，它才可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文化统治。

同志们，

对于我们即将开启的新阶段，反帝文化的行动口号将是：抵御文化侵略。

所以，我们要懂得从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中受益。这将使我们不必付出宝贵的努力去重新发明轮子。但绝不能再让任何人因为无法像巴黎的资产阶级或伦敦的绅士那样生活而感到自卑，更不能让年轻人盲目追求“美国生活方式”。

在社会层面：所有社会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革命若不解决社会弊病，就无法改变这些条件。全国革命委员会所开展的社会行动就应置于这一背景下来看待。青少年犯罪、乞讨、卖淫等社会弊病，都是我们所反对的社会组织制度的产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谴责这些弊病，还必须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

当然，在我们之前也有人谈及这些问题。但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作为革命者，将付诸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全国革命委员会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行动，邀请每一位布基纳法索人以及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参与其中，我们都必须参与进来，哪怕只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去接纳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如罪犯、乞丐、妓女。他们并非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命运。他们是自私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革命，将以积极的团结精神和阶级友爱取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一部分人生活有保障，甚至还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另一部分长期被边缘化的民众却仍在为生存权而挣扎，这是不正常的。

在经济层面：我们强烈谴责的外国统治，其唯一目的就是对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占领。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为资本家利益而组织和控制的市场，这些资本家在其他地方已用尽一切获取新利润的途径。这就是我们国家存在的帝国主义的本质。

当然，我们不能自我封闭，实行自杀式的自给自足。在我们革命的现阶段，有些商品是我们必需的，只能通过进口获得。商业和金融往来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在与外部进行必要的经济往来和对我们人民进行经济剥削之间，有一条我们必须停止跨越的界限，而此前我们却每天都在欣然跨越这条界限。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人民毫无反抗地交给那些贩卖虚假幸福、虚假合作的商人，交给所有那些用他们消费社会的产品不断充斥我们、用他们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余甚至危险的小玩意儿来堵塞我们的人。

我们还要继续无视我们在农业、矿业、工业方面的巨大潜力，而只看重来自国外的东西吗？

在凯内杜古、巴姆、波尼、科莫埃、布尔古和科西等省，勤劳的农民不得不任由大量丰富的水果、蔬菜和谷物等剩余产品腐烂。

然而，每个丰收在望的农忙季节，对他们来说却成了噩梦：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产品卖不出去，最后只能毁掉辛苦劳作的成果。

在乌达兰、塞诺、桑马滕加、尼亚尼亚、亚滕加等省，我们拥有发展各种畜牧业的巨大潜力，但我们却宁愿去超市购买包装精美、贴有标签的肉类，而这些肉的热量可能并不比我们所需的多。我们就这样放弃了发展，继续维持着古老而消极的畜牧方式。

在我们整个国土上，勇敢的手工艺人以其品种多样、制作精良的手工艺品令游客惊叹不已，这些手工艺品是我们文化的真实而纯正的体现。他们也未能逃脱被抛弃和被抵制的厄运。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别人来向我们揭示我们手工艺的宝藏，而我们自己却上演着这样可笑的一幕：所谓的“文明黑人”疯狂抢购国外工业生产的劣质商品。

如果那些有工资和第三产业收入作为购买力保障的同胞们不明白进口的水果、蔬菜、肉类、饮料罐头远不如本地产品有价值，那么，我们这些布基纳法索的劳动者和勇士们，又怎能如我们的政治导向讲话中所期望的那样有所作为呢？

如果布基纳法索的富裕阶层组织、鼓励并维持进口竞争性产品，忽视这种被统治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危害，我们的劳动者又能怎样呢？

事实上，即使布基纳法索的生产劳动者没有用资产阶级学术的严谨语言来表达，他们或多或少也会对少数特权阶层每次用进口产品的不正当竞争来对待他们的命运感到不满。这些进口产品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失业问题，有助于解决他们的社会危机，使他们的资本家获利，客观上增强了那些甚至不屑于向我们表示感谢的势力。相反，在掠夺了我们之后，他们无情地压制我们，甚至不怕毁掉我们这个“金蛋鸡”市场。组织抵制布基纳法索经济的，正是布基纳法索的小资产阶级。

同志们，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反帝国主义将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真理的考验：是促进进口，还是帮助在本地生产我们的条件所允许生产的产品。容易获得但却极具危害的金融资本会不断诱惑我们。那些自称“对我们怀有善意”的所谓“慷慨朋友”，在激发我们对资本、贷款、信贷的渴望时，永远不会告诉我们明天在解决还款问题时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非洲债务问题引发的大量悲叹、抒情、滑稽又戏剧性的言论就是证明。

同志们，

我们的反帝国主义将面临严峻考验。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思维习惯，包括我们的品味、喜好和消费习惯，都必须加以改变。消费布基纳法索本国产品将是一种高度爱国和革命性的行为。根据建设独立经济的需要来选择我们所需的信贷，摆脱外国统治，这将是一种爱国且明智的革命行为，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同志们，这意味着我们要规划自己的发展，不是按照外部强加的模式，也不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梦想，试图在这里复制塞纳河对岸或冬季度假胜地的生活模式。而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布基纳法索，一个与我们的能力相匹配、在我们能够合理设定的限度内发展的国家，既不悲观，也不盲目乐观。

同志们，

从现在起，我们要清醒地宣告：“现成的发展模式：不要！量身定制的发展：要！”

在政治层面，消除外国统治意味着我们要每天深入了解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渗透、征服、立足和剥削的方式。帝国主义的狡诈、诡计、欺骗和 cynicism（此处可能是“犬儒主义”之意），不应再继续战胜我们的善意、诚实、天真和组织上的薄弱。消除外国统治，就是要组织和唤醒广大民众，让他们无论帝国主义以何种面目出现都能将其识破；就是要在政治上武装广大民众，让他们坚定地、毫不气馁地抵抗帝国主义的攻击和侵略。必须由觉悟的广大民众掌握权力，因为帝国主义像怕火的火一样惧怕广大民众。因此，我们的各种组织架构必须得到加强，以便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让更多的儿童在少先队员组织中得到思想启蒙，因为儿童是未来，因为儿童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完整的计划。当他们欢笑、嬉戏、奔跑和歌唱时，他们为我们设定了明天的计划。他们让我们思考如何让他们今天快乐幸福，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他们明天依然能保持喜悦、欢笑和幸福。儿童就是一个革命的计划。

我们必须动员更多的妇女加入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在革命防卫委员会中培养更多优秀的积极分子，让更多的退伍军人参与到战斗中来，加入布基纳法索全国退伍军人联盟。

同志们，

我们还面临其他战斗。这些战斗主要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几十年来，人人都在呼吁进行学校教育改革，通过近期的讨论，我们也已深刻感受到其紧迫性。改革必须进行，以便培养出明天的布基纳法索人，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份和祖国的未来，让学校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的学校首先必须坚决摒弃外国统治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如今遭人诟病的弊端，阻碍了我们布基纳法索的发展。

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必须体现我们对广大民众的奉献精神。它必须以高效、公正和普遍性为主要特征。

事实上，如今已决定掌控自己命运的布基纳法索人民，再也无法长期容忍少数特权阶层将他们那远离民众真正诉求的小资产阶级风格的规则强加于自己。

同志们，我们启动了五年计划，这是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思考、构思和制定的计划。今天，我们有责任谈谈将如何实施这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如何确保未来的五年成为我们战胜自我、战胜那些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注定失败的人的五年。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思考。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我们人民武装力量的纪律问题。布基纳法索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他们在我们派遣他们参与的所有战场——无论是军事战场还是生产战场——上都表现英勇、功绩卓著，那么他们必须牢记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必须保卫和保护人民。因此，我们的士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纪律武装自己，用革命纪律来接受给予他们的指示和命令，将其理解为为我们人民而战和组织起来的必要举措。但同时，军队将领们也必须牢记，他们不仅要具备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具备专业技能的同时，要有革命的政治觉悟，这样才能让士兵们毫无疑问、毫无保留地追随他们。

这同样也是安全部队应有的礼貌和重要职责。去年在这个地方，我就提到过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中的礼貌问题。我当时强调，要邀请我们的安全部队向我们的人民及其朋友表达应有的关注。

但今天，我要呼吁大家付诸行动，要更加坚定。因为不幸的是，在我们安全部队的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人，一些变色龙般的人，他们成功地披着迷惑人的外衣，却盗窃人民的财产、侵占人民的特权和地位，以此来恐吓和剥削人民，恐吓和剥削我们人民的朋友。必须与这些人作斗争，必须毫不含糊地将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不良公务员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懈怠、懒惰、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投机取巧等现象存在，尽管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些弊病在布基纳法索要少得多。作为革命者，我们必须谴责并与这些现象作斗争，因为在其他地方可能对挪用公款等行为听之任之，但在布基纳法索，以人民的名义，我们必须严惩，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制裁绝非任意而为。我们也清楚，已经建立了相关制度和架构，用以审查和分析各类情况，以避免清算行为，防止出现不公正、任意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向每一个人强调，你们有机会写信向布基纳法索总统举报这些不良公务员，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推进这项净化工作。这项工作由勇敢的积极分子开启，他们不断写信给我们，推动着这项工作的进行。

我还想对商人们，也就是广义上的经济从业者们说，你们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经济和社会革命委员会一直都在关注着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对你们说：这个国家需要你们以布基纳法索人的身份去建设。你们要按照即将颁布的规则来建设国家。目前，已经颁布了一些对你们有利的规则，这些规则能让你们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同时也能让人民从你们的活力中受益。

你们当中有些人值得我们赞扬，我们也从未停止这样做。我们鼓励了你们，在众人中对你们予以表彰。因此，我们会继续满怀欣慰地看到，许多曾经离开国家的人带着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归来，他们相信布基纳法索的建设不是为了反对布基纳法索人，而是为了布基纳法索人，只有我们国家的敌人人才会去别处寻求庇护。

但现在也是谈谈我们与全世界关系的时候了。布基纳法索与全世界的关系建立在友谊之上，建立在我们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友谊之上，建立在与所有民族的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交流之上。

这些关系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亲近的国家开始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那些能够并且愿意与我们人民合作的国家，尤其是当他们的政府和领导人一心关注人民的利益时。因此，同志们，我们不能不赞扬和鼓励所有为促进与兄弟国家马里、马里人民的友好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关于这场让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对立的不幸冲突，已经有太多的讨论。而我们的人民深知，每一刻用于战争的时间，都是他们所失去的；我们的国家也清楚，

我们的人民明白为了换取和平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需要投入多少，因为和平的确是无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鼓励所有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革命防卫委员会（CDR）的成员们，他们在边境沿线，或者从瓦加杜古以及我国的其他城市出发，与马里的兄弟人民建立起了友谊，而这种友谊正等待着进一步巩固。

事实上，1986年1月3日，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停止敌对行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我就邀请大家每人结交一位马里朋友，这是一项长期的责任。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片曾引发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争端的争议地区，居住着只渴望幸福生活的男男女女。布基纳法索对这些人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帮助他们拥有住房、健康、食物、教育和幸福。但如果马里能够为他们保障这些幸福，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马里能够在这片地区之外，还帮助布基纳法索的其他地区，布基纳法索只会更加热烈地鼓掌，我们期待着马里能为我们做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毫不犹豫地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OAU）的讲坛上宣布，布基纳法索不想要战争，布基纳法索不想要武器，布基纳法索不想要军备扩充，并且布基纳法索愿意为了任何正义的战斗，交出自己为数不多的武器中的一大部分。像反对种族隔离的战斗就是一场正义的战斗，也只有这样的战斗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并期待其他人能够以我们为榜样，特别是要让非洲各国人民之间停止使用武器，将武器对准非洲人民的敌人，对准全人类的敌人。

[掌声]

同志

在过去的这一整年里，布基纳法索仍有许多人一直认为可以无限期地挑衅革命且不受惩罚，对此我们深感遗憾。这些人让我们不得不坚定地告诫他们，进而对他们进行制裁，让他们明白革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绝不容挑衅。尽管这类人的数量在减少，但不幸的是，仍有一些顽固分子执迷不悟，这让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得不说明革命将采取哪些镇压措施。因为革命的目的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制裁人民。但每次我们不得不采取制裁行动时，都是完全出于人民的利益考虑。正因如此，我们知道，当某些所谓的左派分子、某些所谓的革命分子——但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被制裁时，每个人都会理解我们。我们在制裁的同时也伸出了和解之手，而且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同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能明白，当革命展现出宽容和大度时，这绝不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明确路线的贯彻，是对人民尊重的体现，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我们有愿望和决心，就能改变每一个人。因此，在这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将再次对许多曾冒犯革命的人采取宽容措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找到与布基纳法索革命人民和解的道路。

也正因如此，我们首先要取消人民民主党特工的特殊框架。这些人民民主党特工.....[掌声]..... 这个人民民主党特工框架将被取消，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如革命者们所看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明白了何为工作以及何为对人民的尊重。

同志们，我们正在庆祝我们的周年纪念日，我们知道有些人与我们一同庆祝。尤其是加纳人民。加纳人民与我们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寻求最佳途径，以实现我们各种能力和资源的交流、融合与整合。加纳人民庆祝我们革命的周年纪念日，是因为这个纪念日也是他们的纪念日，因为这场革命也是他们的革命，因为整个加纳人民也在朝着一个未来、一个目标奋进，这个目标与我们的相同，与我们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一致。因此，在布基纳法索的这个周年纪念日，在那边的加纳同样也是周年纪念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加纳。

我们感谢所有前来与我们一同庆祝的国家。

我们感谢所有前来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的人们。我们感谢他们，同时也请求他们继续保持这些紧密的联系，这种不可或缺的纽带，它让各国人民之间每天都能证明我们的革命在不断前进。

同志们！

为了人民发展五年计划，前进！

为了经济独立，前进！

为了政治和文化独立，前进！

为了非洲的解放，前进！

为了“非洲属于非洲人”，前进！

为了让有尊严的、奋斗的人民真正掌握权力，前进！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谢谢大家。

1. 见吉拉利·贝纳姆拉内，《桑卡拉，非洲领袖》，巴黎，哈马丹出版社，2016 年。
2. 编者注：约韦里·穆塞韦尼于 1986 年 1 月 26 日在乌干达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做出承诺。当时他被视为一位进步领袖。托马斯·桑卡拉和约韦里·穆塞韦尼关系非常好。



© 泽维尔·里库，“1986年8月4日游行”。

GAOUA 对教育质量的呼吁

1986年10月17日

加瓦是布基纳法索南部的一座城市，距离瓦加杜古约 450 公里。这篇演讲稿后来被印成小册子，它与 1986 年 2 月 16 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的相关演讲有着紧密联系。我们已经看到，那次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因其激进性、高昂的成本以及引发家长的担忧而遭到拒

绝。家长们担心引入大量实践课程以及让学生参与生产活动会导致学生在传统学科上的水平下降。

然而，在大约八个月后发表的这篇演讲中，却几乎没有提及这项改革，仿佛托马斯·桑卡拉已经明白它不会被采纳。在 1986 年 4 月第二届全国革命防御委员会会议的闭幕演讲中，他还将其称为一项必须采纳的改革，但在此处情况已不再如此。所以，在此处他既没有谈及教育改革，也没有提及为改革所采取的措施，而是专注于“所有教育相关方——即学生家长、教师和学生——缺乏应有的责任感”。整篇演讲就是对这些群体中每一类人的行为进行的长篇论述，指出这些行为需要改变，并宣布了一些旨在纠正这些行为的措施。

托马斯·桑卡拉提到了“大量不合格教师的存在”，其中包括“革命教师”。这是怎么回事呢？1984 年 3 月，小学教师工会（SNEAHV）因三名领导被捕而号召罢工。全国革命委员会根据安全部门的一份报告，决定解雇这些罢工者，该报告将罢工视为阴谋的一部分。后来，布基纳法索革命统一联盟（ULCR）的领导人瓦莱雷·索梅向我坚称，他曾与桑卡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试图说服他改变这一决定。非洲独立党（PAI）的领导人菲利普·韦德拉奥果也向我坦言，他当时太轻易地相信了阴谋的存在。然而，由于缺乏会议记录，很难核实各方的立场。

不管怎样，面对解雇人数众多的情况，托马斯·桑卡拉希望改变这一决定。非洲独立党的成员却建议他推迟恢复被解雇者的工作，理由是一位革命领导人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会失去权威。我们稍后会看到，1987 年 8 月他正准备这么做。但他却面临着全国革命委员会其他所有成员组织的反对，而这些组织都是在这一事件之后成立的。

因此，罢工者在接受了极为简略的培训后，被这些“革命教师”所取代。这些“革命教师”与其说是教师，不如说是革命者，他们往往只有初中毕业证书，还有一些是正在服国民义务役的学生。

所有教育相关方都受到了指责。革命防御委员会也未能幸免，尤其是学生革命防御委员会。他们在学校的存在对学校的权威和等级结构提出了挑战，彻底改变了学校的生活。有时，学生革命防御委员会会对教师进行评判，有时是因为教师旷工或被认为不胜任工作，但也可能是因为政治分歧。托马斯·桑卡拉一直谴责革命防御委员会的越轨行为。但在其他情况下，他自己却呼吁革命防御委员会去揪出并制裁革命的敌人。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教师同志们，学生家长同志们，同学们：

我们又一次迎来了开学季，更准确地说，是处于开学时期，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天甚至几周就能解决的。

如今，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利用了一些人消极怠工的态度，周而复始地出现。

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在布基纳法索，开学季不会让任何人无动于衷，尽管它所涉及或引发的利益必然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有学校用品商人或办学商人的利益，有学生家长的利益——遗憾的是，这些利益目前仍停留在个人和孤立的层面——当然还有作为整个社会管理者的国家的利益。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表面上的多样性和竞争，开学季因其本身的意义，掩盖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当我们谈及开学季时，怎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谁入学，在哪里入学，为什么入学，又有谁能从学校中真正有所收获？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至少是直接明了的，它们让我们回到了我国总体教育尤其是教学方面的根本问题。

为了探讨教学质量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取以下步骤。我们将依次审视：第一，我国教学的质量现状如何？第二，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第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各自应承担哪些责任？第四，最后，高质量的教学：民主人民革命的至关重要需求。

那么，首先，我国教学的质量现状如何呢？在开启关于学校改革方案文件的全国民众辩论时，我曾提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国家和家长关注的核心——或者说应该关注的核心——是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已证实，或者能够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孩子是成人之父”，也就是说，孩子是社会的未来。

我知道你们明白为什么为建设未来而奋斗、为布基纳法索新社会的到来而战斗的全国革命委员会会关注孩子。

自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我指的是孩子们——能够履行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战术措施。在此，我认为没有必要详尽罗列所有这些措施。民主人民革命三周年的主题“孩子与五年计划”，雄辩地说明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选择的内容和意义。

目前，尽管我们四处都付出了努力，但不得不承认，在需要教育的孩子数量以及教育内容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可以说几乎一切都有待去做。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为学费上限的设定而感到高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一些人对入学率的显著提高表示合理的满意，这是民众意识觉醒和动员的成果。

然而，每位家长、每位负责人都对教学质量的持续恶化感到担忧，近年来学生水平低下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这是一种极其严峻的形势，让我们的政治领导层深感忧虑，也应该让每一位民主人民革命的战士感到担忧。我们怎能不明白，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冷漠或纵容都是集体犯罪，因为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怎能不明白，如果不奋起纠正，我们将走向毁灭，因为如果学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布基纳法索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那么它培养出的将是没有尊严、不正直的人组成的社会。

面对我们教学在最关键方面的持续且危险的退化，作为坚定的革命者，我们必须明确责任并充分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为此，我们需要对当前教学状况进行深入而准确的诊断，以便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那么，我们对本国的教育体系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所察觉。此外，第一届革命防御委员会会议的结论以及全国范围的广泛辩论都表明，大家一致希望改变学校和教育体系。这种立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从国家层面来看，财政负担非常沉重，而在效率和效益方面的成果却微不足道。在过去三年里，平均每年国家预算的 17% 至 20% 仅用于支付教师工资，这意味着超过 100 亿非洲法郎。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笔开支尽管看起来数额巨大，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家长的各种支出，而家长的支出至少与国家的支出相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我们为孩子的教育花费了超过 200 亿非洲法郎。现在我们来问问自己，如此巨大的投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成果呢？在这一点上，不需要成为专家就能看出，学生从一个年级到另一个年级的流失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严厉批判和唾弃我们学校培养出的极少数成品或半成品的低质量。

例如，如今我们痛心疾首地看到，一个完成初中课程的学生几乎不会阅读和理解一篇文章。甚至有证据表明，如果这个学生在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两三年，他就会完全重新变成文盲，而理论上，任何完成小学学业的学生都应该是彻底脱盲的。

基于这一观察结果，如果我们对比当前教育行动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是支出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是学生水平的急剧下降——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在误以为自己在与文盲现象作斗争的同时，实际上却在为文盲现象提供资助。

但是，学生水平低下这一情况，尽管不合理且难以解释，却并非被指责的教育体系缺陷的全部。这个教育体系对培养孩子基本的公民意识不够重视，而这种公民意识能够让孩子融入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孩子身上出现的社会偏差行为归咎于这个外来且不适应的学校：不礼貌、不听话、不守纪律、粗俗邋遢、不诚实以及犯罪行为。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提出了许多模糊不清的理由来解释这种情况。杂乱无章地，人们列举出：

- 教育领域存在大量不合格人员（如果不能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的话）。紧接着，人们一致谴责革命教师，并对威廉·蓬蒂师范学校的教师进行浪漫的赞美；
- 教室里学生人数过多，这是一个现成的借口；
- 教学方法的缺失或过时是一个绝对的理由。

在人们的倾诉中，还描述了许多其他原因，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动容。但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 首先：没有确定正确的教学方法，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学校改革；
- 其次：缺乏重要的资源，即教师、基础设施和适宜的环境；
- 最后：所有教育相关方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也就是学生家长、教师和学生。

我选择将话题局限于最后一个原因，即人的意识。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能力的“机器”，拥有一个多维度的、自主且个性化的指挥、构思、激励和调节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意识。人也是最善于组织的天才。因此，尽管教学资源微不足道，学校类型也已确定，但人的素质——取决于他们的意识程度——可以成为取得卓越成果的一种弥补因素。相反，即使教学资源丰富，教育理论完善，但如果没有人具备责任感，那对社会来说也只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在这里只谈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其他场合，我会提及并深入探讨学校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为我们的学校提供补充资源的问题。在这个场合我们也会看到，人将是解开我们所有疑问的万能钥匙。因为资源依赖于人，而改革如果有必要，也将只是人的杰作。但是，通往新学校的道路在于改变我们的心态和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发起一场真正的运动，反对我们在批判现有学校后却在思考和提出学校改革方案时表现出的消极态度。

同志们，一种弊病正在侵蚀我们在校的年轻人，一场巨大的不幸正降临在我们的人民身上。如果我们不进行正义的斗争来避免这种命运，那将是我们革命的耻辱。采取冷漠的态度将是积极地破坏未来，是对我们毫无防备的孩子的谋杀，甚至是大屠杀。面对我们无声的罪责，他们的纯真明天将控诉我们的压迫；我们的自私倾向将扼杀他们心中所有的团结意识。因此，即使是今天学业成绩看似表明走在成功道路上的孩子，也会被明天的生活压垮，因为我们没有在今天为子孙后代创造、维护和发展一个健康、团结的社会规则。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各方主角必须正确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指的是教师的责任、学生家长的责任以及学生自己的责任。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于不称职的教师，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可以观察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存在许多现象，这些现象将其自身的殖民或新殖民教育视为目的本身，表现出一种令人愤慨的无能，无法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这些现象同样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缺乏兴趣，在这个领域体现为对要培养的孩子完全没有爱心。的确，很多教师在学校里看到的不是孩子，而仅仅是他们的工资，更遗憾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正确完成与这份工资相应的工作。更糟糕的是，这些“好同志”或“先生们”（我坦率地承认在此感到很为难），为了避免工作——他们认为工作是一种束缚——最终让他们产生职业意识，这些人会在失职和校外活动中找到一个难以攻破的庇护所。

如今，课程的无序更多是教师的责任，而非国家的责任：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活动机会，无论其性质或时长如何，都成为教师让学生自由活动的无可辩驳的借口，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放假。我们看到课间休息没完没了，那些甚至不参与革命防御委员会活动的人却动不动就拿这些活动来为自己逃避责任找借口。

如果再加上这种可悲的情况，即功利主义和放任主义成功地取代了教育的神圣品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堕落含义了。一些教师把学校提供的食品援助当作了自己成为管理者的契机。在教导学生永远不要偷窃、诚实是美德之母之后，一些教师却插手学校的食物，巧妙地将其运到自己家的厨房或者卖掉，而学校食堂为孩子们提供的却是缺乏吸引力的饭菜。本应用于学校的捐款被挪作他用。家庭主妇们经常在中午听到孩子们焦虑地说：“妈妈，老师说晚上要带 25 法郎来，不然就不让进教室。”

一些教师变成了真正的商人、放债人，拥有酒吧、小吃摊、食品生意、木材生意等等。免费分发给孩子们的报纸以及一些学校用品，却出现在我们那些所谓的“地摊书店”里出售。

备课工作敷衍了事或者干脆被忽视。为了尽量少干活，教师把作业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而那些为数不多的作业批改起来也十分仓促。很少有教师会向同事请教工作方面的建议。有多少教师在检查那天发现自己还没准备好课程呢？

女教师们往往更关心她们“冰糕”生意或“柠檬姜茶”生意的经营账目，而不是备课和批改作业。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道德、不配为人师的行为：侵犯学生、非法堕胎等等。一些教师在这些行为上已经驾轻就熟，客观上他们已经很难履行自己的首要职责。因此，行政部门对他们采取了措施。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有些女教师爱上了自己的学生，这种爱并非健康、令人赞赏的爱，而是近乎堕落的不正当关系。

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们目睹这些场景，受到了伤害和创伤。这样一来，教学沟通的障碍就产生了。这些教师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行政部门进行严厉整治。于是，泪水如洪流般涌出。这是多么艰难的抉择啊！

学年伊始，学校的学位公然被出售。

当学生出于道德感和政治觉悟试图揭露这些事实时，教师们却大喊这是丑闻，声称自从学校里有了革命防御委员会，教师就不再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还试图用低分让学生闭嘴。

遗憾的是，如今仍然存在一类不负责任的教师。正是他们，是学校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最严重的是，他们成功地将一整批被他们误人子弟、教导无方、品行不端的学生转交给其他教师，从而掩盖了自己的责任。

那些负责任的教师为拯救这些不幸的孩子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为时已晚，最终难免以失败告终。那些良知尚存的人只剩下悲伤和沮丧。

这些贪婪的家伙，只能被视为国家的窃贼，是我们国家预算的蛀虫和掠夺者。他们是不称职的公务员。第一届人民部委部门委员会会议（CCPM）在瓦希古亚就谴责了他们。我们必须用我们公务员体系所拥有的各种制裁手段来打击他们。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些懒惰的人不过是传播许多恶习和游手好闲思想的寄生虫。我们必须警惕他们，要么消灭他们，要么远离他们。

从政治生活层面来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骗子、伪君子。他们不再相信政治演讲，他们对政治指导演讲的信任程度，就如同对一个葫芦瓢、一杯啤酒或威士忌、一个烟头、一张汽油券的信任程度一样……这样的教师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和策略来逃避检查、监督和再培训课程。有些人甚至会进行政治恐吓、利用关系来逃避检查员的严格审查。

但是，这些检查员自己、巡回顾问以及所有其他教育工作者、教师培训者，他们是否始终都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呢？他们是否没有围着国民教育部长转，只为了获得一个培训机会，或者只是为了争取认可一个通过不正当手段谈判来的文凭呢？他们是否普遍更倾向于瓦加杜古和博博迪乌拉索这些中心地区，而不考虑合理覆盖各个学区呢？他们是否经常在教师培训中避免严格要求，以免得罪任何人呢？因此，他们贬低了培训教师这一崇高使命。

现在，谈谈学生家长的责任。

是否有必要提醒一下父母在孩子教育中所承担的责任呢？如果孩子首先在家庭中出生和成长，并且家庭与所有机构共同承担孩子的教育直至其成年，那么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般来说，家长只在开学时为孩子找个上学的地方，以及在得知学习成绩时才关心孩子是否会被学校开除，除此之外，他们很少真正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很少有家长真正关心孩子在学校做什么，是否在家复习功课或准备作业，是否理解并跟上课程。如果很多家长晚上很晚才回家，那时孩子已经上床睡觉，早上又在孩子上学之后才出门，情况又怎么会有所不同呢？

孩子的教育需要家长和教师的密切合作。一个人不一定要自己接受过良好教育，才能激励孩子、关心他们的学习、鼓励他们取得成功。我们说过，班级里学生人数太多，老师很难对每个学生都进行指导。所以，家长确实应该提供帮助，让这项任务得以完成，督促孩子每天认真学习功课。

学生家长作为孩子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却常常表现出无意识的行为。很多家长养情妇、维持着另一个家庭，让留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过着物质和精神上都很悲惨的生活。

孩子们缺少上学最基本的东西（铅笔、笔记本、书籍、书包、鞋子），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这些。

相反，这些家长却不断地打骂孩子，要求他们在课堂上或家里尽最大努力学习，却不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学习条件。

对很多家长来说，孩子一回到家就不应该谈论书本或笔记本。正是这些家长自己把这些东西拿走，然后给孩子布置超出他们体力的繁重任务。在这一切之后，孩子疲惫不堪地入睡，却还没有学习功课。结果就是成绩不好，接着学业失败，最后被社会边缘化。

家长们把孩子关在家里，拒绝给他们娱乐的时间，不让他们享受自己的时代。对于那些做生意的家长来说，孩子们成了店铺的售货员、车辆的送货员，取代了他们吝啬的父母不愿雇佣的人，而这些人本可以通过工作获得一份工资。

当然，鼓励孩子课后劳动是值得提倡的，但必须要把握好度。这不应该以牺牲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为代价。

很多时候，为了让自己心安，学生家长们会加入一些协会。如果说这样的组织值得肯定，那么我们也必须哀叹它们的无序、停滞、低效和空洞。我们对那些只在周年纪念日、年末、节日时才露面，却没有任何成果汇报的家长协会感到厌恶。任何一个协会要想获得认可，就必须充分发挥作用并承担起重任。如果家长协会是为了学生而存在，那它就应该关注学生的教育。无论是通过修建学校围墙、建造厕所来改善孩子们的的生活环境，还是通过支持优秀教师、对不称职的教师表示应有的谴责，以及要求学生认真完成作业来帮助提高教学质量。这些勇敢的行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比那些利用关系、操纵入学名单和补考候选人名单的行为更有益，而这些协会的负责人往往更热衷于这些功利行为，渴望家族权力，而非致力于为所有人的事业奉献。

最后，来谈谈学生的责任。

如果学生有权利抱怨所接受的教学质量差，那么他们也应该知道，教学质量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自身有关。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都成了逃学的“高手”。他们不再学习课程，也不完成作业，而且因为现在他们有权通过革命防御委员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经常试图利用这一权利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在这种借口的掩护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对老师采取不尊重的态度。在课堂上被老师提问时，有些学生未经老师允许就离开教室。课外活动占据了主导，而课程却被忽视。

我们的高中和初中经常成为酗酒、吸烟甚至吸毒等不良行为的场所。成衣、珠宝、宽大的腰带、挑衅性的时尚、每周的狂欢派对，这些成了学生们的主要关注点，为此他们偶尔还会从事卖淫活动，这一现象在我们的城市中逐渐成为一种祸害。那么，对于大批学生放弃体育运动该怎么说呢？1985年初中毕业考试中有3000人免考体育就是证明。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再也无法承受哪怕是最轻微的体力活动了。

学生们只是偶尔来上课，他们没有时间专注于学习，很多人指望在与老师谈判的时候获得足够的分数，以便升入更高的年级或通过考试。在家里，他们在昏暗暧昧的灯光下，伴随着震耳欲聋或节奏单调的音乐，没完没了地喝茶或毫无节奏地跳舞。墙上贴着某位眼神迷离的明星的大幅照片，实际上这位明星是不道德的资本主义娱乐业制造出来的不良人物。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开端。

未成年的孩子们成双成对或成群结队地在一起，进行着一种所谓的“仪式”，实际上不过是谁更能挑战道德底线的竞赛。于是，一个纵容的社会就这样诞生了；明天的不负责任行为在这些年轻的心灵中扎根；所谓的“天堂植物”的袅袅烟雾则为此增添了几分“氛围”。那么，当这些未来的成年人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纠正他们这种不当行为呢？警告、责备、停学、开除都无济于事。一群无知无觉的人就这样诞生了。在那些宽容放纵的老师眼皮底下，以及那些还在吹嘘自己孩子已经“觉醒”的家长的无奈目光中！是的，他们是“觉醒”了，但却是朝着毁灭的方向“觉醒”。

如果我已经全面分析了教育的各个相关方，那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在各自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对我们教育教学质量的低下以及教育体系的问题负有责任：家长的自私、冷漠和漠不关心，教师的懒惰、缺乏责任感和功利主义，学生的懒惰、不守纪律和不良行为。

以上就是我们不可接受的行为。我们教育体系的质量将决定我们明天输送给人民的人才的价值。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重新振作起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我们该怎么做呢？那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各自应承担哪些责任呢？

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这些责任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多的牺牲。它们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追求成功的决心。

我们对教师的期望：

每位教师都应该达到学生家长和学生——简而言之，就是整个社会——有权对他所期望的标准。必须坚决反对放任、懒惰、功利主义和不道德行为。

对教师来说，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知识、精心备课非常重要。技术部门为他们精心编写的教学资料是非常有用的。无论身在何处，每位教师都有义务设法获取这些资料，并在日常工作中从中汲取灵感。

教学顾问和检查员应尽一切可能对教师进行指导。逐步提供给他们资源应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应该让他们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以能够从学校对孩子的教育以及教学方法中提炼出精华而感到自豪，同时，他们还必须迎接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所有挑战，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出未来学校的最佳模式。

至于学校校长，他们应该始终关注让学校成为一个宜人的生活场所。整洁和美化环境肯定有利于精神活动的开展，而体育锻炼有助于促进健康身体的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是，对孩子的爱——这与对人民的爱是一致的——应该在所有教师心中占据主导地位。

必要时，我们将进行制裁。今后，在对教师的评价和晋升中，我们将考虑他们在学校考试中的成绩。

考试成绩极差的学校将被要求做出解释，教师如果应受惩罚，将受到相应的制裁。

教学顾问和检查员要对教师的不良表现负责，因为他们有责任对教师进行指导。同样，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教师，鉴于他们所在学校的教学成果，人民将给予认可、赞扬和职业相关的奖励。

今后，每个人都将根据所取得的成绩来接受评判，而不再仅仅基于一份填写得很表面的成绩单，而且这份成绩单上的评价通常与教师实际的职业表现并不相符。教师的晋升将不再仅仅基于他们个人获得的文凭，而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准备这些文凭，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学生。

学生家长、革命防御委员会的战士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全体大会上谴责那些严重失职的教师，并向负责教育的部委以及全国革命防御委员会总秘书处报告，后者将进行调查并采取严厉措施。教师们应该定期提醒学生家长他们对学生应尽的责任。当发现某个学生总是脏兮兮的、穿着不得体、缺乏最基本的学习用品、不了解课程内容且没有完成作业时，教师应要求其家长做出解释，如果家长应受惩罚，相关机构将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制裁。

学生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家长有责任为孩子提供食物、衣物、医疗护理以及必不可少的学习用品。这是他们首要的家庭责任，他们的收入首先应该用于这些方面。我们的孩子应该穿着朴素但整洁得体、身体健康。此外，家长有责任爱自己的孩子，并在他们学习生活的过程中给予引导。家长有责任唤起孩子的公民意识，在家中严格监督孩子，让他们热爱做

好工作。因为我们更需要培养的是有担当的人，而不是只会执行特定功能的机器人，所以我们要确保孩子从现在起就学习并践行最重要的原则，即尊重自己的人民，也就是始终关心通过为整个社会做贡献来实现自身价值，与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从而有权与他们一同庆祝胜利，对他人怀有无限的尊重。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如何在我们中间生活，与我们一起生活，为我们而生活。

为此，我们的孩子必须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家庭氛围中，因为家长的榜样作用至关重要。

相关部委——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家庭发展与民族团结部、全国革命防御委员会总秘书处——将采取措施，在我们的学校中找出那些没有得到妥善照顾的孩子，并进行必要的调查以明确家长的责任。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将走访家长，询问他们孩子照顾不善的原因。对于那些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的家长，将采取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措施，以维护孩子的权益。

当我们承担起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重大责任时，尽管我们清楚这个世界的种种要求，我们就必须履行到底。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些酗酒、暴饮暴食、沉迷于烟草的人，将脆弱且无自理能力的孩子丢给他人的怜悯。

最后，孩子们应该怎么做呢？

同学们，革命首先意味着纪律和努力。那些懒惰、不守纪律的学生，不尊重老师、不服从学校管理、不顾及勤奋学习的同学对安静环境需求的学生，那些经常迟到、耍手段逃避上课、表现出堕落迹象、作业和课程总是落后、学年末成绩糟糕的学生，都不是革命者。

这样的学生不配留在革命防御委员会。学校也不应该继续留用他们，至少在没有进行适当再教育之前不应如此。

今后，学校革命防御委员会的代表和战士们将被要求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纪律性、守时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尊重。一名革命防御委员会的代表应该在所在学校成为榜样。政治教育和知识学习应该齐头并进。不可能在牺牲一方的情况下发展另一方。那些工作不认真、不努力、不注重细节的革命防御委员会代表，没有资格要求同志们做出革命奉献。那些不尊重为人民正确服务的教师权威的人，也无法从同志们那里得到他们在革命战斗生活中的行为纠正，更无法赢得对诸如民主集中制等原则的尊重。

我们的学生必须在先锋队运动和革命防御委员会中继续并加强他们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但是，这种战斗精神应该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加强他们在学校的纪律性，否则就没有达到目的。

所有学生都必须明白，他们有义务取得成绩，而且是优异的成绩。他们应该对得起社会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树立起勤奋好学、热爱祖国、关心自己未来的好榜样。他们将被要求在课堂上或带回家完成更多的作业。这不应与那些无用的惩罚性作业或其他烦人的任务混为

一谈，而应该是能够锻炼记忆力、培养推理能力、为未来劳动者提供教育的练习。我知道这不会符合所有人的心意，但我们不能等到我们的小学生长大成人，当他们面对生活的困难时，才后悔如今的任性，然后感叹：“啊！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他们在行为举止上，对待家长、老师和同学的态度上，都应该成为楷模。他们应该践行礼貌待人、乐于助人，培养努力奋斗和良性竞争的精神。然而，那些有能力却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学生，以及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都将受到惩罚。他们的假期将被取消，用来进行补习、生产劳动和再教育。

高质量的教学是民主人民革命至关重要的需求。

对我们来说，在民主人民革命的框架下教育一个孩子，就是要培养他，使他对自己、对社会有用，也就是说，帮助他在接触新的、期望的或强加的环境时能够适应、改变和提升自己。这是要引导他成为一名有觉悟的劳动者，能够做出判断并付诸行动，能够投身并参与到与人民一起的国家建设中。

在民主人民革命的框架下教育一个孩子，就是要培养一名热爱人民的人，让他具备爱国主义、公民意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随时准备并能够完成那些有助于人民幸福的任务。这是要培养一名意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人，一名教育者，一名发展的推动者。

因此，教育关注孩子在身体、情感和智力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教育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在学校的学习时光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学校当然要教孩子读书、写字，但最重要的是，学校要教会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空想度日。

送孩子上学，就是一种投资。这是在金钱、时间和希望上的投资，作为这样一种投资，它必须要有回报。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在投入了大约 200 亿非洲法郎之后还是失败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履行好对 80% 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的责任，也对不起那 20% 有幸上学却因我们的消极和不负责任而牺牲的孩子。

我们评估教育体系的成效，不是看过度筛选的结果，而是看孩子全面培养的成果，这才是我们在教育中所期望的。我们所追求的教育质量，绝不是通过严格筛选就能实现的。

在反对低质量教学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精英主义，因为精英主义是一种简单却不公正的解决方式，它会剥夺我们自称为人民公仆的权利。

我们实施的制裁，目的不是要让犯错的人永远无法弥补过错或接受教育。这些制裁将是循序渐进且具有教育意义的，以便让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并抓住机会纠正自己的行为。

对于失职的学生家长，我们要坚定地提醒他们，为人父母是一种责任。一个培养出违法犯罪者的人会危害整个社会。因此，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社会有权干涉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对于优秀的教师，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时间、资源和环境，让他们接受所欠缺的培训，无论是技术方面的培训，还是关于对人民应尽社会责任的培训。学生们也将受益于同样严格的要求，从而取得进步。

同志们，许多教师、学生家长和学生都是值得称赞且无可指责的。我们也了解他们。我们在此所说的话，即使不是针对他们的，也应该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帮助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下去，捍卫他们高尚的社会美德，为了这些美德，他们至今仍不懈地独自奋斗着。他们会很高兴我发出的号召能让更多厌恶平庸和恶习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

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想走向反面，最紧迫需要解决的任务之一，无疑就是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教会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我们需要新的学校和新的教学方式，共同培育出爱国的公民，而不是无国籍的人。送孩子上学不应再被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事务安排，因为社会的持续变革——这是历代人共同的责任——既包含可量化的因素，也包含不可量化的因素。

这样一项使命，其本身的崇高意义，意味着具体的任务和牺牲，这些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说改善个人行为是短期的解决办法，那么对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似乎更符合建设一个有计划管理的社会的需要。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赢得的胜利将取决于人。提升参与我们孩子教育各方的意识，其他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对于我们的新教师，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他们在教学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的、客观的局限！

但是，仅仅把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归咎于革命教师或参加国民义务役的教师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在那些没有国民义务役人员任教的学校，教学水平也在下降。在这些人员进入教师队伍之前，教学水平就已经在下滑了。在许多不存在国民义务役的其他国家，教学水平也在不断下降。

我们也不要再像鸵鸟一样逃避现实，总是把改革挂在嘴边，因为重要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实施改革时的认真态度和严格程度。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或多或少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多是因为某些老师的正直、无私和对出色工作的热爱，这些我们铭记于心，而不是因为我们死记硬背的音节表或“我们的高卢祖先”的历史。

这是我们希望探索的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我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倾听然后离开。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我邀请每位省长在自己的省内组织关于教学质量的会议，以便让战士们意识到他们积极参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我也邀请教育检查员、学校校长们组织与教师的会议，讨论应采取的战略和具体行动，以消除我们所谴责的弊端，重振教师的职业意识、主动性和创造力。我邀请革命防御委员会、部委行政委员会（CAM）、布基纳法索全国联盟、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的组织架构、学生家长协会，明确各自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任务。我同样邀请学生们在自己的学校组织会议，讨论他们在当前教学水平下降问题中应承担的责任。

从这次加瓦的号召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开展一项宣传教育工作。在每个层面，都应该制定一项战略，以提高教学水平，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同志们：

这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前天是殖民主义，昨天是新殖民主义，而今天是帝国主义，它们一直试图困住我们。它们恶意地营造了一种腐蚀我们思想的环境。它们把我们从一个逻辑和谐的世界中拽出来，推向一个我们知道永远不适合我们的世界。

然而，在被外国统治的不可抗拒的诱惑所驱使的急行军中，我们过度消耗了自己的精力，肌肉紧绷直至撕裂，我们失去了灵魂，因为我们想要不再做自己。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它那不公正和人剥削人的哲学，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借口、预先的赦免和随意行事的许可。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自私的斗争中，追求那些只不过是幸福幻觉的快乐，为此我们践踏了身边的人以及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混乱世界里，人真的变成了人吃人的野兽。社会的时钟失去了正常节奏，即便某些部件状态良好，也无法再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不再有对质量的要求，也不再有集体和个人为实现质量而应有的纪律：兽性战胜了人性，畜群不知不觉地取代了有思想的人类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我们的孩子，也在学着过这种放纵无度的生活，价值观逐渐泯灭。

同志们，教师们、学生家长们和同学们：

我们要打破自身的不良习惯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模式，战胜自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培养出可靠的接班人，按照革命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塑造出未来布基纳法索的建设者。

1. 要么为祖国而战，要么战死，我们必将胜利！原注 1：NdE : L'école normale William Ponty est l'école normal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Elle porte le nom du nom du gouverneur général.

。 译文：编者注：威廉·蓬蒂师范学校是法属西非的一所师范学校。它以（法属西非）总督的名字命名。

2. 原注 **2**: NdE : Glace fabriquée par les femmes et vendues dans la rue.
 - 译文: 编者注: 由妇女制作并在街上售卖的冰品。
3. 原注 **3**: NdE : Boisson traditionnelle à base de gingembre.
 - 译文: 编者注: 一种以生姜为原料的传统饮品。
4. 原注 **4**: NdE : Bière de mil.
 - 译文: 编者注: 小米啤酒。



© “瓦加杜古。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到来”，1986 年 11 月 17 日。Jeune Afrique 档案。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向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致辞

瓦加杜古，1986 年 11 月 17 日

在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开端后，正如我们所见，法布关系在马里战争后迎来了一段缓和期。1986 年 2 月，双方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随后，托马斯·桑卡拉两次访问法国。在首次出访期间，他首次与弗朗索瓦·密特朗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

1986年11月，法国总统到访布基纳法索。这是自1972年以来法国总统的首次访问！当时法国多数派转向右翼，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开启了一段左右共治时期。

罗宾·沙菲尔德执导的《托马斯·桑卡拉，正直之人》以及克里斯托夫·屈珀兰执导的《托马斯·桑卡拉上尉》这两部影片，让这次交流广为人知。但这两部影片只选取了两个片段。在第一个片段中，托马斯·桑卡拉站着，语气庄重，严厉地注视着弗朗索瓦·密特朗，谴责他允许若纳斯·萨文比和彼得·博塔来访。萨文比在南非的支持下，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对抗当时的安哥拉政府。彼得·博塔是南非总理。这两部影片都截取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回应的一小段内容。密特朗以长辈般的口吻，拍着微笑的桑卡拉的肩膀说：“我觉得在某些判断上，他有着年轻人的果敢，具备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元首的优点。我钦佩他的优秀品质，但他有些过于激进了；在我看来，他有些过头了。”这些影片传遍了全世界。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泰然自若。从未有一位非洲总统敢如此冒犯。相关评论众多，有人认为正是这次事件之后，有人做出了除掉托马斯·桑卡拉的决定。事实上，法国对托马斯·桑卡拉心怀不满还有其他原因，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讲到。而且，也不能轻易排除雅克·希拉克身边那些人，毕竟他把雅克·福卡尔和夏尔·帕斯夸召回了身边！

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所有批评做出了长篇回应，放弃了原本准备好的演讲。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他佯装没有被冒犯。他努力缓和气氛，逐点回应托马斯·桑卡拉刚刚对他提出的各种批评。桑卡拉坐着，目光低垂，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密特朗似乎想表明他懂得运用幽默，对这种坦率的言论并没有太在意。最后他甚至还对桑卡拉表达了敬意。

这次交流启发了作家雅克·茹埃，他据此创作了戏剧《桑卡拉与密特朗》。不过当时他并没有交流的文本，只能依据这场舌战所引发的反响来创作。

请允许我向我们尊贵的客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及其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女士致辞。

总统先生，几年前您路过此地时，这个国家还叫上沃尔特。从那以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宣布更名为布基纳法索。这背后有着一整套理念，其中包含着荣誉与好客的准则。正因如此，我们来到这里，在您短暂停留瓦加杜古之际，欢迎您来到布基纳法索。

对于那些从不迎接他人、从不给口渴饥饿的旅人提供歇脚之处的人，那是一种诅咒。而我们恰恰相反，旅人在我们这里停留，在喝了清凉的水恢复体力之后，便与我们交谈，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理解我们，并将对我们的记忆带回他的家乡。

总统先生，很难将您作为政治家的身份与普通人的身份完全分开。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此欢迎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个人。也正因如此，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您的欢迎，为能迎接前来见证、展现诚意与客观态度的您而感到高兴，因为在非洲的阳光下，在布基纳法索，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大工地，一个巨大的建设现场。时间不允许我们四处走访，向众多辛勤的劳动者致敬，他们日复一日地努力改变世界，改造这片干旱、艰苦的土地。他们已经取得的胜利让我们可以说，我们绝非在做西西弗斯式的无用功。的确，我们需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堆积，不断重新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今布基纳法索自豪地宣布，通过我们亲手在这里新建的众多学校和教室，入学率从 10% 提高到了近 22%。我们还修建了许多水坝和小型蓄水池，尽管它们比不上世界上那些闻名遐迩的大型工程，但它们自有其价值，也让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

凭借我们的勇气和信念，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初级医疗站。我们坚定地为此国家以及邻国的千百万儿童接种疫苗。这样的成就数不胜数，但遗憾的是，即便一一列举，也不足以体现我们宏伟且雄心勃勃的计划所迈出的哪怕一小步。这也说明，我们的道路还很漫长，非常漫长。

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您来到布基纳法索，我们希望您能了解这些现实情况。我们希望您能将这些带回法国，以及其他地方。在斗争的喧嚣和攻击的嘈杂声中，公正、合理且恰当的见证至关重要。选择您作为诠释者和代言人，我们也想强调那些贯穿您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持续斗争。我们了解这些斗争，它们也激励着我们布基纳法索人民。

您常常执着地向一些顽固的人谈论民族的权利。您以我们赞赏的敏锐洞察力谈论债务问题。您也经常谈及合作以及第三世界。这很好。当我们得知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即将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时，我们就想，即便理性可能让我们的言辞不够优雅，但对高尚斗争的追求——我指的是这些激烈的辩论——能让我们彼此靠近，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那些言辞不涉及交易、谈判、阴谋和欺诈的人。

我想，在贝里（法国省份），“密特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等的土地”，或者可能是“谷物的丈量者”？无论如何，都意味着“明智的人”。这种明智与那些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人相似，土地从不说谎。无论是谷物还是土地，我们认为不变的是，您始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因此，在谈论您所珍视的民族权利这一话题时，我们想说，我们聆听并赞赏您在 1981 年 5 月之后发出的呼吁。

我们每天也在关注您的实际行动。法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同致力于和平斗争，因此，在我们今天相聚之时，有必要提醒的是，在其他地方，有些人却忽视了和平，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太久。

首先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的男男女女四处漂泊，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流浪者。这些人被迫四处寻求庇护，对他们来说，夜晚是无尽的噩梦，白天则是炮弹的袭击。

和平也关乎尼加拉瓜。您本人在一次演讲中，有力地表达了对尼加拉瓜的支持，反对其港口遭到布雷，反对一切来自外部针对尼加拉瓜人民的行动。在您与奥尔特加司令的多次会谈中，您也曾为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感到痛心，他们不断遭受野蛮行径的伤害，这些暴行并非来自远方，仅仅因为他们是尼加拉瓜人，却得到了其他人的大力支持。

和平还涉及伊朗和伊拉克。那里的兄弟阅墙之战复杂而难以理解，各方势力交织，让人分不清谁属于哪一方。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那些武器的声响意味着死亡，也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带来悲伤，而这些武器每天都由那些靠他人鲜血为生的人提供，他们在看到铁刃伤人、烈火焚烧时欢呼雀跃。

世界和平同样关乎饱受困扰的南部非洲地区。仿佛命运将种种不相容的因素汇聚于此，导致冲突与对抗日益加剧。不久前，萨莫拉·马谢尔的离世让我们深感悲痛。同时，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信息，一种启示：必须与野蛮、不公、倒退的秩序作斗争；必须与这种秩序作斗争，文明国家，包括法国在内，有责任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和外交手段，甚至直接公开的军事斗争，来对抗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我们无法理解像若纳斯·萨文比这样的土匪、像彼得·博塔这样的杀人凶手，为何有权踏上美丽而洁净的法国土地。他们用沾满鲜血的手脚玷污了法国。所有允许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人，都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无论在何处，无论是现在还是永远。

我们知道围绕这个问题已经展开了许多辩论，我们也了解各方的立场。但最终，我们深感悲痛。这些人无权谈论为和平而牺牲的同胞，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和平。为和平而牺牲的人如今已安息，我们每天都在努力，通过行动让他们的记忆得以延续。

世界和平还涉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那里的撒哈拉人民始终无法、也一直未能找到实现自决的途径，因为有强大的反对势力从中作梗。同样在这个地区，和平也意味着利比亚遭受轰炸，房屋被毁，更重要的是，这场无谓的屠杀不仅没有让行凶者得逞，还让利比亚人民失去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和平也关乎乍得。乍得的建设与破坏交替进行，军事行动和远征也接连不断。只要乍得人民自己没有时间选择一条国家建设的道路，乍得就永远无法实现和平、幸福与发展。

总统先生，对于所有这些“风暴地带”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我认为您的努力必定能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是因为您的国家举足轻重；还因为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这些地区。我向您保证，就我们布基纳法索而言，我们完全愿意伸出援手，为任何向我们求助的人提供帮助，只要我们所进行的斗争能让我们想起 1789 年的法国。因此，我想告诉您，布基纳法

索准备与法国签署一项防卫协议，让您所拥有的所有武器都能在这里驻扎，以便在比勒陀利亚继续为和平而战，因为和平是我们的诉求。

总统先生，我还想继续与您交流。您经常谈论债务、我们国家的发展，以及我们在国际论坛（比如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遇到的困难。您在这些场合为我们辩护，我们对此深表感谢。我们请求您继续这样做，因为如今我们正成为他人错误和前后不一行为的受害者。

他们想让我们为自己从未参与的行为付出双倍代价。在过去的这些贷款和债务问题上，我们从未承担过任何责任。这些贷款是在我们已不了解的情况下提供给我们的。但如今，我们却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但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永远无法通过咒语、哀叹、恳求或演讲来解决。

相反，这些迂回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让那些必须为摆脱这种统治、摆脱这些统治形式而斗争的人们的良知陷入沉睡。您本人曾在为法国文学贡献的众多篇章中写道，每个囚犯都渴望自由，只有斗争才能带来自由。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阻止这种剥削。让我们团结起来，您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共同对抗这些金钱的殿堂。没有任何神坛、信仰、圣书——无论是《古兰经》《圣经》还是其他——能够调和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如果连耶稣本人都不得不拿起鞭子驱赶那些人出他的圣殿，那正是因为他们只听得懂这种语言。

总统先生，谈到法国与第三世界，尤其是法国与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合作，我想告诉您，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所有途经此地、愿意与我们共同为布基纳法索这个伟大建设项目的成功贡献力量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在我们这里永远是受欢迎的。我们应该想象出更灵活的合作形式，让法国人和布基纳法索人更加亲近，法国以这样的形式也将永远受到欢迎。我们不希望得到那种会让布基纳法索人与法国人疏远的援助，那将是对历史的一种谴责。我们不希望看到，像过去那样，法国当局与布基纳法索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当局勾结在一起，没过几年，法国舆论就通过媒体对所谓的“援助”进行谴责，而这种“援助”对各国人民来说不过是一场磨难。

不久前，法国出现了一种思潮，叫做“本土主义”。遗憾的是，由于非洲人未能重视法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思潮得以盛行。

所以说，双方都有过错。在我们的《胜利之歌》、我们的国歌中，那些在非洲这里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当地的奴才”。因为他们听命于主人，在这里盲目执行那些伤害自己人民的行为和命令。

总统先生，您曾在某处写道，目前法国的援助在减少。而且，您还遗憾地补充说，这种援助随着法国政治野心的变化而变化，更糟糕的是，“最糟糕的是”，请原谅我引用您强调过的话，获利的是资本家。嗯，我们认为这也是事实。我想您是在《我的真理》这本书中写下这段话的。这部分真理是真实的。确实是资本家从中获利，我们愿意与您一起共同对抗他们。

总统先生，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您的想法，听听您告诉我们在布基纳法索这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让您有何感悟。也想听听您说说这次以布基纳法索为终点的旅程有何意义。在六天的时间里，您将游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第七天，您将休息。

我们要向所有在法国真诚努力拉近法国人民与遥远民族（比如非洲人民，比如布基纳法索人民）距离的人表达敬意。我们要向那些在法国每天都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伤害的人致以深切的关怀，因为在法国的某个地方，黑人、外国人会成为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

我们知道，很多法国人对这种情况感到痛心。您本人也明确表达了对近期一些决定的看法，比如对我们马里兄弟的驱逐。他们被驱逐让我们感到痛心，我们感谢您没有支持这样的决定，没有认可这些过时的行为。

在法国的移民，如果他们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来，就像所有人都在追寻更美好的前景和彼岸一样，他们也在为法国人和法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法国一如既往地欢迎来自各国的自由战士。

在布基纳法索，许多法国人在非政府组织中与布基纳法索人并肩进行着认真的斗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并非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值得我们与之交往——有些简直就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机构——但也有一些非常有价值。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法国，了解法国人。我们也会想到这些人。我们还会想到所有期待共同行动以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人。

每年，您都会像时钟一样精准地前往索吕特雷。您经常前往那里，观察这些重复的行为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鼓起巨大的努力，珍惜友谊的停留，保持精神的团结”。这也是您写的，我借用一下。我们希望您能将这份友谊的情感带回法国，希望您在瓦加杜古的停留是一次友谊的停留。

为此，总统先生、夫人、各位先生们，我想请大家举杯，为法国人民和布基纳法索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为我们共同对抗那些在法国、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斗争中的友谊与团结干杯。为正义事业的胜利、为更伟大的自由的胜利、为更美好的幸福的胜利干杯。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谢谢。

1. 雅克·福卡尔是法国 - 非洲关系网络的创始人，需要提醒的是，这是应戴高乐的要求建立的。由于不得不承认非洲国家独立，戴高乐赋予他在非洲大陆维护法国利益的使命。
2. 查看托马斯·桑卡拉的完整演讲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回应：
<http://thomassankara.net/seul-le-combat-peut-liberer-notre/>。
3. <http://thomassankara.net/texte-integral-du-texte-de-la-piece-de-theatre-mitterrand-et-sankara> -de-jacques-jouet/。
4. 编者注：“欢迎之水”是提供给来到村庄的外来者的。
 5. 编者注：20 世纪 50 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思潮，认为殖民地成本高昂，应优先关注本土。



© 欧内斯特·哈施, « 托马斯·桑卡拉 ».

我们想要一个幸福富足的布基纳法索

1987 年 1 月

这篇广播讲话发表于 1987 年 1 月 2 日《Sidwaya》日报第 680 期。除了反复呼吁动员起来、努力工作，以使布基纳法索得以发展并挫败各种破坏稳定的企图之外，这篇讲话还凸显了两个主题。

首先，讲话承认存在一些误解，并呼吁政治团结与凝聚，以结束“小团体争斗”。这暗指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内部不同马克思主义组织之间的内部辩论，当时正开展一个统一进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还会多次提及这些话题。

另一方面，他特别向女性发出呼吁，女性作为主要消费者，是落实“消费布基纳产品”这一口号的关键行动者。“男人逛市场日”主要起到了一种象征作用，旨在促使男性不要低估食品的成本。因此，这里又回到了女性传统的角色——负责购物和养育家庭，而这一角色实际上并未受到质疑。但他将其转变为对革命至关重要的积极行动，因为这一口号对于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极为重要。这是革命三周年讲话的直接延续。

在此还需强调的是，常常是女性动员起来创建了农产品储存合作社，制作番茄酱、果酱、牛油果制品，更不用说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纺织业。

我在 1987 年即将来临之际向布基纳法索人民传达的信息首先是，我们要铭记所有那些或近或远、直接或间接地为 1986 年令我们骄傲的一切的实现或发起做出贡献的人们，这些成就也是 1987 年幸福生活的跳板。他们已不在人世。死亡将他们带走，他们在还未来得及品尝自己努力成果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必须始终缅怀他们，并牢记我们取得的胜利是全体布基纳法索人民的集体胜利，而非少数人的胜利。即便他们不在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功劳。因此，我们必须向逝者致敬。

我还要向所有那些无私地接受并承担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要求的人们致敬。1986 年对我们来说极为艰难。在政治层面很艰难，在国内和外部安全层面也很艰难。这对我们的经济和士气都造成了打击。这让我们痛苦地感受到了布基纳法索的生活状况，而我们在 1986 年为人民所设想的一切都引发了诸多误解。围绕拟定或已采取的措施存在误解。但多亏了我们每个人的奋斗，多亏了我们的集体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成功地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得以存续。一个正在重新起步的国家。所有那些在三四年后回到布基纳法索的人都承认这些日常发生的变化，只是可惜这些变化的速度未能达到我们人民的期望。我们会加以关注。我们共同成功地摆脱了周围的种种困扰，这些困扰有时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怀疑。因此，我要祝贺所有布基纳法索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并告诉他们，1987 年应该是巩固、组织和实现更大发展的一年。别忘了，这将是我们的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这将是这样的一年：我们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应能让我们通过实施大型项目、发展小企业和组织劳动，实现更大、更重要的飞跃。

1987 年也应该是社会状况更好的一年，实现更多和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纯净，消除社会中的各种弊病、污点以及诸如犯罪、各种堕落行为、卖淫等社会毒瘤。

1987 年应该是政治巩固的一年。我们需要政治力量，我们需要更加团结。我们已经历了小团体斗争，也经历了个人的冒险行为，如今我们明白了每个人的价值。我们也明白，与整体相比，我们每个人都极其渺小。我们明白了彼此的期望，也认识到我们更有必要团结起来，而这一点正通过日常的实践、通过各级领导层面的实际经历逐步实现。

我们需要更多的动员，正是在这种动员中，我们能够组织布基纳法索人民开展更多工作。任何付出都应得到回报，想要获得回报就得付出努力。我们将组织劳动。我们将邀请每个人多付出一些努力。希望那些已有工作的人能更加高效、更加敬业，以便为其他布基纳法索人创造资源。希望那些在等待工作的人能珍惜为他们创造的新工作机会，让全体布基纳法索人民都能过上美好生活。

我们希望布基纳法索幸福繁荣，因此，对于新的一年，我尤其寄希望于女性，这些妻子、家庭主妇，她们操持家务，为我们准备食物，关注我们的生活，希望她们成为这种独立经济、这种永久独立幸福政治的警惕守护者。只有当布基纳法索人民愿意珍视自己的财富，无论这些财富多么微小，只有当布基纳法索人民愿意通过组织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才能说我们创造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生活世界。我们的妻子、家庭主妇、母亲们，她们无需（*kiti*、*zattu*、*raabo*¹ 这些词，在行政语言中用来分别取代法语中的“法律”“法令”“决定”）就知道该为家人准备什么。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决定，只有她们能够日复一日地落实“消费布基纳产品”这一口号，为布基纳法索带来更多幸福。

我祝愿每一个人都度过美好的一年，幸福安康。所有与我们一同生活在布基纳法索的人，无论是出于对我们的友好，还是仅仅因为工作使命来到这个国家，我都希望他们度过美好的一年，希望他们继续明白，他们正在经历人生或职业生涯中激动人心的岁月，因为他们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诞生，看到一个民族破茧而出，日益强大，充满自信。他们将成为这一历程的珍贵见证者。

我向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政权致以祝福，向所有始终尊重布基纳法索和我们人民，并与我们真诚友好合作的各方致以祝福。我尤其要向那些让布基纳法索的名字多次传遍世界的各国人民致敬，以至于在最偏远、最鲜为人知的岛屿上都能听到我们的名字。我要感谢所有这些人，并告诉他们，我们也会努力不辜负他们的信任。我像往年一样，也要向加纳人民致敬，加纳人民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每年 12 月 31 日，我们都会与加纳同志共同庆祝为加纳人民福祉而进行的革命周年纪念日，期待加纳人和布基纳法索人实现联合，期待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非洲各国人民实现更广泛的团结。因此，我祝愿所有布基纳法索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健康还是患病，所有听到我讲话的人，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祖国或死亡，我们必将胜利！

1. 这些词汇被引入行政语言，以分别取代源自法语的词汇，即 “*loi*”（法律）、“*décret*”（法令）、“*arrêté*”（决定）。



© 法布里斯·居由，“瓦加杜古，波波-迪乌拉索的马赫”，1986 年。

THOMAS SANKARA 的资产申报

1987 年 2 月 19 日

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CPPC）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对所有人的财产进行清查并定期检查，特别是在任命担任高级职务之际”。1987 年 2 月 19 日，托马斯·桑卡拉第一个出现在该委员会面前。第一次会议的记录显示，同一天，革命保卫委员会（CDR）的秘书长皮

埃尔·韦德拉奥果、预算部长阿黛尔·韦德拉奥果以及其他十几人也到场了。根据设立该委员会的扎图（法令或政令）第2条，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的任务是：“与人民群众一道，坚决落实反腐败口号；在对提名人选的品德进行调查后，向布基纳法索总统提供有充分理由的任用建议；帮助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担任政治和行政职务的人，培养堪称楷模的革命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审查有关腐败或影响力交易的举报，以便有力打击此类行为。”

反腐败斗争是布基纳法索革命最具标志性的行动之一。在这方面，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是对革命人民法庭（TPR）的补充，后者此前已开始审判前政权的高官。

我们手头没有其他声明的相关文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委员会设立得如此之晚。根据收集到的一些证词，在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桑卡拉似乎开始对某些官员的廉洁性产生怀疑。这可能是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实际设立的原因之一。

桑卡拉遇害后，与布莱斯·孔波雷一同掌权的人民阵线试图诋毁他。一些打手在折磨了他的一个兄弟后，确实在他的姻亲家里发现了一笔钱，约8000万非洲法郎。据他的亲信说，这是全国革命委员会（CNR）的一个秘密资金账户，用于秘密任务，而且无论如何，这笔钱比该地区其他总统拥有的要少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0月31日起义将布莱斯·孔波雷赶下台后，该国各主要势力代表一致通过的过渡宪章规定，过渡机构成员有义务在就职和卸任时申报其财产。如果领导人确实进行了申报，被任命为国家总审计长、负责领导国家高级监督管理局的吕克·马里于斯·伊布里加则抱怨说，他没办法核实这些申报内容。选举结束后，这项工作重新开始，但媒体发表了许多文章，对这些申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同志们，第一届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的成员们，主席同志，我将向你们宣读我的财产情况。我相信你们会展开调查，在各地进行全面调查，以核实其真实性。我尤其相信，无论布基纳法索的积极分子身在何处，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如果我偶然遗漏了某项内容，如果我故意试图逃避如实申报的义务，他们都会帮助真相大白……（会场内传来笑声）

在不动产方面，我首先要说的是一台冰箱，我要说明的是它坏了（会场内传来笑声）。目前这台冰箱不在我这里。它借给了一对朋友，因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我在总统府收到了这件电器。我还拥有两台带录像机的电视机，一台放在家里，一台放在我的工作客厅。我在工作地点也安装了一台电视机，因为无论我身在何处，我经常需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会场内传来笑声）。就个人物品而言，我有一整套客厅家具，还有一个图书馆，应该很快就会到货。也许这个月底就能到。这是我个人定制的。我还拥有三把原声吉他。我提到它们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有价值。

至于不动产，我在 BND 城 2 区有一座别墅。它是 1976 年 12 月通过与 BND - B 银行签订的 313/109 - 862 号贷款协议购置的。我需分 120 期偿还贷款，截至目前，还需向银行支付 678,824 法郎，我每月还款 31,944 法郎，我可以用手头的 BNDB（布基纳法索国家开发银行）的文件向你们证明这一点。这所房子目前由一位亲戚住着，我希望他能欠我的钱还给我（会场内传来笑声）。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打算卖掉这所房子，我会和他签订一份正式合同。我们在 7 区有一块地，目前尚未开发，这是我妻子之前购置的。我们在我的村子里也有一块地，同样没有开发。这块地曾被革命保卫委员会没收（会场内传来笑声）。根据最新消息，革命保卫委员会已将其归还给我们，并邀请我们在这块新土地上进行投资。他们当初收回这块地是因为我们有好几年没有在上面投资。所以，我会履行村子里革命保卫委员会要求我在这块地上进行开发的义务。

我们有一辆 1978 年购置的三菱汽车。它已通过向国库支付总出纳分十八期进行了正常的清关手续。我这里有 1979 年 2 月财政部的决定，批准我有能力支付这些海关费用。我可以给你们宣读这封信。还有国库支付总出纳的证明，证明我定期支付了所有这些海关汇票。我有两辆赛车自行车、一辆女式自行车和一辆儿童自行车。我们没有股票或商业票据。我们两份工资：我的工资（出示由军事财务处出具的工资单）显示每月净收入为 138,736 非洲法郎（会场内传来笑声）。我妻子的工资是 192,698 非洲法郎。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分担家庭开支，我妻子负责日常家庭开销，而我负责大额支出，尤其是社会义务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对那些有需求的朋友和其他人的不断援助。

我在 BICIA - B 银行有一个账户，在国家储蓄银行也有一个账户。在 BICIA - B 银行，我的账户有 353,665 非洲法郎的存款。我要说明的是，这笔钱被冻结了，因为我们下了新订单，这些订单应该在 12 月支付。不幸的是，我们下单的木匠还没有交付我们所订购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等他交货后才能付款。到那时，当然，账户余额会..... 在国家储蓄银行，我有一个账户，我想自 1979 年以来这个账户一直没有变动。我没有取过钱，也没有存过钱，国家储蓄银行显示我有 69,792 非洲法郎。不幸的是，由于我频繁搬家，把相关文件弄丢了，所以我无法正常使用这个账户（会场内传来笑声）。我妻子在 BICIA - B 银行有一个账户，有 43,037 非洲法郎的存款。显然，由于我们的家庭开支和孩子的学费等原因，这个账户经常有取款操作。在 BICIA - B 银行，她还有一个账户，有 63,646 非洲法郎的存款。我们每人都有一枚有价值的金戒指。我妻子还有其他首饰，项链和手镯，但我想马上说明，并随时接受人民反腐败预防委员会的检查，这些首饰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但无法估价，因为它们通常是仿金首饰，所以这些首饰，除非购买时，珠宝商无法给它们定价。一旦购买了，这些通常被称为廉价货的首饰就失去了价值。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因为有些积极分子同志说在电视上看到我妻子戴着钻石首饰。我要明确说明这不是真的。但我们会将这些首饰交由委员会进行任何鉴定。

我想提及一些捐赠，但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请求委员会不要透露捐赠者的信息。我收到了一笔 40 万非洲法郎的捐赠、一笔 2000 万非洲法郎的捐赠、一笔 7500 万非洲法郎的捐赠、一笔 3.5 亿非洲法郎的捐赠和一笔 4 亿非洲法郎的捐赠（会场内一片惊讶和哗然）。对于所有这些款项，在感谢慷慨捐赠者的同时，我已将这些钱存入国家预算账户，

也就是存入国家机构，它们可以证明这些存款。

我还收到了一些汽车，所有这些汽车都已转交给国家车队。所以我收到了一辆宝马、一辆阿尔法·罗密欧、一辆丰田佳美，还有一辆三菱，但我把所有这些车辆都交还给了国家汽车车队。

我妻子曾收到过一次 500 万非洲法郎，第二次又收到 500 万非洲法郎，然后是 1000 万非洲法郎。这些钱都捐给了革命团结基金，然后捐给了妇女餐厅。主席同志，委员会的同志们，这就是我要做的财产申报。

我没有提及一些非常容易损耗的物品，对它们进行估价对我来说很困难。我想到了我的衣物，还有我大量的藏书，这些书有的是我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外国人等赠送的，我也很难对这些藏书进行估价。主席同志，我随时准备回答您认为有必要提出的任何问题。

1. 皮埃尔·佩昂，《黑钱：腐败与欠发达》，巴黎，费亚尔出版社，1988 年，第 249 - 250 页。

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及了恩格斯关于家庭起源的著作，同时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影响。他还向母亲表达敬意，他一直觉得自己与母亲非常亲近。他具备广泛的文化素养，深知本国人民所面临的贫困现实。这篇演讲情感强烈，是大量工作的成果，其中透露出扎实的政治素养以及对滋养他的一切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他对本国妇女生活的描述极具感染力，既展现了对现实的深刻了解，又饱含真挚的同理心。然而，在他遇害当天，那些暗杀者竟然在广播中污蔑他是厌恶女性的人！

为推动妇女政策的制定，1985年3月1日至8日，在瓦加杜古举行了一场集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妇女参加。她们通过了大量涉及经济生活的建议和决议，其中还包括废除强迫婚姻、割礼、彩礼义务、转房婚，以及设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等等。

在革命政权采取的其他措施中，值得一提的有成立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在每个基层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分部；禁止卖淫；规定女性也必须服兵役；设立“男性集市日”，旨在让男性了解商品价格，具有教育意义；组织专门针对女性的大规模扫盲运动。托马斯·桑卡拉甚至提议设立一项基本生活工资，直接从丈夫的工资中扣除，但由于遭到强烈抵制，这项措施未能实施。

在推动男女平等以及促进妇女实现经济独立方面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这表明国家最高层清楚地意识到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政府鼓励成立女性团体，在发展本国生产的框架下，增加了对妇女手工艺方面的培训。最重要的是，要求公职人员穿着“法索 - 丹 - 法尼”

（Faso Dan Fani）——一种用当地棉花在本地织成的服装，这促进了传统纺织业的发展。在许多城市的作坊里，妇女们开始织这种衣服，为能借此实现经济独立而感到自豪。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倒台后的首次选举产生的过渡政府和当选政府，又让“法索 - 丹 - 法尼”重新流行起来。

尽管有些措施由于过于超前而难以实施，但妇女解放似乎已然走上正轨。事实上，托马斯·桑卡拉在妇女中极受欢迎。很少有妇女不怀念那个时代。罗宾·沙菲尔德（Robin Shuffield）执导的电影《完整的人》（L'Homme intègre）中有一位女性的长篇证词，结尾的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们那时很开心！”

H

一个男人同时要和众多女人打交道，这并不常见。一个男人同时要向众多女人提议展开新的战斗，这同样也不常见。

男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在注视一个女人，他首先就会感到羞怯。所以，女同志们，你们要明白，尽管我很高兴也很乐意和你们交流，但我毕竟还是个男人，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了母亲、姐妹或妻子的影子。我也希望在场来自卡迪奥戈、听不懂我将用之发表演讲的这门陌生法语的姐妹们，能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宽容以待。她们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毫无怨言地怀胎九月孕育了我们。同志们，8月4日的夜晚催生了对布基纳法索人民最有成果。它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个名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一个愿景。

布基纳法索的男人们，昨日还饱受屈辱、遭人排挤，如今在自由活力的滋养下，获得了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的印记：尊严与荣誉。从那时起，幸福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每天都朝着它迈进，沉浸在斗争的芬芳中，这些斗争是我们已经迈出的伟大步伐的前奏。但自私的幸福只是一种幻想，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女性。她们被排除在了这幸福的行列之外。

如果说男人们已经站在了革命大花园的入口，而女人们却仍被困在那令人丧失个性的黑暗之中，或是高谈阔论，或是低声议论着那些席卷布基纳法索的经历，而这些经历目前在她们那里还仅仅只是喧嚣。

革命的承诺在男人们那里已经成为现实。而在女人们这里，却还只是传闻。然而，我们革命的真理与未来却取决于她们：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自身的这一重要部分仍被禁锢在数个世纪以来各种剥削制度所强加的奴役状态中，我们国家就无法实现任何完整、决定性且持久的成就。从今往后，布基纳法索的男男女女必须深刻改变他们在社会中对自身的认知。这个社会不仅决定了新的社会关系，还引发了一场文化变革，打破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迫使双方重新思考彼此的本质。这是一项艰巨但又必要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才能充分展现其力量，释放出所有的可能性，并在男女之间这些直接、自然且必要的关系中揭示其真正的意义，而这些关系正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这就是人类的自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有人性，以及其人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其本质。

这个人类，这个痛苦与欢乐交织的庞大而复杂的集合体，在被遗弃中孤独却又孕育了伟大的人性；这个承受着苦难、挫折与屈辱的存在，却又是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无尽源泉；这个无与伦比的情感寄托之所，激发最意想不到的勇气的动力；这个被认为柔弱却又能不可思

议地激发通往荣誉之路的强大力量；这个肉身的真理与精神的信念，女人们，这个存在就是你们！你们，我们生活的守护者与伴侣，我们斗争的同志，因此，理所当然地，你们必须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到革命胜利庆典的欢乐氛围中。

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必须明确并肯定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

因此，这意味着要通过消除所有巩固对女性玩世不恭剥削的虚伪制度，在超越自然差异的基础上，让自由的统治得以胜利，从而恢复人类的真实形象。

换句话说，提出当今布基纳法索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就是要废除数千年来一直束缚着女性的奴役制度。首先就是要理解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把握其真正本质及其所有微妙之处，以便成功制定出能够让女性彻底获得解放的行动方案。

换句话说，为了赢得这场男女共同的战斗，了解国内和全球层面女性问题的所有方面至关重要，并且要明白如今布基纳法索女性的斗争如何与所有女性的全球斗争相结合，甚至更进一步，与我们整个大陆全面复兴的斗争相结合。

因此，女性的地位问题是无论此地、彼地还是任何地方的整个人类问题的核心。它具有普遍性。

阶级斗争与女性问题

我们无疑要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它为女性地位问题投射了最强烈的光芒，这光芒让我们能够洞察在普遍剥削制度下对女性的剥削问题。它也将人类社会定义为并非一成不变的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反自然现象。

人类并非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会掌控自然。这种掌控并非内心的主观行为。如果女性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有性的生物体，而是在生物特征之外，意识到自己在行动中的价值，那么这种掌控就会在实践中客观地实现。

此外，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并非仅仅由其性别决定。它反映的是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这种结构体现了人类技术发展的程度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超越了生物学的本质局限，摆脱了将人束缚于物种的简单化理论，将所有事实置于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中。人类历史无论追溯到多远，人类对自然的掌控从来都不是赤身裸体直接实现的。带有可对握拇指的手早已伸向能增强其力量的工具。因此，并非仅仅是诸如肌肉力量、分娩等身体因素就决定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技术发展本身也并非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女性能够消除与男性之间的身体差异。

正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得以制度化。这种不平等是由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实现具体的统治和剥削，如今体现在我们赋予女性的各种职能和角色中，并通过这些得以体现和经历。

母性，以及要符合男性所期望的优雅标准的社会义务，使得即便有此意愿的女性也无法练就所谓男性般的肌肉。

数千年来，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专业的古生物学家都认为两性关系是积极互补的。在长达八千年的时间里，这些关系一直处于合作与相互影响的范畴，而非几乎在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绝对父权制下的排斥关系！

恩格斯阐述了技术的演变，也阐述了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在历史上的从属地位的演变，这一演变是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发生的。

随着开垦森林、使土地肥沃、充分利用自然所需的高强度劳动的出现，任务开始细分。自私、懒惰、贪图便利，简而言之，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些从人性深处浮现出来，并成为准则。女性对家庭和部落的温柔呵护，变成了将她置于男性统治之下的陷阱。天真和慷慨成为了欺骗和卑鄙算计的受害者。爱情遭到亵渎。尊严被践踏。所有真实的情感都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对象。从那时起，女性好客和分享的意识在奸猾之徒的诡计面前屈服了。

尽管女性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任务分配背后的欺诈行为，但她还是追随男性，去照顾和养育她所爱的一切。而男性却过度利用了她如此多的奉献。后来，罪恶剥削的种子制定出了残酷的规则，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一直被背叛的女性有意识做出的让步。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迎来了奴隶制。掌控着奴隶和土地的男性也成为了女性的所有者。这就是女性在历史上的重大失败。这可以用劳动分工的巨大变革来解释，这种变革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革命所导致的。

于是，父权取代了母权；领地的传承由父亲传给儿子，而不再是由女性传给她的部落。这就是基于父亲个人且唯一财产的父系家庭的出现，父亲成为了一家之主。在这个家庭中，女性受到压迫。男性作为主宰，肆意满足自己的性欲，与奴隶或妓女交合。女性成为了他的战利品和市场上的猎物。他从她们的劳动中获利，并享受她们为他带来的多样乐趣。

而从女性这方面来说，一旦主人允许这种相互报复的可能性存在，女性就会通过不忠来报复。因此，婚姻自然而然地伴随着通奸。这是女性对所遭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反抗方式。在这里，社会压迫是经济压迫的表现。

在这样一个暴力循环中，只有当新的社会出现时，不平等才会终结，也就是说，当男女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时，这种平等源于生产资料以及所有社会关系的变革。因此，只有消除剥削女性的制度，女性的命运才会得到改善。

事实上，在各个时代，在父权制占主导的任何地方，阶级剥削和女性受压迫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平行关系。当然，也曾有过一些开明时期，一些女祭司或女战士打破了压迫的枷锁。但关键的是，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还是在思想和道德压制方面，这种压迫都存活了下来并得以巩固。被私有制废黜、被逐出自我、沦为保姆和仆人、被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以及各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视为无足轻重、被神话贬低价值的女性，与奴隶社会中仅仅被当作有人类面孔的驮兽的奴隶有着相同的命运。

那么，毫不奇怪，在其扩张阶段，将人类仅仅视为数字的资本主义，会成为以最玩世不恭和最精巧方式剥削女性的经济制度。据说，当时有一位制造商，他在机械织布行业只雇佣女性。他更倾向于雇佣已婚女性，而在这些已婚女性中，又偏好那些家中有需要供养的家人的，因为她们比单身女性表现出更多的专注和顺从。她们会竭尽全力工作，为家人赚取维持生计的必要收入。

就这样，女性特有的品质被扭曲利用，对她造成伤害，她本性中所有道德和细腻的元素都变成了奴役她的手段。她的温柔、对家庭的爱、她工作时的细致入微都被用来对付她，同时还利用这些来掩盖她可能存在的缺点。

因此，在各个时代，在各种社会类型中，女性都有着悲惨的命运：与男性相比，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尽管这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始终未变。

在奴隶社会中，男性奴隶被视为一种动物，一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工具。而女性，无论其地位如何，在自己所属的阶级内部都受到压迫，甚至对于那些属于剥削阶级的女性来说，在阶级之外也同样受到压迫。

在封建社会中，基于所谓女性身体或心理上的柔弱，男性将她们完全置于对男性的绝对依赖之中。女性常常被视为不洁之物或主要的泄密者，除了极少数例外，她们被排除在宗教场所之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已经在道德和社会层面受到迫害，在经济上也同样受到支配。当她不工作时，由男性供养；当她拼命工作时，依然受男性支配。我们怎么强调女性的苦难都不为过，充分证明了她们与无产阶级的苦难息息相关。

女性处境的特殊性

女性与受剥削的男性休戚与共，同样遭受着剥削。

然而，尽管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剥削的受害者，在这一命运中休戚相关，且他们的命运与历史紧密相连，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女性处境的特殊性。女性的处境超越了经济范畴，凸显出她们所遭受的独特压迫。这种独特性使我们不能简单幼稚地将其与其他情况一概而论。无疑，在剥削中，女性和工人都被迫噤声。但在现存的体制下，工人的妻子还要对身为工

人的丈夫保持另一种沉默。换句话说，除了共同面临的阶级剥削，女性与男性之间还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这些对立和压迫的关系往往以生理差异为借口来确立自身。

必须承认，性别之间的不对称是人类社会的特征，这种不对称界定了一种主导关系，这使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女性，哪怕是在经济生产领域，仅仅视为一名普通劳动者。这种特殊且危险的关系使得女性处境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

因此，男性以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为借口，在女性群体中制造混乱，并利用阶级剥削的各种手段来维持对女性的统治。同样，在其他地方，一些男性统治着另一些男性，因为他们成功地灌输了一种观念：基于家族出身、“神权”，某些男性天生优越于其他人，于是有了封建统治。同样，在其他地方，一些男性成功奴役了整个民族，因为他们将肤色的起源和解释作为一种所谓“科学”的理由，来统治那些不幸拥有不同肤色的人。这就是殖民统治，就是种族隔离。

我们不能不关注女性的这种处境，因为正是这种处境促使一些优秀的女性提出“性别之战”，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需要男女携手并肩、相互配合进行的氏族与阶级之战。但必须承认，正是男性的这种态度，使得意义被混淆成为可能，也因此催生了女权主义在语义层面的种种大胆主张，其中一些在男女共同对抗压迫的斗争中并非毫无作用。只要我们重新找回彼此的互补性，认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和不可或缺，明白我们注定要相互配合，那么这场斗争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也必将取得胜利。

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男性的行为往往表现为虚荣、不负责任、傲慢以及对女性的各种暴力，这很难促成一场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对抗对女性的压迫。而对于那些愚蠢至极的态度又该作何评价呢？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受压迫男性的发泄方式，他们妄图通过对妻子的暴行，为自己夺回被剥削制度剥夺的人性。

男性的这种愚蠢表现为性别歧视或大男子主义，是智力和道德匮乏的种种形式，甚至或多或少表现为生理上的无能。这常常迫使那些具有政治觉悟的女性不得不将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视为一种责任。

为了斗争并取得胜利，女性必须与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站在一起：工人、农民.....

一个男性，无论受到多大压迫，总能找到一个可以压迫的对象：他的妻子。这无疑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我们谈及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时，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往往会转向那些被剥削和压迫的黑人。但遗憾的是，我们常常忽略了黑人女性，她们还要忍受自己的丈夫。这些丈夫拿着通行证，在回家见那位在苦难和贫困中尊严等待的妻子之前，却做出种种可耻的行径。

我们也要想想南非的白人女性，那些贵族女性，她们物质上或许富足，但不幸的是，她们沦为了那些好色白人男性的玩物。这些白人男性为了忘却自己对黑人犯下的罪行，只能在混乱而变态的兽性性关系中沉醉。

此外，不乏一些所谓进步的男性，他们纵情声色、出轨偷情，却仅仅因为一丝对妻子不忠的猜疑就可能痛下杀手。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男性，他们在各种妓女和情妇的怀抱中寻求所谓的慰藉！更不用说那些不负责任的丈夫，他们的工资只用来供养情妇和在酒馆挥霍。还有那些自认为进步的小男人，他们常常在淫秽的氛围中谈论自己玩弄过的女性。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与其他男性一较高下，甚至在勾引有夫之妇时还觉得能羞辱对方。

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们的不良行为没有影响到那些对我们的革命本可大有帮助的优秀女性的美德和道德，我们甚至都不屑提及他们。

还有那些或多或少带有革命色彩的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更缺乏革命性而非具备。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参与活动，或者即便允许，也只允许她们白天参与；他们会因为妻子晚上去参加会议或示威而殴打她们。啊！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他们的思想多么狭隘，他们的奉献又是多么有条件、有限制！难道女性只有在晚上才会因失望和决心而背叛丈夫吗？这种所谓的奉献，竟然要求活动随着夜幕降临而停止，直到天亮才重新恢复权利和要求！

最后，对于那些不同程度具有革命性的活动家口中关于女性的种种言论，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呢？诸如“卑鄙的物质主义者、贪图利益者、伪善者、爱唠叨的骗子、工于心计者、善妒者等等”。这些或许对女性而言是真实的，但对男性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社会有条不紊地压迫女性，将她们排除在一切被认为是严肃、关键的事务之外，也就是排除在那些高于从属和琐碎关系的事务之外时，我们的社会难道还能有更恶劣的扭曲吗？

当女性像现在这样，被迫等待丈夫回家吃饭，要得到丈夫的许可才能说话和生活，那么为了打发时间并营造一种自己有用或重要的错觉，她们就只剩下关注他人、传播小道消息、闲聊、玩些琐碎的游戏、嫉妒地斜眼看别人并对他人的打扮和私生活说三道四。处于同样境地的男性也会有同样的行为。

我们也会遗憾地说，有些女性很健忘。甚至有人说她们没脑子。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当女性被轻浮、不忠且不负责任的丈夫纠缠，被孩子及其问题困扰，还要操持整个家庭的琐事时，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眼神茫然，这反映出她们精神的恍惚和注意力的分散。对她们来说，遗忘成了减轻痛苦的解药，是对生活艰辛的一种缓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自我保护。

但是，健忘的男性也有很多，而且为数不少。有些人沉迷于酒精和毒品，另一些人则在生活中沉溺于各种变态行为。然而，从来没有人说这些男性健忘。多么虚荣，多么陈词滥调！

他们用这些陈词滥调来掩饰男性世界的种种缺陷。因为在一个剥削社会里，男性世界需要妓女。那些被玷污、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掠夺的制度的繁荣祭坛上被利用后牺牲的女性，只不过是替罪羊。

卖淫只不过是一个将剥削奉为准则的社会的缩影。它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轻蔑。而这个女性，正是其他男性——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姐妹或妻子——那痛苦的化身。归根结底，这是我们对自身无意识的轻蔑。有“嫖客”和皮条客的地方，才会有妓女。

但是，到底是谁会去找妓女呢？

首先是那些要求自己的妻子守贞，却将自己的丑恶和淫欲发泄在妓女身上的丈夫。这使他们能够表面上尊重自己的妻子，同时却在所谓的“风尘女子”怀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本性。因此，在道德层面上，卖淫成了婚姻的对立面。在仪式、习俗、宗教和道德观念中，人们似乎对此都能接受。正如教会的教父们所说：“必须有下水道才能保证宫殿的卫生。”

其次是那些不知悔改、纵欲无度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害怕承担家庭带来的种种纷扰，逃避为人父的道德和物质责任。于是，他们把妓院的隐秘地址当作无需承担后果的风流韵事的宝贵资源。

还有一群人，至少在公开场合和所谓的正人君子聚集的地方，他们对女性极尽诋毁之能事。他们要么是因为无法克服内心的怨恨，从而对所有女性失去信心，将女性视为“魔鬼的工具”；要么是出于虚伪，因为他们经常断然宣称对女性的轻蔑，而现在试图在这个因他们的伪善而钦佩他们的社会面前装出一副言行一致的样子。这些人晚上总是一次次地光顾妓院，直到有时他们的伪善被人识破。

男性的这种弱点还体现在他们对多夫关系的追求上。我们无意对多夫制这种在某些文明中备受推崇的男女关系形式进行价值评判。但在我们所谴责的这些案例中，要注意那些贪婪、懒惰的小白脸，他们靠富有的女人养得白白胖胖。

在同样的制度下，从经济层面看，卖淫会让人将妓女和所谓“物质主义”的已婚女性混为一谈。通过卖淫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和在婚姻中“出卖”自己的女性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价格和合同的期限。

因此，容忍卖淫的存在，我们就把所有女性都贬低到了同一层面：妓女或者已婚妇女。唯一的区别是，作为合法妻子的女性，尽管同样受到压迫，但至少还能享有婚姻赋予的所谓体面。而对于妓女来说，只剩下对她身体的市场估值，这种估值随着“阳具经济”的行情波动。

难道她仅仅是一件根据自身魅力受损程度而增值或贬值的商品吗？难道她不是受供求法则支配吗？卖淫是所有女性受奴役形式中一条悲惨而痛苦的捷径。因此，我们应该从每一个妓女身上看到对整个社会的谴责目光。每一个皮条客、每一个嫖客都在这道溃烂、张开的伤口上再捅一刀，这伤口丑化了男性世界，也将其引向毁灭。所以，通过打击卖淫，向妓女伸出援手，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女性从这种社会毒瘤中拯救出来。我们能拯救自己，也能拯救这个世界。

布基纳法索女性的处境

在社会观念中，如果一个男孩出生，那是“上帝的恩赐”，而一个女孩的诞生，即便不被视为一种无奈的宿命，往好了说，也只是被当作一件将来能帮忙生产粮食、繁衍后代的“礼物”。

社会会教导小男孩要有欲望并去争取，要能发号施令并得到他人伺候，要勇于表达渴望并获取所求，要果断决策且不容置疑。而对于未来的女性，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单一的男性（此刻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向她们灌输毫无出路的规范。那些被称为美德的精神枷锁，在她们内心造就了一种自我异化的心态，让这个小女孩从小就专注于寻求保护，倾向于建立受庇护的关系以及进行婚姻交易。这是多么可怕的精神欺诈啊！

就这样，小女孩没有童年，从3岁起，就必须回应自己存在的意义：服务他人，做个有用的人。当她4、5或6岁的兄弟尽情玩耍直到疲惫或厌倦时，她却毫无缓冲地进入生产劳动的过程。她已经有了一份“工作”：家庭助手。当然，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因为人们不是通常说一个在家的女人“什么都不做”吗？在无收入女性的身份证件上，不就是写着“家庭主妇”，以此表明她们没有工作，“不干活”吗？

在各种仪式和顺从义务的作用下，我们的姐妹们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人，越来越受支配，越来越被剥削，休闲和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少。

当年轻男性在成长道路上会遇到各种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机会时，社会的“紧身衣”却会在年轻女性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将她束缚得更紧。仅仅因为生为女孩，她一生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直到劳作的重压以及身心的自我忽视最终将她带向长眠之日。从那时起，她就和母亲一起成为生产的一份子，此时母亲更像是她的雇主而非妈妈。她永远不会像她的兄弟那样，被允许无所事事地坐着，永远不会被放任、被遗忘在自己的游戏和玩具中。

无论我们看向哪个方向，从中央高原到以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为主的东北部，到生活着权力分散的乡村社区的西部，再到西南部所谓的“分段式”社区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女性的从属地位。在这方面，我们的8000个村庄、60万个土地特许权拥有者以及100多万个家庭，都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模式。无论何处，由男性定义的社会凝聚力的首要要求就是女性的顺从和晚辈的服从。

我们的社会仍然过于原始地以农业为主，实行父权制和一夫多妻制，将女性视为一种劳动力和消费对象，以及生物繁殖的工具。

女性如何面对这种奇特的双重身份呢：一方面是维系家庭所有成员的关键纽带，通过自己的存在和关怀确保家庭的基本团结；另一方面却被边缘化、被忽视？这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处境，女性所遭受的排斥与她们的坚忍一样令人瞩目。为了与男性主导的社会和谐共处，为了遵从男性的指令，女性会通过自我奉献，陷入一种令人自贬、消极的平静状态。

女性是生命的源泉，但也是被物化的对象；是母亲，但也是卑微的家庭佣工；是哺育者，但也是被利用的借口。在田间劳作，在家操持家务，然而却只是一个没有面孔、没有声音的配角。是家庭的枢纽，是汇聚点，但也是被锁链束缚的女性，是男性阴影下的影子。

作为家庭幸福的支柱，她是接生婆、洗衣工、清洁工、厨师、信使、主妇、农夫、治疗者、菜农、舂米工、小贩、工人。她是一个使用陈旧工具的劳动力，累积工作数十万小时，却得到令人沮丧的回报。

在抗击疾病、饥饿、贫困和社会退化这四条战线上，我们的姐妹们每天都承受着各种变化带来的压力，而她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当我们 80 万男性移民每一个人离开时，就有一位女性承担起更多的工作。因此，居住在海外的 200 万布基纳法索人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如今女性占总人口的 51.7%。在潜在的劳动人口中，女性占 52.1%。

女性过于忙碌，无法给予孩子应有的关注，过于疲惫，无暇顾及自己，只能继续劳作：像命运之轮、摩擦之轮、驱动之轮、备用之轮、大轮一样不停地转动。

备受压迫的女性，我们的姐妹和妻子们，为孕育生命付出代价。在社会上，她们的地位排在男性和孩子之后，屈居第三，为维持生活而付出代价。在这里，又一个“第三世界”被随意压制、剥削。

女性从一种具有剥削性质的“保护式”监护，被转移到一种更具统治性、剥削性更强的监护之下。她们总是第一个开始劳作，最后一个休息；第一个去打水、砍柴、生火，但最后一个解渴；只有在有剩饭时才被允许进食；在男性之后，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用自己的肩膀、双手和身体支撑着这个家庭和社会。而作为回报，她们得到的是压迫性的生育主义思想、饮食禁忌和禁令、更多的劳作、营养不良、危险的妊娠、失去自我以及无数其他的苦难，这些使得孕产妇死亡率成为我们社会最难以容忍、最难以言说、最令人羞愧的弊病之一。

在这种异化的社会基础上，远方贪婪势力的侵入，加剧了女性的孤独感，使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独立带来的喜悦，在破灭的希望中遗忘了女性。在各种审议中被隔离，在决策中缺席，因而容易成为他人选择的受害者，她们继续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资本和官僚机构合谋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帝国主义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男性的一半，99% 是文盲，职业培训匮乏，在就业中受到歧视，被限制从事次要工作，最先受到骚扰和辞退。在成百上千的传统观念和借口的重压下，女性不断应对接踵而至的挑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们都必须为了孩子、家庭和社会保持忙碌。历经无数没有曙光的夜晚。

资本主义的工业需要棉花、卡伊罗果、芝麻，于是，除了原本的劳作，我们的母亲们又承担起了采摘这些作物的任务。在城市里，这本应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文明之地，然而女性却被迫去装点资产阶级的客厅，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在商业广告制作中充当商业诱饵。

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在物质层面上可能比农村女性生活得更好。但她们是否更自由、更解放、更受尊重、更能承担责任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更是一种需要提出的观点。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无论是就业还是接受教育的机会，无论是法律文本中女性的地位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布基纳法索女性的地位仍然落后于男性，而非与男性平等。

在布基纳法索相继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对于女性解放问题，只采取了资产阶级式的处理方式，而这不过是自由和尊严的幻象。所谓“女性处境”的流行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主张女性有权像男性一样的初级女权主义，只惠及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女性。因此，女性事务部的成立，由一位女性领导，被欢呼为一场胜利。

但人们真的了解女性的处境吗？人们是否意识到女性的处境关乎布基纳法索 52% 的人口？是否知道这种处境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落后观念所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种处境绝不能仅仅依靠一个部门，即便这个部门由女性领导？

事实就是如此，在女性事务部成立几年后，布基纳法索的女性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导致设立这样一个“幌子”部门的女性解放问题处理方式，拒绝正视并揭示女性受统治和剥削的真正原因，也就无法加以解决。所以，尽管有这个部门存在，卖淫现象却愈演愈烈，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没有改善，女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被忽视，城市和农村女性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得到提升，这些都不足为奇。

女性是政府中的“花瓶”，是政治上的“幌子”，是选举中的“拉票诱饵”，是厨房里的“机器人”，尽管思想开放，却因被迫顺从和压抑而倍感挫败！无论在痛苦的光谱中处于何种位置，无论以城市还是农村的方式承受苦难，她们始终在受苦。

但在一个夜晚，女性被带到了家庭繁荣的核心，成为国家团结的中心。

1983 年 8 月 4 日的曙光带来了自由的希望，它回应了女性的心声，让我们作为平等、团结、互补的整体，携手并肩，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八月革命发现，布基纳法索女性处于被一个深受反动势力思想影响的新殖民社会压迫和剥削的境地。革命必须与此前在女性解放问题上宣扬和遵循的反动政策决裂，明确制定一项新的、公正的、革命性的政策。

我们的革命与女性解放

1983年10月2日，全国革命委员会在其政治导向性讲话中，明确阐述了女性解放斗争的主要方向。委员会承诺致力于动员、组织并团结全国所有有生力量，尤其是女性力量。该政治导向性讲话针对女性特别指出：

“女性将参与到我们为对抗新殖民社会的种种阻碍以及建设新社会而需开展的所有斗争中。在整个国家生活的规划、决策及执行的各个层面，女性都将参与其中。”

这项宏伟事业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由且繁荣的社会，在其中女性在各个领域都能与男性平等。再没有比这更清晰的方式来构想和阐述女性问题以及我们所面临的解放斗争了。

女性真正的解放，是赋予女性责任，让其参与生产活动以及人民所面临的各类斗争。女性真正的解放，也在于促使男性对女性予以重视和尊重。

同志们，这清楚地表明，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首先是你们为加强民主和人民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这场革命如今赋予了你们话语权以及为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而发言、行动的权力，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和人民革命为这种解放斗争创造了条件。现在，你们有责任采取行动，一方面，打破像我们这样落后社会中奴役女性的所有枷锁和束缚；另一方面，在建设造福非洲乃至全人类的新社会的政策中，承担起你们应尽的责任。

在民主和人民革命之初，我们就曾说过：“解放如同自由一样，不是他人赐予的，而是要靠自己争取。女性自身有责任提出诉求并动员起来以实现这些诉求。”因此，我们的革命不仅明确了在女性解放斗争问题上要达成的目标，还指明了应遵循的道路、需采取的手段以及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至今，我们男女同胞已共同奋斗了将近四年，去赢得胜利并朝着最终目标迈进。

我们必须清楚已经进行过的战斗、取得的成功、遭遇的失败以及面临的困难，以便更好地筹备和引导未来的斗争。民主和人民革命在女性解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又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呢？

我们的革命在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无疑是布基纳妇女联盟

（UFB）的成立。该组织的成立是一项重大成就，因为它为我国女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和手段，使其能够成功地开展斗争。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创立是一场重大胜利，因为它能让所有有斗争觉悟的女性围绕着由全国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解放斗争的明确、公正的目标团结起来。布基纳妇女联盟是有担当、有决心的女性活动家们的组织，她们决意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为胜利而战，即便跌倒也会一次次重新站起，勇往直前、毫不退缩。

这是在布基纳女性心中萌生的一种新觉悟，我们都应为其感到骄傲。女性活动家同志们，布基纳妇女联盟是你们的战斗组织。你们要进一步磨砺它，使其出击更加有力，助你们不断赢得胜利。政府在过去三年多来为女性解放所采取的各项举措肯定是不够的，但它们毕竟已经迈出了一定的步伐，使得我国如今能在女性解放斗争中走在前列。我国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决策以及实际行使人民权力的过程中。

布基纳的女性活跃在国家建设的各个角落，她们出现在各个建设工地：苏鲁项目、植树造林、疫苗接种突击行动、“清洁城市”行动、铁路建设等等。渐渐地，布基纳的女性站稳了脚跟并崭露头角，从而打破了男性那些男权至上和守旧的观念。而且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布基纳的女性在社会和职业的各个层面都能充分展现身影。我们的革命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努力逐步消除贬低女性的做法，例如卖淫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如少女流浪、犯罪、强迫婚姻、女性割礼以及女性尤为艰难的生活条件等现象。

通过助力各地解决用水问题、推动在乡村安装磨坊、推广改良炉灶、开办大众托儿所、日

常开展疫苗接种、倡导健康、丰富多样的饮食，这场革命无疑为改善布基纳法索女性的生活条件做出了贡献。

因此，布基纳法索女性自身也应更积极地践行反帝口号，生产和消费本国产品，始终彰显自己作为首要经济主体的地位，既做本地产品的生产者，也做消费者。

八月革命无疑在女性解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这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为了更好地完成剩余的工作，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克服的困难。障碍和困难众多，其中首要的就是文盲现象以及较低的政治觉悟，而在我们这些落后社会中，反动势力影响力过大，更是加剧了这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这两大主要障碍。因为只要女性对所应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正当性以及需采取的手段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布基纳妇女联盟必须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联盟中的女性必须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摒弃那些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行为和做法，遗憾的是，我们如今仍能从众多女性的言行中看到这些情况。诸如嫉妒、爱出风头、无端地、负面地、毫无原则地不停批评、相互诋毁、过于主观、相互竞争等等这些琐碎的行为。一名革命女性必须克服这类在小资产阶级女性中尤为突出的行为。这类行为很可能会破坏所有的集体工作，而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是一项有组织的工作，因此需要全体女性的共同参与。

我们必须始终共同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这种具有解放和自由意义的工作，将确保女性经济独立，使其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并能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世界。

我们对女性经济权力的理解，不应带有庸俗的贪婪和物质主义的贪欲，那种贪婪会使一些女性沦为投机的钱袋子、移动的保险箱。有些女性一旦看到珠宝首饰闪闪发光或者听到钞票的沙沙声，就会丧失所有尊严、自控力和原则。遗憾的是，存在这样一些女性，她们致使男性过度负债，甚至走向敲诈、腐败的道路。这些女性就像是危险的、黏糊糊、臭烘烘的烂泥，损害着她们身为革命者的丈夫或伴侣的革命热情。不乏这样可悲的案例：一些女性自私、刻薄、善妒、眼红，熄灭了丈夫的革命热情，使丈夫背离了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教育和经济解放，如果没有被正确理解并得到有益引导，可能会给女性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不幸。女性作为情人被追求，因较好的条件被娶进门，然而一旦情况变糟就会被抛弃。外界的评判对她们很是无情：有学识的女性被认为“嫁错了人”，富有的女性则遭人怀疑。所有这些女性都被迫单身，这本也不算严重，但它却体现了整个社会对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普遍排斥，她们对自己的“过错”和“缺陷”一无所知，因为每天感情都遭受打击，从而变得尖酸刻薄或患上疑病症，所以备感沮丧。在很多女性身上，高学识引发了挫折，巨额财富滋生了诸多不幸。

解决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的办法，在于那些不幸的有学识或富有的女性，要将自己的高学识、巨额财富服务于人民。这样她们将会更受众人赞赏，甚至被人钦佩，因为她们给众多的人带来了欢乐。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怎会感到孤独呢？当一个人懂得将爱自己、为自己考虑转化为爱他人、为他人着想时，又怎会体会不到情感的充实呢？

我们的女性不应在那些促使女性充分、勇敢且自豪地展现自我，去体验做自己的幸福，而非被男性驯化的多方面斗争面前退缩。

直至今日，对我们的很多女性来说，依附于一个男人仍然是抵御外界压迫性闲言碎语的最可靠办法。她们没有爱情、毫无生活乐趣地结婚，只是为了一个粗鄙、脱离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男人的利益。很多时候，女性一方面要求趾高气昂的独立，另一方面又要求被保护，

更糟糕的是，要求处于男性的“殖民式”保护之下。她们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活方式。

不！我们要再次告诉姐妹们，如果婚姻对社会毫无益处，也不能给她们带来幸福，那它就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应该避免。相反，我们要每天向她们展示那些勇敢无畏的先锋女性的例子，这些女性无论单身时有无子女，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光彩照人，自身富足且乐于帮助他人。那些不幸的已婚女性甚至会羡慕她们，因为她们所引发的好感以及从自由、尊严和乐于助人中收获的幸福。

女性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操持家庭、养育子女，总之，有能力在无需男性监护式束缚的情况下承担责任。社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应再对未婚女性进行不公正的排斥了。作为革命者，我们要确保婚姻成为一种有价值的选择，而不是一场只知道起初投入、却对收获一无所知的抽奖。感情太过高尚，不应沦为游戏的对象。

另一个难题无疑还在于众多男性封建、反动且消极的态度，他们的行为一直在拖后腿。他们不愿看到家庭中乃至整个社会里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受到质疑。在建设新社会这场革命性的斗争中，这些男性因其行为站在了反动和反革命的一边。因为如果没有女性真正的解放，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女性活动家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所有这些困难，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斗争。

女性和男性一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或许恰恰证明了女性与男性是平等的。我们刻意强调女性的优点，并非是对女性抱有理想化的看法。我们只是想凸显女性的优点和能力，而男性和社会一直掩盖这些，以此为剥削和统治女性寻找理由。

我们将如何组织起来以加快迈向解放的步伐呢？

我们的资源微不足道，但我们的抱负却很大。仅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力量，对其进行整合、协调，以促使我们的斗争取得胜利。二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大谈解放，人们也为之激动不已。如今，我们需要全面地探讨解放问题，避免责任推诿，过去就是因为这种推诿，导致没有动用所有力量投入斗争，使得这一核心问题沦为边缘问题；同时也要避免冒进，以免把那些本应冲在一线的人远远甩在后面。

在政府层面，在全国革命委员会方针的指导下，将制定一项有利于女性的连贯行动计划，让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以此明确各部门在短期和中期任务中的责任。这项行动计划绝非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清单或其他怜悯式的举措，而应成为强化革命行动的指导方针。重要且决定性的胜利将在斗争的烈火中赢得。

这项行动计划应由我们自己制定并服务于我们自己。从我们广泛且民主的讨论中，应当产生大胆的决议，以践行我们对女性的信念。男性和女性希望为女性争取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在行动计划中阐明的内容。

由于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这项行动计划将坚决摒弃边缘化女性问题以及免除那些本应在日常行动中为解决女性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责任人责任的做法。这种对女性问题的多维度新处理方式，源于我们对其起源、成因以及在我们建设摆脱一切形式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这一计划框架内的重要性所做的科学分析。我们在此并非请求任何人对女性施以恩赐。而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革命是为了给予而非索取——要还女性以公正。

今后，每个部门、每个部委管理委员会的行动都将依据其在行动计划实施框架内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判，而不只是看通常的总体成果。为此，统计结果中必须包含那些惠及女性或

与女性相关的行动所占的比重。在制定、执行发展行动的各个阶段，女性问题都必须时刻萦绕在所有决策者的心头。因为如果在发展项目中没有女性的参与，那就如同我们有十根手指却只用四根，必然会走向失败。

在负责教育的部委层面，要特别确保女性接受教育成为现实，而这一现实将是迈向解放的质的一步。因为无论何处，只要女性能够接受教育，迈向解放的步伐就会加快。摆脱无知的黑夜，女性就能表达自己，并运用知识的武器，为社会贡献力量。在布基纳法索，应当消除所有那些荒谬且守旧的观念，即认为只有男孩上学才是重要且有价值的，而女孩上学则是一种浪费。

家长对在校女孩的关注应当与对男孩的关注同等，男孩可是他们的骄傲。因为女性不仅证明了自己在学校里与男性平等，甚至在很多时候比男性更优秀，而且她们有权上学学习知识、追求自由。

在未来的扫盲运动中，女性的参与率必须提高，使其与女性在人口中的数量比重相匹配，因为让如此庞大的一部分人口，也就是一半的人口，处于无知状态，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在负责劳动和司法的部委层面，法规条文必须不断适应自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使男女权利平等成为切实可见的现实。正在制定和讨论的新劳动法，应当体现我国人民对社会公正的深切渴望，并成为摧毁新殖民主义体系这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新殖民主义体系是反动政权打造和塑造出来的，目的是使压迫广大民众尤其是女性的制度得以长久存续。我们怎能继续容忍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呢？我们又怎能认可收继婚制以及彩礼习俗，让我们的姐妹和母亲沦为可交易的普通物品呢？中世纪的法律仍在强加给我们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女性诸多东西。现在是时候还她们以公正了。

在负责文化和家庭的部委层面，将与布基纳妇女联盟密切合作，特别注重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革命背景下，母亲和妻子在革命变革中有着重要的特定角色要扮演。子女教育、合理管理家庭预算、实行计划生育、营造家庭氛围、培养爱国精神，这些都是有助于催生革命道德以及反帝生活方式的重要优势，也是建设新社会的前奏。

女性在家庭中应当特别注重参与提升生活质量。作为布基纳法索人，美好生活意味着食用本国的食物、穿着本国的服饰。要营造一个干净、宜人的生活环境，因为这种环境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影响重大。一个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会滋生同样糟糕的人际关系。只要看看猪的生活环境就能明白这一点。

而且，如果新型女性要与守旧男性一起生活，那么思想观念的转变就是不完整的。男性对女性那种优越感的真正复杂之处，最有害却又最具决定性的体现不就在家庭中吗？在家庭里，母亲作为同谋和责任人，按照不平等的性别规则来培养子女。正是女性从教育和性格塑造的最初阶段就延续了性别偏见。

此外，如果白天我们动员一名积极分子参与活动，而到了晚上，这位新加入的同志却要和一个消极反动的女性相伴，那我们的动员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些繁琐且令人麻木的家务劳动又该怎么说呢？它们使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让人根本无暇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针对男性采取行动，并大规模建设诸如托儿所、大众保育院和食堂等社会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将使女性能够更轻松地参与革命讨论和革命行动。

被母亲嫌弃如同废品或者被父亲视作骄傲而独占的孩子，应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并得到全社会的关爱。

今后，家庭中的男女将共同分担所有家务。

有利于女性的行动计划应当成为一种革命工具，用以在女性解放的进程中全面动员所有政治和行政机构。

女性活动家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为了契合女性的实际需求，这项计划将在布基纳妇女联盟的所有机构层面进行民主讨论。

布基纳妇女联盟是一个革命组织。因此，它是一所遵循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这些组织原则的人民民主学校。它旨在与那些弄虚作假、忽视实际目标的组织划清界限。但只有布基纳妇女联盟的活动家们坚决与那些遗憾地仍存在于某些女性群体中的不良风气作斗争，这种界限才能切实且长久地保持下去。因为我们召集女性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也不是出于其他蛊惑人心的选举目的或仅仅是出于不良企图。

我们召集的是为胜利而战的女战士；我们要围绕着各委员会在正确理解各革命组织自身所特有的组织自主性的框架内民主制定的活动方案，有序地开展斗争。每个布基纳妇女联盟的负责人都必须清楚自己在所在机构中的角色，以便在行动中能够卓有成效。这就要求布基纳妇女联盟在各个层面针对其负责人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和思想教育活动，以加强联盟各机构在组织方面的建设。

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女性活动家同志们，你们的联盟，我们的联盟，必须与广大民众一起充分参与阶级斗争。在革命爆发后觉醒的数百万民众意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83年8月4日，我们布基纳法索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们女性所代表的力量。你们的力量必须汇聚起来，朝着消灭剥削阶级、摆脱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方向发挥作用，这样才能产生成效。

作为一个动员机构，布基纳妇女联盟必须在活动家群体中培养敏锐的政治觉悟，使其全身心投入到政府为改善女性条件而开展的各项行动中去。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同志们，正是革命变革将为你们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你们受到帝国主义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在每个男性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封建主、一个男权主义者，必须将其摧毁。因此，你们应当积极响应最先进的革命口号，以加速其实现，更快地迈向解放。这就是为什么全国革命委员会欣慰地看到你们积极参与到所有重大国家建设项目中，并鼓励你们更进一步，加大对八月革命的支持力度，因为这场革命首先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大规模地参与到重大建设项目中，这越发彰显了你们的价值，因为一直以来，社会在分工层面总是将你们局限于次要活动中。而你们表面上身体柔弱，不过是这个社会因为你们是女性而强加给你们的审美和虚荣标准导致的结果。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社会必须摒弃封建观念，这种观念将未婚女性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我们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占有关系的体现，即每个女性都应是某个男性的财产。正因如此，我们歧视未婚妈妈，仿佛她们是自身处境的唯一责任人，而实际上，总有男性难辞其咎。同样，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因一些过时的观念而受到压迫，然而这些观念从科学角度是可以解释并能够被科学克服的。

此外，社会还将一些审美标准强加给女性，这些标准损害了她们的身体健康：女性割礼、疤痕纹身、磨齿、唇部和鼻部穿孔等。这些审美标准的施行是否有意义，实在值得怀疑。就女性割礼而言，它甚至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情感生活。其他类型的伤害，尽管危险性稍低，如穿耳洞和纹身，却同样体现了女性所受到的社会规训，这是社会为了让女性能够找到丈夫而强加给她们的。

女战士同志们，你们为了配得上一个男人而精心打扮自己。你们穿耳洞，折磨自己的身体，只为被男人接受。你们伤害自己，却换来男人对你们更严重的伤害！

女性们，我的战斗姐妹们，我在对你们说话：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你们都身处不幸之中。在乡村，你们承受着各种卑劣剥削的沉重负担，这种剥削还被“合理化”和“解释”；在城市，你们本应是幸福的女性，但实际上，你们每天都在承受着各种压力，疲惫不堪。因为清晨起床后，女性就会在衣柜前忙得团团转，思考该穿什么，这并非是为了遮体御寒，而主要是为了取悦男人，因为她被迫每天都要努力取悦男人；在休息时间，你们过着那种无权充分休息的悲惨生活，你们必须自我克制，强制自己保持节制和禁欲，以维持一个符合男人期望的身材；晚上，在睡觉前，你们被那些自己极其厌恶的众多化妆品所累，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些化妆品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一条不经意间出现的、总是被认为过早出现的皱纹，或是刚刚开始显现的年龄痕迹，又或是过早出现的赘肉。每天晚上，你们都被迫进行一两个小时的“仪式”，只为了保留一个未必能得到粗心丈夫认可的“优势”，然后在黎明时分又艰难地开始新的一天。

女战士同志们，昨天，通过相关讲话，在妇女动员与组织指导部门（DMOF）的引导下，依据革命防御委员会（CDR）的总体章程，全国革命防御委员会总秘书处成功地设立了布基纳妇女联盟的各级委员会、分会和部门。

负责组织和规划的政治委员会将承担起完成你们组织架构搭建的任务，设立布基纳妇女联盟全国办公室。我们不需要女性专属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官僚化地管理女性生活，也不需要谨小慎微的官员偶尔谈论一下女性生活。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战斗的人，因为她们明白，没有战斗，就无法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我们不是要去组织现存的事物，而是要去摧毁它，取而代之。

布基纳妇女联盟全国办公室必须由坚定且有决心的女战士组成，她们必须随时待命，因为我们要开展的工作意义重大。这场斗争始于家庭。这些女战士们必须意识到，在民众眼中，她们代表着获得解放的革命女性形象，因此她们的言行举止必须与之相符。

女战士同志们，男战士同志们，经验越来越证明，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民主地行使权力，而改变传统的事物秩序正是实现这一点的关键。

正义和平等作为其基本原则，使女性能够证明，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不信任她们是错误的。因此，女性在人民中掌握权力后，就能够为所有被历史定罪的女性恢复名誉。

我们的革命正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质的变革。这场变革必须充分考虑布基纳法索女性的诉求。解放女性是未来的必然要求，而同志们，未来始终孕育着革命。如果我们在女性解放的斗争中失败，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期待社会会有积极且卓越的变革。那样的话，我们的革命将毫无意义。而这场崇高的斗争正是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应参与的。

让我们的女性站到最前线！最终的胜利将主要取决于她们的战斗能力、智慧和必胜的决心。让每一位女性都懂得引领一位男性，一同迈向圆满的巅峰。为此，我们每一位女性都要在自己无尽的爱与情感宝藏中，找到力量和智慧，在我们前进时给予鼓励，在我们动摇时赋予我们活力。让每一位女性都能给一位男性提供建议，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每一位男性。是你们赋予了我们生命，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是你们把我们培养成了男子汉。

你们引导我们直至今日 —— 愿每一位女性继续发挥母亲的角色，履行引导者的职责。让女性铭记自己能够发挥的作用，让每一位女性都铭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让每一位女性都铭记自己身处世界并为世界而存在，让每一位女性都铭记，为一个男人最先落泪的，是女人。同志们，你们要记住这句话：在弥留之际，每一个男人都会在最后的叹息中呼唤一位女性：他的母亲、他的姐妹，或者他的伴侣。

女性需要男性才能取得胜利。而男性需要女性的胜利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女同志们，在每一个男性身边，总有一位女性。正是那曾经轻摇过男婴的女性的手，也将轻摇整个世界。

我们的母亲赋予我们生命。我们的女性孕育我们的孩子，用乳汁哺育他们，将他们培养成有责任感的人。

女性确保了我们的民族的延续，女性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女性保证了我们事业的传承；女性成就了每一位男性的骄傲。

母亲们、姐妹们、伴侣们，

没有女性在身边，就没有骄傲的男人。每一个骄傲、强壮的男人，都从女性身上汲取力量；女性气质是阳刚之气取之不尽的源泉。这取之不尽的源泉，这胜利的关键，始终掌握在女性手中。正是在女性 —— 姐妹或伴侣 —— 身边，我们每个人都能重拾荣誉和尊严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总是回到女性身边，不断寻求慰藉、勇气和灵感，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接受能克制鲁莽行为、纠正不负责任态度的建议。正是在女性身边，我们才真正成为男子汉，而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说，每个男人都如同孩子。一个不关爱女性、不尊重女性、不敬重女性的男人，就是在轻视自己的母亲。因此，轻视女性的人，就是在轻视和摧毁自己的本源，也就是说，他是在自我毁灭，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存在，没有理由从一位女性慷慨的子宫中诞生。

同志们，那些轻视女性的人必将遭受不幸！因此，我要对所有的男性，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那些轻视女性、忽视和忘却女性意义的人说：“你们就如同蚍蜉撼树，必将粉身碎骨。”

同志们，任何一场革命，包括我们的这场革命，若不能首先解放女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将解放仅仅理解为主要是男性的解放，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就不会圆满。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之后，还剩下女性的解放。同志们，每一位女性都是一位男性的母亲。作为一名男性，作为一个儿子，我本不愿给女性提供建议、指明道路。这种想法就如同试图给母亲提建议一样冒昧。但我们也知道，母亲的宽容和慈爱，就在于倾听自己的孩子，哪怕是在孩子任性、做梦或虚荣的时候。正是这一点给了我安慰，让我有勇气向你们诉说。

因此，同志们，为了我们所有人真正获得解放，我们需要你们。我知道，你们总能找到力量和时间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社会。

同志们，只有当女性获得解放，才会有真正的社会革命。我绝不愿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绝不愿踏入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半的人民被压制在沉默之中。我听到了女性沉默背后的喧嚣，我预感到她们即将爆发的风暴，我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愤怒。我期待并希望这场富有成效的革命早日到来，被压迫的女性将以她们的力量和坚定的正义引领这场革命。

同志们，向着未来的胜利前进！未来是革命性的。未来属于那些奋斗的人。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1. 丈夫去世后，要求女性与丈夫家族中的一名成员再婚的义务。
2. 编者注：在转录此演讲的宣传册中，有如下说明：“以本国语言莫尔语发表的讲话，以向女性保证随后会为她们提供译文。”



© Amidou Kabré, “反对派会议”，2014 年 5 月 30 日。

反对债务的统一战线

亚的斯亚贝巴，1987 年 7 月 29 日

这篇演讲是托马斯·桑卡拉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二十五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全程被拍摄下来，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他最

为人熟知的演讲之一。他看似即兴发挥，状态极佳，容光焕发，很乐意给同僚们上课。人们时而看到听众们露出难以置信、尴尬的神情，时而也会因他的幽默而开怀大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篇具有前瞻性的演讲，因为他宣称：“如果布基纳法索独自拒绝偿还债务，那么下一次会议我就不会在这里了。”还有些人将此视为托马斯·桑卡拉是泛非主义者的证据。

当时布基纳法索的债务负担并不重，债务偿还额在当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但托马斯·桑卡拉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他清晰地描述了债务是如何将第三世界国家困住的机制，债务已成为一种特别有效的统治工具。它被用作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借口，为了节省开支而破坏公共服务，迫使负债国发展出口型作物种植以赚取外汇偿还债务。1985 年 7 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一次演讲中也呼吁拒绝偿还债务，并倡导建立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拒债阵线。从 1986 年 7 月起，古巴就暂停了债务偿还。

198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推出其结构调整计划。布基纳法索当时正与世界银行就延长连接阿比让和瓦加杜古直至该国北部的铁路进行谈判，以打破该地区的封闭状态，便于锰矿的开采。当时，“专家”们认为锰矿开采无利可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拒绝提供贷款。于是，该国发起了“铁路之战”。此后，铁路运营被私有化，受益方是博洛雷集团。世界银行向科特迪瓦提供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将转给博洛雷集团，用于修复革命期间修建至卡亚的铁路路段！这就是托马斯·桑卡拉在 1987 年所说的：

“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你们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已经降低了工资，整顿了经济，你们没什么可教我们的。然而，每次我们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必须不断提供新的抵押品，才能向它索要入场券。我们逐渐意识到，它所追求的远远超出了管理控制，实际上涉及的是政治控制。”

这里所描述的布基纳法索实行的自我调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教条的调整毫无共同之处。债务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第三世界国家。其机制在各地都如出一辙：让民众为腐败领导人的胡作非为和自由主义导致的银行乱象买单。近在眼前的希腊危机就是一个真实的例证。

在托马斯·桑卡拉遇刺约十年后，反全球化运动将他视为一个标杆。从那时起，在每年 10 月 15 日他遇刺的纪念日前后，参与反对非法债务斗争的各个国际网络会组织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这些行动成为了推动取消债务斗争的重要时刻。

总统先生，

各位代表团团长，

此刻，我希望我们能谈谈另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债务问题，非洲的经济状况问题。与和平一样，这是我们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因如此，我觉得有必要多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布基纳法索首先想表达我们的担忧。我们担心非统组织的会议一场接一场，却越来越缺乏对我们所做之事的关注。

总统先生，

在被正式邀请来非洲谈论非洲事务的国家元首中，有多少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呢？

总统先生，

有多少国家元首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召唤他们去开会时，会立刻奔赴，但却无法来非洲的亚的斯亚贝巴参加会议呢？这一点非常重要。（掌声）

我知道有些人有正当理由无法出席。因此，总统先生，我提议我们制定一套针对不出席会议的国家元首的制裁机制。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准则，让那些经常出席会议的国家，比如我们（笑声），在某些努力中能够得到支持。例如，我们提交给非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应该有一个“非洲系数”（掌声）。那些“非洲性”不足的项目将受到惩罚。这样一来，大家都会来参加会议了。

总统先生，我想告诉您，债务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您自己在贵国也一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在国内不得不做出一些勇敢甚至大胆的决策。这些决策似乎与您的年龄和白发极不相称（笑声）。因未能出席会议但给我们传达了重要信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阁下就是另一个例子。在突尼斯，出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勇敢的决策。

但是，总统先生，我们还要继续让各国元首各自为债务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吗？这样做可能会在他们国内引发社会冲突，危及国家稳定，甚至影响非洲统一的建设。我所举的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况，都表明非统组织的峰会应该就债务问题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可靠的答复。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从债务的根源来分析债务问题。债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的起源。那些借给我们钱的人，正是曾经殖民我们的人。他们也是曾经掌控我们经济的人。正是这些殖民者让非洲向他们的兄弟和亲戚这些出资人借债。我们与这笔债务毫无干系，因此我们无法偿还。

债务还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或者说是那些摇身一变成为“技术援助者”的殖民者的手段。实际上，我们应该称他们为“技术杀手”。正是他们向我们推荐资金来源，所谓的“出资人”。这个词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就好像有些人仅仅打个“哈欠”就能为其他人带来发展一样。这些出资人是别人向我们推荐、介绍的。有人给我们展示诱人的文件和融资方案。我们因此背负了五十年、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债务。也就是说，我们被诱导着让我们的人民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陷入困境。

当前形式的债务，是对非洲精心策划的重新征服，目的是让非洲的增长和发展遵循那些与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阶段和标准。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些有机会、有手段、耍阴谋把资金投入我们国家并要求我们偿还的人的金融奴隶，说白了就是奴隶。有人要求我们偿还债务。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绝不是所谓偿还或不偿还债务的荣誉问题。

总统先生，

当挪威首相在这里发言时，我们认真聆听并鼓掌。她作为一个欧洲人说，并非所有债务都能偿还。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债务根本无法偿还。债务无法偿还，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偿还，我们的出资人不会因此丧命。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相反，如果我们偿还债务，那我们就会走向灭亡。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确定。那些让我们背负债务的人就像在赌场赌博一样。只要他们赢了，就没有任何争议。现在他们输了，却要求我们偿还。然后就有人说

这是危机。不，总统先生，他们赌博，他们输了，这就是游戏规则。生活还要继续（掌声）。

我们无法偿还债务，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偿还。我们无法偿还债务，是因为我们不应为这笔债务负责。我们不能偿还债务，是因为恰恰相反，其他人欠我们的是用世间最巨大的财富都无法偿还的，那就是血债。我们的鲜血已经流淌。

人们常说马歇尔计划让欧洲经济得以重建。但却很少有人提及非洲计划。在欧洲经济受到威胁、稳定面临危机时，是非洲帮助欧洲抵御了希特勒的侵略。是谁拯救了欧洲？是非洲。人们对这一点谈及甚少。提及得太少，以至于我们不能成为这种忘恩负义的沉默的同谋。如果其他人不能歌颂我们的功绩，我们至少有责任说，我们的先辈们很勇敢，我们的老战士们拯救了欧洲，最终让世界摆脱了纳粹主义。

债务也是各种冲突的结果。当人们跟我们谈论经济危机时，却忘了告诉我们，危机并非突然降临。危机一直存在，而且每当广大民众对自身权利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从而敢于面对剥削者时，危机就会加剧。

如今存在危机，是因为民众拒绝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存在危机，是因为少数人把巨额资金存入国外银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发展非洲。存在危机，是因为面对这些我们可以指名道姓的个人财富，广大民众拒绝生活在贫民窟和破败的街区。存在危机，是因为各地人民都拒绝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索韦托那样的地方生活。因此存在斗争，而这种斗争的激化让金融权力的掌控者们感到担忧。

如今，有人要求我们配合寻找一种平衡。一种有利于金融权力掌控者的平衡，一种以牺牲我们广大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平衡。不！我们不能成为帮凶。不，我们不能追随那些吸食我们人民鲜血、靠我们人民汗水为生的人。我们不能支持他们那些险恶的行径。

总统先生，

我们听到人们谈论各种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巴黎俱乐部，还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我们也听说过五国集团、七国集团、十国集团，也许还有百人集团。我还知道些什么呢？很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团体。让我们从今天起，让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反债务俱乐部”的总部，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核心，从这里发出新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今天才能说，拒绝偿还债务并非是一种好战的行为，相反，这是一种友好的行为，只是在陈述事实。

此外，欧洲的广大民众与非洲的广大民众并非对立。那些想要剥削非洲的人，同样也在剥削欧洲。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从亚的斯亚贝巴发起的这个俱乐部，也必须向各方表明，债务是无法偿还的。当我们说债务不会偿还时，这并非是我们违背道德、尊严或是不尊重承诺。我们认为，我们与其他人的道德观念不同。《圣经》、《古兰经》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为剥削人民的人和被剥削的人所用。应该有两种版本的《圣经》和两种版本的《古兰经》（掌声）。

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跟我们谈论尊严。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说偿还债务的人有美德，而不偿还债务的人就会失去信任。相反，我们必须说，如今人们更愿意承认，最大的盗贼就是最富有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穷人偷窃，只是为了生存而犯下的小过错，仅仅是为了糊口。而富人呢，他们偷逃税款，欺骗海关。他们剥削人民。

总统先生，

我的提议并非只是为了挑衅或是制造轰动效应。我想说出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和愿望。在这里，有谁不希望债务被彻底免除呢？如果有人不希望这样，他可以出去，登上飞机，立刻

去世界银行偿还债务（掌声）。

我不希望人们把布基纳法索的提议看作是出自缺乏成熟和经验的年轻人之口。我也不希望人们认为只有革命者才会这样说。我希望大家承认，这仅仅是客观事实和我们的责任。我可以列举出许多说过不偿还债务的例子，其中有革命者，也有非革命者，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例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已经表示不会偿还债务。他和我年龄不同，尽管他也是革命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说过，非洲国家无法偿还债务，贫穷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我还要提到挪威首相。我不知道她的年龄，也不好意思问她（笑声和掌声）。我还要提到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他和我年龄不同。然而，他曾正式公开宣称，至少就他的国家而言，债务是无法偿还的。而科特迪瓦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至少在非洲法语国家中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顺便说一句，它在这里支付更多的会费是很正常的（掌声）。

总统先生，

所以这不是挑衅。我希望您能非常明智地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明确表明我们无法偿还债务这一必要性。这并非是出于好战的心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独自拒绝偿还债务而遭到不测。如果布基纳法索独自拒绝偿还债务，我就不会出现在下一次会议上了！但如果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我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掌声），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就可以避免偿还债务。通过避免偿还债务，我们可以将微薄的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最后我想说，我们可以向那些我们表示不会偿还债务的国家保证，节省下来的资金不会用于铺张浪费。我们不再需要那些了。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发展。特别是，我们要避免为了购买武器而让自己负债，因为一个非洲国家购买武器，针对的只能是另一个非洲国家。这不是针对欧洲国家，也不是针对亚洲国家。因此，在解决债务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到解决军备问题的办法。

我是一名军人，我携带武器。但是总统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够裁军。因为我只拥有这唯一的一件武器。而其他人都隐藏着他们拥有的武器（笑声和掌声）。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就能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平。

我们也可以利用非洲巨大的潜力来发展非洲，因为我们的土地和地下资源都很丰富。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事，我们拥有一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非常广阔的巨大市场。我们有足够的智力去创造，或者至少在任何能找到的地方获取技术和科学。

总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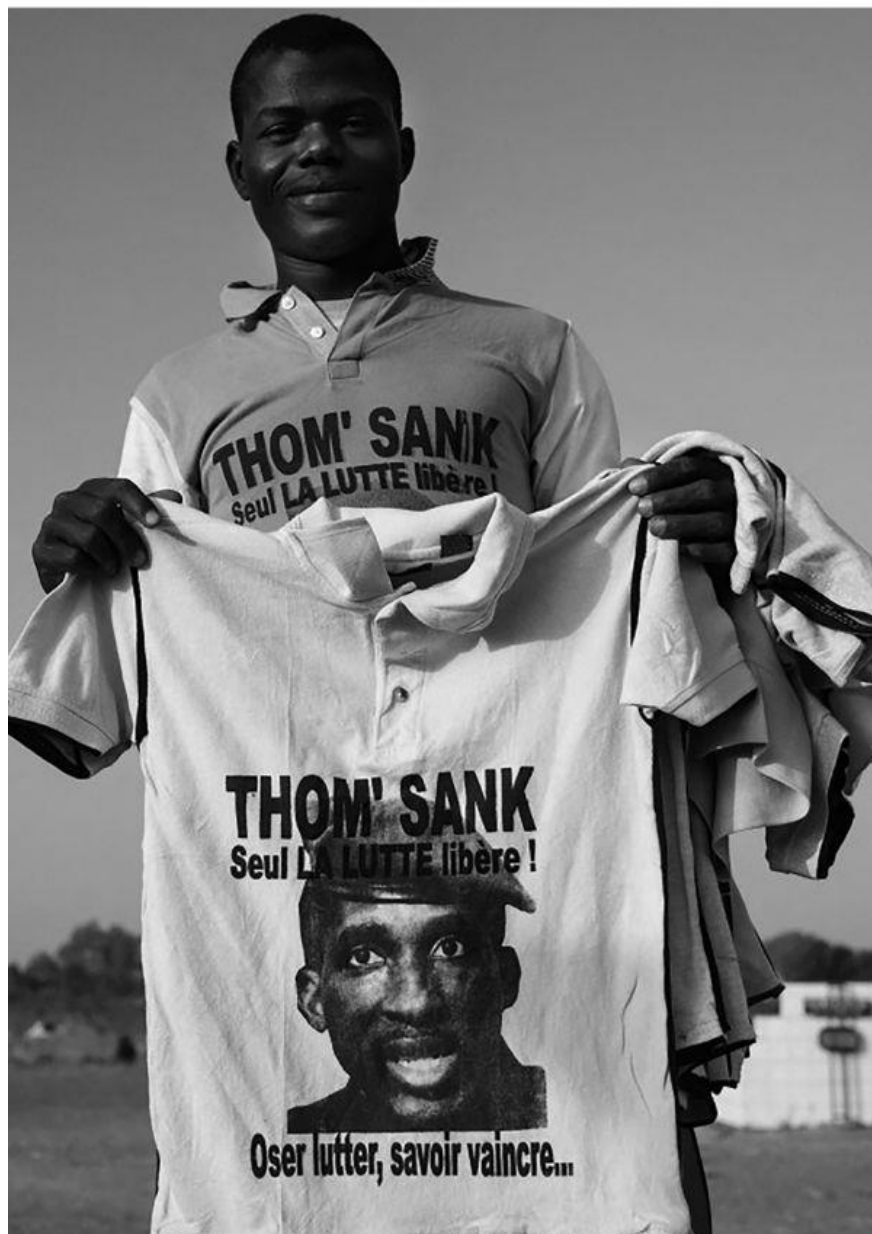
让我们建立起这个亚的斯亚贝巴反债务统一阵线。让我们从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决定限制贫穷弱小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我们购买的那些简陋武器毫无用处。我们还要确保非洲市场成为非洲人的市场。在非洲生产，在非洲加工，在非洲消费。生产我们需要的东西，消费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进口。

布基纳法索今天在这里向大家展示我们本国生产、纺织、缝制的棉布，这些棉布是用来给布基纳法索人民做衣服的。我和我的代表团成员都穿着我们本国的织工和农民制作的衣服。没有一根线来自欧洲或美洲（掌声）。我不是在进行时装秀，我只是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接受以非洲的方式生活。这是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的唯一方式。

感谢您，总统先生。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长时间的掌声）

1. 见《大陆通讯》第 594 期。
2. 引自《外交世界》1987 年 5 月号。



© “伊萨卡印有托马斯·桑卡拉肖像的T恤卖家”，瓦加杜古，2015年。

我们宁愿与人共迈一步，也不愿与人共走十步

BOBO-DIOULASSO，1987年8月4日

在这次演讲中，托马斯·桑卡拉几乎没有提及革命令人瞩目的成就清单。他更倾向于进行一场理论性较强的演讲，这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评判他作为一位革命政治领袖的品质。今年，农民们受益于许多有利于他们的决策：保障并提高生产者价格，创建新的销售渠道，比如“布基纳之友”连锁店，用于分销当地产品并控制价格。政府采取了多项政治举措，

试图让农民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总体而言，农民们相当支持这场革命，尤其是自从他们意识到，这一次，政权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在某些地方，传统首领发起反对革命的运动，因为革命触及了他们的特权。

托马斯·桑卡拉希望在农民群体与“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一种“战略联盟”。布基纳全国农民联盟于1987年3月成立。

而工会方面，在1987年1月其领导人获释后，重新展开了维权活动。1987年4月28日至5月2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全国研讨会上，农民们在五一劳动节之际被利用来反对工会，与此同时，革命防御委员会试图在推动组织的工会大会上掌控工会。一些工会领导人再次被关进监狱。然而，托马斯·桑卡拉在演讲中并未提及这些事件。但在一次与“民众”通过电台直播交流时，有人提问，他才谈及此事。

因此，这次演讲的核心主要围绕政治问题。正如在所有革命进程中一样，内部矛盾出现了。作为一名出色的辩证论者，他承认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并希望利用这些矛盾推动前进。

1983年8月4日，只有非洲独立党（PAI）和上沃尔特革命共产主义联盟（ULCR）加入了全国革命委员会（CNR）。但一年后，由于政治分歧，与非洲独立党分道扬镳。随后成立了几个组织并加入了全国革命委员会。1985年5月，所有组织都签署了一份宣言，承诺实现统一。但讨论进展缓慢。托马斯·桑卡拉倡导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开放辩论的革命政党，而大多数后来与布莱斯·孔波雷结盟反对他的人，相反希望进行新一轮的清洗，教条地躲在马克思主义言辞背后。桑卡拉还谴责了那些“机会主义者”，即那些为了谋取一席之地、获取负责职位并为个人利益捞取好处而加入革命的人。他的敌人觉得自己被针对了。

他也认识到有必要稍作停顿。必须说服民众，而不是强制推行。他说：“必须进行纠正。”然而，“纠正”这个词恰恰是布莱斯·孔波雷的朋友们在桑卡拉遇刺后使用的，意思是他们想要继续革命，认为必须改进并摒弃桑卡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革命终结，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重新回到西方国家的怀抱，布基纳法索将成为西方国家最好的盟友之一。

尊敬的来自苏联、多哥、贝宁、尼日尔、马里、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朗、古巴、法国、意大利的嘉宾们，

来自塞内加尔、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布基纳法索的亲爱的朋友们，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同志们，

今天，1987年8月4日，我们庆祝我们革命的四周年纪念日，八月革命，民主人民革命。为了这个欢乐的聚会，我们的心引领着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了博博迪乌拉索。博博迪乌拉索，这座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名字与非洲的反殖民斗争、非洲的团结、非洲的联邦紧密相连，简而言之，与充满活力的泛非主义紧密相连。

感谢所有前来的人，感谢所有曾经或一直以来的布基纳法索人。感谢所有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来到博博迪乌拉索的人，但他们肯定在以简单、低调或不得已的方式，与我们共同感受这份庄严和尊严。

感谢所有那些今天因疾病、各种贫困等原因无法与我们一同庆祝，但仍坚定地怀揣着美好日子终将到来的希望的人。感谢所有已经离去但本应有权享受我们胜利喜悦的人。为了缅怀所有这些过早离我们而去的革命者，让我们默哀一分钟..... 谢谢大家。

同志们，我们革命的四周年纪念日以充满活力的农民群体为标志。农民群体，这个每天切实为所有人解决粮食这一具体问题的群体。

是的，正是这个农民群体，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与落后，在艰难的条件下，每年都勉力实现这一挑战。我们的农民群体，是我们人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群体，一直以来承受着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最为沉重的剥削。这个群体深受我们从殖民社会继承下来的种种弊病之苦：文盲、蒙昧主义、贫困、各种刁难、地方病、饥荒.....

因此，我们的农民群体如今成为一股渴望变革、渴望革命变革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只有革命，推翻旧秩序，才能满足农民群体的合理诉求。为了回应这一合理诉求并调动所有可用的力量，民主人民革命通过创建布基纳全国农民联盟，将这个农民群体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

这一政治力量必须立足于加强革命进程，让每一位贫苦农民都能自觉投身于革命。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已经开展了许多有益的举措。这项任务既重要又复杂，在我们革命的第五年，我们还需要找其他机会更全面、更深入地探讨它。

以农民群体为主题庆祝革命四周年，应当标志着新型农民的诞生，这种新型农民与正在建设的新社会相契合。我们庆祝的不是那种落后、听天由命、天真、受蒙昧主义影响且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我们要庆祝的是新型农民的诞生，他们有责任心且被赋予责任，是一个以新技术武装自己、面向未来的人。

此外，“生产并消费布基纳法索产品”这一口号的日益广泛应用，已经有助于塑造农民的这一新形象，农民成为建设独立民族经济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这一政策源自第二届全国革命防御委员会会议。

同样，执行第一个人民发展五年计划，也是这一新型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学习如何自给自足、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契机。因此，执行五年计划不应仅仅是为了日后能汇编统计数据。

通过这些全面变革及其产生的影响，“农民”这个词不应再是如今人们轻蔑使用的贬义词，而应成为尊重的代名词，这是对捍卫正义事业、作为伟大人民群众一员成功承担起社会生产相应责任的可敬而自豪的战士应有的尊重。

在这场战斗中，农民不应独自奋战。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他们的历史责任，做出牺牲和奉献，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因此，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将这次庆祝视为加强与农民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今天是农民的节日，也是他们盟友的节日，以我们民主人民革命的象征——徽章为标志。

同志们，今天，我们需要回顾革命的四年历程，并非只是机械地罗列我们的胜利，尽管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们为了民众进行并实现了许多物质层面的变革。这些成果并非得益于额外或特殊的资源，而是人的行动带来的。这些人，昨天还逆来顺受、沉默寡言、听天由命、消极等待，如今却站了起来，投身于各个具体的革命斗争战场。取得的胜利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是他们创造性智慧和革命热情在现实中的体现。

这些成果证明我们的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因为它从民众中汲取了丰富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向民主人民革命的战士们展现出的勇气、无私奉献、牺牲精神和忠诚致敬。

我们向他们表达的敬意并非出于讨好。取得的成果是有科学依据的。无论是肌肉力量还是机器产生的力量，都是可衡量、可比较的，因此也是可替代的。在我们之前，其他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将其应用于我们的具体现实。这种应用要求布基纳法索人在思想层面不再是文化上被异化、政治上被奴役的个体的翻版，这种个体模式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在新独立国家的统治而塑造的。

对于新社会，我们需要新的人民，一个有自己独特身份的人民，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知道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需要什么的人民。

经过四年革命，我们的人民是这个新人民的开端。宿命论前所未有的退缩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全体布基纳法索人民都相信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成功说服了昔日的反动分子，他们被历史的车轮裹挟，如今与我们一同乐观地展望未来，忘记了就在昨天，他们还宣扬屈服于帝国主义和永远乞讨是发展这个国家的途径。祖国的建设强化了

集体意识，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决摒弃奴性模仿和令人屈辱、堕落的谄媚行为。

男女同志们，毫无疑问，在这个四周年纪念日即将结束的这一政治年度是动荡的一年。在此，我们无需回顾已经出现的矛盾细节，也无需探讨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的质量如何，重要的是要从这次经历中汲取主要教训。

民主人民革命需要的是坚信革命的人民，而不是被打败的人民；是坚信革命的人民，而不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人民。

自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革命的布基纳法索在非洲和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凭借其智慧、领导人以及有组织民众的道德和人性美德。我们战胜了各种逆境和卑鄙、顽固且全副武装的敌意。我们在捍卫原则时坚定不移，从不向愤怒屈服。我们在尊重他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自卫，没有仇恨，因为在布基纳法索，尊严是一种神圣的价值。

如今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记住这些不同形式的逆境，并从中吸取教训来强化自己，因为未来的战斗肯定会更加艰难和复杂。

在革命的四年里，我们确实一直在与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最卑鄙的阴谋被策划出来，企图破坏我们的行动，或者更糟糕的是，推翻我们的革命。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一直强烈反对我们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的变革，这些变革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然而，四年来，我们的人民不断证明，通过革命，我们能够终结剥削，摆脱贫困，用我们的双手和决心创造幸福。那些靠剥削他人过着富足生活的人一直反对我们的斗争，明天他们会更加反对。

为了阻止我们前进，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经济破坏、诋毁运动、腐败、各种挑衅、敲诈勒索和威胁，这些都是敌人在我们四年革命斗争中使用过且我们必须面对的手段。

我们也从我们深爱的布基纳法索内部、革命队伍中遭遇了逆境。在民众和革命者中，确实出现了错误的思想和做法，给革命带来了损害。尽管我们的队伍相对脆弱，但我们仍必须与之斗争。出现了令人厌恶的立场转变；挑衅引发了冲突。有过分裂，但没有什么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我们见识过机会主义，也目睹了它的行径。它以各种形式破坏革命斗争，为了疯狂追求个人私利，放弃对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为了始终如一地捍卫我们的革命方向，我们必须与任何不利于深化革命的思想或行为作斗争。

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更轻松的蛊惑人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得不承受各种恶意攻击，这些攻击既来自传统的敌人，也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人，有急于表现的新成员，他们的热情令人怀疑，还有野心勃勃、毫不掩饰个人目的的算计者。

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就像革命道路上常见的荆棘。在革命实现其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不存在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之前，机会主义总会在不同的情况下，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出现，从最直白的表现到最激进的左派极端表达。

战斗的艰难、参与的要求、阶级斗争的激烈，导致一些同志干脆逃离了队伍，或者在并非完全迷失目标的情况下选择了“提前逃跑”。

还有一些人渴望放弃（斗争），但在如何放弃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于是，他们试图提前为自己放弃革命斗争寻找理论依据。就这样，许多充满机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流传开来，并且仍在流传。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前进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逆境因素。我们仍然认为，这种思想转变远未完成。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参照外国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们身处布基纳法索，却拒绝面对我们的具体现实。

他们认为失败、挫折、资产阶级的复辟、死胡同、背叛只存在于其他革命中。

我们的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始终面临着各种反革命危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坚定不移地捍卫通向最终目标的正确路线。我们尤其要明白，这些问题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辩证产物，相反，如果这些问题不存在，实际上就意味着革命斗争被悄然扼杀，以换取阶级调和。

同志们，今天我们必须花时间从过去的行动中吸取经验教训，丰富我们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加有组织、更科学、更坚定地投入斗争。

我们面临的任务众多且复杂。我们人民和革命的敌人更加狂热和狡诈地试图阻挡我们的道路。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信念和决心来继续前进。而这种信念和决心部分将源于我们从四年斗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革命的第五年，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总结；这将是科学组织的思想和政治行动之年。没错，我们需要这次总结。

在四年的革命中，我们进行了重要的革命性变革。我们为了解决人民面临的许多问题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采取了很多行动。我们给人一种想要立刻改变一切的印象。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对此我们完全理解。此外，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一些重要任务被忽视或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第五年，我们需要特别致力于执行这些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任务。

我们革命的深化以及未来政治行动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在国内能否正确解决组织和思想导向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在所有战斗、所有战线上引领我们人民的先锋组织，革命就无法继续推进并实现其目标。如今，建立这样一个组织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基于已经为解决组织问题而采取的行动，我国的革命者需要共同努力，克服我们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革命者的团结无疑是在执行先锋组织建设任务中必须迈出的一步，以便取得更大的进展。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革命的这个四周年纪念日，为实现我国所有革命力量真正的、战斗性的团结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要避免将团结变成一种单调、僵化、毫无生气的一致性。相反，我们更倾向于多元、丰富的表达，拥有众多的思想和多样的行动；这些思想和行动有着千差万别的细微差别，都勇敢而真诚地朝着同一个、唯一光辉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无疑就是我们人民的幸福。

同志们，我们必须完成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任务，对于加强我们的革命、确保民众大规模且自觉地支持我们将继续推行的革命政策至关重要。为了说服民众，使他们摆脱各种阻碍他们全身心投入建设新社会的中世纪观念，需要坚持不懈、严谨地开展政治和思想工作。

如果革命是对剥削者、敌人的镇压，那么对民众来说，革命只能是一种说服，促使他们自觉而坚定地参与进来。

我们革命的这些思想和政治任务是所有革命者的责任，首先是政治领导层的责任。我们革命的政治领导层必须得到加强，在执行其使命时要更加高效、严谨。革命的第五年激励我们全力以赴投入组织战斗、政治和思想巩固以及确立政治领导的首要地位。

然而，关于政治组织结构，这里所说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仓促地进行理论构建，设计那些看似诱人但对民众日常生活毫无意义的架构。

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其他民族的革命经验。特别是，要考虑那些和我们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积极组织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政权时，不得不建立各种统一的组织或单一但多元的组织的人们的经验。

因此，我们要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构建，它们产生的只是没有实际功能、对民众毫无意义的理论架构，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些空想家和狂热分子自我满足。

相反，我们的革命首先是一场质的革命；是一场思想的质变，体现在建设布基纳法索新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在布基纳法索，战后资本主义丛林中那种不择手段致富的神话已经彻底破灭。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建筑工地，在这里，道德标准、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享有更好生活的基本权利的尊重，都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实践中得以体现。

我们革命的独特性、典范性和影响力就在于我们始终坚决捍卫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继续做革命者，也就是说，首先要做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纯粹感情的人。

的确，在不久前，我们有时会犯错。在神圣的布基纳法索大地上，这样的事情不应再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为那些尚未完全与政治导向言论和我们五年计划目标保持一致的人留出空间。我们要主动走近他们，让他们投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革命不寻求捷径。它要求所有人怀着同样的思想和行动意愿共同前进。

因此，革命者必须是永远的教育者，永远的提问者。如果民众还不理解，那是我们的错。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解释，花时间去说服民众，以便与他们一起行动，为他们的利益而行动。

如果民众理解有误，那还是我们的错。我们必须纠正、细化，必须适应民众，而不是试图让民众适应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梦想。革命者不怕犯错。他们有政治勇气公开承认错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纠正、做得更好的承诺。我们宁愿与人民一起迈出一大步，也不愿在没有人民的情况下迈出十步。

要扩大男女革命者的队伍，还需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仍有成千上万的同志需要动员、重新组织和提高他们对革命行动的认识。这项行动还将是对我们革命无可争议的成果进行巩固和深化的工作。

四年过去了，对已做之事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努力必须成倍增加，我们必须拒绝那些简单、自满且从长远来看很危险的总结。坚持不懈、宽容、批评他人、自我批评，这就是艰难的革命斗争。

作为革命者，我们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要超越自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层面。其他更轻松、更便捷的道路是存在的，但它们只会带来幻想，留下痛苦的后果。而所有这一切，我们将通过我们在各个部门、城市、乡村的革命组织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革命防御委员会、全国先锋联盟、布基纳全国退伍军人联盟、布基纳全国农民联盟来实现。这些组织必须得到完善、完成。那些需要我们每天付出更多努力来建设的组织，在我们革命的第五年里将一直受到我们的关注。

同志们，来自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谨代表我们的人民和全国革命委员会，再次感谢你们对这场斗争的支持，也再次向你们表达我们真诚的愿望和意愿，希望与你们各国人民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布基纳法索，这片和平与尊严的土地，将永远站在捍卫战斗性和实际行动的兄弟情谊与团结的一方。

侯埃省的男女革命同志们，你们通过动员和工作热情，使我们革命的这个四周年纪念日成为了我们人民为光明未来而奋斗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鼓励你们加倍保持警惕，以更饱满的战斗热情去赢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同志们，革命既不是悲伤，也不是痛苦。相反，它是全体人民的热情和自豪，人民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发现了自己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是出色工作的合理结局，也是迈向新的充满挑战且充满希望的战斗的起点。

同志们，我邀请你们为革命的第五年积极行动起来。我邀请你们所有人一起站起来，让我们已经开始的这场征程加速前进，但同时也要有停顿，对一些成果进行总结。我们需要这样的停顿，以便将精力集中在政治和思想组织任务上。

我邀请你们迈出这一步。在这个新开始的年份里迈出这一步，这将是充满斗争的一年，这一年将使我们的革命更加稳固，使我们的革命能够向全世界人民展示，这是对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贡献，而人民的敌人却拒绝给予这种幸福，而我们各国人民有责任在此刻、现在以及为了所有人去建设这种幸福。

为了与加纳团结！（高呼“前进！”）

为了一个有觉悟、有组织、有动员的农民群体！（高呼“前进！”）

为了加强布基纳全国农民联盟！（高呼“前进！”）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高呼“前进！”）

生产！（高呼“布基纳法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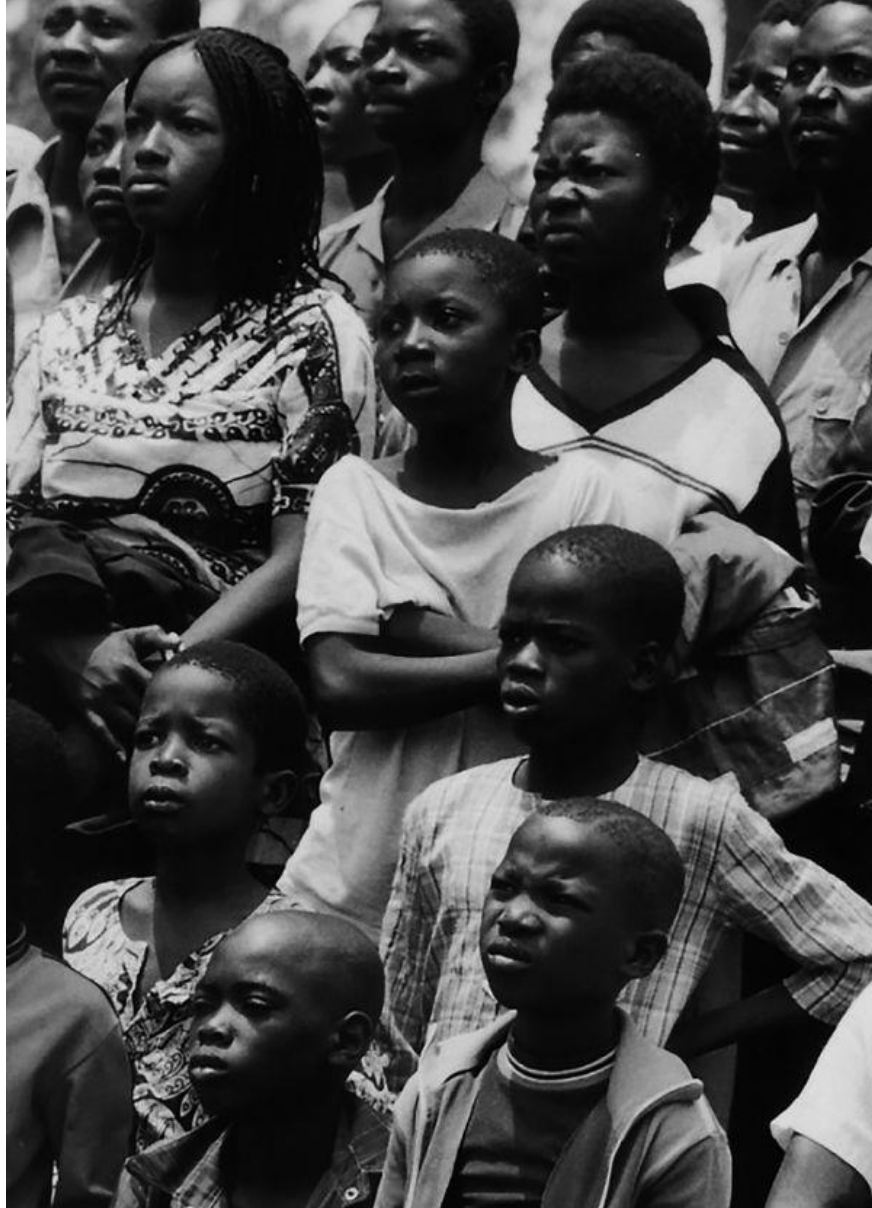
消费！（高呼“布基纳法索的！”）

与民众共同生活！

与民众一起胜利！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谢谢大家。

1. 辩证法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认为正是矛盾以及为超越矛盾而进行的斗争推动着世界向前发展。



© 泽维尔·里库，“瓦加杜古，1986年8月4日”。

我们需要一个被说服的人民，而不是一个被征服的人民

1987年10月2日 [TENKODOGO1](#), 2

自上次讲话以来，各组织之间的政治斗争愈发激烈。8月21日，托马斯·桑卡拉签署了一份通告，要求“重新审视那些因反对革命的行为和言论而受到制裁的人员的复职申请”。参与统一进程但反对开放政策的各组织，将以这份通告为借口，组织起反对托马斯·桑卡拉的叛乱。瓦莱雷·索梅领导的支持开放政策的上沃尔特革命共产主义联盟（ULCR）

也成为了攻击目标，尽管该组织反对将解散各组织作为统一的前提条件。正是这些组织反对扩大革命的政治基础，他们密谋将反对派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活动分子赶出工会领导层，并安插他们所控制的革命保卫委员会（CDR）的活动分子。

几天后，在一次全国学生大会上，多位发言者对开放政策进行了抨击。革命保卫委员会发布公告，要求处决工会领导人、非洲独立党成员图雷·苏马内，而托马斯·桑卡拉对此表示反对，甚至提议将其释放。但他的提议未被采纳。攻击愈发猛烈。反对托马斯·桑卡拉的人控制了许多城市的革命保卫委员会。政治局势紧张。就在 10 月 2 日这一天，学生代表再次公开发起此类攻击。

另一个问题加剧了紧张局势。内政部长欧内斯特·韦德拉奥果是托马斯·桑卡拉的表亲，他希望组建领土管理与安全部干预部队（FIMATS），这是一支宪兵部队，负责国内安全事务，而托马斯·桑卡拉的安保工作原本由军队各部队轮流负责。布莱斯·孔波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趁托马斯·桑卡拉缺席部长会议之机，成功搁置了这一计划。实际上，托马斯·桑卡拉已决定与政府管理事务保持一定距离。他希望专注于解决“组织问题”，也就是创建政党。

城市中到处都是传单。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很可能是一场真正阴谋的开端，其目标显而易见，就是要挑起布莱斯·孔波雷和托马斯·桑卡拉之间的矛盾。这些传单几乎不谈政治，更多的是充斥着辱骂和人身攻击，甚至涉及到私人问题。瓦加杜古笼罩在一种不健康的氛围中。

这两位朋友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多位证人表示，两人之间无法进行对话，甚至发生激烈争吵。和解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桑卡拉的几位朋友警告他有人在策划阴谋，并提议摆平布莱斯·孔波雷。但他拒绝了，并威胁任何试图这么做的人。此后，他时而积极投入工作，时而陷入消沉。

这次讲话见证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托马斯·桑卡拉继续为开放政策据理力争。但攻击占了上风。这次讲话的语气主要反映出他极度的愤怒。当然，他不习惯有人反对他，但他也知道，大多数反对他的人并非出于真心。他的梦想开始破灭。

同志们，民主人民革命的男女战士们，布基纳法索的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行动指南、革命意识形态的指引——政治导向演讲（DOP）发表四周年。

滕科多戈被选为举办这些庆祝活动的地点，它凝聚了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思想，承载着我们朋友的情感和祝愿。滕科多戈被选中，是为了体现四年来革命行动、四年奋斗的诸多思考。我要祝贺布尔古省的男女战士们，他们日夜奋战，使得政治导向演讲四周年纪念活动能够彰显我们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的人民迈向幸福的光辉历程。

布尔古省的男女战士们在多方面值得称赞。考虑到所有可能阻碍他们的倡议、打击他们的努力、削弱他们的牺牲以及破坏政治导向演讲四周年这一盛大纪念活动的阴谋，他们的表现尤为突出。

布尔古省的同志们及其革命组织，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和信念，无论我们的人民身处何地。布尔古省也让我们相信奇迹般的变革、与人民一同前进的飞跃，永远与人民在一起，绝不退缩。布尔古省以多种方式成为典范省份，在多个方面值得赞誉；不仅因其社会经济成就，更因其坚定、果断且广泛的政治动员。

如果滕科多戈的活动失败，如果布尔古省的努力受挫，那无疑是那些试图以各种方式——无论左右——扰乱革命进程的人的失败。他们以为可以欺骗广大民众，蒙蔽革命者，利用他们制造的人为混乱来控制革命者。

革命是不可战胜的。它将在城市和乡村取得胜利。它将在布基纳法索取得胜利，因为在布尔古省，革命已经胜利。

同志们，我想向布尔古省的所有民众说声谢谢。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感谢你们用这场及时雨开启了这些庆祝活动。刚刚一位长者提醒我，政治导向演讲的一周年纪念是在雨中举行的。今天，我们同样在雨中庆祝政治导向演讲的四周年纪念。这是一个美好的象征。我们所依赖的农民群众，他们将雨水视为农业体系的基本物质要素，他们肯定会认同这一点。

遗憾的是，正是那些随意滥用“革命”言辞的人，认为雨水是对节日、对“狂欢”的干扰。而对农民来说，雨水是喜悦，是希望，是胜利和欢乐。我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与人民一同奋斗，摒弃一切错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滕科多戈，在雨中欢庆政治导向演讲四周年，充满喜悦。

同志们，政治导向演讲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指引，是所有革命者的行动纲领。我们的指南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为实现伟大的幸福而奋斗，为反对统治势力和压迫势力而斗争。因此，我们将其置于国际背景下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导向演讲是我们的团结纽带，是我们参与全人类、广大民众和奋斗民族集体斗争的证明。

因此，我们感谢邻国人民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兄弟般的友好情谊。他们以各种方式跨越人为的边界，向布基纳法索人民伸出援手。多哥的朋友们来到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加纳的同志们与我们一同为非洲革命而战，他们是战斗中的兄弟，与我们同甘共苦。我们欢迎这些朋友，也欢迎所有其他众多的朋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政治导向演讲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布基纳法索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是所有自觉投身于民主人民革命的人们的共同思考。因此，政治导向演讲应该成为我们的参考标准，我们的北极星，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不迷失道路。政治导向演讲教导我们，要超越简单的反抗，通过科学、严谨、有条理的方式，准确地阐述我们的来路和去向。否则，我们的革命将仅仅是主观的冲动，是一群反抗者的一时热情，最终只会像稻草燃烧后的灰烬，因缺乏动力而逐渐熄灭，而这种动力正是推动革命不断前进、照亮和温暖人心的力量。

革命行动指南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教育我们，并号召我们在革命队伍中严守纪律。正是依靠政治导向演讲，我们将纠正那些犯错、迷失方向的人。

政治导向演讲温暖了我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了力量，让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在斗争中重新找到信心，相信革命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参考政治导向演讲。我们不仅要翻开它的篇章，阅读、理解其中的内容，更要将其应用到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的，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想象的空中楼阁。

政治导向演讲有其历史。它已经存在了四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它不仅有过去，也有现在，那就是今天所有革命者的团结。它更有未来。政治导向演讲的未来是什么呢？

政治导向演讲的未来应该是革命者努力的成果。我们要努力深化它，使我们始终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让它在当前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前沿位置，为革命者提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答案，以应对我们面临的众多问题。政治导向演讲还应成为革命者的凝聚力量。也就是说，围绕着政治导向演讲，通过认真完善和深入研究，革命者能够为布基纳法索人民改变现实。

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一场言辞的较量，不是话语的对抗，也不仅仅是张贴标签，而这些标签往往被操纵者当作通行证、招牌来利用。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也应该是革命者集体行动，以改变现实，改善我国广大民众的具体生活状况。只有当我们回首过去、环顾四周、展望未来时，能够说由于革命，布基纳法索人民更加幸福了——他们有干净的水喝，有充足的食物，身体健康，接受教育，有体面的住房，穿着得体，有休闲娱乐的权利，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和尊严，我们的革命才有价值。只有当我们的革命能够切实回答这些问题时，它才有存在的意义。

只要革命不能为我们的人民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它就只是一群或多或少有些功绩的人的活动，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僵化的存在，代表着腐朽价值观的静态集合，无法推动和改变现实，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革命就是幸福。没有幸福，就谈不上成功。我们的革命必须切实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因此，政治导向演讲必须为所有人所熟知，并发挥其唤醒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当然，在我们的行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内部和外部都已经面临过困难。但这些困难不应阻止我们，不应让我们气馁，也不应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障碍。相反，它们告诉我们，我

们正处于革命斗争的前沿，每天都要面对那些阻碍他人实现他们所承诺的幸福的障碍。因为他们仅仅停留在言辞上，没有与人民一起为人民而行动。

政治导向演讲是我们团结的核心，我们将围绕它加强凝聚力，以此为基础解释、讨论我们的分歧、差异和观点，因为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在当前布基纳法索的形势下，如果任何分歧无法在政治导向演讲的框架内得到解决，那么这种分歧涉及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目标相同，政治导向演讲将促成行动方法的趋同。

我们的团结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团结不是像一场足球比赛，各支球队或许技艺精湛、声名远扬，但仅仅在 90 分钟（可能还有加时赛）内提供一场表演，最后可能通过点球决出胜负。不，我们的团结是在与人民并肩战斗中形成的，是在人民的认可下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只有革命者才能加入这个团结的队伍。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革命者呢？革命者是那些在行动、实践和意识中，能够在我们具体的斗争中占据有效、无可争议、不容置疑地位的人。比如，这场斗争可以是成百上千地建造蓄水池；是用我们的双手铺设铁轨，赢得铁路之战；是开辟道路、建设卫生所，将我们的知识传授给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兄弟和同志。

我们将在经济、社会、卫生、文化等斗争中看到革命者的身影。在其他地方进行斗争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区分对我们有用的斗争和其他斗争……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让我们每天都更加幸福的斗争，是那些通过与帝国主义进行激烈斗争，使我们的人民获得独立的斗争。

当我们拒绝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产品，以抵制资本主义对我们人民的统治时，我们就能看到革命者的存在。那些选择严格遵循变革要求的人，那些选择放弃某些生活和消费习惯，与大众共同生活的人，才是革命者。并非所有人都能始终如一地践行我们的口号：“消费布基纳法索产品”。很多人只是嘴上说要消费本国产品，实际上却继续热衷于“帝国主义产品”。这些人不是革命者。我们要揭露他们，将他们排除在外。

布基纳法索的农民永远无法赢得解放之战，除非我们城市消费者愿意饮用用他们的农产品制成的饮料。为什么要强迫我们消费来自远方的产品呢？

这是非常严重且不可接受的。更严重的是，当这些强迫行为的推动者是我们的同志、革命者时，这意味着这些同志没有理解他们那些高水平、高质量言论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这表明我们有必要进行辩论。让我们回到政治导向演讲，再次参考它，它将为我们指明方向。这条道路是唯一的，它引领我们实现一个目标：我们人民的幸福。

因此，我们的团结将在战斗中、在斗争中通过严格遵守我们的章程和工作方法来实现。我们必须围绕章程紧密组织起来。清晰的章程将揭露阴谋诡计，坚定的革命者将以正当的愤怒予以反击。我们的团结还将围绕布基纳法索革命者的纲领，通过践行革命伦理和道德来实现。

革命道德将明确我们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它将明确我们的义务。革命道德将告诉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社会实践，以便让群众对我们有积极的评价，让他们每天都向我们靠拢，不是因为我们征服了他们，而是因为我们以身作则说服了他们。政治导向演讲应该为我们打开这扇门。这扇门已经存在于我们政治导向演讲的每一行、每一页中。让我们充分利用它。

我们的革命是一场不能脱离现有科学规律的革命，这些规律支配着所有的革命。当我们未能应用这些科学规律时，我们会迷失方向。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必然有一天，无论我们的革命多么先进，通过应用革命理论，通过深化我们的政治导向演讲，我们会与其他革命相遇。

我们遇到过困难，这无需隐瞒。这些困难导致了一些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同样优秀、坚定地投身于革命进程的同志之间。我们必须信任所有这些同志。每当我们陷入只有某个核心、某个团体才是正确的，而其他一切都是失败和哀叹的想法时，我们会自我孤立。也就是说，我们会损害我们的革命。

革命的目标不是分散革命者的力量，而是巩固我们的队伍。我们有 800 万布基纳法索人，我们应该有 800 万革命者。只要布基纳法索的最后一个反动分子还不能对政治导向演讲作出合理的解释，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无权懈怠。不是反动分子需要努力去理解，而是革命者要努力让他们理解。反动分子选择了反动的立场，而革命者选择了革命的立场，也就是走向他人，争取他人支持自己。如果革命者不能说服反动分子加入革命，反动势力就会在世界上蔓延。

因此，每个革命者的责任是防止革命自我封闭，防止革命开始僵化，防止革命像皱缩的皮革一样逐渐萎缩。否则，我们从 1000 人可能会减少到 500 人，从 500 人可能会减少到寥寥无几。而我们的民主人民革命不同于任何宗派团体或宗派式的联合。我们每天都应该看到，从先锋力量到布基纳法索全国联盟（UNAB），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战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相同的水平。认为每个人都能在参与程度和理解水平上完全一致，那是乌托邦，是梦想。但革命者每天都不应气馁，不应疲倦，要愿意付出体力、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去接近他人。这常常需要我们对自身下功夫：不断地解释。列宁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常常忘记：“一切革命的根源在于教育。”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而教育的艺术在于重复。我们必须反复地说，不断地重复。

政治导向演讲还告诉我们，在应对阶级斗争时，我们必须坚定立场，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其中。1987 年 8 月 4 日，在博博迪乌拉索，我曾呼吁大家加强革命斗争，争取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革命。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一群坚定的支持者，而不是一群被征服的人。一群被征服的人意味着无尽的监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地寻找狱卒。当我们把 400 万布基纳法索人关进监狱时，我们就需要两倍于此的人来看守这些监狱。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那些认为革命就是软弱的人、那些将我们需要的民主辩论与屈尊俯就和多愁善感混为一谈的人采取严厉措施。他们将自食恶果。如果需要制裁他们，我们就会制裁他们，无论是在布基纳法索国内还是国外。我们知道有时会不被理解，但我们也知道制裁也是一种教育。我们必须制裁那些犯错、阻碍革命的人。

当时间允许时，我们会再处理这些事情。毕竟，我们已经证明，我们从未对任何人下过最终的定论。我们总是试图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会这样做。不要要求我们同时做很多事情。不要要求我们既关注那些已经走在前面的人，又停下来去处理那些像反对我们行动的顽固分子和散发传单者一样拖后腿的人……

我们必须有勇气冷静地面对这一切。因此，每个战士都应该明白，每个布基纳法索人都应该接受相应的政治教育。政治教育首先要求那些主张制裁却没有说服对方的人，系统地组织自己的论证。要去说服被制裁的人，对他们的不当行为和不足之处进行观察，并给他们提供建议，让他们有机会弥补过错。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人民。我们要通过民主辩论来教育那些我们制裁的人。之后，作为革命者，我们将观察被制裁者是否做出了诚恳的改正，是否值得被原谅。最好的弥补是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而不是由别人来推动。这意味着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郑重承诺不再重犯。这也意味着每天都要以革命者的身份生活，在认识到错误后付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会对被制裁者做出积极的评价和决定。

但首先，无论我们的组织在哪里，都要从对所有革命者提出问题开始。从 1987 年 10 月 2 日的今天起，我们呼吁布基纳法索人民、布基纳法索的战士们组织起来，因为全国革命委员会将要求他们对所有在工作中的革命者进行评价。革命保卫委员会将在工作场所或地理区域内，对每个战士的社会实践和革命表现发表意见。

同志们，革命不能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以及行动的可能性交给那些不为我们人民谋利益的人。我们不能在任何层面上呼吁那些损害我们人民利益的人承担责任。从今以后，除非我们的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对某位同志表明态度，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在任何层面被任命为负责人。

我们会定期回到基层，了解某位同志是否是优秀的战士。你们对某位同志有什么看法？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吗？他是否参加你们的讨论夜会？他是否切实参与你们的会议？他是否参与你们共同关心的工作？

他是否参与解决所在部门或单位的问题？他是否堪称楷模？他是否按时出勤？他是否遵守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口号？也就是说，他是否始终如一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从今往后，借助我们人民那无比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这些都将一目了然。

这些评价将是民主且大众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每一位领导、部门主管、负责人说：“同志，在这一整年里，你的行为符合政治导向演讲的要求，符合章程，符合纲领，符合

革命道德。”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同志，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行为与你所承担的革命责任不符，存在矛盾。”然后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意味着从今往后，所有受到过制裁的人——被解雇的、被免职的、被停职的——都必须被革命保卫委员会召集，以了解他们的现状，了解他们为革命做了些什么。无所作为的人，其实就是在做对革命不利的事。对于革命而言，每个人都必须在民众组织面前做出回应。因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旦受到制裁，他们就成了革命的敌人，就必须以革命敌人的身份行事。制裁已经实施，但革命始终需要他们。因为最严厉的制裁是让敌人消失。而革命为受制裁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依然能和我们在一起，去观察、去聆听、去理解，以便改过自新。所以，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切实的关注；不一定是为了让他们复职，而是为了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们为革命做了些什么。

政治导向演讲是面向所有人的。任何人都不能以被排斥为由骑在我们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些试图躲起来的人，人民肩负着行动、搜寻和教育的使命，会把他们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确保自己为教育付出了努力，因为有些受制裁的人声称自己被排斥了……

有多少人参与到共同关心的工作中？有多少人在为推动革命贡献力量？

同志们，革命始终战无不胜。掌控局势的革命有能力挽救一些人。因此，在政治导向演讲发表四周年之际，我想向大家宣布两项举措：第一项举措是释放那些因社会行为、犯罪行为或普通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而对我们人民造成伤害的在押人员。我们将释放他们，因为我们在他们参与社会重新融入工作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观察。社会重新融入工作要全方位开展，并且必须持续推进。对我们革命者来说，我们的胜利意味着监狱的消失。

对反动分子来说，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建造尽可能多的监狱。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将释放 88 人。司法部将公布这 88 人的名单，他们在工地上工作表现良好。

每一天，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且明白劳动能带来救赎。当然，总会有一些人不懂得利用革命的这一宽容举措。自然，他们会重蹈覆辙。但我坚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可能是所有人，都会懂得利用这一宽容之举，这样我们就能释放更多的人。

第二项举措与牧民有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牧民征收一项赋税。全国革命委员会决定直接废除这项赋税。我们废除它，并不是因为国库充裕。我们废除这项赋税，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人民毫无益处，反而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创伤。它削弱了我们牧民这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扰乱了我们的畜牧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要废除它。

我们呼吁相关机构，即农业和畜牧业部、畜牧业国务秘书处、农村事务部以及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确保我们能从这项废除赋税的举措中获得更多益处，而不是面临行政和财政上的困境。因此，我呼吁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思考其他调动资源的方式，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布基纳法索。

但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的喜悦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痛苦。因此，无论是直接从事畜牧业的人，还是以畜牧业为生或从中获利的人，无论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还是下游，无论是在牛群之后劳作还是在牛群之前忙碌，抑或是从事与牛相关的工作，都能从这项举措中受益。同志们，感谢你们对这项举措的支持。

最后，同志们，政治导向演讲已经被翻译成当地民族语言：富拉语、迪乌拉语和莫尔语。这是一种能够让更多人、更多布基纳法索人接触到它的方式。我要赞扬所有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的人。这是一项智力工作，无疑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进行大量的工作和深入的思考，以便将我们环境中有时全新的概念进行调整、翻译，使其易于理解且不显得迂腐。我赞扬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同样赞扬所有发起翻译政治导向演讲这一行动的人。

我还要预先赞扬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我们的人民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农村事务部。这是他们对丰富政治导向演讲内容的直接贡献。如果农民不识字，那么翻译成民族语言的政治导向演讲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无法阅读。他们仍然像盲人一样。因此，把未翻译成民族语言的政治导向演讲提供给一个文盲，就如同给一个盲人一盏手电筒来侮辱他。盲人首先需要的是能够看见，然后才是手电筒以便更好地看清事物。让我们先赋予所有文盲阅读的能力，然后再为他们提供像翻译成民族语言的政治导向演讲这样健康且有用的读物。

布尔古省的同志们，我再次向高级专员和省革命政权（PRP）表示祝贺。我再次向该省的革命保卫委员会表示祝贺，再次向布基纳法索全国退伍军人联盟省分会表示祝贺。我再次向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省分会表示祝贺。我再次向布尔古省全国农民联盟表示祝贺，我也不会忘记那些为这个节日增光添彩的先锋们，他们也向我们表明未来充满希望。

我不会忘记这些劳动者，尤其是那位工程师，他在滕科多戈建造 10 月 2 日纪念碑的过程中受了重伤。尽管受伤，在接受了一些治疗后，他立即回到工地，确保纪念碑的正确完工。奇迹出现了。这座纪念碑在几天内就建成了。我们敌人的恶语中伤也被彻底粉碎。从今往后，对于那些工作出色的人，我们会像刚才所做的那样，更频繁地通过授勋来表扬他们。

同志们，今天早上在 10 月 2 日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国务部长同志已经让你们深刻理解了象征的意义。我坚信，他在你们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你们更有动力继续前行。因此，今天我很高兴、很轻松、也很乐意对你们说：

同志们，向着政治导向演讲发表一千周年迈进！

向着一个更加深刻、更具凝聚力的政治导向演讲迈进，尽管可能会有各种因素试图分裂我们！

1. 编者注：该城市位于瓦加杜古东南 185 公里处。
2. 编者注：本次演讲所在的省份名称。



Pascal Maitre, “《Jeune Afrique》周刊主编 Sennen Andriamirado 在巴黎一家酒店对 Thomas Sankara 的采访”，1986 年 2 月。© 巴黎青年非洲档案馆。

不允许少数人与整个民族一起玩耍

瓦加杜古，1987 年 10 月 15 日

1987 年 10 月 15 日晚，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原计划参加马里革命组织（OMR）的一场会议。这份以手稿形式存在的文件，几年前被记者丹尼斯·德·蒙戈尔菲耶（Denis de Montgolfier）发现，并得到了多个不同消息源的证实。

10月中旬，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内部的危机仍在持续。桑卡拉召集了这次会议，并准备在会上发表这篇演讲。他希望将重心重新放在那些他更信任的军人身上，这是他更了解的一个群体，希望能在他们之间引发一场讨论，激起一股新的动力。无疑，他希望避免政治冲突演变为武装对抗。不久前，他要求所有军人退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布基纳法索争取民主和进步大会（UCB），因为在这个组织中有很多人反对他。军人分散在不同的政治组织中，这使得局势变得危险，并导致了军队内部的分裂。每个人都试图与某位军官结盟。

局势尤为严峻。托马斯·桑卡拉非常明确地指出，大多数密谋反对他的人提及的政治分歧，他们自己都无法清晰阐明。实际上，他们只是想为了自身利益随心所欲地行事。他们利用自己在革命领导机构中的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还注意到，始终坚守道德准则的托马斯·桑卡拉，对他们的社会行为表示谴责。

这篇演讲的发现，彻底推翻了在他死后掌权的人民阵线的所有论点。事实上，根据新领导人的说法，托马斯·桑卡拉计划在10月15日晚的一次会议上暗杀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们在1988年1月组织了全国会议，对四年的革命进行总结，并于1988年3月发布了一份关于10月15日事件的备忘录。当时，没有任何声音能够站出来反驳官方说法。这个国家迎来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托马斯·桑卡拉的支持者要么流亡国外，要么被关押在新政权的监狱中遭受折磨。一些人甚至为此失去了生命。

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辩证的进程，这会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欣喜不已。桑卡拉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来克服危机。这一次，他似乎下定决心要进行一次清洗，而这是他此前一直拒绝做的事情。这次清洗针对的不是革命队伍中的政治分歧者，而是那些利用个人职位谋取私利、躲在教条式的言辞背后的人。

在这段时期，托马斯·桑卡拉备受煎熬。他经历了抑郁的时刻，也有斗志昂扬的时刻。他感觉自己和人民一起建立起来的一切，他所坚信的一切，他为之付出诸多的一切，都在从他脚下溜走。他感到孤独，不被理解。在罗宾·沙菲尔德（Robin Shuffield）的纪录片《托马斯·桑卡拉：正直之人》中，他宣称：“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名骑在山顶的自行车手，不能停止蹬踏板，否则就会摔倒。”

在这里，桑卡拉显得坚定、有远见、精力充沛，似乎重新掌控了局面。然而，这位斗志昂扬、历经成长的领导人，却在那一天被卑鄙地暗杀了！

同志们：

革命的威望以及群众对革命的信任受到了巨大冲击。其后果是，革命者的革命热情显著丧失，基层的参与度、决心和动员程度严重下降，最后，高层出现了不信任、猜疑和普遍的分裂主义。

原因何在？

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会导致我们分裂的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全国革命委员会结构运作、内部生活组织、意识形态立场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作为行动者和推动者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但是，尽管组织和意识形态问题很重要，但在我们的情况中，它们对当前局势的决定性作用相对较小。事实上，任何组织内部都存在着对立面的冲突，然后是这些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总是动态变化的，它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相对和暂时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因此，平衡本身也是暂时的。它随时可能受到挑战。我们有责任努力确保平衡，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它，每当它受到威胁甚至被打破时，都要努力恢复它。

在基本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一直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每当你们认为有必要表达与我不同的观点，捍卫与我相悖的立场时，你们都能自由且充满信任地这样做。我也采纳并实施了你们的建议、意见和提议。而且，一般来说，只要存在信任，人与人之间问题的解决总是比较容易的。事实上，有了信任，客观性就会占据主导。这就是说，只要革命遵循一定的原则，坦诚的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足以消除所有的误解和分歧，前提是信任得以确立。

因此，让我们努力培养信任，并保护它免受一切批评和威胁。与那些基于信任就能轻易解决的原则问题相反，人际关系中的主观问题，除了完全的信任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队伍中某些人的阴谋诡计在几个月内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比全国革命委员会与左翼敌对组织之间多年来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还要严重。

这些人把自己属于全国革命委员会视为其革命者标签不可侵犯的保障，他们认为这为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愿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任务开辟了一条坦途。一方面是左派言辞上的过度激进，另一方面是流氓行径。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全国革命委员会会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攻击，而且全国革命委员会的议会制度赋予了他们作为少数派的否决权。

他们会滥用这些权利来掩盖所有这些不光彩的行为，这些行为根本不配一个革命战士所为。但任何人若对此提出反对，就会被怀疑是在反对全国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机会主义！

在内部，由于担心失去任何一名战士，尤其是新加入的成员，这反而削弱了纪律的严肃性，对每个人都清楚看到的违纪行为以及最终会损害全国革命委员会权威的不良声誉，完全没有了应有的严厉态度。

所有人都目睹了这类人的业余作风和轻浮行为，这些行为充斥在他们的社会和革命活动中。他们利用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为了个人私利去影响群众，而这些私利与革命利益

背道而驰。但他们行为的罪恶之处在于，他们通过不懈地制造一种假象，即他们与某些无可争议、备受尊敬的领导人紧密相连，从而导致了领导层的瘫痪。

从那时起，在这种掩护下，他们可以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的任性和违纪行为。他们自认为是某些领导人的“亲密朋友”，从而享有豁免权，便肆意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他们在全国革命委员会结构中的高位——这些职位并非基于实际功绩，而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各团体间按比例分配得来的——实际上为他们的阴谋披上了看似合理的外衣。

这些人让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无法提升辩论的水平，反而将其拉低。他们害怕团结，因为团结意味着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的终结。于是，他们在任何有哪怕一丝支持的地方都破坏团结，在其他地方则火上浇油，加剧分裂。

随着他们的行为逐渐被揭露，客观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越来越粗暴、越来越恶毒地分裂我们的队伍，人为地制造领导人之间的对立。因此，他们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所谓的高层分歧上，而自己却逃避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的责任。

我们无需费力寻找原因。当前的困境是这些犯罪行为的后果，这些行为有时未被揭露，始终未得到惩处。如果存在对立，绝不是在那些被视为“历史领导人”之间。如果存在对立，那无疑是在这些无法容忍、与革命的严谨和坚定格格不入的人与我们之间。革命的严谨和坚定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深化自 1983 年 8 月 4 日以来开启的进程。

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只为个人奋斗，甚至不惜损害集体利益，结果是我们被削弱了，无论如何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最荒谬的谣言在群众中蔓延。舆论为之哗然，人心惶惶。普遍的恐慌情绪容易引发最愚蠢的行为……当我们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时该怎么办！

政治领导层被普遍的担忧情绪所笼罩，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因为问题的根源分散，而且所谓“几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对立”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尽管这种说法对于这里的老牌政治势力而言，符合他们一贯的高层斗争传统。此外，那些声称存在矛盾的所谓负责人，自己也在徒劳地思索他们对立的动机是什么。危险在于，我们不得不编造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和理由，因为到处都在流传“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这种说法。

我们之间从未存在过根本性的对立。在某些特定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是很常见的。即使是我们之间自由、信任的辩论——这种辩论排除了所有不必要的保留和虚假的禁忌——也从未揭示出任何能够解释或证明这种突然出现、毫无根据却又持续存在的对立传闻的矛盾。

这些谣言，在普遍的混乱情绪的推波助澜下，唤醒了各种可能反对革命的势力：如今已经堕落的民主进步党（RDP）的追随者、部落主义者、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他们又燃起了希望……

甚至我们外部的敌人，也因为我们的辉煌胜利而长期受挫的攻击性，如今又重新找回，他们鼓动那些因这一事件而被唤醒的残余反对势力采取大胆行动。

同志们，我们不能允许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愚弄全体人民，让全国革命委员会在我们的祖国以及一直尊重我们斗争的各国人民面前蒙羞。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让几个不负责任的人给我们的革命带来如也门那样四分五裂的阴影。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让他们像格林纳达那样把这场革命引入绝境。当整个国家面临像黎巴嫩和乍得那样的内战威胁时，我们不能对几个阴谋家的恶行视而不见，或者犹豫不决。

我们要对我们的人民负责，也要对 1983 年 8 月 4 日革命所激发的国际进步运动负责。

不要再唉声叹气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我们不能再这样无所作为。我们的真诚并不能成为我们表现出有罪的无力感的借口，这种无力感更多地体现了失败主义。我理解，被指责为我们所不是的人，被指控做了我们没有做的事，这让我们感到震惊。

我提议：

1. 我们要走向群众，通过集会谴责和批判分裂主义思潮，向他们展示我们的团结。要以应有的嘲讽态度对待那些至今还在被他们搅乱的革命浪潮中或多或少自得其乐地鼓吹分裂的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向民众说明情况，安抚我们的人民。刻不容缓。
2. 清除我们队伍中的捣乱分子。所有社会斗争中都有混入的冒险投机分子。或近或远的历史都有清除他们的先例。我们的革命将在自我净化中前进。如果发生必要的人员分离，我们不必为这种革命中的“牺牲”而感伤，这与我们如今所承受的、与我们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所遭受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将提议实施相应的制裁措施。
3. 我们必须尽快落实以下几点：
 - 根据我们当前及可预见的困难，修订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章程。对全国革命委员会纲领和近期决议的接受与吸收，将成为衡量是否拥护其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准。
 - 制定全国革命委员会的经济、政治、社会 and 军事计划，以此为核心，根据革命者为我们人民真正的幸福所做贡献的功绩，将他们团结起来。
 - 制定革命道德准则，明确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践行的最模范的社会行为规范。

借助这些措施，通过一种不再仅仅基于友好关系的组织生活方式，通过更高效地运作核查委员会，通过定期评估我们的行动给人民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使当前的全国革命委员会以

及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治领导机构，成为一个真正的精英总部，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革命者才能进入。

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将胜利！

1. 编者注：当时，也门分为南北两部分。南也门，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由一个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其内部的分歧导致了政治不稳定。
2. 编者注：自 1979 年起，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格林纳达由革命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领导，他与古巴关系密切。执政党内的分歧导致他于 1983 年 10 月被捕并被处决。



© 法布里斯·居由，“革命的先驱”，1986 年 3 月。

迈向真相和正义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遇刺案？

关于桑卡拉遇刺的最初版本主要由记者塞嫩·安德里亚米拉多报道。1987 年 11 月起，他首先在《青年非洲》杂志上发表文章讲述此事，随后不久又出版了一本书。瓦莱雷·索梅，托马斯·桑卡拉的亲密合作者和朋友，也在不久后补充了这一版本。

此次会面的唯一幸存者阿卢纳·特拉奥雷，如今经常接受采访，他不断证实这一说法。

当时托马斯·桑卡拉刚刚与他的助手们开始一场会议。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闯入。据说他举着手走出来，然后说道：“他们要找的是我。”对尸体的解剖结果于 2015 年 10 月才在瓦加杜古公布，这一结果证实了上述说法。桑卡拉的尸体布满弹孔，其中一处腋窝下方，这证明他是被冷酷地暗杀的。士兵们先向他开枪，然后又向其他与会人员射击。瓦莱雷·索梅明确提到了突击队的三名成员。其中有布莱斯·孔波雷的保镖马伊加下士、亚森特·卡凡多，以及纳迪埃下士，据说纳迪埃率先一阵扫射击中了托马斯·桑卡拉。

2001 年 11 月，布基纳法索周刊《本德雷》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突击队成员的姓名首字母，据说突击队共有六人，且都是布基纳法索军人。2002 年，桑卡拉夫人的律师迪厄多内·孔库公布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奥德拉奥戈·阿尔佐马·奥蒂斯、纳比埃·恩索尼、纳科尔马·万帕斯巴、奥德拉奥戈·纳邦斯-门德、通德·卡布雷·穆穆尼和亚森特·卡凡多，他们都是在吉尔贝·迪安德雷指挥下的军人，当时迪安德雷领导着波城的突击队。2008 年 5 月访问法国期间，吉尔贝·迪安德雷被授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正是这个迪安德雷，在 2015 年 10 月一次未遂政变后被捕。

以上就是事件的基本情况。然而，在 2014 年 10 月布基纳法索起义之后，一项调查展开了，调查工作交给了一名军事法官。他进行了约一百次听证。被指控者的名字已被公开。前面提到的一些人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但其他一些军人补充进了突击队成员名单，还有布莱斯·孔波雷政权的二号人物迪安德雷将军。名单中还包括开具死亡证明的负责人，他们宣称托马斯·桑卡拉是“自然死亡”。除了布莱斯·孔波雷和据称是突击队队长的亚森特·卡凡多（两人都有国际逮捕令在身）之外，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捕。在我们于 2017 年 4 月撰写这些文字时，调查仍未结束。

但很快，外部阴谋的说法就出现了。研究人员的工作、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以及当时相关利益的考量，尤其是最近的一些新证词，都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假设。

托马斯·桑卡拉是那种敢于挑战西方对南方国家财富掌控、谴责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伟大领导人。他的成功可能会动摇该地区的政权。周边国家的民众开始关注布基纳法索，这个国家成功建立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新发展模式。人们对这位敢于直言向老殖民者说出真相的年轻领导人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

多名利比里亚人声称当时在场

多年来，一直有关于利比里亚人参与此次暗杀的说法。斯蒂芬·埃利斯——一位研究利比里亚战争的研究员，现已去世——在 1999 年出版并于 2007 年再版的一本书中，引

用了多个消息来源来支持这一观点。在我的询问下，他告诉我利比里亚人负责确保托马斯·桑卡拉及其同伴遇刺地点的安全。

2008 年，前军阀、雇佣军普林斯·约翰逊首先在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发言。随后他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表示：“我们这伙人当时的唯一选择，要么留在布基纳法索，要么前往利比亚，就是答应布莱斯的请求，也就是除掉反对我们在布基纳法索存在的托马斯·桑卡拉。”他还声称他们得到了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科特迪瓦的支持。

美国研究员卡琳娜·雷在 2008 年 1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许多论坛，包括利比里亚民主未来组织（LDF）、“视角”论坛或纽约利比里亚曼丁哥协会，都证实了桑卡拉遇刺是为了换取布基纳法索和利比亚对查尔斯·泰勒及其追随者夺取利比里亚政权的帮助这一说法。不过，她也提到了另一种说法，称在泰勒到达布基纳法索之前，桑卡拉就已被杀害。

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TSSL）受审时，查尔斯·泰勒于 2009 年 8 月 25 日宣称自己没有参与暗杀，因为当时他还被关押在加纳，并声称加纳的档案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多名利比里亚人对此予以否认。革命期间的内政部长欧内斯特·农马·奥德拉奥戈亲自告诉我，泰勒在 1987 年 10 月 15 日之前确实在瓦加杜古，不过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他甚至声称知道泰勒的住处。

2009 年 7 月，意大利公共电视台 RAI 3 播出了由调查记者西尔韦斯特罗·蒙塔纳罗制作的一部纪录片，他前往利比里亚进行调查。查尔斯·泰勒的几位前亲密同伴：莫莫·吉巴，泰勒总统的前副官；西里尔·艾伦，泰勒政党的前领导人及国家石油公司的前总裁；摩西·布拉赫，曾担任过几年利比里亚副总统；以及普林斯·约尔米·约翰逊，都详细讲述了他们参与暗杀托马斯·桑卡拉的经过。据说托马斯·桑卡拉拒绝帮助他们。他们于是决定在得到援助承诺的情况下除掉他。

莫莫·吉巴和西里尔·艾伦甚至声称，是布莱斯·孔波雷在夜幕降临时亲自向桑卡拉开枪！一份证词明确指出，布莱斯·孔波雷大约在 18 点到达现场，这与夜幕降临的时间相符。

由此可见，这一切仍有待澄清。

美国的涉入

西尔韦斯特罗·蒙塔纳罗的纪录片中的证词也一致提到了美国参与这一阴谋。原因何在？“桑卡拉不讨美国人喜欢，他主张将本国资源国有化以造福本国人民；实际上，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于是他们决定除掉他。”其中一名证人说道。

这些利比里亚人只有在认为没有被拍摄时，才会在隐藏摄像机前稍微多说一些。他们的说法都指向同一方向。他们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揭露，这两点随后也得到了证实。一方面，他们声称中央情报局（CIA）帮助查尔斯·泰勒从美国的一所监狱逃脱，另一方面，查尔斯·泰勒受命渗透进非洲的革命运动。

这是巧合吗？查尔斯·泰勒在审判期间讲述了他离奇的越狱经历。据法新社 2009 年 7 月 15 日的一篇报道：“我把这称作一次解放，因为我不是自己越狱的。”他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上这样说道。1985 年，他被关押在普利茅斯县监狱，等待被引渡回利比里亚，1983 年他因被指控挪用 90 万美元而逃离利比里亚。被告解释说，1985 年 9 月 15 日，一名狱警冲进他位于高度戒备区的牢房，然后将他带到了一个监控较少的区域。“那里还有另外两名囚犯。”查尔斯·泰勒接着说，“我们靠近窗户。他们拿了一条床单系在栏杆上。我们顺着爬了出去。一辆车在外面等着我们……我没有付钱。我不认识那些来接应我的人。”

在法新社 2008 年 12 月 22 日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一名访问蒙罗维亚的美国议员周一向利比里亚媒体承认，美国在利比里亚一系列内战之前和期间参与了该国的“destabilisation”（破坏稳定）行动，并且这么做是“错误的”。“美国人帮助推翻了威廉·托尔伯特（1980 年在塞缪尔·多伊发动的血腥政变中被暗杀），因为他没有按照他们（美国人）的意愿行事。”辛普森先生在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说道，“塞缪尔·多伊和查尔斯·泰勒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华盛顿的命令。”

最近，《波士顿环球报》在 2012 年 1 月 12 日的报道中揭露，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查尔斯·泰勒确实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工作！该报从美国国防情报局获得了这些爆料。

那么法国呢？

在法国，当局往往要过很久才会承认他们过去的行为。经过国际组织“为桑卡拉伸张正义，为非洲伸张正义”近四年的运动，在一些议员的支持下，国民议会议长终于回应了绿党和左翼阵线议员提出的成立一个调查托马斯·桑卡拉遇刺事件委员会的请求。在 2015 年 7 月 7 日的一封信中，克洛德·巴托洛内虽然表示“希望这件事能够真相大白”，但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没有权力在另一个国家进行调查。”并且宣称“布基纳法索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在他看来“是追查这起事件责任人的最恰当法律手段”。

克洛德·巴托洛内假装不知道该委员会的目的恰恰是在法国而非布基纳法索进行调查。然而，提出请求的议员们的问题很明确：

我们必须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托马斯·桑卡拉会被暗杀？这次暗杀是如何得逞的？当时的法国情报部门和法国领导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GSE）是否知晓正在策划的阴谋，并且听之任之？

然而，2016年10月，在瓦加杜古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1987年10月15日受害者家属的律师透露，布基纳法索法官弗朗索瓦·亚梅奥戈已经发出了一份调查委托书，要求法国解除国防机密。克洛德·巴托洛内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最恰当的法律手段”现在要求法国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调查，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法国当局打算继续否认事实，拒绝在这次调查中提供任何合作，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前面提到的纪录片中的证人西里尔·艾伦声称：

这件事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共同策划的。当时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与法国大使馆情报部门负责人密切合作，他们做出了最重要的决策。

当纪录片制作人提到“然后中央情报局和法国情报部门……”时，他打断了这句话，并补充道：“法国情报部门决定除掉桑卡拉。事实就是如此。”

2012年2月23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 Inter）一档名为《与X先生的约会》的节目专门讨论了托马斯·桑卡拉之死。节目中，X先生自称是法国情报部门的前成员，他解释说，1986年法国右翼重新掌权，开启了新一轮的左右共治时期，一些非洲国家总统打电话给雅克·福卡尔——这位负责维护法国在非洲利益的非洲事务幕后人物——请求他除掉托马斯·桑卡拉。其中为首的是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他是布基纳法索的邻国，也是法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当被问及“法国情报部门是否参与其中”时，X先生回答说：

怎么可能没有参与呢？非洲到处都是特工，有些退休特工直接为非洲领导人或企业工作。还有一些在职特工，他们负责维护我们在那里的利益。

法国记者弗朗索瓦·奥泰，《费加罗报》的资深记者，在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举办的一场以阿尔贝·伦敦奖活动为背景的辩论会议上，提供了一个至少让人不安的证词。

1987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非洲事务顾问居伊·彭内联系他，要求他写一篇反对托马斯·桑卡拉的文章。但这还不止。居伊·彭内还让他与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取得联系，拉科斯特上将联系了法国总情报局，并提议他与非洲行动负责人见面。这位记者在结束他的证词时说道：“这是我整个记者生涯中从未见过的最严重的操纵行为。”

历史学家斯蒂芬·埃利斯在 2001 年亲自告诉我：

查尔斯·泰勒当时还与希拉克在爱丽舍宫的前顾问迈克尔·迪皮什有联系，当时迪皮什是法国驻科特迪瓦大使。一位法国商人罗贝尔·德·圣 - 派充当了中间人。圣 - 派现已去世。

让 - 皮埃尔·巴特在 2012 年出版的《福卡尔综合征》一书中，再次强调了法国对查尔斯·泰勒的支持。

这些势力不仅进行干预以破坏政权稳定，还得让布莱斯·孔波雷知道他会得到法国新政府的支持。因此，《青年非洲》1998 年披露的这一信息，证实了 1987 年 10 月之前对布莱斯·孔波雷所做的拉拢工作：

当时，作为一场他已不再相信的革命的二号人物，布莱斯与日俱增地亲近乌弗埃 - 博瓦尼，也正是通过乌弗埃 - 博瓦尼，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帅气的布莱斯通过科特迪瓦总统和雅克·福卡尔，见到了他的法国同僚——当时的法国总理，福卡尔还向他介绍了法国右翼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夏尔·帕斯夸。

几年后的 1992 年，布莱斯·孔波雷将布基纳法索的最高荣誉——纳胡里金质勋章授予了雅克·福卡尔！这难道不是对所提供服务的一种认可吗？

阴谋

因此，美国、法国、科特迪瓦、利比亚以及查尔斯·泰勒的同伙等多方利益汇聚成一个阴谋的假设，并非如 2015 年法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所说的那样是“幻想”，而是有诸多事实依据的。人们还不时提到，当时多哥曾派一名宪兵将军和一些手下前往瓦加杜古。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布基纳法索国内寻找内应。布莱斯·孔波雷的一次科特迪瓦之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结识了尚塔尔·特拉松·德·富热尔。她是亚穆苏克罗一所高中的一群年轻女孩中的一员，她们负责让来访的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行程愉快。她是让·库鲁马·特拉松医生的女儿，让·库鲁马·特拉松是科特迪瓦的一位重要人物，与乌弗埃 - 博瓦尼关系密切。一切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他们在相识短短六个月后的 1985 年 6 月 29 日就举行了婚礼。在此期间，深陷爱河的布莱斯·孔波雷经常前往科特迪瓦与她相聚。乌弗埃 - 博瓦尼亲自为这场婚礼的成功操办出力。他包下自己的私人飞机，将这对新人送到婚礼现场。他还送给他们许多礼物，其中包括一大笔钱，据说有 5 亿非洲法郎，这样他这位年轻的法裔科特迪瓦女弟子就能继续过上她向往的生活。而当时的布基纳法索正处于一场革命之中，国内民众被号召要量入为出，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此，阴谋的准备条件已经具备。伯纳德·多扎收集了这一证词后写道：

乌弗埃 - 博瓦尼随后拨出巨额资金——总统府秘书长科菲·热尔韦提到有 50 亿非洲法郎——用于在 1987 年 6 月发起一场全方位的传单战，这场战争将撕裂布基纳法索。革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分歧，利比里亚人开始行动。据说利比亚提供了情报设备。布莱斯·孔波雷知道他可以依靠吉尔贝·迪安德雷来实施这一计划。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仍有许多疑点有待澄清。利比里亚人的证词需要通过新的调查来证实。2017 年 4 月，法国拒绝进行任何调查，一味地否认事实。这种态度只会进一步证实法国参与甚至策划了这一阴谋的假设。

但在政权过渡期间，桑卡拉事件再次成为新闻焦点。在此之前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的法国媒体，自 2015 年 5 月托马斯·桑卡拉及其一同遇刺者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开始关注此事。媒体不再排斥阴谋论这一假设。

研究人员文森特·希里巴伦称查阅相关档案“复杂、耗时且受限”，目前查阅到的首批档案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暗杀事件发生的日子越来越远，阻碍人们了解真相的阻力将会逐渐减弱。我们可以期待有新的爆料出现，希望能挖掘出有证明力的文件，也希望调查记者或研究人员能够沿着众多尚未探索的线索展开调查。

布基纳法索正在进行的调查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爆料。法官弗朗索瓦·亚梅奥戈似乎不遗余力地想要查明真相。2016 年 10 月，他发出调查委托书，并通过要求法国解除国防机密来质问法国，这表明他决心探寻全部真相，也证实了法国参与阴谋这一假设不能被排除。虽然法国政府没有给出官方回应，但当时的国民议会议长克洛德·巴托洛内 2017 年 3 月访问布基纳法索时，在回答一名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我们支持法国司法机构能够回应布基纳法索司法部门提出的所有要求，以便在法国与布基纳法索之间应有的关系上，包括在这个案件上，不存在任何疑虑。”如果调查委托书被接受，那么应该会任命一名法国法官在法国继续展开调查。至于解除国防机密，尽管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但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事实上，许多案例表明，即使解除了国防机密，在探寻真相的道路上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包括获取能够揭示真相的文件。

就“为桑卡拉伸张正义，为非洲伸张正义”这个国际组织的活动人士而言，他们还在继续开展活动。他们承接了 2003 年将该事件提交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为托马斯·桑卡拉伸张正义”国际运动。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征集请愿签名，在法国和布基纳法索组织新闻发布会，质问法国议员，转发布基纳法索议员的信件，参与众多辩论，与研究人员合作，并传播有关该案件进展的信息。必须探索所有可能性以获取真相。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这样正义才能得以伸张，桑卡拉的家人才能得到慰藉，同时历史的真相也能战胜各种猜测，从而谴责那些责任人，让暗杀那些真诚为人民福祉努力的领导人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即便这些领导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强国的利益。

1. 塞嫩·安德里亚米拉多，《他叫桑卡拉：一场暴力死亡的纪事》，巴黎，《青年非洲》出版社，1989年。
2. 瓦莱雷·索梅，《托马斯·桑卡拉：被暗杀的希望》，巴黎，哈马坦出版社，1990年。
3. 迪厄多内·恩孔库，《托马斯·桑卡拉事件：法官与政治》，巴黎，NK出版社，2002年。
4. 斯蒂芬·埃利斯，《无政府的面具：利比里亚的毁灭与一场非洲内战的宗教层面》，伦敦，赫斯特公司，1999年。
5. 见 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45420。
6. 编者注：查尔斯·泰勒是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NPFL）的领导人，1989年他在利比里亚发动进攻，这是一场特别血腥的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开端，这场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并在塞拉利昂延续到2002年。1997年至2003年期间，他担任利比里亚总统，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和追捕，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受审，并于2012年被判处50年监禁。
7. 见 www.sc-sl.org/page 27602。
8. 西尔韦斯特罗·蒙塔纳罗，《就在那一天，他们扼杀了幸福》（“E quel giorno uccisero la felicità”），RAI 3电视台，2009年。
9. 见从影片中提取的采访文字记录。
10. 卢多·马滕斯，《桑卡拉、孔波雷与布基纳法索革命》，布鲁塞尔，EPO出版社，1989年，第62 - 65页。
11. 伯纳德·多扎，《被剥夺的自由：法非阴谋》，巴黎，欧洲文献出版社，1991年。
12. 普里亚·阿米沙伊，海外法国人选区议员、前社会党成员，2017年3月曾要求弗朗索瓦·奥朗德公开法国有关托马斯·桑卡拉死亡的档案。
13. 《世界报》，2017年3月13日，
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7/03/13/ouvrons-les-archives-sur-le-meurtre-de-thomas-sankara_5093727_3212.html#p2QzFhj6tyWAl5I0.99。
14. 布基纳24新闻网，2017年3月22日，
<https://burkina24.com/2017/03/22/dossier> - thomas - sankara - la - verite - doit - triompher - claud - bartolone/。

15. 欲知更多信息，见

<http://thomassankara.net/category/francais/actualites/justice> - pour - sankara/。

年表

1949	
21 déc.	Naissance de Thomas Sankara à Yako.
1960	
5 août	Proclamation de l'indépendance.
1963	
30 oct.	Maurice Yaméogo est réélu avec 99,99 % des suffrages exprimés.
1966	
3 janv.	Insurrection populaire contre le régime de Maurice Yaméogo. Lamizana est porté au pouvoir.
Oct.	Après avoir obtenu le BEPC, Thomas réussit le concours d'entrée au PMK qu'il intègre à la rentrée.
1969	
1 ^{er} oct.	Thomas Sankara intègre l'Académie militaire d'Antsirabé à Madagascar.
1972	
Juin	Fin de la formation à Antsirabé. À la rentrée suivante, Sankara va être affecté au service civique à Madagascar une année supplémentaire pour recevoir un complément de formation.
1973	
Sept.	Création de la LIPAD.
Oct.	Sankara rentre en Haute-Volta et est affecté à Bobo-Dioulasso pour y former une compagnie de jeunes recrues.
1974	
8 février	À la suite d'une crise parlementaire le président, le général Lamizana, suspend la constitution et dissout l'Assemblée nationale.
19 mars	Thomas Sankara est affecté à la compagnie de génie de Ouagadougou.
16-17 déc.	Affrontements militaires entre le Mali et la Haute-Volta pour une bande de terre. Thomas Sankara réussit une percée avec ses hommes.
1975	
15 juin	Ratsiraka reçoit l'investiture officielle comme chef d'État à Madagascar.
29 nov.	Lamizana annonce la création d'un parti unique, le 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e renouveau.
17-18 déc.	Grève générale et opération ville morte pour appuyer des revendications salariales et pour exiger le retrait du projet de création d'un parti unique.
1976	
	Sankara prend la direction du CNEC à Po.
1977	
Août	Création de l'Organisation communiste voltaïque.
27 nov.	Adoption d'une nouvelle constitution par référendum avec 92,7 % de oui.
1978	
Janv.-mai	Thomas Sankara et Blaise Compaoré effectuent ensemble un stage au centre de formation de parachutistes à Rabat au Maroc.
11 avr.	Déclaration des syndicats appelant « les travailleurs à se démarquer de tous les hommes politiques et de toutes les formations politiques rétrogrades en place ».
30 avr.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Victoire du RDA.
Mai	Blaise Compaoré devient l'adjoint de Sankara à Po.
14-28 mai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près avoir été mis en ballottage, Aboubacar Lamizana est élu au second tour avec 56,2 % suffrages des votants.
1 ^{er} oct.	Création du Parti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voltaïque.
1979	
4 juin	Le capitaine d'aviation Jerry Rawlings est porté au pouvoi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Ghana et remet le pouvoir à un civil élu, le docteur Liman, peu de temps après.
21 juil.	Mariage de Thomas Sankara avec Mariam Sermé.
14 oct.	Création de l'Union des luttes communistes.
1980	
22 mars	Des combats opposent au Tchad les FAN d'Hissène Habré et les FAP de Goukouni Oueddeï et déchirent la capitale, relançant un conflit ancien qui va durer plusieurs

	années. Ce dernier va faire appel à la Libye du colonel Kadhafi.
25 nov.	Coup d'État du CMRPN dirigé par le colonel Sayé Zerbo.
1981	
Février	Thomas Sankara est nommé à l'état-major à la division opérationnelle. Il est promu capitaine. Blaise Compaoré prend la direction du CNEC de Po.
10 août	Naissance du premier fils de Sankara, Philippe, à Ouagadougou.
13 sept.	Sankara accepte d'être secrétaire d'État à l'information.
31 déc.	Retour au pouvoir de Rawlings au Ghana après un nouveau coup d'État. Il s'attaque résolument à la corruption.
1982	
12 avr.	Thomas Sankara démissionne de son poste de secrétaire d'État chargé de l'information. Blaise Compaoré et Henri Zongo démissionnent du CMRPN.
14 mai	Thomas Sankara est mis aux arrêts à Dédougou, Blaise Compaoré à Fara près de Bobo et Henri Zongo à Ouahigouya.
21 sept.	Naissance du deuxième fils de Sankara, Auguste, à Ouagadougou.
7 nov.	Jean-Baptiste Ouedraogo est placé à la tête du pays par un nouveau coup d'État militaire. Le lieutenant-colonel Nezien Badembié Pierre Clavier, ex-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u CMRPN, est abattu d'une balle dans le dos.
Déc.	En France, Jean-Pierre Cot est démissionné du ministère de la coopération.
1983	
11 janv.	Sankara devient Premier ministre de Haute-Volta.
28 février	Tentative manquée de putsch contre le CSP par un groupe de militaires.
24 fév.-2 mars	Séjour de Sankara au Niger et en Libye.
7-10 mars	Sankara déploie une intense activité diplomatique durant le sommet des non-alignés à New Delhi.
13-17 mars	Séjour de Sankara en Corée du Nord.
26 mars	Important meeting à Ouagadougou où apparaissent les divergences entre Sankara et Jean-Baptiste Ouedraogo.
30 avr.	Visite de Kadhafi en Haute-Volta.
3-4 mai	Visite de Christian Niucci, ministre français de la coopération et du développement et signature d'une convention de coopération.
14 mai	Grand meeting de Sankara à Bobo Dioulasso.
16 mai	Arrivée de Guy Penne, conseiller de François Mitterrand aux affaires africaines. Blaise Compaoré se déclare en rébellion.
17 mai	Arrestation de Sankara. Blaise Compaoré s'enfuit à Po.
20-21 mai	Les lycéens et la jeunesse manifestent à Ouagadougou et à Bobo Dioulasso pour demander la libération de Sankara.
22 mai	Contre-manifestation organisée par le RDA et l'UNDD.
23 mai	Réunion du CSP. Les militaires se scindent plus nettement en deux camps.
27 mai	Discours de Jean-Baptiste Ouedraogo où il annonce les prochaines libérations, la rédaction d'un avant-projet de Constitution et le retour des militaires dans les casernes.
29 mai	Libération des détenus dont Sankara et Jean-Baptiste Lingani qui sont assignés en résidence surveillée.
Juin-août	La résistance s'organise à partir de la base des commandos de Po autour de Blaise Compaoré en liaison avec Sankara.
21 juin	Les troupes de Goukouni Oueddei entrent au Tchad depuis la Libye, soutenues par les troupes libyennes.
25 juil.	Dernière rencontre du PAI avec Sankara et Lingani pour mettre au point la stratégie et confier des tâches aux militants du PAI.
31 juil.	1 ^{re} annulation de l'assaut des commandos de Po sur Ouagadougou.
2 août	2 ^e annulation de l'assaut.
4 août	Les commandos du CNEC dirigés par Compaoré montent de Po vers Ouagadougou, rencontrent des militants civils qui les guident dans la ville. Ils investissent la ville et portent Sankara à la tête de l'État.
5 août	Grande manifestation populaire de soutien au nouveau pouvoir.
7 août	Nouvelle manifestation populaire de soutien au CNR.
9 août	Exécution du colonel Somé Yorian Gabriel et du commandant Fidel Guebré au sein du Conseil de l'entente.
10 août	La France lance l'opération Manta, une intervention militaire d'envergure pour soutenir Hissen Habré.
19 août	Réunion du CNR pour décider de la constitution du gouvernement.
24 août	Le premier gouvernement du CNR est constitué. On y compte 5 membres du PAI-LIPAD, trois membres de l'ex-ULC et les trois militaires qui, avec Sankara, seront appelés les 4 chef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Sept.	Visite de Jacques Huntziger, secrétaire international du Parti socialiste, suivie d'une visite de trois jours de Christian Niucci, ministre de la coopération. La France affirme officiellement sa non-ingérence et Sankara demande une relecture des accords de coopération. Visite d'une délégation du Burkina conduite par Thomas Sankara au Niger.
13 sept.	À l'initiative de militants de la LIPAD, des salariés de la Voltelec (devenue depuis Sonabel), la compagnie d'électricité, destituent le directeur général et mettent en

	place un conseil provisoire de gestion.
16 sept.	Le directeur de la télévision, Serge Théophile Balima est séquestré par les salariés de la télévision à l'initiative de la LIPAD qui ne le jugent pas assez révolutionnaire et souhaitent des changements plus importants dans les programmes. Visite de Thomas Sankara au Mali. Accord pour soumettre le différend frontalier à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e La Haye et création d'une commission mixte de coopération.
30 sept.	Sankara rencontre Jerry Rawlings, chef d'État du Ghana, à Po.
2 oct.	Sankara part pour la 10 ^e conférence France-Afrique où il va se faire remarquer. Il a auparavant enregistré le discours d'orientation politique qui est prononcé à la radio et la télévision.
3 oct.	Meeting de soutien au CNR, après le refus de Sankara d'assister au dîner offert aux chefs d'État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 fait d'avoir été accueilli par Guy Penne.
11 oct.	Arrestation de politiciens des anciens régimes qui sont placés en résidences surveillées dans leurs villages natals.
19 oct.	Création des TPR.
29 oct.	Au sommet de Niamey, la Côte d'Ivoire refuse de confier la présidence de la Communauté des États d'Afrique de l'Ouest à la Haute-Volta, alors qu'elle lui revient. Sankara annonce la levée du veto empêchant l'adhésion du Mali à l'Union monétaire ouest-africaine, qui permettra au Mali d'y entrer le 1 ^{er} juin 1984.
Nov.	Création des CDR des services et des CDR des commerçants.
1 ^{er} nov.	La Haute-Volta est élue membre permanent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pour deux ans.
4-6 nov..	Manœuvres militaires conjointes du Ghana et de la Haute-Volta.
9 nov.	Création de la Caisse de 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 dont les fonds doivent être constitués de contributions volontaires en vue de secourir les populations sinistrées du Nord du pays.
11 nov.	Visite du président du Niger Seyni Kountché à Ouagadougou.
18 nov.	Des salariés armés, encadrés par la LIPAD, investissent les bâtiments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séquestrent le directeur et les cadres techniques accusés de malversation.
Déc.	Signature d'un accord de coopération scientifique, économique et technique avec Cuba.
20 déc.	Ouverture de la 1 ^{re} Semaine nationale de la culture.
21 déc.	Visite du président angolais Eduardo dos Santos à Ouagadougou.
1984	
Janv.	Visite de Sankara au Togo. Il signifie à Kadhafi qu'il désapprouve son action au Tchad. Réduction des indemnités des fonctionnaires de 25 à 50 %.
3 janv.	Début des premières assises des TPR qui doivent juger le général Lamizana et ses collaborateurs immédiats pour mauvaise gestion. Lamizana sera acquitté.
9 janv.	Vincent Sigué, garde du corps de Sankara, de passage en France est bloqué à l'aéroport par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i veulent le poursuivre en justice pour des délits de droit commun. Sankara intervient personnellement pour le faire libérer.
21 janv.	Visite de Sankara au Bénin.
	30 janv. 1984. Accord de coopération avec le Bénin, signé à Ouagadougou, après la mise en place de la première grande commission mixte bénino-voltaïque qui fait suite au voyage de Sankara dans ce pays.
31 janv.	Visite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Javier Pérez de Cuellar, à Ouagadougou.
Février	Suppression des corvées obligatoires au profit de la chefferie.
10-12 février	Visite officielle de Rawlings à Ouagadougou.
24 février	Les premiers quartiers sont rasés pour permettre les nouveaux lotissements.
4 mars	La Haute-Volta reconnaît la RASD.
7 mars	Adoption d'un décret de réduction des loyers applicable à partir du 1 ^{er} avr..
14 mars	Suppression des enveloppes spéciales pour frais de mission.
20-22 mars	Grève des enseignants du SNEAHV à la suite de l'arrestation de 3 personnes accusées de subversion.
22 mars	Le CNR décide le licenciement des enseignants grévistes après avoir pris connaissance d'un rapport d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présentant cette grève comme faisant partie d'un complot contre-révolutionnaire.
23 mars	Sankara convoque un conseil des ministres pour tenter de revenir sur le licenciement des enseignants grévistes, mais la mesure est maintenue. Environ 1 400 instituteurs seront licenciés.
27-29 mars	Visite de Sankara en Algérie où il rencontre le président Chadli Bendjedid.
28 mars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adopte le programme de construction des cités du 4 août afin de loger les fonctionnaires.
31 mars	Visite officielle d'une délégation de la Haute-Volta conduite par Sankara en RASD qui accueille sa première visite d'un chef d'État.
5 avr.	Création du quotidien <i>Sidwaya</i> .
9 avr.	Lancement des distributions de parcelles sous l'égide des CDR de quartier.
21 avr.	Début des assises des TPR devant juger l'ex-président Sayé Zerbo et d'autres membres du CMRPN. Sayé Zerbo est condamné à quinze ans d'emprisonnement dont sept avec sursis et à la confiscation de ses biens jusqu'à concurrence du montant de sa peine pécuniaire.
26 avr.	Coup d'envoi des travaux d'aménagement de la vallée du Sourou dont l'objectif est l'irrigation de 16 000 hectares.
Fin avr.	Sankara écrit aux organisations révolutionnaires leur demandant de faire des propositions pour unifier leurs forces. La LIPAD répond en formulant des critiques sur l'absence de statut du CNR, l'absence de démocratie en son sein, la prépondérance des militaires et l'improvisation dans ses décisions.

16 mai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fixe la date du 20 mai pour commémorer la journée anti-impérialiste de la jeunesse en commémoration des manifestations de mai 1983 demandant la libération de Sankara, et demande au ministre de la jeunesse et des sports Ibrahima Koné de se concerter avec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s CDR. Mais l'entente n'aura pas lieu.
20 mai	Manifestation réussie organisé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jeunesse et des sports.
21 mai	Échec de la manifestation organisée par le secrétariat des CDR. Première crise ouverte avec le PAI. Le ministre de la jeunesse et des sports est limogé pour avoir voulu organiser la commémoration des manifestations de mai 1983 en dehors des CDR.
27 mai	Annulation d'une visite de Sankara en Côte d'Ivoire à la suite du refus des autorités ivoiriennes que Sankara se rende à Abidjan.
28 mai	On annonce qu'un complot dirigé par le colonel Didier Ouedraogo a été déjoué. Publication des statuts provisoires des CDR.
Juin	Visite de Blaise Compaoré à Paris. La Haute-Volta espère alors que les accords de coopération pourront être signés avec la France pour août 1984.
8 juin	Incendie des locaux du seul quotidien privé, <i>L'Observateur</i> .
11 juin	7 personnes accusées d'avoir fomenté un complot sont fusillées : le colonel Didier Ouedraogo, le lieutenant Moussa Kaboré, le lieutenant Maurice Ouedraogo, Moumouni Ouedraogo, Barnabé Kaboré, Anatole Tiendrébéogo et Adama Ouedraogo. Sur les 26 comploteurs présumés, 15 sont acquittés et 4 condamnés à vingt ans de prison.
14 juin	Visite du président Eyadema du Togo à Ouagadougou.
18 juin	Sankara annule sa participation au sommet de l'Entente qui devait se tenir à Yamoussoukro et celui-ci est ajourné.
23 juin-2 juil.	Tournée africaine de Sankara en Éthiopie, Madagascar, Mozambique, Congo, Burundi, Tanzanie, Zambie, Angola, Sao Tomé et Principe.
24 juin	Début du procès de Gérard Kango Ouedraogo, dirigeant politique de droite, devant les TPR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Il est condamné à une forte amende et à plusieurs années d'emprisonnement.
26 juin	On annonce l'instauration d'une épreuve politico-idéologique dans les concours d'accès à la fonction publique.
27 juin	Réunion des organisations membres du CNR. L'explication est vive. Les militaires admettent difficilement les critiques de la LIPAD et lui reprochent son comportement lors des marches de mai.
11 juil.	Création de l'UREBA. Moïse Traoré, membre de l'ULCR, est nommé directeur général.
12 juil.	Création du Service national populaire (Sernapo). Un décret annonce que le 4 août est désormais le jour de la fête nationale en remplacement du 11 déc..
13 juil.	Sankara écrit au président de l'OUA pour annoncer la décision de la Haute-Volta de boycotter les Jeux olympiques de Los Angeles pour les violations répétées de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à propos de l'Afrique du Sud, notamment de la part de la Grande-Bretagne qui participe à des rencontres de rugby avec l'Afrique du Sud.
15 juil.	1 ^{re} Rencontre institutionnelle de Sankara avec les femmes.
18 juil.	Inauguration du Stade du 4 août construit par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à la suite d'un accord conclu avant la révolution.
2 août	Publication d'un décret changeant le nom du pays en Burkina Faso. À cette occasion, le pays adopte un nouveau drapeau, un nouvel hymne nationale, le « Dytanié », « chant de la victoire » et une nouvelle devise, « La Patrie ou la mort, nous vaincrons », identique à celle de Cuba.
4 août	1 ^{er} annivers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grandes festivités sont organisées à Ouagadougou. Le capitaine Jerry Rawlings, est le seul chef d'État présent.
7 août	Assassinat du commandant Amadou Sawadogo. Les auteurs de l'attentat n'ont toujours pas été identifiés.
8 août	Ordonnance portant sur la réorganisation agraire et foncière. La terre appartient désormais à l'État.
10 août	Création de l'UCP par le regroupement de petits groupes d'intellectuels.
15 août	Le pays est administrativement découpé en 30 provinces et 250 départements.
18 août	Dissolution du premier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Les ministres sont affectés comme chefs de projet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31 août	2 ^e gouvernement du CNR. Le PAI n'en fait plus partie.
12 sept.	Suppression de la réforme scolaire « néocoloniale » selon le terme employé par Sankara.
15-16 sept.	Élection des bureaux CDR dans les différents secteurs de Ouagadougou.
19 sept.	Baisse des frais de scolarité, de 10 000 à 4 000 F CFA dans le primaire et de 70 000 ou 85 000 à 45 000 F CFA dans le secondaire.
22 sept.	Journée les « Maris au marché ». Les hommes doivent aller faire le marché pour se rendre compte du prix de la nourriture.
26 sept.	Vincent Sigué est nommé chef de la 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25-30 sept.	Voyage de Sankara au Cap-Vert, au Nicaragua et à Cuba. À l'issue de ce voyage, il n'est pas autorisé à atterrir à Atlanta alors qu'il est invité par le leader afro-américain André Young et doit se poser à New York.
Oct.	Visite du Mohamed Abdelaziz, président de la RASD. Blaise Compaoré conduit une délégation du Burkina Faso en URSS et en Corée du Nord.
1 ^{er} oct.	Suppression de l'impôt de capitation. Lancement du PPD qui va s'étaler sur 15 mois dont les objectifs ont été déterminés dans les provinces.
2 oct.	Meeting à Harlem devant la communauté afro-américaine.
4 oct.	Discours de Sankara à la tribune de la 39 ^e session des Nations unies.
21 oct.	Lancement de la Régie nationale des transports en commun dite « X9 ». Les autobus font leur apparition à Ouagadougou et à Bobo-Dioulasso. D'autres vont relier les principales villes entre elles.
28 oct.	Sankara devient président de la CEAO à l'occasion du 10 ^e sommet de cette communauté. Arrestation à Bamako de Mohamed Diawara, homme d'affaires ayant emprunté à la CEAO, avec la complicité de s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la somme de 6,5 milliards qu'il n'arrivait pas à rembourser. Il est transféré à Ouagadougou où il sera jugé devant les TPR. Moussa N'Gom et Moussa Diakité, impliqués dans cette affaire, seront arrêtés en nov. 1984.
31 oct.	Arba Diallo et Adama Touré (deux dirigeants du PAI) sont suspendu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arrêtés.
Nov.	Arrestation de Moussa Ngom,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EAO, et de Moussa Diakité, contrôleur financier du Fosidec. Ils seront aussi jugés devant les TPR.
5-9 nov.	Voyage en Chine d'une délégation conduite par Sank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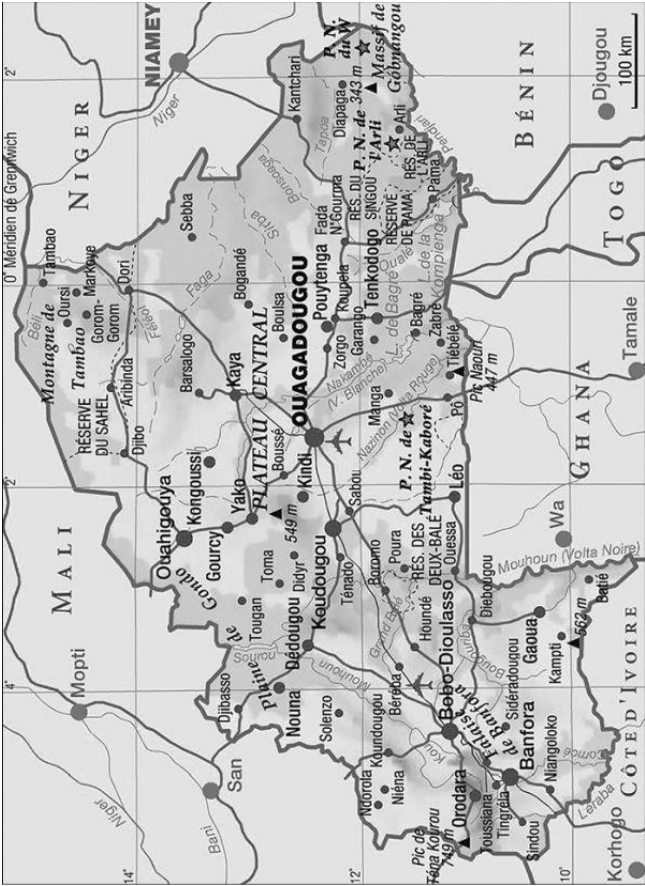
7 nov.	Instauration d'une taxe de circulation sur les routes goudronnées afin de pouvoir financer leur entretien.
12-15 nov.	Sankara participe au sommet de l'OUA à Addis-Abeba où il se bat po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RASD.
19 nov.	Clôture de la session budgétaire pour 1985. Il se dégage un déficit prévisionnel de 10 milliards de francs CFA. Sankara propose alors de convoquer une conférence nationale sur le budget pour le 3 déc..
21 nov.	Lancement de l'opération « 7 000 villages, 7 000 terrains de sport ».
22-23 nov.	Première rencontre entre Houphouët-Boigny et Sankara à Lomé en marge d'un sommet de la CEDEAO.
25 nov.	Lancement de l'opération « Vaccination commando » sur l'ensemble du pays. Elle va durer 15 jours. Environ 2,56 millions d'enfants seront vaccinés contre la rougeole, la méningite et la fièvre jaune. L'OMS citera cette opération en exemple.
27 nov.	Pour protester contre l'insuffisance de financement de la part de la France au projet de barrage de la Komienga,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 convoque les banques pour leur signifier le blocage des transferts de fonds des entreprises vers la France.
3 déc.	Conférence nationale sur le budget à la maison du peuple. Elle se tient de 20 h 30 à 8 heures du matin. Elle adopte des retenues sur les salaires pour combler le déficit budgétaire. La CSV refuse d'y participer. Les autres syndicats n'y prennent pas la parole.
10 déc.	Sommet France-Afrique à Bujumbura boycotté par le Burkina.
13 déc.	Lancement de la Semaine nationale des arts et de la culture à Gaoua.
30-31 déc.	Visite de Sankara au Ghana à l'occasion du 3 ^e anniversaire de la révolution ghanéenne.
31 déc.	Sankara annonce à la radio la gratuité des logements pour l'année 1985 et le lancement d'un programme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1985	
Janv.	Lancement d'un vaste programme de reboisement.
8 janv.	Soumane Touré accuse le CNR de puiser dans les caisses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au cours d'une séance de TPR où il est convoqué comme témoin. Il est incarcéré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pour près de deux ans.
15 janv.	Visite de Blaise Compaoré en Côte d'Ivoire. Rencontre avec Chantal Terrasson de Fougères qui deviendra sa femme.
28 janv.	La CSB et 10 autres syndicats de base signent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avançant des revendications. Ils se plaignent aussi de la remise en cause des libertés syndicales. Les signataires seront suspendu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certains seront arrêtés comme Hubert Yaméogo, secrétaire du Syndicat des travailleurs de la santé humaine et animale (Syntsha), le 3 février 1985 et Sami Ouattara,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yndicat national de l'agriculture (Synagri) le 13 février 1985.
1 ^{er} février	Lancement de la « bataille du rail ». La population est appelée à venir participer à la construction de la prolongation de la ligne de chemin de fer Abidjan-Ouagadougou vers le nord du pays.
11 février	Une bombe endommage la suite hôtelière que devait occuper Sankara à Yamoussoukro durant le sommet du Conseil de l'entente.
12-13 février	Nouvelle rencontre entre Houphouët-Boigny et Sankara à Yamoussoukro à l'occasion du sommet des pays du Conseil de l'entente qui rassemble le Bénin, le Togo, le Niger, le Burkina et la Côte d'Ivoire. Sankara est acclamé par la population.
15 février	Pik Botha,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frique du Sud, est reçu à Paris par Roland Dumas. Houphouët-Boigny approuve cette tentative de dialogue mais Sankara envoie un télégramme de protestation à François Mitterrand.
26 février	Libération d'Arba Diallo et d'Adama Touré, dirigeants de la LIPAD. Mais Ibrahim Koné, un autre dirigeant de ce parti, est arrêté peu après.
1 ^{er} -8 mars	Conférence nationale pour la promotion de la femme avec 3 000 déléguées.
Mars	Mikhaïl Gorbatchev prend la tête du Parti communiste d'Union soviétique. Il amorce le processus de rupture qui conduira à la chute du mur et à l'écroulement du système des pays dits socialistes.
17-23 mars	Manœuvres militaires communes avec le Ghana.
25 mars	Ouverture du procès pour juger les responsables de détournements de la CEAO. Seul Mohamed Diawara est présent dans le box des accusés, mais il est rejoint le 28 mars par Moussa Ngom et Moussa Diakité. Ils seront condamnés à la confiscation de leurs biens jusqu'à concurrence de leur condamnation pécuniaire et à plusieurs années d'emprisonnement.
2 avr.	Lancement des « trois luttes » : lutte contre la coupe abusive du bois, contre les feux de brousse et contre la divagation des animaux.
9 avr.	Assassinat à Abidjan de l'homme d'affaire Valentin Kinda, dont l'adjoint, Macaire Ouedraogo, fut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ce de l'ex-Haute-Volta en 1978.
12 avr.	La télévision burkinabè met en garde le gouvernement de Côte d'Ivoire contre les crimes dont sont victimes les Burkinabè. La presse ivoirienne déclare que l'attentat est l'œuvre de tueurs à gage.
13 avr.	Le minist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u Burkina demande à la Côte d'Ivoire qu'elle fasse la lumière sur l'attentat à la place d'accusations gratuites. Le gouvernement ivoirien déclare n'avoir de leçon à recevoir de personne. Le Burkina rappelle son ambassadeur à Abidjan.
27 avr.	Sommet des chefs d'État du Bénin, du Ghana, du Burkina et de la Libye représentée par le commandant Abdessalam Jalloud. Aucun accord n'en sort.
1 ^{er} mai	Les CDR interrompent le meeting des syndicats à la Bourse du travail.
20 mai	Explosion d'un entrepôt de poudre à Bobo Dioulasso.
22 mai	L'UCB et le Groupe des communistes burkinabè (GCB), deux organisations nouvellement créées entrent au CNR. Lancement du Mouvement national des pionniers.
31 mai	Explosion d'un dépôt de munitions à Ouagadougou qui fait 3 morts et 4 blessés.
8 juin	Lancement des travaux du barrage de la Komienga.
29 juin	Mariage de Blaise Compaoré avec Chantal Terrasson de Fougères.

8 juil.	Mise en place du Conseil révolutionna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ont la présidence est confiée à Kader Cissé membre de l'ULCR.
4 août	Libération de Gérard Kango Ouedraogo, Jean-Baptiste Ouedraogo et Marc Garango qui sont placés en résidence surveillée. Remise de peine d'un an pour Saye Zerbo. Fin des poursuites judiciaires contre des syndicalistes du SNEAHV et du Synthsa.
12 août	Dissolution du 2 ^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Les ministres sont affectés comme chefs de projets dans les champs collectifs.
29 août	Manifestation devant les ambassades des États-Unis, de RFA et de Corée du Sud pour dénoncer leur soutien à l'Afrique du Sud.
Sept.	Voyage de Sankara en Corée du Nord avec des escales et entretiens en Roumanie et en URSS.
10 sept.	Sommet du Conseil de l'entente à Yamoussoukro consacré aux problèmes de sécurité.
11 sept.	Meeting à Ouagadougou durant lequel Sankara, de retour du sommet de Yamoussoukro, se plaint des complots contre le Burkina et appelle, en termes à peine voilés, les autres peuples à faire la révolution chez eux.
19 sept.	Création de l'UFB.
Oct.	Création d'un comité central et d'un bureau politique du CNR.
16 oct.	Création des TPR, des TPD et des TPC dans les villages et quartiers.
Déc.	Visite de Kadhafi au Burkina.
10 déc.	Lancement d'un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Le dernier datait de 1975.
25 déc.	Début de la guerre de Noël entre le Mali et le Burkina pour un litige frontalier. Réunion à Yamoussoukro des ministre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NAD à l'initiative d'Houphouët-Boigny.
30 déc.	Les deux pays acceptent le cessez-le-feu.
31 déc.	Clôture du PPD.
1986	
Janv.	Les salaires sont taxés de 5 à 12 % au profit de l'EPI.
3 janv.	Meeting de solidarité avec le peuple malien à Ouagadougou.
6 janv.	Meeting de solidarité avec le peuple malien à Bobo-Dioulasso.
17 janv.	Accord de paix et de réconciliation signé entre le Burkina et le Mali.
Février 1986.	Visite de Sankara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u Congo.
3 février	Libération de tous l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maliens.
4 février	Signature des nouveaux accords de coopération.
5-7 février	Sankara participe à Paris à la conférence « Sylva » sur l'arbre et la forêt et prononce son discours intitulé : « Sauver l'arbre, l'environnement et la vie tout court ».
10 fév.-18 avr.	Lancement de l'opération « Alphabétisation commando ». Il s'agit d'alphabétiser en langues nationales 35 000 adultes parmi les plus actifs occupant des responsabilités dans les groupements villageois.
16 février	Mise en place des TPC.
17 février	Visite de Sankara à Paris où il rencontre François Mitterran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son accession au pouvoir, à l'occasion du Sommet de la francophonie, quelques jours après la signature des nouveaux accords de coopération.
Mars	Visite d'Houphouët-Boigny à Ouagadougou.
16 mars	Le RPR et l'UDF remportent la majorité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n France.
20 mars 1986.	François Mitterrand nomme Jacques Chirac Premier ministre.
26-27 mars	Sommet de la CEAO présidé par Sankara à Ouagadougou, le Burkina ayant obtenu la présidence de cette communauté en octobre 1984.
31 mars	Ouverture de la 1 ^{re} conférence nationale des CDR qui va durer jusqu'au 4 avr..
19 avr.	Un ministre burkinabè rencontre Jacques Chirac et Jacques Foccart.
22-23 avr.	Symposium sur l'IPN en présence de personnalités venues de différents pays.
26 avr.	Lancement des travaux d'aménagement de la vallée du Sourou.
8 mai	Yasser Arafat est reçu à Ouagadougou avec les honneurs dus à un chef d'État.
11-12 mai	Visite à Ouagadougou de Michel Aurillac, nouveau ministre français de la coopération.
17 mai	L'UCB, l'ULCR, le GCB, et l'OMR signent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s'engageant à œuvrer au sein du CNR pour l'édification d'une organisation unique d'avant-garde.
19 mai	Bombardements sud-africains contre la Zambie, le Zimbabwe et le Botswana.
23 mai	Tentatives d'évasion de 4 conjurés du complot de l'année précédente qui sont exécutés.
Juin	Naissance du journal satirique <i>L'Intrus</i> . Sankara rentre précipitamment du sommet de la CEDEAO de Lagos à la suite de rumeurs de coup d'État.
3 août	Le GCB dénonce les termes de l'accord signé le 17 mai.
4 août	Lancement du 1 ^{er} plan quinquennal de développement devant couvrir la période 1986-1990.
18 août	Dissolution du 3 ^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7 août	Visite officielle de Daniel Ortega, président du Nicaragua, au Burkina Faso.
29 août	Mise en place du 4 ^e gouvernement après la désormais traditionnelle dissolution intervenue en août. Valère Somé y fait son entrée comme minist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30 août	Départ de Sankara pour une visite officielle au Zimbabwe.
Sept.	Visite de Sankara en Ouganda.
1 ^{er} sept.	Le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s CDR dissout le bureau national des Comités d'université et le Comité d'université de Ouagadougou contrôlé par l'ULCR ce qui va entraîner une crise. Un compromis ne sera trouvé qu'au retour de Sankara.
3 sept.	Discours de Sankara au 8 ^e sommet du Mouvement des pays non-alignés à Harare (Zimbabwe).
19-20 sept.	1 ^{re} conférence des commissions du peuple chargées des secteurs ministériels qui rassemblent cadres des ministères et représentants des CDR de ces mêmes ministères. La conférence adopte une série de mesures pour améliorer le fonctionnement des administrations.
24 sept.	Tentative de coup d'État au Togo dans lequel sont impliqués le Ghana et le Burkina.
6 oct.	Sankara conduit une délégation du Burkina de près de 50 personnes en voyage officiel en URSS pendant une semaine. Peu après, le Burkina votera avec l'URSS à une assemblée de l'ONU à propos de l'Afghanistan.
17 oct.	Discours de Sankara aux enseignants, dénommé l'appel de Gaoua.
24 oct.	Adoption d'un nouveau statut des agents du public (fonctionnaires et agents d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26 oct.	Libération de Soumane Touré,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SV, membre de la direction du PAI.
8 nov.	Nouvelle rencontre avec Fidel Castro à Cuba. Sankara se rend au Nicaragua et prend la parole à Managua pour le 25 ^e 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u Front sandiniste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et le 10 ^e anniversaire de la mort au combat de son principal fondateur, Carlos Fonseca. Sankara parle au nom des 180 délégations étrangères présentes.
9 nov.	Sankara est décoré de l'Ordre de Carlos Fonseca. Au retour, nouvel arrêt à Cuba pour des entretiens avec Fidel Castro.
17-18 nov.	Visite de Mitterrand au Burkina Faso. C'est là que se tient la fameuse joute verbale entre les deux présidents. Les dernières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des anciens régimes encore en détention sont libérées peu avant.
2 déc.	Le Burkina soutient la résolution 41/41 À de l'ONU qui inscrit la Nouvelle-Calédonie sur la liste d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et reconnaît ainsi son droit à l'indépendance.
16 déc.	Les députés de droit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mandent que cesse l'aide française au Burkina Faso en représailles de son vote à l'ONU.
16-17 déc.	Séjour de Jacques Foccart au Burkina Faso.
22 déc.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saisie après la guerre de Noël, rend son verdict qui est accepté par les deux parties et met fin définitivement au conflit.
1987	
9 janv.	Sous prétexte de la découverte d'un complot en provenance du Togo, Sankara annule un sommet de réconciliation entre le Ghana, le Burkina et le Togo qui devait se tenir deux jours après.
1 ^{er} -3 février	Le 3 février scission au sein de l'ULCR autour de Kader Cissé et Moïse Traoré. Soupçonnés de corruption, ils avaient été limogés de leurs responsabilités, mais avaient rallié le camp de Blaise Compaoré. Selon Valère Somé, ils devaient être exclus de l'ULCR le 1 ^{er} février 1987.
7 février	Création de la commission du peuple chargée de la corruption.
Mars	Le Burkina rétablit le visa pour les Français qui souhaitent se rendre au Burkina. Les Tchadiens, avec l'appui de la France attaquent avec succès une importante base aérienne libyenne. Le conflit va reprendre de l'ampleur et les troupes tchadiennes vont remporter plusieurs victoires.
8 mars	À l'occasion de la journée de la femme, Sankara prononce un important discours sur le thème de la libération de la femme.
5-27 mars	Sommet des chefs d'État des pays membres d'Afrique à Niamey.
23-28 mars	Séminaire national du mouvement coopératif.
30 mars-3 avr.	2 ^e conférence nationale des CDR. Sankara annonce l'interdiction d'importer des fruits et légumes. Les CDR prêtent serment de se mobiliser pour « l'édification d'une économie nationale indépendante en produisant et consommant burkinabè ».
11 avr.	Sankara annonce la création de l'UNPB.
17 avr.	Les syndicats dans l'unité signent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avant des revendications et critiquent certains éléments de la politique du CNR en matière de logement et d'éducation.
21 avr.	La CSB envoie une plainte au Bureau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 pour violation du droit syndical.
27 avr.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signent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 Synthèse des préoccupations des travailleurs ».
28 avr.-2 mai	Symposium national des paysans à Ouagadougou.
1 ^{er} mai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annulent le meeting constatant la présence sur place de nombreux militaires. Le CNR organise sa propre commémoration. La CSB critique le CNR.
4 mai	Le minist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rnest Nongma Ouedraogo, somme les syndicats de réunir leur congrès.
11-17 mai	Des incidents éclatent à l'université entre les militants de l'ULCR et de l'UCB à l'occasion des journées anti-impérialistes.
27 mai	Sankara met en demeure les partis de se dissoudre à la date du 13 juin.
30 mai	Nouvelle arrestation de Touré Soumane. Des communiqués CDR iront même jusqu'à demander qu'il soit fusillé. De nombreuses autres arrestations suivront parfois accompagnées de torture. Elles permettront ainsi aux militants CDR, téléguidés par Pierre Ouedraogo, et à ceux de l'UCB, souvent les mêmes, de pouvoir prendre la direction de certains syndicats ce que la rectification ne remettra pas en cause. Une réunion du bureau politique du CNR se tient juste après l'arrestation de Touré

	Soumane. Blaise Compaoré y renchérit en préconisant celles de Philippe Ouedraogo et d'Adama Touré, tous deux dirigeants du PAI. De nombreuses autres arrestations vont toucher les milieux syndicaux proches du PAI et du PCRV.
Juin	Campagne de recouvrement des arriérés d'impôts. Blaise Compaoré et Pierre Ouedraogo séjournent ensemble deux semaines en Chine.
1 ^{er} juin	Arrestation d'Adama Touré.
3 juin	L'ULCR signe un communiqué protestant contre ces arrestations. Dans une réunion du comité central du CNR qui s'ensuit, de nombreux présents, membres de l'OMR, du GCB et de l'UCB qui soutiendront par la suite la rectification, demandent l'exécution de Touré Soumane. L'intervention de Sankara est alors déterminante pour lui sauver la vie.
10 juin	Licenciements de 19 magistrats membres du SAMAB.
12 juin	Le PAI, dans une longue déclaration, rompt les discussions engagées avec le CNR pour protester contre cette nouvelle vague d'arrestations.
27 juin	Réunion des organisations membres du CNR, OMR, ULCR, GCB, UCB. Sankara propose la dissolution des organisations, la mise en place d'un comité provisoire pour la construction d'un parti et donne une semaine aux autres organisations pour se prononcer.
4 juil.	Au cours d'une très longue réunion interne à l'UCB qui dure toute la nuit, Thomas Sankara propose la dissolution des organisations dans le CNR en vue de la création du parti mais nombreux sont les présents qui veulent exclure l'ULCR pour créer une structure qui devrait remplacer le CNR. Il propose pour répondre aux mécontentements d'accélérer encore les réformes. On lui reproche d'autre part de ne pas suffisamment consulter les instances de l'UCB. Thomas Sankara menace alors de démissionner devant l'avalanche des critiques. La réunion se termine sur un accord pour que les discussions continuent y compris avec l'ULCR mais hors du CNR. Mais Sankara ne participera plus aux réunions de l'UCB.
6 juil.	Nouvelle réunion des organisations membres du CNR. Un plan d'unification des organisations est adopté.
13-15 juil.	Une cinquantaine de membres de l'ANC et d'Afrikaners, opposés à l'apartheid séjournent au Burkina.
23 juil.	Nouvelle réunion des organisations membres du CNR. Décision est prise de reprendre les discussions sur la plate-forme politique et de mettre en place un comité d'organisation provisoire pour le parti.
29 juil.	Sankara assiste à Addis-Abeba aux travaux de la 25 ^e conférence au sommet des pays membres de l'OUA. Il y prononce un discours important contre la dette. Il annonce aussi qu'il se rendra en Libye pour œuvrer à une solution véritable au Tchad alors qu'Omar Bongo,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chargée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menace de démissionner.
30 juil.	À l'issue de la conférence de l'OUA, Sankara se rend en Libye pour engager des discussions avec le colonel Kadhafi et tenter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pour mettre fin au conflit avec le Tchad.
4 août	Le discours de Sankara est le début d'une offensive politique. Il annonce une pause.
Août	Conférence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L'ULCR refuse d'y participer et subit des attaques du bureau national des étudiants dominés par l'UCB. Des orateurs s'en prennent en termes à peine voilés à la politique d'ouverture qu'a prônée le président le 4 août 1987.
18 août	Valère Somé se plaint par courrier des attaques contre l'ULCR et déclare vouloir boycotter la prochaine réunion sur l'unification des organisations. Sankara réussit à le convaincre de venir à une table ronde. Une explication a lieu et le processus est finalement relancé.
21 août	Lettre de Thomas Sankara invitant les différents ministères à reprendre les enseignants licenciés et certains fonctionnaires dégaillés. Il propose la libération de Touré Soumane mais n'est pas suivi.
22 août	Thomas Sankara crée autour de lui un cabinet spécial afin d'être mieux secondé et de rationaliser ses méthodes. Il souhaite ainsi répondre aux accusations d'improvisation et de prises de décisions non suffisamment réfléchies. Il souhaite prendre du recul par rapport aux tâches gouvernementales pour se consacrer à des réflexions plus politiques. On y trouve tous ceux qui seront tués avec lui le 15 oct., Paulin Bamouni, l'adjutant Christophe Saba, Bonaventure Compaoré, Frédéric Kiemdé, Patrice Zagré et Alouna Traoré qui sera le seul rescapé.
26 août	Dernière réunion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avant sa dissolution. Une déclaration de Thomas Sankara laisse entendre que des dissensions existent entre lui et Compaoré.
2 sept.	Blaise Compaoré est en visite en Libye où il a une séance de travail avec Jerry Rawlings et Yoweri Museveni.
3 sept.	Réunion particulièrement tendue de l'OMR. Il y est question des tracts orduriers qui circulent en ville et s'en prennent à Sankara et à sa famille. Sankara déclare que leurs auteurs sont présents. Blaise Compaoré s'empare alors et se plaint que la réunion ait été convoquée pour l'accuser.
8 sept.	Réunion de l'OMR où est décidé le retrait de tous les militaires de l'UCB.
9 sept.	Formation du nouveau gouvernement qui compte de nombreux membres de l'UCB. Sankara, conformément à sa décision de se détacher des tâches gouvernementales, demande à Blaise Compaoré d'en assurer la composition. Valère Somé et Basile Guissou n'en font pas partie.
10 sept.	Réunion de l'OMR qui adopte les nouveaux statuts.
12 sept.	Début d'un voyage officiel de Sankara en Éthiopie.
16 sept.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présidé par Blaise Compaoré ajourne le projet de réorganisation du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sécurité comprenant notamment la création de la FIMATS.
17 sept.	Réunion de l'OMR sur le préambule des nouveaux statuts et sur la journée du 2 oct..
21 sept.	Le bureau politique du CNR décide de se doter d'un programme politique qui doit servir de base de travail à l'unification des organisations membres du CNR. Blaise Compaoré y exprime son opposition à la création de la FIMATS.
22 sept.	Sankara confie la rédaction de ce programme à Valère Somé.
1 ^{er} oct.	Réunion des quatre « chefs historiques ». Sankara leur propose de repartir ensemble mais il n'est pas suivi.
2 oct.	Cérémonies du 4 ^e anniversaire du DOP à Tenkodogo dans une atmosphère lourde. On craint un attentat. Le représentant des étudiants critique l'ouverture politique prônée par Sankara.
6 oct.	Le pouvoir révolutionnaire provincial du Houët déclare à Bobo-Dioulasso avoir apprécié le discours du représentant des étudiants le 2 oct.. Le même jour, réunion de l'OMR qui discute de la composition de son secrétariat.
7 oct.	Réunion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présidé par Blaise Compaoré en l'absence de Sankara.
8 oct.	Discours de Sankara à l'occasion du 20 ^e anniversaire de l'assassinat de Che Guevara en Bolivie. Il propose une réunion aux trois autres « chefs historiques ». Lingani décline l'invitation. Sankara se plaint de la situation créée après le meeting de Tenkodogo. Devant le silence des deux autres, il se lève et claque la porte. Il

	téléphoner le soir à son ami pour s'en excuser. Le mémorandum sur les événements du 15 oct. affirme que le président aurait mis des troupes en alerte en donnant l'ordre à Ousseini Compaoré d'arrêter Blaise Compaoré et Henri Zongo, ce qu'il aurait refusé.
8-10 oct.	Conférence panafricaine anti-apartheid à Ouagadougou, où sont représentés 29 pays et 40 organisations. Discours de clôture de Sankara.
11 oct.	Henri Zongo, Jean-Baptiste Lingani et Blaise Compaoré se concertent.
12 oct.	Le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s CDR publie un communiqué où il déclare accepter l'autocritique du représentant des étudiants, auteur du discours du 2 oct..
13 oct.	Réunion de l'OMR qui entérine la décision de retrait de tous les militaires de l'UCB.
14 oct.	Conseil des ministres présid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e remaniement par Sankara en l'absence de Blaise Compaoré. Le conseil entérine la création de la FIMATS. Réunion tendue des militaires chargés de la sécurité.
15 oct.	Assassinat de Thomas Sankara et de sept de ses collaborateurs.
1989	
9 nov.	Chute du mur de Berlin.
24 déc.	Les troupes de Charles Taylor soutenu par le Libye de Kadhafi, le Burkina de Blaise Compaoré Faso et la Côte d'Ivoire d'Houphouët Boigny déclenchent la guerre au Liberia. La guerre va durer jusqu'en 2003.



书目

- Andriamirado, Sennen (1987), *Sankara le Rebelle*, Paris, Jeune Afrique Livres.
- Andriamirado, Sennen (1989), *Il s'appelait Sankara, Chronique d'une mort violente*, Paris, Jeune Afrique Livres.
- Asche, Helmut (1994), *Le Burkina Faso contemporain. L'expérience d'un auto-développement*, Paris, L'Harmattan.
- Balima, Serge-Albert (1996), *Légendes et histoires des peuples du Burkina Faso*, Paris, Jeune Afrique.
- Bamouni, Babou Paulin (1986), *Burkina Faso. Processus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L'Harmattan, 1986.
- Banégas, Richard (1993), *Insoumissions populaires et révolution au Burkina Faso*, Bordeaux, Centre d'étude d'Afrique noire/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Bordeaux.
- Bazié, Jean-Hubert (1985-1986), *Chronique du Burkina*, t. 1, Imprimerie de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écrite, Burkina Faso.
- Benamrane, Djilali (2016), *Sankara, leader africain*, Paris, L'Harmattan, 2016.
- Bonzi, Guindé (2015), *Souvenirs de la révolution des moments de la révolution sankariste vue par un adolescent*, Paris, L'Harmattan.
- Compaoré, André Roch (2015), *Politiques de Thomas Sankara et de Blaise Compaoré et enseignements de l'Église catholique*, Paris, L'Harmattan.
- Collectif (1985), « Le Burkina Faso », *Politique africaine*, n° 20, Paris, Karthala.
- Collectif (1989), « Retour au Burkina », *Politique africaine*, n° 33, Paris, Karthala.
- Doawara, Youssouf (2015), *Dernière entrevue avec Thomas Sankara président du Burkina Faso (9-10 octobre 1987) à la veille d'un assassinat programmé*, L'Harmattan Burkina.
- Doza, Bernard (1991), *Liberté confisquée. Le complot franco-africain*, Paris, BibliEurope.
- Englebert, Pierre (1987), *La Révolution burkinabè*, Paris, L'Harmattan.
- Gakunzi David (présenté par) (1991), *Thomas Sankara, oser inventer l'avenir. La parole de Sankara (1983-1987)*, Paris, Pathfinder/L'Harmattan.
- Guisso, Basile (1995), *Burkina Faso : un espoir en Afrique*, Paris, L'Harmattan.
- Kaboré, Roger Bila (2002), *Histoire politique du Burkina Faso (1919-2000)*, Paris, L'Harmattan.
- Kyelem de Tambela, Apollinaire J. (2011), *Thomas Sankara et la révolution au Burkina Faso : une expérience de développement autocentré*, L'Harmattan Burkina.
- Labazée, Pascal (2000), *Entreprises et entrepreneurs au Burkina Faso*, Paris, Karthala.
- Lejeal, Frédéric (2002), *Le Burkina Faso*, Paris, Karthala/L'Harmattan.
- Madiega, Yénouyaba Georges et Oumarou Nao (dir.) (2003), *Burkina Faso. Cent ans d'histoire, 1895-1995*, 2 t., Paris, Karthala/PUO.
- Martens, Ludo (1989), *Sankara, Compaoré et la révolution burkinabè*, Bruxelles, EPO.
- Nkounkou, Dieudonné (2002), *L'affaire Thomas Sankara, le juge et le politique*, Paris, NK.
- Otayek, René et col. (dir.) (1996), *Le Burkina entre révolution et démocratie (1983-1993)*, Paris, Karthala.
- Otayek, René (1997), « L'Église catholique au Burkina Faso, un contre-pouvoir à contretemps de l'histoire », dans Franç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 (dir.), *Religion et démocratie en Afrique*, Paris, Karthala.
- Ouattara, Vincent (2006), *L'Ère Compaoré. Crimes, politique et gestion du pouvoir*, Paris, Klanba, 2006.
- Pondi, Jean-Emmanuel (2015), *Thomas Sankara et l'émergence de l'Afrique au 21^e siècle*, Yaoundé, Afric'Éveil.
- Sankara, Thomas (2007), *Thomas Sankara parle. La révolution au Burkina Faso de 1983-1987*, Londres, Pathfinder.
- Savonnet, Claudette-Guyot (1986), *État et sociétés au Burkina : Essai sur le politique africain*, Paris, Karthala.
- Sawadogo, Alfred Yambangba (2001), *Le Président Thomas Sankara, chef de la révolution burkinabè : 1983-1987, Portrait*, Paris, L'Harmattan.
- Somé, Valère (1990), *Thomas Sankara. L'espoir assassiné*, Paris, L'Harmattan.

Sylla, Ndongo Samba (2012), *Redécouvrir Sankara, martyr de la liberté*, Douala, Afric'Avenir.

Tarrab Gilbert et Chris Goëne (1989), *Femmes et pouvoir au Burkina Faso*, Paris, L'Harmattan.

Touré, Adama Abdoulaye (2001), *Une vie de militant, ma lutte du collègue à la révolution de Thomas Sankara*, Ouagadougou, Hamaria.

Zagré, Pascal (1994), *L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du Burkina Faso, une tradition d'ajustement structurel*, Paris, Karthala.

Ziegler, Jean, « Entretiens avec Jean-Philippe Rapp » (1986), *Sankara : un nouveau pouvoir africain*, Lausanne, Pierre Marcel Favre/ABC.

FILMOGRAPHIE

Baraka, *Sur les traces de Thomas Sankara, héritage en partage*, Studios Baraka, France, 2009.

Balufu Bakupa-Kanyinda, *Thomas Sankara*, South Productions/Scolopendra Productions/Channel Four TV, 1991.

Christophe Cupelin, *Capitaine Thomas Sankara*, Laïka Films, 2012.

Gbaka-Brédé dit Gauz, *Quand Sankara...*, Elokaproduct, 2006.

Tristan Goasguen et Yann Manuguerra, *Thomas Sankara, la révolution assassinée*, Coopérative Altermedia, 2011.

Thuy-Tiên Ho, *Fratricide au Burkina. Thomas Sankara et la Françafrique*, RFO/ICTV Productions, 2007.

Thuy-Tiên Ho, *Une révolution rectifiée*, ICTV Solférino Images/Quartier Latin/Collectif Orchidées, 2011.

Cedric Ido, *Twaaga*, Bizibi Productions, 2013.

Didier Mauro, *Capitaine Thomas Sankara, requiem pour un président assassiné*, Planète/Collectif Orchidées, 1987.

Silvestro Montanaro, « *E quel giorno uccisero la felicità* », *C'era una volta*, RAI 3, 2013.

Robin Shuffield, *Thomas Sankara l'homme intègre*, Zorn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Arte France/France 3, 2007.

Baoui Jean Camille Ziba, *Sankara dans mes rimes*, Association Semfilm, 2009.

SITES INTERNET

www.thomassankara.net
www.capitainesankara.net

AUTRES DISCOURS

« Discours devant le congrès du Syndicat unique voltaïque des enseignants du secondaire et du supérieur », 10 décembre 1982, <http://thomassankara.net/discours-prononce-devant-le-congres-du-sucess-le-10-decembre-1982>.

« Déclaration du 4 août 1983 », <http://thomassankara.net/la-declaration-du-4-aout-1983/>.

« Thomas Sankara évoque une agression imminente contre la révolution voltaïque », 28 octobre 1983, <http://thomassankara.net/thomas-sankara-evoque-une-agression-imminente-contre-la-revolution-voltaique-27-octobre-1983/>.

« Discours à Harlem », 2 octobre 1984, <http://thomassankara.net/notre-maison-blanche-se-trouve-dans-notre-harlem-noir-1-discours-a-harlem-le-2-octobre-1984/>.

« Discours à Harlem », 3 octobre 1984, <http://thomassankara.net/.notre-maison-blanche-se-trouve-dans-le-harlem-noir-2-3-octobre-1984/>.

« La RDP est au service des autres peuples », 11 septembre 1985, <http://thomassankara.net/la-revolution-burkinabe-est-au/>.

« Sauver l'arbre, l'environnement et la vie tout court », 5 février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sauver-larbre-lenvironnement-et-la-vie-tout-court-5-fevrier-1986/>.

« Clôture conférence CEAO-ANAD », avril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allocution-du-president-thomas-sankara-president-en-exercice-sortant-de-la-conference-des-chefs-detats-de-la-ceao-de-lanad-et-du-litpako-gourma-4-avril-1986/>.

« Nous devons soutenir le Nicaragua », 27 août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nous-devons-soutenir-le-nicaragua-27-aout-1986/>.

« Nous devons accumuler des victoires » (sommet des non-alignés d'Harare), septembre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nous-devons-accumuler-des-victoires-3-septembre-1986/>.

« Hommage à Samora Machel », 19 octobre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hommage-a-sa-mora-machel-19-octobre-1986/>.

« La lutte du Nicaragua est aussi notre lutte », 8 novembre 1986, <http://thomassankara.net/la-lutte-du-nicaragua-est-aussi-la-notre-8-novembre-1986/>.

« Hommage à Che Guevara », 8 octobre 1987, <http://thomassankara.net/hommage-a-che-guevara-8-octobre-1987/>.

INDEX DES SIGLES ET DES ORGANISATIONS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133](#), [168](#)
Betí, Mongo [281](#)
Comité militaire de redressement pour le progrès national (CMRPN) [33](#), [35](#), [55](#), [64](#), [114](#), [129](#), [452](#), [453](#), [456](#)
Comités de défense de la révolution (CDR) [14](#), [17](#), [18](#), [23](#), [27](#), [28](#), [29](#), [91](#), [92](#), [93](#), [109](#), [136](#), [93](#), [94](#), [95](#), [96](#), [99](#), [104](#), [139](#), [140](#), [140](#), [140](#), [144](#), [159](#), [146](#), [187](#), [147](#), [189](#), [193](#), [197](#), [204](#), [205](#), [217](#), [235](#), [224](#), [205](#), [206](#), [208](#), [257](#), [257](#), [305](#), [257](#), [290](#),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300](#),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7](#), [278](#), [306](#), [345](#), [306](#), [347](#), [308](#), [311](#), [312](#), [316](#), [318](#), [319](#), [320](#), [323](#), [353](#), [347](#), [381](#), [397](#), [400](#), [408](#), [413](#), [454](#), [422](#), [423](#), [424](#), [23](#), [24](#), [455](#), [456](#), [457](#), [458](#), [462](#), [463](#), [464](#)
Commission du peuple chargée de la prévention contre la corruption [345](#)
Commission du peuple chargée de la prévention contre la corruption (CPPC) [345](#), [346](#), [348](#)
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 l'Afrique de l'Ouest (CEAO) [110](#), [217](#), [218](#),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61](#), [265](#), [458](#), [460](#), [461](#)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du Burkina (CGTB) [17](#)
Confédération syndicale burkinabè (CSB) [140](#), [459](#), [464](#)
Confédération syndicale voltaïque (CSV) [140](#), [257](#), [459](#), [463](#)
Conseil de l'entente [77](#), [217](#), [245](#), [246](#), [454](#), [459](#), [461](#)
Conseil de salut du peuple (CSP) [33](#), [34](#), [35](#), [36](#), [37](#), [39](#), [44](#), [45](#), [50](#), [55](#), [56](#), [57](#), [58](#), [59](#), [60](#), [61](#), [63](#), [64](#), [65](#), [66](#), [69](#), [70](#), [73](#), [74](#), [124](#), [131](#), [143](#), [453](#)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volution (CNR) [14](#), [18](#), [19](#), [23](#), [70](#), [77](#), [78](#), [79](#), [81](#), [86](#), [91](#), [93](#), [94](#), [95](#), [96](#), [100](#), [101](#), [104](#), [105](#), [110](#), [113](#), [114](#), [122](#), [123](#), [126](#), [128](#), [129](#), [136](#), [139](#), [140](#),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54](#), [174](#), [175](#), [176](#), [186](#), [187](#), [199](#), [207](#), [208](#), [209](#), [210](#), [213](#), [235](#), [240](#), [246](#), [270](#), [273](#), [277](#), [278](#), [293](#), [294](#), [305](#), [306](#), [307](#), [339](#), [346](#), [370](#), [371](#), [375](#), [379](#), [398](#), [408](#), [423](#), [425](#),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54](#), [455](#), [456](#), [457](#), [459](#), [460](#), [461](#), [462](#), [464](#), [465](#), [466](#)
Conseil provisoire de salut du peuple (CPSP) [33](#)
Effort populaire d'investissement (EPI) [27](#), [277](#), [461](#)
Fédération des étudiants d'Afrique noire en France (FEANF) [27](#), [281](#)
Force d'intervention du ministè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et de la sécurité (FIMATS) [413](#), [466](#), [467](#)
Front populaire [346](#), [431](#)
Groupe des communistes burkinabè (GCB) [460](#), [462](#), [464](#)
Institut des peuples noirs (IPN) [153](#), [281](#), [282](#), [283](#), [284](#), [285](#), [462](#)
Ligue patriot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LIPAD) [140](#), [451](#), [454](#), [455](#), [456](#), [457](#), [459](#)
Organisation de l'unité africaine (OUA) [24](#), [49](#), [133](#), [134](#), [281](#), [300](#), [387](#), [388](#), [389](#), [457](#), [458](#), [465](#)
Organisation des militaires révolutionnaires (OMR) [19](#), [431](#), [464](#)
Parti africain de l'indépendance (PAI) [17](#), [18](#), [33](#), [70](#), [77](#), [122](#), [139](#), [140](#), [257](#), [305](#), [306](#), [398](#), [413](#), [453](#), [454](#), [456](#), [457](#), [458](#), [463](#), [464](#)
Parti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voltaïque (PCRVR) [17](#), [464](#)
Plan populaire de développement (PPD) [25](#), [26](#), [458](#), [461](#)
Programme populaire de développement (PPD) [197](#), [208](#), [218](#), [289](#), [290](#), [301](#)
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 (RDA) [121](#), [123](#), [452](#), [453](#)
RDP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 [144](#), [147](#), [148](#), [150](#), [175](#), [180](#), [198](#), [200](#),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9](#), [282](#), [320](#), [321](#), [435](#)
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 (SWAPO) [49](#), [105](#), [168](#)
Syndicat national des enseignants africains de Haute-Volta (SNEAHV) [143](#), [305](#), [455](#), [460](#)
Tribunaux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TPR) [249](#), [261](#)
Tribunaux populaires de conciliation (TPC) [109](#), [461](#)
Tribunaux populaires de la révolution (TPR) [109](#), [110](#), [112](#), [113](#), [114](#), [117](#), [129](#), [191](#), [202](#), [203](#), [217](#), [246](#), [262](#), [265](#), [275](#), [345](#), [455](#), [456](#), [457](#), [458](#), [459](#), [461](#)
Union des communistes burkinabè (UCB) [431](#), [460](#), [462](#), [464](#), [465](#), [466](#), [467](#)
Union des femmes du Burkina (UFB) [224](#), [260](#), [261](#), [297](#), [323](#), [353](#), [371](#), [372](#), [377](#), [378](#), [379](#), [381](#), [426](#), [461](#)
Union des luttes communistes reconstruites (ULCR) [17](#), [70](#), [77](#), [139](#), [305](#), [398](#), [413](#), [457](#), [460](#), [462](#), [463](#), [464](#), [465](#)
Union des luttes communistes (ULC) [33](#), [454](#)
Union nationale des anciens du Burkina (UNAB) [260](#), [272](#), [408](#), [421](#), [426](#)
Union nationale des paysans du Boulgou [426](#)
Union nationale des paysans du Burkina (UNPB) [397](#), [399](#), [408](#), [409](#), [464](#)
Union nationale des pionniers [259](#), [408](#), [426](#)
Union révolutionnaire des banques (UREBA) [144](#), [457](#)

© Bruno Jaffré, « Nuit debout à Paris », printemps 2016.

De gauche à droite : les musiciens Humanist, Kizito et Smockey et les membres du Balai citoyen de Paris.